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捌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回

立奠都七輔受遺、殺暉郡三軍扶主、

却說茂、麟既得尚公主、每被史忠監制、心甚忿怒、謂史忠曰、王謂王女如陸地仙、我看之、曾不若我莊院婢女、又何貴重、我豈戀他顏色、但費盡許多錢、娶得一婦、縱不成何樣子、亦當權著一回、今軟如泥、以償其直、乃縱去耳、爾欲自善其身、好覓去路、毋謂我不先告也、史忠曰、是王上密旨、非僕敢爾、麟曰、爾試問

《安南一統志》書影

王上、設身處其地、還思耐得否、史忠曰、長官不可如此過辭、王者非比常人、⿰石辛大怒曰、爾以王來嚇我耶、王者是甚、乃拔劍斫之、史忠應从而斃、史忠既死、⿰石辛乃傳閉營門、令內外不得出入、將潛消其尸、公主聞之、惶恐、使侍女逃出小貿、奔訴于王、王大怒、命侍臣督吏兵來捕⿰石辛、⿰石辛拔劍立門曰、敢入者死、王再命鄭郡公將兵圍捕之、送歸王府、王付朝廷議罪、廷議殺使罪應梟、鄭氏號泣請代、王不得已、特許減死、降論徒、流遠州送配、不在話下、再說王子⿲亻糸卩生來英秀聰

《安南一統志》書影

皇越龍興誌自敘

我南傳志之作代有其人、皇越春秋、述歷代廢興之故、越南國志、備先朝開拓之由、體製或蹈前人、事㝡較詳正史、某　曾祖叔叅書平章吳公學遜、著有皇黎一統志、敘西山滅鄭扶黎以成一統之事、草未竟而卒、從弟海陽學政吳公徵甫續而成之、則言西山滅黎至于黎皇歸葬之事、終焉而於我朝之滅西山、但槩及之、書固有主而云、非敢畧也、夫西山之亂、草木雖周、而兵粟已弊、衣冠雖濩、而伏臘已新、西起之讖、

《皇越龍興志》書影

皇越龍興志目録

《皇越龍興志》書影

目録

吴時仕、吴時悠◇撰

安南一統志

胡大海　楊曉靄◎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安南一統志》十七回，亦稱《皇黎一統志》、《黎季外史》，吴時俧著，吴時悠續，吴時任輯編。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卷四十五「文籍誌」著録。今知存抄本十一種，其中六種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

一本編號爲A. 22，題《皇黎一統志》。首序，次目録。第一回回目前題有「吴家文派」、「學遜公著，徵甫公續」、「安南一統志」。版心作「皇黎一統志」，共十七回。半葉9行，行20字，楷書工筆，字體端莊。

一本編號爲A. 883，題《安南一統志》，首題「黎季外史」、次「安南一統誌目録」，無序。目録後題有「右山南青威月左青威簽書吴時倩撰共十七回」。半葉14行，行30字，共108葉，回中間有注、評。第17回末題「龍飛己亥年夏六月十五日翰林院侍讀充北圻統使府寔授第五項練事阮有常奉録」。按此己亥年爲公元1899年。

一本編號爲VHv. 1534/1—2，題《皇黎一統志》，手抄本，半葉8行，行29—32字，共288葉，並附載嗣德十四年(1861)修建黎昭統忠臣(如黎炯)祠廟文件、阮有整征伐鄭主的檄文。

一本編號爲VHv. 1534/B，題《皇黎一統志》，殘本，僅存前八回； 半葉6行，行19—21字，共199葉。

一本編號VHv. 1542/1—2，題《安南一統志》，半葉8行，行20至24字。

一本編號VHv. 1296，信息不詳。

另有四本今存於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

一本編號H. M. 2224(7)，題《安南一統志》，原爲馬伯樂(H. Maspero)所藏。此本爲《吴家文派》中之一册。首無序、無目。第一回前題有「吴家文派」、「安南一統志」、「簽書平章學遜公遺草」。第十七回末題有「吴家文派壹部貳拾卷」。全十七回，半葉8行，行21—24字。

一本編號H. M. 2143，題《皇黎一統志》，亦爲馬伯樂原藏，首爲序，次目録。第一回回目前題有「吴家文派」、「學遜公著，徵甫公續」、「安南一統志」。版心作「皇黎一統志」，共十七回。半葉9行，行20字。此本文字行款與A. 22同，惟多誤筆，當是據A. 22摹抄之本。

一本編號Ms. b21，題《皇黎一統志》，封面題爲「皇黎一統志」「嘉隆三年甲子季冬朔」、「黎景興乙未科進士左青威人吴時任輯編」，首序，次目録，全十七回，半葉10行，行15字，回中間有評及雙行注。按此本文字獨勝，與各本差異較大。其注對書中人物、地名有詳明標注，頗有助於閱讀，而其評斷書中人物、事件，每有獨特之見解，亦有與書中旨趣大異之處。如第一回「時任與侍臣欲從中解救，更以奔喪去職」下注云：

> 輝灝之告以吴某誣成，縱無吴某同夥人招出，倘溪忠、遵生鐵心，輝灝幾成誣了。此獄之成，吴

某功多於輝灝。吳某是風流公子，有才能文章，早擢儒科，悻悻不能作小官，其爲世子家臣亦是入夥的，蓋欲以世子爲驟進官之餌。將發密案，以事告其父諒山鎮守時仕。時仕以死誓禁止之，他不從。既發，王大嘉其忠，一日陞十次，衣朱。諒山鎮守聞之，飲藥自盡，時人有「一筆殺三父」之語。又曰：「藥四父而侍郎，忠焉問孝；糾一壻而御史，公爾忘私。」糾壻則未知所指，四父指時仕一父，世子一君，遵生、溪忠兩父執也。又以吳某與輝灝等交締，謂之「五凶」，那是名教所係，天下耳目何可蔽也？此志鋪敘，出没亦屬精詳，當與五才子書而六。惟説吳某有一段不直，豈未嘗深知周公、孔子之教耶？

其指斥吳時任爲大惡，數説其罪，而稱「一筆殺三父」，並指爲「五凶」，其斥責嚴苛，若非深仇大恨，何以致之。然於《安南一統志》竟又贊揚其鋪敘，「出没亦屬精詳，當與五才子書而六」，其間原委，值得注意。

一本編號PD. 2329（1—3），題《安南一統志》，原爲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所藏。無序，無目録，全十七回，第一回回目前題有「吳家文派」、「安南一統志」、「簽書平章學遜公遺草」。半葉8行，行21—28字不等。

另有一種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編號VIETNAMIEN A. 62，信息未詳。

吳時俧撰《安南一統志》，敘鄭王森寵妃，廢嫡立少，致驕兵爲變，卒招西山之亂，滅鄭扶黎，以成一統之事。止成七回，書未竟而卒。後其從弟吳時悠續成七回，則言西山據國，黎氏告終之事。其後又續三回，則以西主就擒，黎君歸葬爲結。

吴時俧，一名吴俧，字學遜，號淵密，山南青威人，爲吴時任之弟。據本書及《吴家世譜》，他曾領鄉薦亞元，官歷僉書平章省事，西兵之變，與文臣陳名案、武楨等，從昭統帝奔至靈，上《中興策》，承往諒山招諭藩臣，至鳳眼病發，卒於嘉平。帝手詔贈裕澤伯爵。除本書外，另著有《新鑾心鏡》及詩文集。

吴時悠，一名吴悠，字徵甫，號文博。係任之叔父壽之子，爲任、悠之從弟。徵甫以舉茂藴，官歷海陽學政，生平爲學精苦，壽六十九。除本書外，另有詩文集行世。

吴時任，一名吴任，字希尹，號達軒。生於景興七年(1746)，天資俊穎，年十六撰《二十七史撮要》。二十歲與劉熙載合訂《四書説譜》。二十七歲應國子監考優項，因病辭官，成《海陽志略》。年三十中乙未(1775)科進士，授户部都給事中。戊戌(1778)奉兼太原督同行參政，又協同兼鎮守遵生侯討武崖賊渠，著成《公務》一書。後爲鄭王世子棕日講。時棕無寵，少子檊爲王所鍾愛，宣妃與權臣黄素履内外交締，有奪嫡之志。會王寢疾，世子恐不自全，而圖謀定位。適王瘉，事洩。阮輝濡以其狀白王，王乃召遵生，與阮侃赴京，並命任監按其獄。會任父卒於諒山，任啓請奔喪，王乃命黎貴惇覆訊，而獄成。鄭王森遂廢嫡子棕，立少子檊爲世子，擢任爲工部右侍郎。壬寅年(1782)三府驕兵擁立棕爲端南王，任以曾查庚子案而避居山南之百姓羅川隊澤間。丙午年(1786)西山阮惠扶黎滅鄭，翊扶顯宗一統，任復出，適顯宗崩。出帝即位，任承命，從登第例，授户部都給事中，尋陞校討兼修纂。戊申年(1788)十二月，西山阮惠即皇帝位於富春，出帝入燕，而清兵南伐。惠授任工部侍郎，封晴派侯，命其出使，與清議和，著有《邦文集》。庚戌年(1790)好成，陞兵部尚書。辛亥(1791)陞侍中大學士，又準頒翊運功臣。壬子(1792)兼國史署總裁。癸丑(1793)充求封部正使，著有《華程家印詩集》。丁巳(1797)奉監刊修國史，因以其

父仕所著《越史標案》刻梓。壬戌(1802)阮朝代興，任與潘輝益以通籍閏朝爲鄧陳常所劾。嘉隆二年癸亥(1803)二月十六日終，壽五十八。凡所著述，各草具編文派行世。其生平可參見本書及《吴家世譜》。

本書爲越南漢文歷史演義小説中，最重要且最具特色之一。其書所敘之事，均見諸正史，而鋪敘之精詳則有過之。此外，尚有幾點值得重視：一、此書之作者、編者均參與書中所記歷史事件，且系書中人物，此實爲歷來演義小説所未見。二、作者、續者、編者竟爲兄弟與從兄弟之關係，且作者、編者之父曾撰《越史標案》，編者任亦曾監修國史，足見其家之史學淵源。三、此書所敘之史事，止於黎朝之亡，而此後之史事，復有任之曾孫吴甲豆(1852—？)爲撰《皇越龍興志》一書，以記阮朝建立基業之歷史，接續《安南一統志》之史事，尤見是時越南國史似爲吴家世守之學。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鄭阿財、朱鳳玉校點，題《皇黎一統志》，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1994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法國遠東學院舊藏A. 883本微捲影印出版，列在《古本小説集成》叢書中，然其提要斷定龍飛己亥爲1839年，有誤。

本次整理，因其完善，取A. 22爲底本，而參校以VHv. 1534/1—2(稱甲本)、VHv. 1542(稱乙本)、H. M. 2134(稱丙本)、VHv. 1534/B(稱丁本)。校勘中斟酌各本異同，凡互爲扞格、事件各别，或年代時間地點人物不一，影響閲讀理解等情況，則加勘校，其餘僅行文措辭差異無關大局者，則概不出校，以免繁瑣。又，本書以《安南一統志》及《皇黎一統志》二名並行，但考《安南一統志》其爲原名，題《皇黎一統志》諸本亦常於版心等處存其舊，故本次出版，以此爲正式書名。

在整理過程中，黄愛平、孫遜先後審讀了校樣。

序

志以一統名者，蓋後黎之亂，始於鄭王森之寵鄧妃，廢嫡立少，以致三年爲變，卒有西山之亂，而鄭氏亡。黎顯宗以七襄耆年，倦勤在御，親見一統之事。而西人之據國，黎祚之告終，亦由於此。故此志因以一統爲名，方可該貫上下。其續志三回，又以西主就擒，黎君還葬終焉。黎自莊宗中興，傳中、英、世、敬、神、真、玄、嘉、熙、裕、永慶、純、顯、懿、昭統，凡十六帝〔一〕；鄭自太王檢，傳哲王松、誼王梉、陽王柞、康王根、仁王棡、順王杠、思王楹、盛王森、靈王楷、都王槰，凡十一王。

【校勘記】

〔一〕「傳中、英、世、敬、神、真、玄、嘉、熙、裕、永慶、純、顯、懿、昭統」，「玄」原脱，今據史實補。

目録

第一回　鄧宣妃寵慣後宮　王世子廢居幽室

話説皇黎朝莊宗裕皇帝，中興於漆馬江，時世祖明康太王鄭檢爲輔〔一〕，其子哲王松繼輔世宗，誅耡逆莫，還於故都。自此鄭氏世襲王位，掌握朝綱，帝室宗親，寢以衰削。傳至顯宗永皇帝時，聖祖盛王專弄威福，帝帷垂拱而已。盛王爲人剛明英斷，智慧過人，有文才武略，博覽經史，能爲詩文。既襲位，狹小累朝制度，國政朝綱，一番整頓，凶渠逆黨，取次削平；有獨運區宇之志，滅質、平寧，王師所至，無不克捷。時四方寧謐，府庫充實，王漸有驕侈之心，妃嬪侍女，肆意娱樂。一日，婕妤陳氏咏遣女婢鄧氏蕙〔二〕，捧花盆至於御前。那鄧氏扶董人，生得鳳眼蛾眉，十分美麗，王見而悦之，因與之私焉。自是漸見寵幸，言無不從，事與之謀焉。與王同居正寢，如人家夫婦，車輿衣服，一如王御〔三〕。自此恃寵頗弄〔四〕，有不如意者，輒爲憔悴之容，悲號哭泣，以亂王心。王有夜光珠一顆，乃平南時所獲，串於王巾頭以爲玩。鄧氏弄之，王曰：「好輕輕手，無使珠傷。」鄧氏乃擲珠於池而泣曰：「何物此珠，不過入廣南採來償王便了！王何忍重貨而輕人？」乃自廢於别宫，辭而不見。王多方委曲以悦其心〔五〕，鄧氏始與

相善。及鄧氏有娠，王使人祝百神，祈生聖子。居期而生男〔六〕，景興丁酉三十八年。王最鍾愛，滿百日，王以少時御名榦命之，取其類己也。是年鄉試〔七〕，御題以「山川英毓、河海秀鍾」命題，文武諸臣，承望風旨，亦多以「星輝海潤」爲賀者。週歲骨相丰偉，異於常人；既能言，應對明辨，舉止儼如大人。文武諸臣，有入見者，正容接之，或隔歲再見，皆能記其姓名，歷説前事。王嘗命詞臣製十六字頌〔八〕，使阿保口授，一經耳即成誦，王尤所慰悦。鄧氏由是潛有奪嫡之志。

卻説王世子鄭棕，楊太妃所生也。太妃名王歡，石河龍福人也。其姊爲恩王盛王之父宮嬪，生瑞郡公，最爲恩王所鍾愛；太妃因姊得進於王。自入宮以後，寂寥度日，忽夜夢見神人賜彩緞一段，畫龍頭，不知何兆，以語侍者溪忠侯。溪忠侯心知其生聖之瑞。次日王命召宮嬪玉寬進御，溪忠故爲錯謬，召太妃進御。王見而不悦，然業已召至，不忍斥去，召讓溪忠。溪忠叩首謝罪，具以太妃夢説顛末，一一稟白，王亦默然不答。太妃一經雨露，便即懷娠，至期而生男子。景興癸未二十四年。王自念龍頭有君象，但畫龍非真龍，而有頭無尾，亦非全吉之兆；且前朝鄭檜王弟鄭棣，亦龍福所出，皆謀逆而無成，心頗不懌。文武拜賀，王辭以非嫡所出，不受。及長，容貌俊美，而王不甚鍾愛。世子性好武，不嗜學，年七歲，王命庚辰科進士阮侃爲左司講，己丑科進士陳坦爲右司講。坦尋卒，侃以柄用，歇歷中外，亦不以時就講幄〔九〕，惟有隨講五六人勸講應故事〔一〇〕。王頗知之，滋不悦。故事：王世子年十二出居東宮。時臣以爲請，王不許，但使就阿保炘郡公營宅，東宮猶虛位，若將有所待者。及世子十五歲，少子榦生，王鍾愛少子。後三年，世子年十八，故事得開府，時臣無敢言者，而王亦不説及。於是儲位未定，人心不一，凡屬世子者附世子，黨於鄧氏者附王子榦，漸生彼此之形。鄧氏自以世子年長，羽翼既成，而子榦幼

冲，益謀自封植。

時暉郡公黃履素有重望〔一一〕，常倚鄧氏爲援，鄧氏亦倚暉郡爲外助。暉郡奉功人，平南上將軍曄公黃五福之侄，其人丰表清逸，有文武全才，初舉乙酉科鄉試中式，又舉丙戌科造士〔一二〕。時恩王亦倚重曄公，遂以次女嫁暉郡。曄公威權日重，人有不測之疑，咸云「曄公將取天下，傳之暉郡」。按圖讖有「一豕逐羣羊」之語，以爲王與世子皆未命，而暉郡亥命；好事者又撰爲「艸一田八」之讖，指「黃」字也。又云：「土疋雲間月，黃花映日香。」土疋月，「壻」字也，黃花日，「曄」字也，指曄公。又暉郡舊名登寶，人亦指議。由是曄公以形迹自嫌，使暉郡改名履素〔一三〕。後曄公以目疾去職，不題。

卻説甲午年，曄公奉命南征，以暉郡自隨。暉郡素得曄公用兵家法，爲其將佐所畏服，又善調用人才，豪傑皆樂爲用，屢破敵有功，聲譽日顯〔一四〕。順化平，曄公卒，王以暉郡代領曄公所部兵，爲乂安鎮守。暉郡居鎮，弭盜賊，禁揀錢，抑豪强，止獄訟，境内大治；收用英才，分設僚屬，其麾下有左右參軍等名色，天下沸騰，言暉郡將反。王日與信臣阮侃及世子阿保炘郡公阮挺謀誅之，隱語以暉郡爲十字，蓋十字與乂字相近，指乂安鎮也。嘗屏人密議，帷鄧氏知之。暉郡所尚公主，日夜出八府中服事鄧氏，鄧氏以其事告公主〔一五〕。暉郡内不自安，啓請回朝，王許之。暉郡自以鄧氏雖有寵，但所生男子尚幼，而世子年長，附鄧氏恐非久安之策。既入見王，遂以珍寶賂世子左右，求附於世子。又具黃金百兩、南京緞十端爲執贄禮，入謁世子。世子卻其禮而不與之見，又私語侍者曰：「此賊何不留鎮作反，而遽肯回朝？他日當籍其家，安用彼執贄！」暉郡自知不爲世子所容，乃決意附鄧氏，而陰有廢立之志。以曄公舊所居宅進納，爲王子榦營，自是暉郡爲鄧氏私人，而鄧氏於王前亦保護暉郡益力。暉郡遂入政府，

開中鋭軍營，署府事，遥領山南鎮守，與鄧氏内外交締，勢傾天下，武臣該奇鎮守，皆出其門。惟山西鎮鴻嶺侯阮侃爲世子左講，京北鎮遵生侯阮克遵爲世子阿保炘郡公之義子〔一六〕，與暉郡彼此，朋黨之勢成矣。

再説世子自王子榦生，意甚懣懣，惟恐已不得立，與其家臣小豎勢壽審壽、儒生譚春樹、雜流出身永武等〔一七〕，日夜謀慮，未知所出。會王有宿疾再發，甚於危劇〔一八〕，世子一夕夢見身穿葵色衣，頭頂丁字帽，立於府堂，明日謂家臣曰：「吾夢如此，爲諒陰之服，宫中將不日有變，吾當早爲之計。」羣小請陰繕甲兵，潛招勇士，待宫中一旦不諱，閉諸城門，殺暉郡，縻住鄧氏與王子榦〔一九〕，使不得立，馳報西北兩鎮，將兵入衛，脅諸大臣，以定其位。世子從之，宣言將有南征之命，使人密報溪忠侯，授銀子一千兩〔二〇〕，付儒生春樹分給諸人，陰繕器甲；又陰報西北兩鎮官，招募義勇。布置已畢，適王疾愈，其事頗泄。有進朝阮輝伯，嘉林人，爲人狡險，慣以發人覓官〔二一〕，年前曾發阮輝基與瑞郡公謀逆事，由發覺人得爲山南參議〔二二〕，尋爲進朝，歷至太原督同。時以事閑廢，急於求用，乃使其長子之婦，入爲鄧氏宫婢，常采拾王世子嬉遊事，言於鄧氏以求媚，又潛使親信居西北兩鎮官麾下，偵探其情，至是頗知大略，入告鄧氏。鄧氏以其狀謀於暉郡，暉郡教他爲密封，自袖入政府中，屏人進呈。王覽啓大怒，命付下急治。暉郡諫曰：「世子誠有過，然敢作此大樣，實西北兩鎮官主之。今伊二員各擁兵居外，若急治，恐有他變。不若先召伊二員回，縻於府中，然後發其狀治之。」王曰：「善。」翌日，召世子入，陽以學問希鹵責之，命入居澤閣之三間堂，更以丙戌科進士阮佪爲左司講，戊戌科進士阮昀爲右司講，而召西北兩鎮官回。時景興庚子八月十五日也。

卻說世子家臣隨講乙未科進士吴時任，爲京北督同，與鎮守遵生侯最相得，鎮官凡事無不與之謀，惟世子所謀之事，略不説及。先是數日，有世子家臣小豎山壽，曾爲時任門生，世子使山壽告時任以此謀，且密令差人潛往諒山市紅毛絨雄馬，以爲兵用。時任大驚曰：「世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何患失位而爲此謀！此必羣小所誘掖。世子氣血方剛，思慮未熟，主上聰察，豈能欺隱得過？恐禍且不測！家臣之屬，置身無地矣。」乃馳詣遵生侯言其狀，告以急須赴城諫世子，令寢其事，以杜禍階。遵生侯拒之，曰：「小職與官人，但覺擒防與勘問，此外不預我事，不須挂齒。」時任長吁而去。數日，果有召命，遵生侯即與時任偕行。比至京，山西鎮官阿保炘郡公並已被召，待罪於左穿堂。遵生侯入見於卷蓬店，王不許入，命侍臣眷忠侯責之，曰：「舅與世子棕謀反，舅第出去治兵，我已有强將對手〔二三〕。」遵生侯出，遇時任於小筆店，執其手嘆曰：「僕事主上，自出胞以來，今王以賊呼之！昨官人之言以爲容易，今事已如此，將奈之何？」時任亦愴惶不知所答。遵生侯乃修啓具招前事，再憑眷忠侯遞覽。王怒不看，命袖出裂於遵生侯面前。遵生侯拾之而出，惶恐失措，不知所去。山西鎮官亦益驚懼，欲有所言，不敢自達，乃共告時任曰：「我等位重讒深，有言不信；吾侯當以其所聞修啓，抵罪羣小，庶幾我等白冤，王世子亦保無事。」時任亦不得已從之。不意王得啓益怒，曰：「果若人言不誣矣！」乃命時任與侍臣錊朝侯〔二四〕、堂忠侯、晏忠侯同查。時任與侍臣欲從中救解，更以奔喪去職。再命同參從壬申科榜眼義派侯黎貴惇代查〔二五〕，盡得其狀。

王乃召政臣入内，泣曰：「寡人不幸，遭不孝之子、不忠之臣潛謀叛逆，其迹與承乾相類〔二六〕，而心又甚焉。廢長立少，事非獲已，卿等其諒我心，當按法論之。」廷議負犯諸名，並當論死，惟王世子不敢擅

議。條上，王特筆批云：「謹按春秋之義，律當從重，第念天性之親，情有不忍，應黜爲季子，終守臣節。諸臣惟山西鎮官與溪忠侯，奉侍潛邸，日久有勞，特許囚之。阿保炘郡公，以老實不與，亦免死，罷職爲民。」命下，溪忠侯、遵生侯皆服藥死。遵生侯有帳下文書阮國鎮，亦連坐論處，臨刑罵曰：「天無日，朝無官，忍使國鎮含冤！」囑所親納筆紙於袖中，曰：「生不伸冤，死當訟於冥府。」聞者悲之。

世子既廢，王乃命居三間堂，使人監制，凡飲食皆不得自由，家臣諸人皆不得許出入。由是世子之黨，各自奔亡逃匿，而鄧氏之黨益强，大小諸臣莫不趨附，王亦益加禮重。鄧氏乃爲其弟茂麟求婚王女玉蘭公主，王亦許之。這公主字玉栓，乃王之最愛女。原來黄正妃生下兩位公主，長曰玉瑛公主，字玉欒，嫁前乂安鎮守端郡公裴名達之長男瑠忠侯裴世遂；第二公主未有所尚，王最鍾愛。公主資稟軟弱，自幼居水晶宫，不見風暑，所居之處，王戒侍婢，言語低聲，免驚公主。既長，每進見，王令與同坐，若爲孩提時，凡所請托，言無不售。勳貴之臣求婚，王皆未有所許，曾旨下文武諸臣與功臣録族子孫入選〔二七〕，令公主擇可意者嫁之，更無當選者。至是鄧氏爲弟求婚，王重違其意，不得已而勉從。

卻說那茂麟爲人凶暴，自鄧氏有寵，麟倚勢肆行，車輿衣服，一如王者〔二八〕。常帶手下數十人，各持刀槍，横行京邑，撞著車服不問某官員〔二九〕，要惹起釁隙，毆辱之以爲快。遇女於途，悦目者即拖帷帳與之通，其女或不順從，即割其乳頭，女之夫或父敢有出言者，立即撾其齒，亦有至毆死者。天下之人畏之甚於豺虎。王亦知之，既許下嫁，復懷顧惜，且念公主薄弱，不堪此强暴之男。回門之日，王以公主未經疹痘爲辭，不許合卺，命阿保官與侍女保護公主，又命内差史忠侯監制，不許茂麟侵犯公主〔三〇〕。正是：

少女芳心原不怯，令郎好事更多磨〔三一〕。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廢嫡立少之事，人皆謂由於鄧氏，我獨謂不在鄧氏，而在於王。又不在於王，而在於太妃之夢也。何也？召至之始，溪忠侯錯謬，王已有不悦之心，廢立之漸一也。及世子乃生而不受拜賀，則廢立事十分已半矣。當是時，鄧氏未寵，子榦未生，是孰爲而孰致？吾故曰：王心自如是此。縱誰氏生得少子來，亦必有廢立之事，况鄧氏既有寵，子榦又聰明。

【校勘記】

〔一〕「時世祖明康太王鄭榦爲輔」，乙本「輔」下作「永福縣粱山鄉人，與公阮淦之婿。阮淦宋山嘉苗人」。

〔二〕「婕妤陳氏咏遣女婢鄧氏蕙」，甲、丙本作「婕妤女婢鄧氏蕙」，乙本作「婕妤咏婢鄧氏蕙」。

〔三〕「一如王御」，甲、丙本作「得擬於王」，乙本作「皆擬於王」。

〔四〕「自此恃寵頗弄」，「自此」，甲乙丙本作「鄧氏」。

〔五〕「王多方委曲以悦其心」，「方」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六〕「居期而生男」，「男」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七〕「是年鄉試」，「鄉試」甲本作「奉天試第三場」，乙本作「鄉試第三場」。

〔八〕「王嘗命詞臣製十六字頌」，「嘗」字據甲本補。

〔九〕「亦不以時就講幄」，據文義，「亦」字前當有「世子」二字。

〔一〇〕「惟有隨講五六人勸講應故事」，「應故事」下，甲本有「每王命題詩文輒暗令隨講夙構進呈」一句。

〔一一〕「黄履素有重望」，乙本作「黄素履素有重望」，甲本作「益素履素有重望」，「黄」字訛作「益」。據下文當是「素履」爲名。

〔一二〕「又舉丙戌科造士」，「造士」一本(b21)作「進士」。

〔一三〕「使暉郡改名履素」，「履素」，甲、乙本作「素履」。

〔一四〕「聲響日顯」，「日顯」，原作「自顯」，據甲、乙本改。

〔一五〕「鄧氏以其事告公主」，此句甲本作「鄧氏因以其事告之，郡主以語暉郡。」

〔一六〕「京北鎮遵生侯阮克遵爲世子阿保炘郡公之義子」，「阿保」下原衍「乃」字，據甲、乙本删。乙本此句作「乃世子阿保炘郡公之義子」。

〔一七〕「與其家臣小豎勢壽審壽、儒生譚春樹、雜流出身永武等」，「勢壽審壽」，甲本「勢」字空缺，作「　壽審壽」，乙本作「勢壽審」。「雜流」，乙本作「弁流」。

〔一八〕「甚於危劇」，「甚於」，甲本作「勢甚」。

〔一九〕「縻住鄧氏與王子楡」，「縻」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二〇〕「使人密報溪忠侯，授銀子一千兩」，「使人密報」句，甲、乙本作「使人密貨溪忠侯銀子一千兩」。

〔二一〕「慣以發人覓官」，「發人」，甲本作「發舉人罪」。

〔二二〕「由發覺人得爲山南參議」，甲本無「由發覺人」四字。乙本「覺」作「舉」。

〔二三〕「我己有强將對手」，甲本作「我己有强將與舅對手」。

〔二四〕「乃命時任與侍臣鮮朝侯」，「鮮朝」，乙本作「鐸朝」，甲本作「鐸忠」。
〔二五〕「再命同參從壬申科榜眼義派侯黎貴惇代查」，「義派」，甲本作「穎成」。
〔二六〕「其迹與承乾相類」，甲本「與」下有「唐」字。
〔二七〕「曾旨下文武諸臣與功臣録族子孫入選」，「録」，甲乙本均作「六」。
〔二八〕「一如王者」，甲本作「僭擬王者」，乙本作「一如王子者」。
〔二九〕「撞著車服不問某官員」，「員」，原作「軍」，據甲乙本改。
〔三〇〕「不許茂麟侵犯公主」，「主」字原脱，據乙本補。甲本此句作「以防陵犯」。
〔三一〕「令郎好事更多磨」，「多」，原作「如」，據甲、乙本改。



第二回　立奠都七輔受遺　殺暉郡三軍扶主

卻説茂麟既得尚公主，每被史忠監制，心甚忿怒，謂史忠曰：「王謂王女如陸地仙，我看之，曾不若我捧履婢女，又何貴重！我豈戀他顔色？但費盡許多錢，娶得一婦，縱不成何様子，亦當撞著一回，令軟如泥，以償其直，乃縱去耳。爾欲自善其身，好覓去路，毋謂我不先告也。」史忠曰：「是王上密旨，非僕敢爾。」麟曰：「爾試問王上，設身處其地，還忍耐得否？」史忠曰：「長官不可如此過辭，王者非比常人。」麟大怒曰：「爾以王來嚇我耶？王者是甚！」乃拔劍斫之，史忠應刃而斃。史忠既死，麟乃傳閉營門，令内外不得出入，將潛消其尸。公主聞之惶恐，使侍女逃出小竇，奔訴於王。王大怒，命侍臣督吏兵來捕麟。麟拔劍立門曰：「敢入者死！」王再命暉郡公將兵圍捕之，送歸王府。王付朝廷議罪，廷議「殺使，罪應梟」。鄧氏號泣請代，王不得已特許減死，降論徒，流遠州送配，不在話下。

再説王子檊生來英秀聰明，但先天稟薄，在襁褓時素得疳病，肚大臍突，色淡筋清，四肢瘦削，王遍求四方名醫調治。以醫進者，阮植由訓導得爲進朝，朱義隆以北國商客得典兵封侯，藥材所需，以百萬

計。調治纍年不效，王使人遍禱各處靈祠，宫中又設壇場，日夜焚香祝禱，皆不獲愈。或言婕妤失寵妬忌，爲巫蠱事，埋木人於宫中厭勝。王大怒，命捕婕妤家人問狀，並皆逃竄，四下拿捕不獲。告者引掘埋木人處不見，事遂寢。然王心猶以爲疑，縱鄧氏爲齋醮符籙之事，由是巫史盛行，王子病亦時有增減。及世子得罪，王子檊病適寬，次年疹痘又順，膿壓無恙，王大喜曰：「孩提患疳，亦是常症，不足爲慮。既疹痘，便是成人。」中外亦皆稱賀，多勸王降明旨立爲世子，以繫天下之望。王從之。聖母太尊言於王曰〔一〕：「王子棕與檊皆孫也，老婦誠無所偏愛。但棕年長無恙，而檊年幼抱恙，願王以宗社爲念，且虚位東宫，庶幾季子知悔；不然待檊長成，册立未晚。」王曰：「棕、檊在母爲孫，不若在臣爲子。古人謂知子莫若父，臣猶未至昏憒。况朝廷公議如此，豈臣嬖小織成？聖母豈不洞照。今若不早正儲位，羣小之徒，心懷覬望，臣恐禍且不測。且天下大器，要付托得人，以宗社爲重。子猶不可私，况私於少乎？使檊病終不起，寧立桂郡公以還伯父正派，無容托此不肖〔二〕，以墜祖宗之業！」聖母遂不敢復言。王乃命朝臣具本奏知皇上，立王子檊爲世子。

卻説王自數年以來，夙疾時作，或一月，或半月，往往危劇太甚，尋復痊可。最怯者風暑，平居在深宫中，晝夜傳燭，非大朝會，未嘗出見羣臣。府堂御座，亦設水晶帳，乘輿亦施水晶簾〔三〕，以避風暑。百官啓事，皆憑侍臣傳旨，雖親貴者，亦或一年半年始得一面，朝臣文武，未嘗得見龍顔。府堂事，外間傳説如天曹事，是以壅蔽尤甚。至是王病轉劇，鄧氏日夜服侍，大臣惟暉郡得出入，王母與王女亦鮮得進見，每日問安，在寢門外問侍者而已。鄧氏侍疾，言於王曰：「妾事主上，過蒙憐恤，衆惡交叢，不知他日妾母子措身何在〔四〕？」王慰之曰：「世子已正位東宫，國乃其國，卿他日爲天下母，誰人轉得？」鄧氏

曰：「恐不預定，到緩急時必爲人所奪。」時有暉郡在，乃顧暉郡曰：「卿他日善保護正宮與世子，以寧我心。」暉郡曰：「臣敢不盡心所事，繼之以死。但請及今宣詔命〔五〕，以世子襲位，册正宮爲妃，同聽政，俾有成命。」王曰：「善！卿當輔之。」暉郡曰：「受遺輔政，臣不敢獨任。卿郡公王室至親，完郡公師傅大臣，珠郡公、泗川侯皆在政府〔六〕，素有德望，琰郡公東宮阿保，垂忠侯東宮保衛，皆爲信臣，請準賜諸員與臣同受顧命。」王許之。暉郡乃宣旨，命泗川侯草顧命書，添差汝公瑱草宣妃制册，書成，暉郡袖入候旨請下字〔七〕。時王疾已彌留，聖母入省，鄧氏抱王起坐，聖母立御榻旁，涕泣請安。王泣下曰：「小子拜手稽首，啓國聖母：小子不幸短命，不得終事聖母，念惟孝道未終，五内如割。請聖母御駕還宮，寢膳從容，毋以小子爲念，以傷聖懷。晨昏之事，已有嗣王。」聖母唏嘘涕泣久之，意欲以儲位爲言，而有鄧氏在，難於啓齒，遲回未出。王曰：「聖母重傷小子，顧復不捨，小子見母自傷其心，不得瞑目。伏祈聖駕還宮。」聖母含淚而出。王與鄧氏訣曰：「我病不起，不得與卿白頭相守。我今大歸，卿留奉侍聖母，保育嗣子，琴瑟之約，重訂來生。」鄧氏哽咽刻餘，截髮而誓曰：「主上不憐妾身，忍捨妾踽踽孤棲；妾願以身殉主上。奉事聖母，已有兩位公主；輔佐嗣王，已有諸大臣；主上勿以是托妾。」乃放聲大哭。王顧垂忠侯曰：「我歸後，爾等善慰解正宮，毋使毁傷。就使志不可奪，須並舟歸陵，陪我寢園。」乃召卿郡公、完郡公入受顧命。兩員入，命免拜，賜坐；兩員涕泣請安。王曰：「小子拜手稽首。不幸要病〔八〕，今大漸彌留，命世子榦襲位，尚賴叔父與師臣同心夾輔，以濟於艱。」言訖，命鄧氏舁卧。暉郡跪，出袖中顧命書進呈，王以手揮之。暉郡再請曰：「今聖體少安，顧命書留白姓名，臣請命王親卿郡公代筆。」王不能答，頷之而已。卿郡公批筆於御榻前，歷書姓名於顧命書留白處，畢，再進御覽，王已

瞑目不省，遂薨。時景興壬寅九月十三日，王年四十四〔九〕，襲位之十六年也。屬纊後，暉郡一面分遣衆官治喪，一面將顧命書并宣妃册文，付垂忠侯編傳送出政府，命朝臣奏知皇上。皇上敕諭立世子榦爲奠都王。百官整兵仗就敬天門欽迎敕命〔一〇〕，回至府堂，阿保棪郡公抱世子具朝服冠帶葵色〔一一〕，立於府庭，跪受敕命。訖，乃設御榻於外府堂，抱王即位，百官以次拜賀。禮畢，抱王入覲宫拜聖母，訖，各易素服發哀。王有萬年書，凡喪禮，自飯含至大祥入廟，禮節儀文，皆有成畫。至廟號，聖祖盛王亦已撰定，著在書内。至是按此而行，大臣七員，日夜宿直府中，分理諸事。

卻説七輔之臣，卿郡公名鄭橋，乃僖祖仁王第五子，毅祖恩王之弟也，在嗣王爲祖叔，年尊德卲，但爲人質實，於事無所可否。完郡公名阮完，農貢蘭溪人，癸亥科進士〔一二〕，爲聖祖右司講，歷官吏部尚書參從，致仕，起復參預朝政，爲國家龐碩之臣，但爲人和緩，與世浮沈，臨事模稜不斷。泗川侯名潘維藩〔一三〕，慈廉東鄂人，登丁丑科進士，歷官户部左侍郎參從，爲人風度端凝，亦有經術，但其性深沈，多徇權勢。珠郡公〔一四〕、棪郡公〔一五〕、垂忠侯皆以宦者起身。珠郡公名珠，玉山蓮湖人，奉侍累朝，知兵番機密，爲人謹厚，晚年以耆德入政，然亦不用事。棪郡公名陳春暉，天本快樂人，爲潛邸家臣〔一六〕，及王親政，授知户番，爲人純謹，王信之，命爲世子阿保，夙夜在嗣王左右，不預外事。垂忠侯名謝名垂，安謨康上人，歷官出納，又爲清華鎮守，爲人機智，濟以文學，議論風生，王素所信重，召爲世子保衛，但齒淺望卑，與同列不免委曲。天下之事，一由暉郡決斷，無所異議者。原來這六人，非盡與暉郡同心，暉郡爲他各有位望，搆於同事，使無他意。惟棪郡公乃鄧氏之黨，與泗川侯平日素相得，二人與暉郡爲同心一體之人，而棪郡木訥寡聞，又得泗川侯與之心腹，泗川與暉郡皆迷於當局。完郡公老儒，垂忠侯小慧，畢

竟其心難測，其中老實無他者，惟卿郡公、珠郡公耳。暉郡自主這局，凡事亦無所推諉，只要直截擔當，人之同與不同，皆所不計。時新王初立，主少國疑，街市之間，團三聚五，或言新王疾太危劇，宮中不日有變，暉郡威權太重，將有異圖；或言正宮與暉郡私通，將以社稷托暉郡。街巷爲之語曰：「彼百官兮，多暗少聰；彼暉郡兮，陰姦正宮。」暉郡使提領官遍懸鐵鈎交刀於諸市，戒曰：「敢聚語者，鈎其舌斷之。」由是道路以目，京畿聳然。

卻說舊世子自新王立，鄧氏每欲陰害之，垂忠以善言保護，鄧氏爲所牽奪，更不果。乃使出居左穿堂，著內匡、內翊、內仍、內轎四隊官兵監制，每日三奠，許入府堂陪拜，禮畢復就監所，日夜危慓，恐不自保。楊太妃使其姊郡夫人楊氏哀訴於暉郡曰：「妾家妹宮嬪楊氏某與王季子某，遥致辭叩拜長官閣下：季子有罪，廢黜是甘。但今地嫌勢逼，不勝危懼，萬望長官垂憐，曲爲保全。再生之德，刻骨銘心。」暉郡泣答曰：「僕事先王，最承恩遇，義爲君臣，恩猶父子。季子、吾王之子也，僕有何心，願天地殛之！夫人歸，爲僕致辭，遥拜王子與貴嬪哀幃次，請且放懷。僕周旋其間，保無他虞。」自是，密飭四隊官軍，令監制從寬，家臣舊人遂得出入通行，無伺察之者。世子有膳夫譽武，爲人有心機，言語明辨，世子嘗問外間人情如何，譽武曰：「先王廢嫡立少，人皆忿嫉，軍情爲甚。頃者新王襲位，照故事頒賜諸軍緡錢有差，諸軍沸騰，有不肯受賜。暉郡爲旨諭嚴戢，只得勉强聽從，而心懷不平。」世子心中暗喜，謀於家臣小豎嘉壽。嘉壽，嘉林鉢場人，亦有智識，言於世子曰：「人情如此，能以義動，使人心尊扶，則大事定矣。」世子大喜，使譽武爲酒餚，邀諸親軍弁吏宴飲，而告之曰：「世子無罪，被鄧氏孽婦蠱惑先王，誣構陷害，以奪其位。暉郡素有反志，利王子榦幼冲易制，與之附和，成其廢立之事，而己自爲輔，以售其僭

奪之謀。今王抱恙危劇，變在旦夕，不知王家基業，誰人主之！三軍皆湯沐之邑，應義之兵，爲國爪牙，素懷忠義，倘念王家二百年養育之恩，當一心翊扶，奠寧王室；或者天相其成，鐵券丹書，留傳萬代。」衆咸曰：「臣等皆有此心，但未知王子意下如何；恐到那時，或有驚動，又謂臣等惹事。今王子已開此意，這事定是不難。」乃私相通報，齊會於看山寺。諸軍赴會，説起這事，莫不奮發，但懾暉郡聲勢，未知起事如何穩當。正商議間，一人奮然言曰：「但恐軍心不齊耳。如三軍一心，不過乘朝奠禮畢，打府堂鼓一通爲號，趂來拽他脚，倒跌於階下，一跌便了。」衆皆歡聲應之。視之，則捷寶隊弁吏朋武也〔一七〕。這朋武，乂安處清漳縣人〔一八〕，其先祖爲中興功臣，中間蔭盡寒微，邑人頂替爲另。其人短小，清秀如儒生，既隷本隊，以識字得爲弁吏，在京嘗爲人做狀詞，爲刁唆之黠〔一九〕，至是首唱其議。衆推爲謀主，請朋先擊鼓以率三軍，朋毅然當之。因相與啗血爲誓，但不預定日期，只聞朋武鼓號，便各到來作事。

密謀已定，有羅山安全人裴弼直知之。弼直乃乂安名士，時他以員外郎逸任，居國舅炎郡公門下，即以其謀言於炎郡公之子炤嶺伯，使之入夥〔二〇〕，以規此功，而已自爲媒引。乃赴會謂諸軍曰：「這事所係甚大，須憑國舅啓知聖母，領旨而行，萬一暉郡識破，猶得以密命執言〔二一〕；明白行之，方是萬全之策。」諸軍原不須旨，但見國舅有人在會，卻之恐露，且聽得有理，乃相與就見炎郡。諸軍未至，炤嶺先以其事言於父。其父爲人庸常，聞此大事，驚懼曰：「彼卒徒粗鹵，輕率爲之，何得干預？王子還爲王，某人爲之，我亦不失爲前朝國舅。今反求功，縱成，富貴不加多；萬一敗露，無葬所矣！」其子曰：「他等約議已成，事在必發，發在萬全；拒之，枉錯了一好機會。縱大人富貴已滿，豈不當教兒等及時做功

名？兒業已許他，拒也亦不得。」有頃，諸軍齊至〔二二〕，炎郡不得已出見，謂曰：「諸軍且有心爲國，小職敢有何心？但當就家侄付知兵番阮兼家，教伊員入稟聖母。伊員職知令史，出入釁宮，人無疑訝。小職自當附意啓聞。」諸軍乃至阮兼家，兼又素恇怯，聞諸軍言，惶恐力辭。諸軍曰：「這事已稟知國舅，如此如此。」乃逼阮兼就炎郡公家，受密語入啓聖母。原來廢長立少，聖母心所不喜，一得此謀，正中其意，但未脱婦人氣味，恐這事或敗露，禍連國舅，欲陰誘暉郡使季子攝位，免其生變。尋思七輔之臣，惟完郡分爲師傅，又是阮兼婦翁，其心可信；且老儒多智，亦可與謀。乃命阮兼一面報諸軍遲來數日，一面謀於完郡。完郡曰：「諸軍爲此，惹起許多事來。聖母睿斷，實社稷之福。老臣智不越此，但請以聖旨諭暉郡，老夫當從中贊成。」阮兼復命。聖母乃使人告暉郡曰：「今新王拘恙，國内危疑。將軍倘念社稷爲重，當從權許季子攝政，以安人心。待新王長成，復還政退休，終守臣節。將軍宜以此意白宣妃，仍使季子事宣妃爲養母，而以將軍爲阿保。幸爲斡旋〔二三〕。」暉郡答曰：「小臣履拜聖母闕下〔二四〕，聖母念及社稷至計，小臣敢不惟命？但此事非先王本意。臣受先王托孤，丁寧付囑。今梓宮在殯，驟改其命，臣心有所不安。請當置爲後圖。且先王無別子，惟新王與季子耳，如新王弗克負荷，季子定當次及，那時以正相承，豈不甚美？何須急遽，爲些反常之事！夫危者久自安，疑者久自信，願聖母寬懷。」使者出，未逾閾，暉郡曰：「這事雖打死我也不聽〔二五〕！」使者復命，聖母知暉郡志不可奪，復告阮兼，兼恐事泄禍及，再謀於完郡。完郡曰：「今事勢如此，且聽三軍所爲。」會有僉知兵番陳有求，東山萬禄人，他本社兵以事告他，他性喜事，又善爲文，即撰三軍扶正檄文，陰粘於通衢，由是畿内喧譁，此謀發露。朋武等以爲勢不得住，决以翌日舉事，不必啓知聖母，時壬寅十月二十四日也。

是日暉郡知禍將發，肆言於朝曰：「來日有變，臣且死。但臣死亦須有三五人命相隨。」衆官曰：「豈有此事？」暉郡乃自出一啓，稱《暉（一作輝）伯啓》，言炎郡公潛謀不軌，曰「請長官且究治之〔二六〕」。會日暮，暉郡家人或勸暉郡挾新王潛遁，召外兵以捕姦，或勸暉郡引義士入府堂自衛。暉郡曰：「從來習俗多好浮言，未必真有此事。縱有之，徐當究出，終不能遁。倘急不可治，吾受先王遺命，死生以之，何事愴惶？」是夕，暉郡宿府中，只帶僕隨如常，略無設備。明日，朝奠禮畢，百官方退朝，朋武鳴府堂鼓三通九點，衆官相顧駭愕。暉郡使人閉閣門，縛朋武斬之。朋武既就縛，垂忠侯謂暉郡曰：「彼爲此謀，定非一人。若遽斬朋武，姦黨漏網，不若付下監錮窮查，以絶亂荄。」暉郡以爲然，於是朋武免死。

卻說諸軍聞得鼓聲，人人踴躍，各持兵器，争入府中。時閣門已閉，諸軍在外不得入，噉聲動天地。暉郡呼珠郡告之曰：「舅職掌兵番，如何不知戒戢〔二七〕？」珠郡惶恐，唯唯而出。暉郡自作啓云：「小臣某謹啓：臣受先王付托，保輔王上。今三軍爲變，震驚宫闕，臣請受王命提兵誅之，克則王之靈也，如其不克，臣以一死見先王於地下〔二八〕。」啓成，授出納進呈，仍請王寶劍討賊。寶劍出，暉郡跪受，即傳車駕御象出戰。珠郡立於閣門内之左竇，隔墻諭諸軍曰：「軍有禮法。今梓宫在殯，不可喧騰。有所欲言，第歸具啓，某當爲之題達。」諸軍厲聲曰：「舅亦從暉郡反耶？舅不即開門，諸軍縋墻而入，舅便爲虀粉矣！」珠郡恐懼開門，諸軍連肩而入。暉郡挺劍上象，出府堂中庭，麾諸軍曰：「爾三軍各歸其所，無得喧閙。我斬汝頭〔二九〕！」諸軍素懾暉郡，見象凜然，皆坐而聽命，不敢出聲，亦無敢犯。有頃，坐者皆起，轉逼象前。暉郡鈎象頭向前而觸之〔三〇〕，諸軍避象牙，旋象而趨，各

以兵器刺斫之，或取府堂甕瓦亂抛之，象卷鼻而吼，不敢觸。暉郡挽弓，弓弦絶；引銃納彈，火滅。諸軍持長鈎鈎下象奴而斬之，象卻，諸軍圍象脚，暉郡以短矟放下刺之，傷數人。諸軍至者益密，又有一團軍從宣武門入，按象後，象立不能動，乃鈎下暉郡，亂毆殺之，刳其腹，取其肝而食之，拽尸棄於宣武門外。暉郡親弟選一首號鏗武侯，聞變馳赴府堂，行至報天寺門，諸軍喝止，以街衢磚石碎其頭，投尸於水軍湖。暉郡兄弟既死，諸軍歡聲如雷，共扶世子升府堂，戴於肩上，諸軍環立歡呼，請坐益高，使天下咸睹龍顔，以孚喜悦。時倉卒無有几榻，權取制禄饌盤爲座几，八人負於肩上，時時舉手捧盤，加於頭上，手倦降於肩，肩倦升於頭，升升降降，勢如蹴毬，似捧塑佛。一回高出，衆又一回撫掌歡呼，庯坊街市閭閻販賣之徒，莫不争立看王，府庭如市。珠郡以豹尾旗麾於庭中，鳴金收軍，一鼓餘乃定。先是連日陰暗，至是日天色晴明，天下以爲太平王者之象，道路奔走，咸曰「吾王立矣！」相傳歡呼，京師爲之罷市。既而設御榻於外府堂，百官翊王即位，拜賀既畢，始出皇上敕命與聖母諭三軍扶立微旨，粘於閣門，皆臨時草創，稱爲成命。

是日變作，鄧氏惶恐，變衣服匿於後宮。小王家臣皆遁走，惟棪郡抱王退居别所，從旦至昏無食，小王呱呱而泣。棪郡嚇之曰：「無得高聲，使衆軍聞之，必來打死！」

小王懼乃止。至夜，聖母使人尋鄧氏與小王，給賜衣食。小王懼不能食，病愈劇。新王購求能醫治者與百金封侯爵，卒無應者。次日，新王令參從泗川侯爲小王具啓，請遜爲王弟，乃付下廷議，降封爲恭國公，尋卒。

卻説諸軍既殺暉郡兄弟，餘忿未泄，扶王畢〔三二〕，悉跪於王前，請破暉郡營，王立許之，三軍歡聲

曰：「官據令另據傳，快去破毀！」頃餘，暉郡家宅，片瓦無遺。乃乘勢肆行，凡文武諸臣，有屬鄧氏與暉郡門黨，及庚子年發密案諸員，與侍近臣平日苦刻諸衆軍素所嫉者〔三二〕，一時連破，并覓其人殺之。京中連日騷動，王旨下戒禁不止，命官糾察畿内，密就會處，擇取市人斬之以示警。是後破家稍息，而覓人猶不已。

卻説暉郡有手下阮有整，真福東海人〔三三〕，其父以商賈致富，家貲鉅萬，嘗居曄公門下。那人丰體秀偉，智慧過人，少時從事儒學，涉獵書史，十六歲領鄉解，隨其父居曄公門下，長於國語詩文，常慕郭公勳業，撰《郭令公賦》，用國音，天下傳誦。性又豪俠，交遊滿天下，坐上賓客嘗數十人，吟詩飲酒，隨興酬答。家畜歌兒舞女十餘人，自撰歌詞，播之管弦，日夜調歌爲樂，爲長安第一風流。又善詼諧套語，居曄公門，十餘年始出身管善小隊，或曰「何小也？」應曰：「勿以善小而不爲。」舉坐皆笑。其戲語類如此。及平南之役，以筆硯從軍，曄公以其有才，最愛之。曄公卒，後有告整愉官金銀以百萬計，辭連暉郡，下獄考打，抵死不招，旋得無事，暉郡益加重厚。暉郡鎮乂安時，以整爲右參軍，常使調治水手，禦寇於海面，水戰無敵，海外呼爲水鶖鳥。暉郡改鎮山南，易管前中隊巡海，復改該前寧奇，隸乂安鎮。整祖墓在鵾鵬山，地法云：「千萬龍追千萬虎，稱伯稱王，無不如意〔三四〕。」整因自號爲「鵬嶺侯」。整有邑人阮日選中武舉弁生〔三五〕，其人膂力過人，又有膽略，整爲提引於曄公，得管後堅中隊，屬山南鎮。至是聞京有變，選超海而歸〔三六〕，自二十六日開帆至二十八日至東海，以其事語整，整愴惶錯愕，不知所爲。正是：

冰山見日還難倚，平地生波孰不驚。

未知區畫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聖母太尊言於王曰」，「太尊」，甲本作「太妃」，乙本無「太尊」二字。

〔二〕「無容托此不肖」，「容」，原作「寧」，據甲本改。

〔三〕「乘輿亦施水晶簾」，「施」，原作「拖」，據甲、乙本改。

〔四〕「不知他日妾母子措身何在」，「何在」，甲本作「何所」，乙本作「何地」。

〔五〕「但請及今宣詔命」，「詔命」，原作「治命」，據甲、乙本改。

〔六〕「泗川侯皆在政府」，「皆」，甲本作「久」。

〔七〕「暉郡袖入候旨請下字」，「下字」，甲、乙本作「簽字」。

〔八〕「不幸要病」，乙本作「小子不幸惡疾」，甲本作「小子不幸擩病」。按：擩，染也。

〔九〕「壬年四十四」，「四十四」，甲本作「四十」。

〔一〇〕「百官整兵仗就敬天門欽迎敕命」，「百官」原訛作「百百」，「迎」原作「遞」，皆據甲、乙本改。

〔一一〕「阿保棪郡公抱世子具朝服冠帶葵色」，「棪」，原作「琰」，據前後文理及甲本改。乙本作「株」。

〔一二〕「癸亥科進士」，「癸亥」，甲本作「景興癸卯」。

〔一三〕「泗川侯名潘維藩」，「潘維藩」，甲本作「潘黎藩」，乙本作「黎潘藩」。

〔一四〕「珠郡公」，「珠」，原訛作「琰」，據前後文理及甲本改。乙本作「株」。



〔一五〕「棪郡公」，「棪」甲本作「琰」。

〔一六〕「爲潛邸家臣」，「潛邸」，甲本作「亮邸」。

〔一七〕「則捷寶隊弁吏朋武也」，「朋武」，甲本作「阮朋」。

〔一八〕「這朋武，乂安處清漳縣人」，「乂安處清漳縣」，甲本作「南塘嫩湖」。

〔一九〕「爲刁唆之黠」，「黠」，原訛作「黜」，據甲、乙本改。

〔二〇〕「使之入夥」，「夥」原訛作「顆」，據乙本改。

〔二一〕「猶得以密命執言」，「以」字原無，據甲本補。

〔二二〕「有頃諸軍齊至」以下，甲本增入百餘字入見過程、對話的描叙，大意未變，此不一一出校。

〔二三〕「幸爲斡旋」，「斡」，原訛作「幹」，據理校改。

〔二四〕「小臣履拜聖母闕下」，「履拜」，甲本作「遥啓」，乙本作「遥拜」。

〔二五〕「這事雖打死我也不信」，「我也」原爲乙文，據文意改。

〔二六〕「請長官且究治之」，甲、乙本此句作「諸長官可究治之」。

〔二七〕「如何不知戒戢」，甲、乙本作「使三軍如此不法，舅不能禁，即啓王上斷了舅頭」。

〔二八〕「臣以一死見先王於地下」，「地」，原訛作「死」，據甲、乙本改。

〔二九〕「我斬汝頭」，甲本作「不然我斬爾等頭」。

〔三〇〕「暉郡鈎象頭向前而觸之」，原無「鈎」字，據甲、乙本補。

〔三一〕「扶王畢」，「畢」字原無，據乙本補。甲本此句作「阮殺暉郡兄弟，扶立新主，乃相率跪於王前」。

〔三二〕「與侍近臣平日苦刻諸衆軍素所嫉者」，「苦刻」，原作「刻苦」，據甲本改。

〔三三〕「真福東海人」，甲本作「乂安真禄人」。又甲本此句作「暉郡有家臣阮有整，聞報惶恐，即挈家渡海報西山。整乂安真禄人，丰姿秀美……」，無「其父以商」以下三句。

〔三四〕「無不如意」，甲本作「地志云：千里龍迴，千重虎至；稱仙稱王，無不如意」。

〔三五〕「整有邑人阮日選中武舉弁生」，「阮」，甲本作「黄」。

〔三六〕「還超海而歸」，原無「超」字，據乙本補。甲本作「即駕海南還」。

第三回　楊元舅議斬驕兵　阮國師謀清内難

且説阮整聽得日選此言，一番吃驚。既而矯情鎮定，秘其事不露，但密告其妻云云，而身赴營球鎮所，告瑶忠侯與之謀議。那瑶忠侯係是暐公妹夫〔一〕，爲乂安鎮守，聞整言大驚，問整計將安出。整曰：「本鎮與順化接界，富春副將體郡公，旹海屯守魁壽侯，皆係我先公門統〔二〕，今與我有同舟之勢，密書告體郡，令以計殺大將而據其城，魁壽必以旹海應。台公據本鎮，相爲唇齒，收用豪目〔三〕，調遣土兵，塞黄梅之路，設重鎮於瓊瑠〔四〕，爲固守計。至於海面防守，某請自當。本鎮地利足憑，人心可恃。前年超郡公得罪於裕祖，亦據此州拒命，終免於難，況今事勢，又易於超郡時。公能爲此，足舉天下之半，朝廷不能制，且保境安民，徐觀天下之變，非特目前免禍，將來必有奇功。」瑶忠沈思曰：「君計誠善，但某自料才力不能爲此，請更思其次。」整曰：「除此惟有去國耳。」瑶忠曰：「去將安之？」整曰：「天下萬國，何患無地可投！」乃密語瑶忠如此如此。瑶忠將聽而糊塗未决，謂整曰：「這亦大段事，容某更思。」整曰：「今事變在斯須，更待公思得再時，收令已至矣！公第留思，聽某自便。」乃辭歸。問其妻已結束

了，聲言鎮官差巡海面，乃盡挈其家口老少并家産入船，衆人皆莫測識。整既登船，召所領奇兵三百餘人，立河岸，明告其故，留許每人錢一緍，而與之别。諸軍始知其事。整發大炮三聲開船，中流張帆，出海而去。

卻説三軍既扶長君，挾功驕弄，日日聚會，侵議朝廷大政，每條上某事當因，某事當革，往往無理之事，要朝廷以必行。又希求恩澤，無有厭足。朝廷有持議可否者，以破家毆殺嚇之。百司勘訟，咸認原是親，或認彼是故，逼令變亂白黑。其所該民有訟，又自鈎擢論斷〔五〕，不聽官司，百官皆屏氣吞聲，不敢觸犯。宫中一舉一動，輒窺伺指議，或曰「此事何得如彼？彼事何得如此！」王與太妃自覺拘束不堪。廷議以爲當論功行封，以示酬答，使各滿願，然後漸以王法裁之。王以爲然，乃命論翊戴功，以朋武爲推忠詡運功臣，出身侯爵，管侍内侯兵。炎郡公、完郡公與阮兼、嘉壽、礜武等，皆爲宣力功臣，陞職有差。又録起會三十人爲忠義迹，别加陞賞。其餘中外水步諸軍，各陞職一次，並頒賞錢銀有差；又給空頭敕令各一道〔六〕，許讓與他人取錢，以覃實惠。諸軍受賞既畢，王諭令各循律法，以共樂太平。是後諸軍相戒曰：「吾輩既相扶立阿公爲王，當勿甚苦擾，使知爲王之樂。看將來漸漸順境，居處如何。若復肆太甚，到那時隨事制之，我權原不失爲另〔七〕。」由是少戢。王稍得安閑，引用親舊入居要地，以左司講阮侃爲參從，元舅匡壽侯楊匡爲權府事。阮侃，宜春仙田人，生來爲風流公子，少年領第，事聖祖潛邸〔八〕，最被眷注，及聖祖即位，益加寵用，出入禁中，與監班同。侃率性豪華，甲第歌鐘，琴詩娱樂，爲風流大臣。所居金甌亭，山水竹石，極有趣致，王嘗御幸其第，賞賜不貲。歷官左侍郎陪從，與春郡公同在政府，貴寵於文武無二。既而改授山西興化兼鎮守〔九〕，庚子密案罪當死，王特爲減等，囚於珠郡公之家。

暉郡與鄧氏陰欲中傷，期置之死。侃爲國音叙情曲，歷述往程寵遇，暗通於王，王憐之，乃得不死。及新王立，復職回班，陞吏部尚書，爵贊郡公。時乂安兵追怨平南之日〔一〇〕，侃爲乂安鎮參領，兼理糧餉，縱其家人擾害本處，相與喧譁言曰：「阿老爲人，奢侈縱欲，前年肆毒我州，我訟不獲理，今又爲國師，若留之使再入相，民何以堪？吾等每人一掌以了之！」其中有鮮之者，復得無事。楊匡乃太妃同胞弟，爲人庸猥無能。庚子密案，王家臣親黨皆得禍，匡獨以愚獲福。王初立，驟得出身管中威奇，與太妃居中用事，諸軍謗曰：「阿舅有何才幹？只藉裙人之蔭，得至於此。纔離困窮，驟欲富貴，譬之積餓之人，遇飯驟食，終見腸胃潰裂而後已。」至是二人同入政堂，衆心不服。然軍情多狡，彼怨而此恩，背毀而面譽，莫知端倪。且權要之家，往往聞太平語，不聞危語，是以凡事勇於向前，無復卻顧後慮，只要急做太平，深謀密議，惟以抑驕兵爲第一著。適有四人，詐稱同隊，抑借東河居商船，爲其隊長所發覺，並斬之。衆皆怨其濫刑，然業已自發，終亦遂帖。二人喜，以爲威權既立，曰：「國自有法，若第執法如此者數次，縱來驕也不驕！」

時有東城知縣枚允奎，羅山安全人，爲乂安巨刁，諸軍驕弄肆行，多是他所促使。將要功於朝廷，密告贊郡公曰：「朝廷以爲驕兵可戢，不知其禍將有不可戢者。僕聞他言：皇嗣孫是他所迎回，今皇上年高，皇嗣孫年德長成，他將共會，請皇上行禪讓事，使帝王之位，皆定於軍士之手，以益重其功。其中復有觖望者，欲謀扶皇家一統天下，以奪王家之權。此計得行，僕恐諸公置身無地也。」贊郡公言於王，王使允奎從中發摘，允奎乃誣告泗川侯之甥勾稽超壽伯預謀，付下查究無狀。朝廷猶直告者，而囚超壽於本貫。允奎以發舉功得爲奎嶺伯，王許出身管內殿侍候兵，爲皇嗣孫講官，使居內殿以伺

察之。

且説皇嗣孫維祈，乃故太子惟禕之子也。初，太子丰姿秀美，英睿宿成，常憤皇家失權，慨然有收攬權綱之志。博覽經史，愛好儒生，天下豪傑，莫不想望。聖祖爲世子時，素以頡頏相忌。時毅祖正妃無子，生得一女仙容公主，年纔十歲，王最所鍾愛，正妃請王嫁於太子，使他日爲皇后，王許之。一日太子與世子同入侍，王賜之膳，令子婿同盤。正妃曰：「王豈得與帝並食？」乃命別之。世子變色切齒，敢怒而不敢言。既出，謂太子曰：「吾兩人會須一死一生，此帝亦不當與此王並立！」及嗣位，與家臣宦者韶郡公阮金錠謀，誣太子蒸於毅祖宮人，以罪狀白皇上，收捕繫獄。先是，殿後三山井中忽有聲如雷，太子以術數占之，知必及難，言於皇上，皇上每爲祈禱。至逮捕之日，太子知其難，入居皇上寢殿。韶郡引兵先入東宮，遍覓不見，乃直入殿中，罪狀太子，且曰：「臣聞太子匿寢殿中，請以送臣。」皇上抱太子久之不忍訣。韶郡公長跪於庭中，太子自知不免，拜皇上御前，自出就縛，送至府中，廢爲庶人囚之。更以上皇第四子黎維禟爲皇太子〔一一〕。韶郡再使人誣告丹輪中式武維儆、梁僩等謀劫故太子出囚〔一二〕，起兵作亂，付下廷議，捕儆究治。僩逃，儆不堪箠楚，只得妄首，太子坐絞死。行刑之日，日中天色黑暗，咫尺不辨，刻餘乃止。天下士女，莫不墜淚，以爲今古大逆極慘之事。時景興辛卯十二月二十日也。王既殺皇太子，頗有一統之志，將收皇孫三人監在一處。一日，齋戒御西湖，欲祈神夢。正行間，望見輿轎在前，轎上端坐一人，遥看認是太子。王傳問諸軍曰：「有見輿轎在前行否？」諸軍皆曰不見。王大驚，即命還宮。夜卧帳中，忽見一人，頭帶紅巾，身被絳服，杖一板棹，披帳立榻頭，張目視王。王急問是誰，答曰：「我是維某〔一三〕。」王大驚，始知太子之靈也。初，太子被收之日，宮中抱皇孫西奔〔一四〕，投宿於慈

廉驛望之民家。其人於前夜夢見一人報曰：「爾家須灑掃門庭，天子及太后乘輿且至。」覺來以爲民家那得至尊臨幸，是日拱立門外，無一人至者。向晚，見一婦人抱子，望門投宿，乃迎之入，置之上座，曰：「僕夜夢如此，嫗與諸兒，毋乃大貴耶？非是王室尊親，定是皇家支派。」阮氏曰：「夢寐之間，何足憑據？無妄言語，這殺人事非淺。」翌日乃辭去。既而被人踪迹追獲，安置之山西鎮，後復送歸京師，拘於提領獄。及諸軍扶王時，皇孫年十七歲，諸軍乘便具輿轎迎於監所，送歸殿上。皇孫龍顔鳳眼，聲如洪鐘，諸軍見之，咸稱曰：「真天子也。」王聖母素厚太子，見皇孫歸，恐太子失位，使人陽召皇孫入侍釁宮，陰送珥河沈之，以網牀逼皇孫行，過蓮湖，皇孫號呼於網中，爲更兵禁住，輞夫及隨人四散，皇孫得免。於是三軍喧騰，要究出謀害皇孫者而殺之。太子預聞其故，入侍王府，乘輿置在府門外，諸軍怒曰：「天子可倖求耶？無留此交他得便奔走，爲不等事。」乃擊碎之。太子恐懼，微服潛回。王知這事釁由慈宮，乃諭三軍，令勿喧鬧，即命廷議立皇孫正位東宮，以安三軍之情，逼令太子讓位，降封爲崇讓公。皇孫即立，爲皇嗣孫。上命置講官，蒙養之功，日就月將，由是賢聖仁孝聞於中外，諸軍遂有尊扶受禪之謀。至是允奎發其事，雖究出無狀，而王心終亦疑之。

一日諸軍相會，以迎回皇孫之功，奏白皇上，希求恩賜。皇上許入，拜於萬壽殿庭，宣旨慰勞，命左番吏使攻蓮湖魚，以鯖魚膾宴諸軍，而徐議賞格。諸軍會宴殿上，有人馳告於王，王召國師、國舅謂曰：「驕兵尊扶之謀，撲不可滅。今彼輩方會於殿上，爲之奈何？」國師請捕而誅之。乃命仍一首號雷武侯將風雲兵來捕。這雷武侯，安朗富華人，試中造士，儀狀雄偉，膽敢有力；既銜命，提劍出府門，拔劍以手摹其刃曰：「利哉劍，利哉劍！好斫驕兵頭。」乃引兵就殿上聚宴處圍之。諸軍方宴，聞有兵來拿，四

下逃竄，擒得七人，送歸府堂。王命立召百官議處。百官齊集，將七人問狀，七人具以實對，並無別謀。衆議皆回護者，楊元舅獨毅然曰：「不須問某狀，只慣會不悛，定當處斬，更有何議論？彼恃衆而驕，不可一時盡殺，但犯者不容便了。譬如一握箸，勁不可拆，特拔其一二而折之，久久即盡。前日斬四人，還死了四人，曾不見向誰人索償也！」國師曰：「國舅之言，深爲有理。諸官按律行之。」乃按偷入皇地之律〔一五〕，並議處梟。條上，王命即日處決。於是中外相傳稱快，時景興壬辰二月十五日也〔一六〕。七人既死，諸軍各懷忿怨，相聚謀曰：「今日有此朝廷，使其君臣得安享富貴，我等之力。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動輒裁抑。我若姑息忍耐，使彼折箸之計成，吾等無噍類也！」有曰：「吾等不會折，惟會打耳！快著每人一拳，送他輩從暉郡去，看他還折得麽。」乃相約次日退朝舉事。有人以其謀密告諸員，諸員且疑且信。次早，國舅與霑武潛入府中，國師閉門居第，不敢造朝。朝退，衆軍分兵圍其營捕之，入國舅與霑武家不見，立破其家，頃刻皆爲平地。惟國師家有手下北客人，素善劍術，他聞變提劍出門捍之。諸軍見北客樣，疑有許多劍客，不敢入；久之，見出出入入，只這一人，遂逼入門。客挺劍鬥之，傷數人，衆軍齊入，斫爲肉泥，遂入其營。國師以改服〔一七〕，從間路走射場塢門去了。諸軍即破其營。王聞國師營有人捍禦，以爲有備，可保無事，命選一號官軍直來分解，至則國師已逃，其營破蕩將盡。諸軍再歸告王云：「國師提兵出外作亂，請追躡之。」王使侍臣僉知兵番湍忠侯將兵追之〔一八〕，密令徐徐而行，湍忠追至紙橋塢門外，不及而還。諸軍怒湍忠不力，又破湍忠家，湍忠亦逃去。諸軍不見這三員，意甚憤憤，知國舅與霑武匿在府中，乃分道遮截府門，而相率入府堂，要王出這二人。王詐曰：「不見。」衆軍曰：「他遁入府中，已有人見知，現記時刻，而王猶抵賴耶？古今豈有停止王者！」楊太妃泣諭諸軍曰：「未

亡人幸賴三軍扶立王上，得至於此。今只有一弟，願諸軍饒他性命，以全骨肉之恩。」衆厲聲曰：「饒阿舅性命？前日彼七人死，誰饒！若固匿之，立見宮闕爲灰，這也不知(一九)。」太妃坐於地下，合手相拜(二〇)，諸軍又曰：「不説與婦人，只問王耳！」王曰：「如此相逼，寧勿立爲王。」諸軍曰：「以爲王欲，故立之。不欲誰强？」一人從而言之曰：「饒舌若是！且下卻座陛，別扶瑞郡公來(二一)，則了事矣！」王惶恐不敢作聲。會日暮，諸軍各散，曰：「他譬如捕魚，水深則魚藏。來日決水令涸，看能飛上天耶？」是夜，諸軍防守府門甚密。王與太妃謀曰：「他如此勢頭(二二)，不可以空言講解，須以厚幣賂他，庶幾可濟。不然更設計策。」太妃曰：「善。」時有仍一弁吏奐壽(二三)，爲人狡猾，諸軍有所謀，多取決於他。旦日，王使人諭奐壽，以貨賂爲意，令他主其事，許銀一萬兩，錢三萬貫，縱他所爲，不問其出入，且曰：「事濟之後，更有重賞。」奐壽心已許可，猶作難色，曰：「他萬人萬口，難與言語，動出貨賂，意便生嫌疑；倘有一二人横説，怒氣衝撞，敝腰還堪得幾掌？」使者固要之，壽曰：「既如此，容臣擇其老黠者數十人，與之輸情，令與臣倡和。或這數十人别有所請，隨王商量，臣請自勾當。至若公共銀錢，待這時衆軍齊集，出自王言，臣與這數十人，從旁倡和，則事可成矣。」使者言之於王，王許之，私送他銀一千兩，使之分發。晡時諸軍復相會，入逼府中。王與太妃再出慰諭，諸軍曰：「何事謄口！只要入禁中，遍索諸堂閣，把枕髮拽出來，問他握中箸，還能折得幾個？」王曰：「諸軍何快於是，徒汙手耳。寡人有不腆微物若干，具遞犒賞，諸軍回心，饒兩個微命。」諸軍曰：「王猶惜此二人，行看府堂皆不可保！臣等何有此數銀錢。」正喧騰間，奐壽出次言曰：「上堂王者既如此卑屈，諸軍不可盡辭。」這數十人各各附和，畢竟卒徒孰不貪利，遂皆降心，言於王曰：「既如此，太妃親弟，姑且饒之。霑武中天人，臣等請每

人一片肉爲酒餚，便即散去。」王曰：「赦須全赦，何分彼此。」諸軍曰：「王若遲回，曲蔽霑武，臣等血入心時，連國舅也不免！」這霑武自前日入府，匿於麟閣上，以雙劍自衛，心自念曰：「諸軍若不聽王調停，直入捉他，他便於梯上斫衆兵三五人頭，不肯獨死。至是事迫，王使人諭曰：「今社稷危如一髮，王不能復相隱蔽。將軍且爲王勿惜一死，使王室奠安，萬世之功也。」霑武不得已，下梯見王曰：「死便死，臣請雙手雙劍，與他大門一場，快殺數百人，以少泄王怒。」王曰：「如此徒驚動太妃，寡人亦不自保。」霑武投劍於地曰：「如此没事，臣枉死耳！」王泣與之别，約霑武死後給田千頃爲世業，褒封福神，以十邑爲祀事民。霑武曰：「只爲主死，何事希求爵祿。願王奮發權綱，轉亂爲治，臣死骨不朽矣！」王乃手書「忠義壯烈大王」六字付霑武，霑武跪受，環其紙而吞之，拜謝而出。過小筆店，諸軍拽之曰：「爾利劍畢竟如何？」霑武曰：「我不能以此劍斫爾輩頭者，奉王命也！爲社稷也！將來還有他人來斫爾輩頭，不久便見。」諸軍將毆之，霑武曰：「此禁地不可！容我出府門外穩坐，任爾輩爲之。」霑武徐步至石橋邊，從容安坐，坐定，曰：「好爲之！」衆以磚石擊其頭，流血被面。霑武坐而不動，以袖拭面，笑曰：「吾不復應博舉，猶試肝膽，怪哉怪哉！」一人從後以長鎗刺之，遂死。霑武既死，諸軍怒猶未已，迫王追理前案。王不得已，付下廷議，國師、國舅皆罷職爲民，坐斬七人，皆償其命。自是諸軍益甚驕肆，街衢中攔手而行，公侯皆迴車避之。

卻説國師初復職爲山西鎮守，既入相，使其珊岳侯阮倜代領，至是倉卒出城，以獨樻輞著兩人擡去，望山西路走。至鎮，其弟出迎問故，國師曰：「諺言軍不治，果然矣！」因具説來歷。其弟曰：「今事既如此，兄將如何？」國師爲人疎曠無心機，笑曰：「除是鬼神之術，每見他私會，即來爲祟(二四)，使他腹

痛腸裂，如大聖之與黃眉，没處摸捉，庶有所恐。若人力則無奈矣！」其弟多機智，謂國師曰：「弟有一術，可令他盡死。」國師曰：「計將安出？」曰：「今四鎮之民〔二五〕，怨他入骨，以誅驕兵爲名〔二六〕，一呼莫不響應。本鎮地處上游，其民淳厚易使。兄前鎮興化，土酋皆其舊屬。宣光藩目演郡公，富强甲天下，前年詿誤，兄曾庇護，素得其心；以紙書招之，必爲之用。山南鎮碩郡公，百戰之將，素號無敵。京北鎮辰忠侯、海陽鎮泰亭侯，亦皆智術。以王命密傳，令潛養義士，據守鎮營，仍聽兄調度。兄以宰相兼師傅之分，一言出口，諸鎮不敢不從。京北降將秀暉、該回，皆爲黠賊，今現在内臣日忠侯所，縱使驅扇諒江、北河，可爲一臂之助。太原老賊該嘉，曾及兄門下，約令同日舉事。使凡清、乂優兵，見在外鎮，必殲之，或有逃竄，許所在民殺之。四方八面，鼓譟八城，驕兵無路走矣。此不世奇功，兄其圖之。」國師曰：「甚善。但王在他掌握，投鼠能無忌器乎？」曰：「此甚易事。先使人啓知王上，密取府庫金銀貨寶，分付各鎮。太妃與王子、宮嬪，潛出城外，隨便安頓。密報碩郡公以舟師赴清池津，聲言巡河，陰取横渡小舟，等候於西龍津，王微服登舟，順流放下山南營駐蹕。然後諸鎮齊發，便無礙處。」國師曰：「非公，我不及此。事縱不成，亦一快也。」乃爲密啓以告於王。王大喜，密旨優答，且約如此如此。乃請太妃改裝潛出城下〔二七〕，權駐於王第七姨之夫、貫上福縣文甲社，以王子及諸宮嬪隨之。仍取府庫金銀重寶，使親信侍臣潛帶出，四鎮各各分付：山南鎮官以是月二十八日密來迎駕，初一日諸道一齊起兵。布置已畢，至日碩郡依命而來，京中沸騰，言山南鎮官起兵逼城，盡誅驕兵。諸軍倉皇，潛使妻子束結出城，多方逃遁，單留軍籍在京，齊入府中，請王急征之。王不得已，出御澤閣勞軍。軍中有知其謀者，罵王曰：「王無謂臣等無知，徒以口頭賣弄！此去西龍津，從宣武門出，不過百步，已有碩郡舟迎候在此，

好前顧後盼，輒得無人時，速速就去覓去路爾！」王默然變色而入。由是諸軍日夜更守王府甚密，出入幾察，稍異者盤詰之，以故王不果行。碩郡聞之，復歸本鎮。王使人未及達〔二八〕。越次日，諸道依前約一齊舉兵，天下震動，所在豪傑並起，皆言撲滅驕兵。是日凡清、乂二處驕兵隸諸鎮者，皆逃去，所過村邑，不敢出聲，有失口露出清、乂土音者，衆聞之即殺。他輩往往佯爲口瘖，乞丐於途，潛歸京師，言四方兵不日集城下。乃相會謀禦，自分道而行，西道出至大馮，北道出至泳橋，皆爲地方土豪所敗，棄甲帶傷而歸。時京師震動，庯坊街市，皆提挈出城而走。諸軍且懼且憤，呼王爲賊王，因相與入府中，盡取兵器，分各營奇隊自守之，王宮無寸鐵自衛。是夕，捉得義士四人入城，諸軍密將會所問狀，其人妄招本夜外兵齊來掩襲。諸軍大驚，相與戒嚴，銃燃火煤，刀稍出匣〔二九〕，直夜傳發，京中幾潰。旦日，將四人斬之，環立王府，責曰：「臣等翊扶，王始得立，今王以爲仇；清、乂兵二百年來爲王室爪牙心腹，今王起四鎮兵，將加害二處，信皮膚而疑心腹，張刀鋸而剪爪牙；爲王畫此計者，皆鴆毒王者也。王若不急諭四鎮罷兵，幸勿責臣等無禮。」王堅言不知，而密使人告諸鎮，令止其事。諸軍不知王有陰止之命，疑王未已，相與聚議爲大逆事，乃約以夜三鼓發寶龍銃三聲爲號，齊入王府作事，盡取府中貨寶財物分之，仍以王乘輿鹵簿、軍民簿籍送至内殿，迎皇上歸清華，再圖後舉。正是：

魚服漏言還不果，狐心堅執故相猜。

未知這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那瑶忠侯係是曄公妹夫」，「曄公」，甲本、丙本作「暉郡」。

〔二〕「皆係我先公門統」，「先」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三〕「收用豪目」，「目」，甲本作「傑」。

〔四〕「設重鎮於瓊瑠」，「設重鎮」，甲本作「頓重兵」，乙本作「宿重兵」。

〔五〕「又自鈎推論斷」，「推」原作「催」，據乙本改。

〔六〕「又給空頭敕令各一道」，「一」字原脱，據乙本補。甲本此句作「又給空頭敕令每人一道」。

〔七〕「我權原不失爲另」，「另」，甲本作「兵」，下有「保無他也」四字。

〔八〕「阮侃，宜春仙田人，生來爲風流公子，少年領第，事聖祖潛邸」，以上數句，甲本行文微異。「仙田人」下有「大司徒春郡公左相儼之子也」一句；「聖祖」作「盛王」。

〔九〕「既而改授山西興化兼鎮守」，甲本作「出鎮山西，兼領興化」。

〔一〇〕「時又安兵追怨平南之日」，「兵」字原脱，據乙本補。甲本作「軍」。「平南之日」，甲本作「甲午征役」。

〔一一〕「更以上皇第四子黎維權爲皇太子」，「上」字原無，據乙本補。甲本作「更立皇弟四子維槿爲太子」。

〔一二〕「韶郡再使人誣告丹輪中式武維僘、梁倜等謀劫故太子出囚」，「維僘」，甲、乙本均作「伯侚」。「倜」，甲本作「凋」。

〔一三〕「我是維某」，「某」，甲本作「禕」。

〔一四〕「宫中抱皇孫西奔」，「宫中」，甲本作「宫人某氏」，乙本作「宫人某」。

〔一五〕「乃按偷入皇地之律」，「地」，甲、乙本作「城」。

〔一六〕「時景興壬辰二月十五日也」,「壬辰二月」,乙本作「甲辰二月」,甲本作「甲辰十二月」。

〔一七〕「國師以改服」,「以」,甲、乙本皆作「已」。

〔一八〕「王使侍臣僉知兵番湍忠侯將兵追之」,「湍忠」,乙本作「端忠」,下同。

〔一九〕「這也不知」,「知」原作「和」,據乙本改。甲本「這也不知」四字作「無悔」。

〔二〇〕「合手相拜」,「相拜」,甲、乙本均作「胡拜」。

〔二一〕「別扶瑞郡公來」,「瑞」,甲、乙本均作「端」。

〔二二〕「他如此勢頭」,「勢」原訛作「劈」,據甲、乙本改。

〔二三〕「『善。』時有仍一弁吏爽壽」,「善」字原脱,據甲本補。「時」原作「聞」,據甲本改。「仍一弁吏爽壽」,甲本作「仍一隊首號爽壽」。

〔二四〕「每見他私會,即來爲崇」,「每」原作「係」,據甲、乙本改。

〔二五〕「今四鎮之民」,「今」,乙本作「令」。

〔二六〕「以誅驕兵爲名」,「以」,甲本作「若以」。

〔二七〕「乃請太妃改裝潛出城下」,「下」,甲、乙本均作「外」。

〔二八〕「王使人未及達」,此句甲本作「王使人報諸鎮未及達」。

〔二九〕「銃燃火煤,刀矟出匣」,原作「銃火刀矟矟出匣」,據甲、乙本改。

第四回　復師讎阮有整援外兵　死國難李陳公殉故主(一)

卻説諸軍密謀既定，相與質於陳阮垐。垐慣於諸軍做個文書(二)，乃爲立定條約，分付某人行某事。訖，即以其謀入告於王。王大驚曰(三)：「吾昨日坐中和宮，有烏鵲飛下庭前，躍睨我再三，如欲博擊之狀，即令侍臣以戈揮之，乃飛去。我心知其必有下人謀我者，今果然矣！爾其爲我調解，俾符我揮戈之兆。」乃許以銀錢，使垐密破其謀。垐爲人淺露，得王恩意，旋即誇之。諸軍知其謀爲垐所泄，遂捕垐；垐逃歸清華。王以垐多心喜事，因其去，命爲順化記録。垐去後，會諸鎮罷兵，諸軍之謀亦沮。

卻説阮有整於壬寅年開帆出海(四)，遂入西山(五)。這西山廣南地界，北夾隘雲，南夾嘉定，西夾哀牢，東夾海，提封千里，阮家置爲西山郡(六)。西山有姓阮名文岳者，原乂安人，於陽德間阮師侵乂安，擄有南河七縣，俘其民南歸，處於西山，文岳亦在其中。岳家資富厚，以樗蒲負賭，轉貧爲富，雲屯卞吏人呼爲卞岳。既而又負官錢，遂逃入山中，有手下百餘人，寇掠州邑，鎮將不能制，自稱西山王(七)。一日岳自坐檻中，使其手下輪報沿途曰：「西山王即卞岳已成擒，驛送鎮營解納。」鎮將大喜，開門受之。岳

縻在城中，夜破檻而出，奪獄吏卒兵器，先殺獄吏、焚其營，遂殺鎮將而據其城。時阮淳即定王。年幼，國傅達郡公張福巒。專政，國内乖離。文岳叛命，借北國無賴人僞稱集亭侯爲援，以拒阮師。阮累戰不克，勢寖强大。景興甲午，聖祖乘釁，命大司徒暐公爲平南上將，提兵按羅河，聲言入援。西山王岳遣人貢名馬寶劍，求内附。時順化初定，將士憚勞，欲置西山爲後圖，啓請因而撫之。聖祖遂以岳爲廣南鎮守、宣慰大使、恭國公，自是歲修職貢。暐公嘗使阮整使西山，整以才辨爲岳所鍾愛。其後岳有黄龍之瑞〔八〕，爲龍頭坐檯即位，自稱天王，建元泰德，朝廷知之，置而不問。岳嘗有吞并順化之志，而無可與計事者，至是得整來奔，岳大喜，但其心未信。整具述顛末，請以妻子爲質，求依其國。岳許之。岳素愛整才，寖見親信，整亦盡心所事，爲岳畫計取占城、暹邏、盆蠻諸國，身自執兵前驅，衝冒矢石，諸國取次蕩平，於是情分日密〔九〕。整在西山，日思返國。朝廷失一整，亦深以爲慮，嘗募有能招整者重賞之。整妹夫請行，朝廷給密旨遣之。其人入見整，未及出言，整曰：「爾勞苦跋涉，來此何幹？無乃爲鄭王作説客耶？爾看我面，生來何曾聽人吹噓，而爾斗膽若是！」阿妹夫只得低頭，默默而已。整曰：「雖然，爾從北來，必知事情端的。且爲我説，前鎮官被難後，公主與公子落在何處？」曰：「公主那時被楊太妃拘於後宮，兩公子聞變出奔，歸於安勇縣，起兵復讎，京北振動。鄭王使京北鎮守滿忠侯將兵擊之，陣於三層山。公子使首令黄秀爲前部選鋒出戰，陣前鬥死。軍敗，兩公子並爲所獲，檻送京師。」整嘆曰：「少年客氣，無怪敗事。然亦義舉也，雖敗猶榮！」又問：「送歸京師，究竟如何？」曰：「廷議當死。王念姑舅之親，特許減死，但被太妃密使人以鴆殺之。有人告王，王使中使止之，至則長公子已被毒了，第二公子幸得免。今現監在兑門獄。」整喟然曰：「哀哉！毁巢覆卵，人也何辜？」又問：「公主拘於後宮，

起居若何？」曰：「王以胞姑之親，情有不忍。但太妃挾以舊怨，多方苦惱，公主憂忿成病而殂。」整太息久之，曰：「公主死爲得所，亦何以生爲？」又問：「鄧宣妃如何？」曰：「小王廢後，太妃令人拿宣妃來，數其罪，教宣妃拜謝。宣妃不肯拜，兩侍女夾持，拽髮叩首於地，宣妃堅不肯拜，亦不出一言。太妃怒笞之，唾其頭目，幽於後苑之護僧堂，備極辛苦〔一〇〕。一日宣妃蒙衣蔽面，出宣武門逃去，至庯客渡，追及之，拘監益密。次年盛福山陵寢廟，俎豆金木器無故應手爛碎如泥，寢郎急告變，太妃問諸巫女，巫女曰：『主上違先王意，不孝有二：主上初立，疑鄧氏爲符呪禳梓宮內，發梓宮更其衣衿帶歛，使玉骨不寧，一也；鄧氏先王所愛，而屈辱之，使亡靈不安，二也。不早悔謝，其變未止。』太妃恐，告於王，王乃命官謝祭，仍復宣妃爲內侍宮嬪，使奉寢廟。宣妃得侍陵寢，日夜號泣請殉，至先王大祥日，飲藥而殂。王命清華鎮官以宮人禮，擇望陵一里之地葬之。」整曰：「得其死矣！吾以爲宣妃但有個顏色，不知其芳乃爾。第不知妃位緣何更復爲宮嬪？」曰：「王立逾年，出顧命書，內有聖母御批下珠字云：非先王龍筆，不足爲憑。付下廷議，添差范阮攸定爲國是，言奠都王之位，與宣妃之命及顧命書，皆先王亂命，逆常違理，非所以爲是。聖母以母改子，深得事理之正，宜追按附和之罪，明正典刑。於是宣妃坐廢爲庶人。泗川侯坐擅寫顧命書，卿郡公坐擅代龍筆，添差汝公瑱坐擅草宣妃册命，出納垂忠侯坐編傳册書，並罷職還項。鄧氏復爲宮嬪，緣此故也。」又問：「此外更別有恩怨否？」曰：「王立之明日，下令並在含容〔一一〕，惟庚子年發密案者不在赦例。諸人次第伏鑕，惟吳時任不知所之。其坐密案死者，遵生侯與溪忠侯並第六姨夫，皆崇以王爵〔一二〕，設超度齋壇，以洗其冤。」整曰：「誅父命於朝，彰父過於國，此大不孝之事。」又問：「參從、陪從某員人？」曰：「王初立，泗川侯罷，以陪從裴輝璧代之，封繼烈侯。

今繼烈侯獨行參從，張登揆及枚世汪、阮公爍等〔一三〕，更迭爲陪從。此皆當今柄用的面目也。」又問：「自此至今，亦有災祥如何？」曰：「無祥。但於壬寅年十一月十五日，忽於宮中大響一聲，響長刻餘，震天動地，不知何聲？」整曰：「此天鼓聲也。」又曰：「癸卯年雄王山陷二十餘丈〔一四〕，是年六月天德江竭一日夜；甲辰年十月初一日之夜，水軍湖中有聲如雷，湖中沸動，旦日魚蝦盡死；又於府中樹上，嘗有鴉數萬盤飛，日夜亂噪；又府堂各閣門邊城，無故陷約十餘丈；此皆大異，人所共知，其餘細小，不能盡述。」整頷之數四，遂問驕兵之狀，具對顛末。既畢，整召膳夫，令具酒食醉飽之，乃詰其來意。對曰：「瑠忠侯以僕與有親，自啓於王，領旨命僕説官人回朝，不失富貴。」整笑曰：「爾愚誠不足責。吾特惡其使爾者，敢欺侮我！吾爲爾結果，爾縱有寃，自歸冥府訟其所使者。」乃命手下推出斬之。岳聞整斬其説客〔一五〕，益深親信。越丙午春末，順化大將造郡公，使其屬校翊右隊陽嶺伯阮孚如入西山言邊事。孚如與整素相善，爲整言順化可取之狀，且言清乂及四鎮大饑，民情怨苦，兵與民相失，勢不能久，能取順化，則天下不足平矣。整由是決定返國之計〔一六〕，入告岳，陳取順化機宜，請調發兵將，直取富春。岳從之，命其弟上公阮文惠節制水步諸軍〔一七〕，勇將武文任爲左軍都督〔一八〕，使整爲右軍，並聽平號令，以四月二十八日出師，望富春城進發。

卻説順化自甲午年歸我疆土，朝廷以富春爲極邊重鎮之地，留屯兵三千，更戍兵三萬，置大將、副將各一員，督視、副督視各一員，自隘雲以內，諸要地各設屯所，籍其民以益兵，墾其地以益糧；通貿易之貨，斡山海之利〔一九〕；以科目取人才，以名爵收人心；控制管轄，無不周備。惟大將造郡公，原來是柔緩的人，徒以口舌御人，而臨衝制變，非其所長。先是督視阮令賓每言西山可急取，爲造郡所拂，令賓

言於朝曰：「造郡以懦怯誤謀，順化必失於造郡之手，請罷造郡而拜副將爲大將〔二〇〕，庶幾順化可守。」王以順化初定，喜造郡和靜鎮重，遂罷令賓督視，更以別員代之。時榜眼黎貴惇考西山王起地讖記，言於王曰：「西山有天子之地，地到十二年〔二一〕，其强莫禦，順化大將恐非敵手，請王留意焉。」王亦以爲過計，不甚致意。既而邊境無事，南北各安，順化爲太平樂境。丙午年四月，忽有北客商船來，客長入謁造郡，以術數言：「相公晚運福禄不可言，惟小限逢冲，防有疾病之厄。及今盛夏，宜修懺禱則吉。」造郡信之，修大齋壇，祈禱七日夜，諸軍服役，夜以繼日。倏聞賊步兵已取隘雲，守將權忠侯戰死，諸屯水兵從海道出，旦夕且至，造郡愴惶歸城，不知所爲。諸軍久勞役，猝聞賊信，皆破膽喪氣。造郡使人求北客，已不知去向，始覺是個探子詭謀。

阮整在西山時，知造郡怯而多猜，諭降未必肯信，乃爲蠟書，使人密投副將體郡公，書中言西兵甚鋭，鋒不可當，體郡公原與整皆係暉郡門屬，能以城降，可保富貴；而又陰告致書者故爲錯誤，達於大將造郡公處。造郡得書，執而不宣，密有迎降之意。無何敵兵大至，大將、副將會議拒之。原來富春城臨江〔二二〕，自江心水面，仰視城脚，高二丈餘，時敵兵舟師從下向上，仰射不及城〔二三〕。城中閉門堅壁，副將悉衆拒戰敵步道，步兵卻入舟，副將督軍追射之〔二四〕，没留一艘，士氣稍震。是夕潮水暴漲，江水浮遶城脚，敵放舟師對城直射，而縱步兵圍其城門。大將自董諸守城門軍，而使副將與其屬堅金侯等出城迎敵。副將有子二人，皆爲列校，隨其父出戰，依壘而陣，拒戰一更餘，藥矢俱盡。副將使人入城請益，大將坐城樓上，令人閉門拒之，曰：「某奇某隊，制禄口分之外，已各有藥彈，君更向誰人索辦耶〔二五〕？」副將大怒，謂諸將曰：「造郡反矣！令某斬關而入，先斷此老賊頭，然後出戰。」顧其子曰：

「爾等當前拒之，我少頃且出。」乃拘象頭而入。象卻陣撓〔二六〕，賊兵趁來，副將之子二人縱馬出陣，揮刀殺得數百人，敵兵益至，斫馬足，馬仆，二人步戰，猶殺數十人，傷重力弱，呼其父救之。副將急拘象回救，時二人已應刃死於陣前，堅金侯亦當陣鬥死。副將收兵，欲結別陣，回頭城上已樹白旗，象奴下象而逃，賊追象射之，副將死於象鞍上。大將開城門輿櫬出迎〔二七〕，惠縱兵入城〔二八〕，大肆殺戮，督視阮仲當死之，鎮兵奔出城外，盡爲士民所殺。是役，富春數萬人，命無孑遺者。富春既拔，惠乘勝分兵取岧海屯，屯將渭派侯、協同寧遜〔二九〕皆望風而遁，盡失順化之地。時景興丙午五月十四日也。

惠取了順化，會諸將議修理羅河舊界，而以露布奉捷於西山王。整曰：「明公受命取順化，一舉而定，威振天下。用兵之道，一曰時，二曰勢，三曰機；三者可乘，往無不勝。今北河將惰兵驕，朝廷無復紀綱，我乘勢而取之，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機與時，不可失也！」惠曰：「北河大國，許多人才。古語『蜂蠆有毒，豈可輕揚〔三〇〕？』」整曰：「北河人才，惟整一人耳。臣身已去，便爲空國。公請勿疑。」惠本善以言語折人，戲答曰：「不疑在人，毋乃疑在公耶！」整失色謝曰：「臣自舉其庸愚，甚言國之無人才耳。」惠復慰解之，且曰：「四百年之國，吾一旦攘而取之，人之稱斯師也謂何？」整曰：「臣國有帝有王，乃古今極變之事。鄭主名曰扶黎，其實脅制天子，國人素所不悅。從前英雄每舉事，未嘗不以尊黎爲名，但鄭數未終，故事不成。今徵之地記云：『不王不伯，權傾天下。傳二百年，蕭墻起禍。』計自太王至靖王，已周二百年之數。明公誠能以滅鄭扶黎爲名，天下莫不嚮服，此不世之功也。」惠曰：「此甚好事。但我受命征順化，非受命伐國，矯之如何？」整曰：「春秋傳云：矯小而功大〔三一〕，爲有功，何矯之有？況公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耶？」惠爲人英睿果斷，得整言，正中其意，使整

將選鋒兵，越入大安海門，先取渭潢糧場，而已自引水兵繼發，約整到渭潢先舉鋒火爲信。布置已定，整領兵先出，所過乂安、清華，各分遊兵數百人，聲勢驅逐。乂安鎮守瑄忠侯、清華鎮守垂忠侯，皆棄城而走。六月初六日，整至渭潢，屯兵望風而逃，糧粟百萬斛，皆爲整所獲。整舉鋒火爲信，惠見火號，即自引船千艘，從海而出。乂安士民登山，望海外樓船旗幟，嘆曰：「負蛇咬家雞〔三二〕。彼誠有罪，然亦曠世之舉也。」

整在渭潢與平會，聲勢大振，國内携貳者，往往先投整軍，盡以國情輸敵，而敵情虛實，朝廷茫然無知。先是富春之潰，邊報至京，議者多言順化本非朝廷疆土，先朝糜費中國而取之，復勞戍守，終無所益，今失之亦一幸也。只可講求乂安留屯故事，申定舊疆界，我以失順化爲幸，彼必以侵我爲戒，當得無慮；於是上下放心。既而忽聞乂安鎮潰，敵兵且至，始倉皇失措。乃以泰亭侯爲統領，將二十七奇號，拒敵於乂安。泰亭侯聞命十餘日，整裝未畢，比及離城半日，敵兵已至渭潢。乃命〔三三〕泰亭侯將兵禦於山南，加差璉忠侯丁錫壤督領水道，將衛左、衛右、五侯、五善、五中撑等隊船，與泰亭侯水步並發。壤時方禦水寇於海陽，至是水寇與西兵會〔三四〕，仍以壤回討南道。壤邯江名將，素有門望，朝廷專以水戰責成於壤。壤師次於碌門，與賊相持，時東南風甚急，賊從下流使戰船五艘爲前步選鋒，張帆泝流而上，大軍從後徐徐繼進。壤見賊選鋒船來，即將舟師横河作一字陣，命諸軍納實鱗銃，向賊船射之。射了一聲，賊船不動；壤命再射，賊船帆皆卷入。諸軍皆喜，以爲賊有懼意。壤命射發，三聲畢，賊兵發巨銃一聲如雷〔三五〕，其彈飛上古樹，折作兩段。時帳忠侯出兵兩岸，見銃彈飛來，大驚欲潰，敵乘勢捨舟登陸，帳忠侯兵盡走。敵直抵憲營，帳忠侯與督同阮輝平隻身潛遁，泰亭侯次於金洞口，亦自潰而走。時

邊書告急，文武百官在京中者〔三六〕，各謀安頓妻子，藏匿財貨，無一人敢以討賊自任者。

王以參從裴輝璧久相無狀，至此又無一制禦之策，心中厭之，左右攻之甚急〔三七〕，乃罷相，出爲督戰。宰相既去，人心益搖，王乃召公爍密議卻敵避敵之宜〔三八〕，公爍曰：「賊懸軍深入，兵無所忌，當誘入近境，一戰而殲之，亦用兵之奇道也。且京師，天下之原本，去將安之？若乘輿狼狽出城，人心散渙，是舉其國無與敵也！今但當請太妃與六宮，權且出城耳。」王從之。王自思武臣惟碩郡公老將可恃，即召自山西入朝，碩郡即帶義勇五百人入衛〔三九〕。都人見碩郡歸，人心稍安。碩郡入見，王曰：「公棄寡人耶！今國勢如此，爲之奈何？」碩郡泣曰：「臣受國家厚恩，誓不與敵俱生。臣父子猶有九人，背城一戰，臣請執鞭以從吾君之下，王無慮矣。」王乃出銀五千兩，賜碩郡爲軍需。碩郡乃出治兵，一日召手下得千餘人，軍色最爲精鋭，王命將兵出城屯扎。碩郡乃出師，次於萬春湖。時東南風盛，惟水道最爲衝要，㻋忠舟師既敗，敵占得長江一條乾凈路，直上京畿。王使四侍水號畢衆禦於翠靄口，敵舟師至南畬津，捨舟登岸，襲翠靄口水軍。先是水軍聞賊猶遠，略不爲備，維舟從岸，星散於河渚；倏見敵至，不及登舟，舟船盡爲敵有，惟偏將姓吴者〔四〇〕，單刀立船頭，拒戰刻餘，西兵抱巨銃向中擇船頭射之，其人中彈而死。敵乃登陸衝碩郡陣，碩郡兵方食，敵兵掩至，棄甲而走，左右夾擊亂斫之，僵尸填渚，赴萬春湖死者不可勝數。碩郡單存手下十餘人，與其子八人環碩郡象脚下，倚象而禦〔四一〕。六子力戰死於象前，碩郡使象奴跪象而下，與其子二人奪路而走，僅以身脱。賊水兵直到西龍津，王親禦五龍樓布陣，分五軍，左步號按東龍，右步號按西虎，前步號按前樓城門，後步號按後樓水軍湖岸，仍、轎二號衛駕爲中軍〔四二〕。賊從河渚入，王在樓上，頒遇前陣法，鼓前步發射，射了一回，賊兵俯身避彈而入〔四三〕。王躬

御戎服〔四四〕，降樓上象，秉紅旗三指三揮，鼓號諸軍前趨，諸軍聽鼓，望旗疾趨〔四五〕。賊以火虎縱射，諸軍喪膽，皆投戈棄甲於河岸，走不顧身。王見軍散，顧前後左右，諸軍已無一人在者。賊不知是王，忙争入府〔四六〕，不復逼象。王急脱戎服，頂丁字巾，退坐鞍後苇巢，急拘象回府。過宣武門，賊前兵數十人已入府中，揭旗於府門外〔四七〕，王乃拘象從明堂湖望安花塢門而走。

惠既入城，下令嚴戢諸軍，不得虜掠畿内。惠乃入居府中安頓。那時一二近臣與親軍，知王西出，陸續追隨，至城門外，猶有象數條、馬十餘匹、兵千餘人。過慈廉地界，村民遥望見兵色，疑是賊兵，扶携而走；官軍遥見又疑是賊，棄甲而逃者太半。至安朗縣，有阮暖者，東岸雲恬人阮賞之子，素爲王家臣，迎王於途，跪於道左，啓云：「臣前受命招兵，今已得五百人，候於河之北岸。伏乞御駕北渡，權寧宿於臣貫，以圖後舉。」王命招舟子横渡，篙工四下逃竄，只覓得個小舟三葉，每葉但容得十三四人。王急登舟，單有小黄門五六人，與阮暖隨行，存官軍象馬，留在岸上不得渡，望王登了彼岸，便皆逃散。王既登北岸，全不見兵衛，問暖，暖曰：「兵衛現在臣貫，請王微行，前來不遠。」王悔爲暖所誤，且恐從此向前，更未知途中安否如何，無人可信，惟有文臣進士爲足恃，乃問暖曰：「旁近村邑，曾有進士某員名否？」對曰：「此間没有一人，惟有添差知吏番李陳瓆，前奉招諭，權駐於下雷社。但未知現今在否。」王曰：「汝第往探問，如見這員，當密告以狀，令爲我謀。」暖奉命入見李陳公，具説顛末，且曰：「臣前奉旨招兵，今現有兵衛等候在某縣界首。長官且謀權借兵杖衛王，過敝縣界，便是穩當。」公有所諳下雷人巡縣名莊者，素是劫渠，舊曾及公門，時公居下雷，亦倚莊爲衛，乃語莊曰：「參從繼烈侯避亂來投，煩汝爲衛，送之過界。」莊曰：「諾。」公因與莊隨暖見王。原來公是政府小臣，未曾得見王面，王亦未嘗知公，

乍見公來，顧侍臣問曰：「這是誰人？」對曰：「是李陳璯的。」王方謙辭，未知所言。公亦恭敬倍常進見，若不敢當者。君臣之間，皆不覺露出本色。久之，王與公語，始及心事。公指莊曰：「臣有此人(四八)，是臣門下，這也他承當得。」顧謂莊曰：「好好衛長官過界。」莊曰：「諾。」公乃辭王歸室。莊以手下五十人衛王而行，越李陳公所居之別村，止王於空舍，問曰：「公莫非端南王的？可實告臣，不爾且有他變，幸勿見責！」王初猶瞞，應曰：「君何可妄忖耶？我只是行參從裴輝璧的。」莊曰：「公休作欺人語！昨見君臣隱狀，還瞞過得誰？自古興廢常事，算公也避亦難脫，毋自勞也。」乃引王回其家。王變色大怒，曰：「王者命在天，真正大元帥端南王是我。縱死於國人之手，亦是天命。任爾爲之！」莊乃使人馳告於賊，凡追隨之人，並拘執之。公聞變，躬來王所，叩頭於地，曰：「誤王至此，臣之罪也！」王曰：「人各有心，卿何預焉？」公出，告莊曰：「王是天下共主，我則爾之師也！君臣大義，何忍如是？」莊曰：「長官不早告臣，使臣誤見王。如王逸於臣手，南兵問臣罪(四九)，長官還能爲之辯解耶？畏師未若畏賊，愛王未若愛身，臣不爲長官所誤也！」乃逼公歸室，喝手下擁王如京(五〇)。公前來拜王，號泣呼天，曰：「嗟嗟天乎！臣弑臣主，天知之乎？」王慰之曰：「卿之忠誠，孤已諒之。毋自怨也！」公欲挽王少留，未及辭，王已爲莊所逼而去。到途中旅館少歇，王取得館人小刀，引以自剄，莊急奪其刀；刀淺傷小，王以指串傷處裂之，又爲莊所止。有頃，王覺中心煩燥，求清冷水，莊許之，王引水嚥下而殂。莊送王至京，賊大喜，暴王於宣武門外，以示天下，既而命具櫬斂一如王者，以小龍平頂輿送王出恭國公陵葬之，而封莊爲壯義侯，加山西鎮守。時丙午六月二十七日也。

公在下雷，別王歸室，謂其居亭主人曰：「以臣誤君，其罪當死(五一)，我縱不死，無以自白此心於天

地！可爲我辦棺一具，白布十疋，聽我自行其志。」主人勸解之，公不從，曰：「我死自有別法，非爾所能止也。愛我也，聽我所爲。」越二日，公忿益熱，主人止公不得，知公忠不可奪，供具如命。公乃命掘所居之後苑爲穴，安棺穴中，以白布製頭巾一頂(五二)，腰帶一段，仍取衣冠南向再拜，拜訖，去冠加頭巾，束大帶，穩卧棺中，教主人蓋之。蓋畢，公在棺内曰：「尚欠一言，須自語之。」主人又開棺，公口念一聯云：「三年之孝已完，十分之忠未盡。」且曰：「煩公以此句遺囑吾兒，他日粘於祠堂以事我。」語訖，繼曰：「多謝主人，吾從此別矣。」主人與其僕從五六人，拜別棺前畢，蓋棺取土而封之。時六月二十九日(五三)，蓋後王二日也。

公慈廉雲耕人，舉丙戌科進士，爲人簡易樸實，性至孝，居父母喪，三年墓廬，口不茹葷，哀毀骨立，自言曰：「吾今四十，平生所履行，惟此三年，近於人道。」蓋其自處無憾如此，故形於臨死之言，其自許又如此。公卒後，天下莫不痛王而義公，推原始禍，莫不怨整。整亦頗知之。整有相識杜世龍者，青池弘烈人，爲人狡猾。整負官貨時，龍亦以別故得罪，與整同在囹圄。龍善爲國音詞曲，與整相頡頏，及整自西山出，龍尚在囚。整至京，使人釋之，以龍爲上賓，每問以國家事，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至是整謂龍曰：「王不信我心，輕自傷生。縱使王在，我必以清閒之地處之，不使之佚名祿。」龍聞整語意，慨然有立莫之想，欲因整這意思，從中開轉，以投其機。正是：

毁卵遅殘嗟毒手(五四)，存雛妄想笑癡心。

未知這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死國難李陳公殉故主」，甲本作「赴國難李陳慣殉故王」。

〔二〕「朢慣於諸軍做個文書」，「慣於」甲本作「是慣爲」，乙本作「慣爲」。

〔三〕「王大驚曰」，「驚」甲、乙、丙、丁本均作「喜」。

〔四〕「卻説阮有整於壬寅年開帆出海」，「壬寅年」甲、丁本作「壬寅年冬十月」，乙、丙本作「壬寅年十二月」。

〔五〕「遂入西山」，「遂」字原無，據各本補。

〔六〕「這西山……置爲西山郡」數句，乙本「嘉定」作「峒獠」，「阮家」作「阮朝」。甲、丙、丁本文字略作「那西山地屬廣南承宣轄内」。

〔七〕「西山有姓阮名文岳者……自稱西山王」一段，乙本略同，甲、丙、丁本作「賊渠姓阮名文岳，其先乂安興元人。神宗盛德間，南北相争，爲南軍所獲以歸，處於懷仁之綏遠西山社，凡數世。至岳，家資富厚，以樗蒲負賭救貧，爲雲屯巡卞吏人呼爲卞岳。既而又負官錢，遂逃入山爲盗，時歲值飢荒，貧窮及無賴棍徒多歸之，手下以千百計，與其弟文惠、文評分統之，攻掠屯邑，鎮將不能制。」

〔八〕「其後岳有黄龍之瑞」，「後」下甲、丙、丁本有「景興三十年戊戌」八字。

〔九〕「諸國取次蕩平」兩句，甲、丙、丁本作「四五年間，西、南兩境，以次削平，城日廣，兵日盛，又爲之立試法以取士，有文學及精書算者，補文職官吏； 岳兄弟大喜，益加親幸」。

〔一〇〕「備極辛苦」，「備」原訛作「被」，據各本改。

〔一一〕「下令並在含容」，「並在含容」，甲、丙、丁本作「負犯諸人並在含容例」。

〔一二〕「皆崇以王爵」，甲、丙、丁本「王爵」下有「其僚屬若遵生侯文書阮國植等諸人並有贈賜恩恤」一句； 「設」作

「會設」。

〔一三〕「張登揆及枚世汪、阮公爍等」，「枚世汪、阮公爍」，甲、丙本作「杜輝旺、陳公燦」，丁本作「杜輝汪、阮公爍」。

〔一四〕「癸卯年雄王山陷二十餘丈」，「年」下甲、丙、丁本有「二月」二字。

〔一五〕「岳聞整斬其說客」，「其」下原衍「所」字，據各本刪。甲、丙、丁本「其」作「了」。

〔一六〕「整由是決定返國之計」，「返」原作「反」，據乙本改。

〔一七〕「命其弟上公阮文惠節制水步諸軍」，「惠」原作「平」，據甲、乙、丙、丁諸本改。按：本回及後數回凡言主將「文平」、「平」者，諸本均作「文惠」、「惠」。又，底本也前後不一，本回至第七回作「文平」、「平」，第十一、十二、十三回則作「阮惠」。又，查越南歷史，均作「文惠」、「惠」，故而一律作「文惠」、「惠」，不再另出校。

〔一八〕「勇將武文任爲左軍都督」，「勇將」甲、乙、丙、丁本並作「婿」。

〔一九〕「斡山海之利」，「斡」原訛作「幹」，據理校改。

〔二〇〕「請罷造郡而拜副將爲大將」，「副將」甲、丙、丁本作「體郡」。

〔二一〕「地到十二年」，「地到」甲、丙、丁本作「到地運」。

〔二二〕「原來富春城臨江」，「臨江」原作「臨江心」，據甲、丙、丁本改。

〔二三〕「仰射不及城」，「仰」原作「倒」，據甲、丙、丁本改。

〔二四〕「副將悉衆拒戰……追射之」，原作「畢衆拒敵敵步道兵卻入舟追射之」，其義不明，據甲、丙、丁本改。

〔二五〕「君更向誰人索辦耶」，「君」原作「民」，據甲、丙、丁本改。

〔二六〕「象卻」，「卻」原訛作「脚」，據甲、乙、丙、丁本改。

〔二七〕「大將開城門輿櫬出迎」，「櫬」原訛作「襯」，據理校改。

〔二八〕「惠縱兵入城」，「惠」原作「平」，甲、丙、丁本作「敵將文惠」，乙本作「敵將」。

〔二九〕「屯將渭派侯、協同寧遜」，「協同」原作「叶同」，據甲本改。此句乙本作「鎮將渭派侯、叶鎮寧遜」。

〔三〇〕「豈可輕揚」，「揚」原作「昜」，甲本作「易」，是。按：「昜」通「揚」，發揚、飛揚之義。此句乙本作「豈可輕歟」。

〔三一〕「矯小而功大」，語出荀悅《前漢紀・卷23》：「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

〔三二〕「負蛇咬家雞」，「咬」原訛作「蛟」，據各本改。乙本此句作：「諺云：負海蛇咬其家」，丙本作「負毒蛇咬其家雞」。

〔三三〕「乃命泰亭侯將兵禦於山南」，「命」原作「拜」，據諸本改。

〔三四〕「至是水寇與西兵會，仍以壤回討南道」，「西兵」原作「南兵」，據甲、丙、丁本改；三本此兩句作「及聞水寇與西兵合，即召壤還討南道」。

〔三五〕「以爲賊有懼意，壤命射發，三聲畢，賊兵發巨銃一聲如雷」，以上四句，意不明晰，疑有脱文。甲、丙、丁本「賊有懼意」下作「即連納射之，凡三次，没了一船，而四艘皆不爲動，比到稍近，則見坐船上者盡是偶形，始知是中賊計，而彈藥俱盡，莫奈他何。賊大軍從後鼓噪而來，滿江相接，俄發巨銃一聲如雷，彈飛上岸，截古樹爲兩段」。

〔三六〕「時帳忠侯出兵兩岸……文武百官在京者」，甲、丙、丁本作「時山南下鎮鎮守帳中侯以步兵列陣於河岸，鼓前鋒軍與賊對射，忽有賊火虎飛上所騎象，象走，諸軍隨之，夜中不分部伍，即自驚潰。壤自度不可支，作急回艘泊岸，登陸引走。賊船直抵上鎮憲營，帳忠侯遁走，督同阮世平還至天施土黄間，爲惡棍所害。是夕泰亭軍次金洞，亦驚亂自潰，於是諸軍大潰。報至，文武自」。

〔三七〕「左右攻之甚急」，「甚」各本均作「益」。

〔三八〕「王乃召公爍密議卻敵避敵之宜」，「公爍」甲、丙本作「公燦」，下同。

〔三九〕「碩郡即帶義勇五百人入衛」，「帶」原作「出」，據甲、丙、丁本改。乙本作「率」。

〔四〇〕「惟偏將姓吴者」，甲、丙、丁本作「惟偏將管中擇奇吴景恆」。

〔四一〕「倚象而禦」，「倚」甲、丙、丁本作「恃」。

〔四二〕「爲中軍」，「爲」字原無，據甲、丙、丁本補。

〔四三〕「王在樓上……避彈而入」，甲本無此數句； 丙、丁本「樓上」作「樓前」，「頒」作「倣」。

〔四四〕「王躬御戎服」，「御」下原有「駕」字，據丙、丁本刪。甲本此句作「王射御戎服」。

〔四五〕「諸軍聽鼓，望旗疾趨」，「望旗疾趨」甲、丙、丁本作「立不爲動」。

〔四六〕「忙争入府」，「忙」原作「茫」，據丙本改。

〔四七〕「揭旗於府門外」，「門」字原無，據甲、丙、丁本補。

〔四八〕「臣有此人」，「人」原作「名」，據甲、丙、丁本改。

〔四九〕「南兵問臣罪」，「南兵」甲、丙本作「西兵」，丁本作「西山」。

〔五〇〕「喝手下擁王如京」，「如」原作「出」，據甲、丙、丁本改。

〔五一〕「其罪當死」，原作「當罪死」，據乙本並參酌諸本改。

〔五二〕「以白布製頭巾一頂」，「頂」原作「項」，據乙本改。

〔五三〕「時六月二十九日」，原「日」下有「也」字，據理校刪。

〔五四〕「毁卵逞殘嗟毒手」，「毁卵」句前，甲、丙、丁本多「好主可能心鐵石，嘉賓亦有吞波濤」二句。

第五回　扶正統上公覲闕　締鄰婚公主出車

且說杜世龍聞整言，有厚於王底意思，因謂整曰：「公所行雖仁義，而其迹則殘賊也。公今日有回山倒海之勢，誠得助於貴國，而公出身之始，典兵封侯，疇非王家之恩？公此舉以滅鄭爲名，則甚矣！倘以王家脅制皇家爲有過，何不念二百年尊扶之功？懷新而背舊，不義；索過而掩功，不仁；不義不仁，謂之殘賊！大丈夫立身，而可以殘賊自居耶？」整面色如土，徐答曰：「封殖者一己之私恩，綱常者天下之大義。吾爲尊扶之舉，所以扶植綱常，自是至仁、大義。而君反以爲殘賊耶？毋乃太甚乎！非吾見之差，則公言之過也。」龍曰：「君本自尊，何待公扶〔一〕？不過假此以遂其攘奪之謀耳！然國家如金甌無缺，一旦公無故引別人來，戕其主帥，賊其人民，天下之人，且以公爲豺狼梟獍，殘賊未爲甚也。公今倚外國，如狐托虎威；恐人心思鄭，其事且變。彼一旦捨公而去，公以渺然之身，負通天之罪，何以自立於天下？」整怒切齒，猶改顏笑曰：「然則豺狼梟獍之友，爲豺狼梟獍之謀何？」龍曰：「公此來不過爲前鎮官復驕兵之讎。今驕兵已滅，公志已遂，公誠能速反其道，善調停貴國，使之飽欲而

歸，還擇鄭家宗室之賢，別立爲主，而公自爲輔，此不世之功也！」整曰：「善！吾將思之。君且歸去，別求當言者，善修餙辭說，待其好之者，以言顯身可也。」龍出。整曰：「龍可送水，不可處陸以惑天下。」使人要截門外，反縛送至弭河中流沈之。

卻說西山元帥自初至渭潢，即條上奏本，具述尊扶本意，密進皇上。外人亦頗有知之者，衆以爲敵情難測，言未必信。京中官軍吏士，莫不爭先走避，其縻於公事與牽於別故未出城者，至二十六日，倉皇而出，帶囊負篋。環畿民遮截道路盡攘之，宗室大臣與大夫車馬爲民所拐褫隻身而走者，不可勝數。諸軍敗散，走出民間，所至輒數其驕弄之罪，多方困辱之，無少容者。有一人裸身而走，出過塢門，衆指之曰：「那大腹漢，莫非是仍驕兵？拽來打死！」那人急應曰：「非也！我是壽昌縣尉的。」衆笑曰：「人常言縣尹腹大，信然！」那人亦笑而去。是日清乂兵扶携而歸，饑餓死於道路者，復以百數；惟皇宗支派，與內殿家臣、內殿諸軍，及環殿坊庯，皆案堵如故〔二〕。城陷之日，平入京〔三〕，先使裨將將一支兵環衛宮殿。時皇上有疾，諸皇子侍疾殿內，見殿庭軍士環立如墻，疑賊來逼帝，忙扶皇上起；將扶出三山後苑而逃，適見那裨將跪於庭中，遞奏本加額上進，內殿家臣趨出，接入進呈。御覽表詞，先請問安，次請以改日進謁，皇上覽奏，方纔放心。次日太早，惠與整詣萬壽殿庭謁。侍者入奏，皇上於殿內披帳，引見惠於御榻。惠羅拜地下，行五拜三叩頭禮。上命皇子扶起，延至御榻旁左邊之別榻賜坐。惠謙讓不敢當，上再三諭之，惠就末席，垂膝半坐。上温存慰勞，惠曰：「臣本西山匹夫，乘時崛起，不曾衣陛下之衣，食陛下之禄；惟陛下聖德弘遠，臣在蠻貊中，素所歆仰〔四〕。今日得睹龍顏，亦臣葵悃之至誠所感召也！且鄭氏不禮，陵逼君上，皇天假手於臣，滅鄭以伸陛下之威，幸而成功，實賴陛下洪福所致。

惟願聖體康強，君臨天下，使臣獲蒙其福。」上曰：「多謝令公相厚之至情。跋涉遠來，煩勞僕御，寡人在位，清簡無以爲贈。」惠曰：「臣以尊扶來，豈計功便！此來渾是天意，非人謀所及。若臣之私厚於陛下，即這人兵船艘，臣能驅策；至於潦水衰，南風盛〔五〕，豈臣力所能？此誠天命陛下一統寰區，以垂億萬年之基緒。臣願從今陛下立綱陳紀，安内養外，用躋斯世於太平，即臣之受賜多矣！」反顧整曰：「此陛下之故臣也。」整趨御前拜見，上賜之坐。惠曰：「此子蒙陛下爵禄，想未甚多，而其忠於陛下之誠，南國無二。臣得至此，皆他贊助之力也。」上曰：「整之能忠，亦令公成之也。」整頓首謝曰：「誠如聖諭。」上慰勞久之。惠曰：「今聖體少安，應接勞倦。臣請暫回軍次，嗣後請不時朝見。如有顧問，欽候聖旨。」上曰：「寡人有天下而不與，垂衣拱手，四十餘年，今且耄荒，國計兵謀，非所素畫。公既有心尊扶，當留敝國，以助寡人。幸勿見棄！」惠曰：「臣稟王兄命取順化，來此爲遂事，不敢久留。然四方未帖，亦須一番蕩平。」然後辭去。上命茶童烹茶賜之。惠從容飲茶而退，整亦從之。

整坐朝，見百官散落，皇上家臣，無一可備應對，皇親惟清源侯黎維韶、盎山侯黎維復，亦皆庸常，看看不成朝廷；惟有文屬黎維琳、黎維沼二人，都是長安遊子，恃窮而不奔，依於内殿，因清源侯引見，皇上用之，以備文書，這二人，整心亦所不喜。乃思邇來朝臣所素預政、而已平日所素與知者，泗川侯黎維藩〔六〕、建川侯張登揆、韜堂侯汪士朗、練堂侯陳公燦〔七〕、添差汝公瑱、完郡公阮完凡六人〔八〕，奏請皇上敕召。皇上皆立即召之。黎維藩、汝公瑱皆久廢在家，阮完、張登揆、陳公燦、汪士朗皆避兵旅於城外，諸員皆欽召赴京，惟公瑱記癲疾辭〔九〕，朗見召疑有詰責，先以所領兵部印納軍輪降〔一〇〕，整還其印遣之。於是諸員日日赴朝堂議事，朝官聞之，陸續赴京，皇上命諸員隨事與惠酬應。惠自以邊遠外方來，

未諳本國習俗，凡與朝官應酬，一聽於整。整謂惠曰：「公來此以尊扶一統爲名，天下莫不想望。然所以一統者，須軍國事權皆聽專决，方爲尊扶之實，公宜有以實之。昨日萬壽之見，猶爲私謁，其事未公於天下，須擇吉日朝見成禮，俾天下共知，方爲正大之事。」惠從之，乃擇七月初七日，請皇上設大朝於敬天殿，百官以次侍立。惠自率將士從端門入，行五拜三叩頭禮，具本陳滅鄭之功，並將兵民籍簿進呈〔一一〕，請皇上命官分職。皇上受朝畢，命餞惠出殿門外而罷朝〔一二〕。

翌日，命朝官册惠爲元帥扶正翊武威國公，具詔命即軍次封之。惠拜命受封禮訖，遣使進謝，禮意周至。既而謂整曰：「吾提數萬兵來，一舉而定天下，南國尺土一民，莫非我有，縱我稱帝稱王，無何不可！所以讓而不居者，厚於黎家耳。元帥、國公之命，於我何加？無乃南國以空名籠罩我耶！我若不受，恐皇上謂我驕矜；受而不言，則國人謂我蠻貊。故因言及而言之耳。」整知惠意不滿，矯爲皇上私語漏於惠曰：「皇上曾私與臣曰：『皇家儉薄，無物可贈，極知區區名爵，不足以益其貴，祇是國俗好禮，聊以敬公之誠。』皇上初意，自以年高，恐公歸後，無以倚重，欲聯二姓之親，世結婚誼，未知公意如何，故不敢顯言耳。」惠曰：「自古征夫閨情最切，皇上亦燭此意耶？以西王弟爲南國帝甥，如此門當户對，想亦人不多有。」舉坐皆笑。既而曰：「直戲耳！皇上此意，可謂老謀，欲成兩國之和。」整知惠意可，乃入奏皇上，具述其事，且問帝女未嫁公主還有幾位。原來上晚生女，未嫁有五六人，惟一位公主字玉炘，姿色冠絶，德行俱優，上最所鍾愛，平日嘗曰：「此女他日當嫁爲王妃，不當嫁尋常駙馬。」至是上聞整言，心許之，謂整曰：「朕室女甚多，惟玉炘稍有姿色，但人情愛子多偏，未知外人眼上如何。卿第留此，聽朕召來一看，卿自擇其可者贊成之。」乃命侍者宣召。有頃，齊出御前，整一見，曰：「諧矣！這

好因緣，臣請牽絲，當十分停當。」乃歸語惠曰：「昨臣私漏上公語，見上奏的話，上意大悅，謂臣曰：『既得尊公的意如此，是亦天緣排來。』上有第九公主，年十六歲，請承寵後庭，以奉巾櫛，俾兩國成親，世修和好。」惠戲答曰：「以戡亂出，以娶婦歸，奈羣兒輩嗤笑何？雖然，我但慣南河女，未知北河女，今須一試，看看好否！」滿坐大笑。整回，惠曰：「我遥拜皇上陛下萬歲。山谷遼僻遠來，豈敢唐突如此？何幸得附於金玉牒譜，實千載奇緣。山谷不勝忻慰之至！」整回奏，上乃以公主嫁惠。惠遂擇本月初十日，具黄金二百兩，彩緞二十端，陳設兵仗旗幟，使其文臣刑部侍郎捧奏本詣萬壽殿。上使皇子崇讓公接受，告於太廟，以次日送婚，命皇親妃主諸位，與文武諸臣，各具車馬，至日候殿門外，送公主歸惠府。

翌日太早，惠差官具奏本請迎婚，使兵衛立街衢兩邊，自殿門至府門，京中士女觀者如墻，咸以爲古今曠事。公主車至府門，惠乘金龍轎出迎，一一如家人禮。公主入宫，惠設内外宴，宴諸皇親妃主與文武諸臣，照次而坐。宴畢，别具白金二百兩設贈，差官致辭敬讓，送至府門。諸臣歸，會於禮部公堂，咸曰：「天子得佳婿，我安南從今有婚姻國。」公主初歸，猶懷羞惡，既而安之，與惠進謁太廟列先皇帝，禮畢聯駕而歸。惠性驕矜，謂公主曰：「皇家女子諸位，幾似公主如此榮華？」公主曰：「皇家禄簡，諸皇子女一味清貧，單妾有分，得配令公，譬之雨水、玉屑飛空，其得墜入樓臺者，妾之幸耳！」惠大悦。

十四日皇上疾篤，惠欲及上在，受一統朝賀，顯示中外，以完己尊扶之功，乃擇以十五日設大朝禮，具奏本請皇上〔一三〕。至日，設大樂於丹墀，東西禮官大陳鹵簿儀衛，奏請上出；諸皇子擁帝升御座，發號令火炮三聲，百官以次朝賀。禮畢，頒下一統詔書，揭於大興門外。天下臣民，咸稱皇上福禄壽考，可謂完美。翌日，上疾大漸。公主請惠侍疾，惠曰：「今我於皇上，義同父子，我誠欲及上在時，瞻覲清光，

叙其戀慕之情。第我初自遠來，國人未必盡信，昨日皇上出朝，孰知聖體有恙，使我來而宮車宴駕，無乃遺我以無窮之謗耶！主第歸侍，對諸兄弟說，俾各諒我此意。」公主乃辭歸。是夕皇上神氣清爽，召皇嗣孫囑以國家大事，又召公主教以婦道，丁寧周至。十七日卯時，帝崩於正寢殿，時年七十，在御之四十七年也。

帝龍髯隆準，鶴髮鳳瞳，行如水，坐如山，性慈和簡易。爲皇子時，緣皇子維密反逆事，爲王家所疑，監於内侍洪郡公家。庚申年殺祖初立，洪郡公鎮山南，王命移監於王舅炳郡公家。炳郡初不覺王已有命[一四]，夜夢見天子幸其家，旌旗雅樂，燦然太平容儀，明旦見洪郡送皇子囚來，炳郡大驚，想夜間信息定非偶然，乃入告於王。時四方擾亂，國勢傾危，王見得此吉兆，欲藉其福德，以平定天下，乃迎皇子即皇帝位，建元景興。帝既立，四方漸定，天下寢平。王知帝福不淺，尊敬愈盡其禮，帝亦謙冲孚信於王。王不時獻奉，御用豐餘。帝垂拱無爲，肆情遊樂，又多逞巧技藝，宮調樂府，自製新聲，極其清逸。常按三國圖，使宮人被戎服執戈矛，分蜀、吴、魏三陣，教之坐作擊刺，以供閑興。晚年爲聖祖所裁抑，常人忿懣不堪，而帝戲樂自如，未嘗少沮。左右咸諫，帝曰：「爾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皇家於王，勢在相疑。朕若以失權憤悶，王家必陰見異圖。故托興自如，以遠害耳[一五]。」又常謂宮人曰：「及朕之身，必見一統之事，然非吾所樂。」宮人曰：「王家陵逼如是，王敗，皇家之幸也！陛下何爲不樂？」上曰：「天命王家扶我，王當其憂，我享其樂。失王，憂反在我，我何樂焉？」端南王初立，驕兵每有尊扶一統之謀，陰請於帝，左右咸勸帝從之。帝曰：「吾誠實以聽天，得至於此；人謀施設，朕所不爲。敢復言者，朕送王按法罪之。」其謀遂止。至是，平爲尊扶之舉，上外喜而内憂，凡所酬應，皆不得已。及疾篤，謂皇嗣孫

曰：「吾旦夕且釋重負，憂在爾躬，爾其念之！」臨崩曰：「吾瞑目後，傳繼大事，須一一稟他，不可輕率。」言訖而崩。皇嗣孫即位。

先是公主歸惠，惠遍問諸皇子之賢否，公主一一實告。又問皇嗣孫人品如何，公主未脫婦人常情，自以兄親於侄，恐嗣孫奪崇讓公之位，乃曰：「嗣孫人品庸常，短於上公」。由是惠意不悦嗣孫。至是上疾大漸，朝議立皇嗣孫，使人告於惠，惠不許。使者回，朝議紛紜未决，忽坐中一人大聲曰：「嗣孫不立，天下必亂，黎氏必亡！咎在公主。公主實誤社稷大計，當去其屬籍，任公主歸西山，安享富貴。吾族中不乏此一人！」視之則皇親旺郡公也。公主懼，乃歸請於惠，惠許之。及帝崩，百官乃扶嗣孫即皇帝位。是日惠在府中，聞先帝崩，傳侍衛諸軍整餙鹵簿輿轎，以待皇孫立後，皇族或呈來治喪，即身臨喪次。嗣皇不諭此意，不敢煩請，但入殮後，始啓於惠。惠怒其不先請，以爲嗣皇見外，使人追緩登極之禮，欲有所别立；至則登極禮訖，朝臣以成事告惠。惠急召公主回，罵曰：「先帝者，天下之帝，非皇族所得私也。我哀慕先帝，昨日避嫌不敢入見，今欲及未殮時，一睹玉色〔一六〕，以致翁婿之情，我突來非禮，皇族如何外我而不請！如無我，成何朝廷？成何政事？安敢如此其略我！我棄而去〔一七〕，看皇族料理如何！」乃傳水步諸軍嚴裝，以翌日旋師歸國。公主號泣挽留，又密差人喻意於嗣皇，嗣皇使人致謝請留，乃止。及成服之日，嗣皇命官請上公臨祭。惠衰服立於祭殿上，察視禮儀，極致周悉。有左番吏當祭時有笑容，命推出斬之。其禮意致謹類如此。

時惠密有去意，謂朝臣曰：「小名受王兄命，提兵居外，去留未卜其期。小名以尊扶來，幸而完幹。今便是女婿，欲致孝於婦翁，要及未歸之前，早完葬祭之禮，使忠孝兩全，某之願也。」朝臣曰：「敢不唯

命。」乃擇日下船。惠日夜治喪，雖儀物草略，而禮數靡有所遺。至日發引，惠以兵三千人，親騎象頭，送至河津，看奉梓宫登船，禮畢而返。及公主歸，惠揚揚德色，謂公主曰：「先皇有皇子三十餘人，今報孝還在一女子，看誰人助得分毫？古人謂『女作門楣』，信然！」公主謝曰：「賴上公功德，妾得致孝於皇考，開顔於兄弟。俗語云：『男不丐婦女丐夫』，此之謂也。」惠大悦。下船後，忽報西山主出。惠命整揭曉於京，稱天王巡省觀風，旬日且至，布告中外，俾各知會。又使人奏知嗣皇，請差文武百官出郊迎謁。八月初五日，西山主入城。這西山主不辭萬里，行色忙遽，不知緣何故來。正是：

長鯨躍海揚鱗去，猛虎離林假翼來。

未知來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君本自尊，何待公扶」，「公」原作「尊」，據甲、乙、丙、丁諸本改。甲、丙、丁本「君」字作「帝」。

〔二〕「皆案堵如故」，「皆」前原有「民」字，據諸本刪。

〔三〕「惠入京」，「惠」原作「平」，乙本作「主帥」，甲、丙、丁本作「西兵」。下文凡言主帥「平」者，甲、丙、丁本均作「惠」，據改。

〔四〕「素所歆仰」，「歆仰」甲、乙、丁本均作「欽仰」。

〔五〕「南風盛」，「盛」原作「便盛」，據諸本刪。

〔六〕「泗川侯黎維藩」，「黎維藩」甲、乙本作「潘維藩」，丙本作「潘黎藩」。

〔七〕「練堂侯陳公爍」，「陳公爍」甲、乙、丙、丁本均作「陳公燦」。

〔八〕「完郡公阮完凡六人」，甲、乙本無此一句。丙、丁本二「完」字均作「俒」。

〔九〕「惟公瑱記癲疾辭」，「記」疑當作「托」。甲、丙、丁本作「以」。

〔一〇〕「先以所領兵部印納軍輸降」，此句下，甲、丙、丁本接以「俒亦使輸銀子請降。人有爲詩曰：正卿恐後兵曹印，耆老須先禮部銀。貴國上公今日事，本朝元帥舊時人」數句。

〔一一〕「並將兵民籍簿進呈」，「進呈」二字原無，據甲、丙、丁本補。

〔一二〕「命餞惠出殿門外而罷朝」，「惠」原作「平」，甲、丙、丁本均作「惠辭退，皇上命百官送至門外而罷朝」，後接有「附評」二百餘字。

〔一三〕「具本奏請皇上」，原作「具奏本請皇上」，據乙本改。甲、丙、丁本此二句作「乃具奏請皇上以十五日設大朝會」。

〔一四〕「炳郡初不覺王已有命」，「覺」甲、丙、丁本作「知」。

〔一五〕「以遠害耳」，「耳」原作「之」，據甲、乙、丙本改。

〔一六〕「一睹玉色」，「玉色」甲、丙、丁本作「龍顔」。

〔一七〕「如此其略我，我棄而去」，原作「如此其略我棄而去」，脱一「我」字，據甲、丙、丁本補。乙本作「如此其略我，誠棄而去」。

第六回　西山主潛師返國　東江侯唱義扶王〔一〕

卻説西山主於順化初潰時，得惠捷書〔二〕，言「臣等遵奉廟謨，肅將明威，順化底平，天下振動。今北河兵驕將惰，勢有可取。臣謹便宜，先委右軍阮整，提前部舟師直趨山南，臣現當收拾沿海各處人民，打點丁壯，以益兵勢，刻日蕩定北河。其順化城關，已奉留臣弟鎮守〔三〕。伏乞頒下詔旨欽行。」西山主見書，喜其成功而惡其專輒，知惠頑狡，恐他定了北河，歸來必驕，勢難復制。自念世生南河，得順化舊疆，足矣，不欲并取大國。縱能取之，亦不可守，萬一蹉跌，所失不細。急使人持書止惠勿前，至則惠已親提大兵，乘南風北向去了。西山主滋不悦。越六月二十六日，京師潰，惠具捷書馳入西山報信，書内言「臣前欽奉便宜，蕩定北河，仰仗王兄威聲，一舉而捷。鄭氏既滅，天下爲一。臣曲徇國人之願，扶立黎氏以安衆心。今國内初定，臣請休息軍士，權留其國都，綏集百姓，措置控制便宜，待秋冬順風，臣謹奉旋師歸國。」其書七月十四日至西山。西山主得書大驚，沉思惠屢立戰功，已長其驕傲。他手握重兵，專制萬里，文任與整皆智勇之將，已爲他所驅策，縱他翱翔居外，久後必惹出許多不好事來。他如此勢頭〔四〕，

不可以紙書召，除非身來逼他回，便是縱虎出圈，終非可馴之物。即日自帶侍衛兵五百人，直趨富春，增調富春兵二千餘人，倍道而行，直望京師進發。軍行造次，兵色蕭條，所至處人不知是某官軍名色〔五〕。至乂安會統海門，有村民以海物入謁，言小民見大官經過，有不腆微物，聊表寸忱。西山主性誠實，言辭無文飾，曰：「臣非是大官，臣是南河王，外族慣呼爲下岳的。諸君厚情，見臣遠行，乾餱素食，以甘旨餽臣，多荷多荷！」復匆匆而去。忽見數十人，只著腰褌，各執竹筒擔子，赤身立於道旁，候西山主過，呼曰：「臣等歸南〔六〕，被掌進索買路錢，盡掠了財貨。」西山主曰：「他在那裏？」曰：「他得財忙遽入山間去。」西山主使兵追之。纔入險中，那數十人各拔筒中藏刀，大呼曰：「你識我輩麽？我輩是掌進手下的名目，故來斫你輩紅毛頭！」且呼且斫，衆刀亂起，南兵大走〔七〕。西山主大驚，自是途間不敢宿於民間家，只就曠野外張幕而卧，其軍皆露宿。比及至京，盡是一團鳩形鵠面，不是王家儀容。天下傳言西山城爲阮家所破，失守而來；或言惠用詭計，詐取一人假作王兄，以益其勢。天下豪傑與擁帶州城、潛畜兵馬者，各欲究其虛實，以圖取之，而莫知其情。

西山主初至京，惠出郊迎謁，謝其專輒之罪。西山主曰：「將在外，苟有益於國家，專之可也。北河可取，而公能取之，此乃用兵之神妙處。公跋涉萬里，闢土廣地，如此英雄手段，誠非兄所及。第伐人之國，懸軍深入，一朝革舊，萬姓爲仇，兄每有意外之虞，故匆忙遠來，與公分念耳。」乃聯轡入城。及至府中，惠携其婦公主來謁，具以實對。西山主曰：「緊西山主弟爲南國帝甥，門户甚相稱。好哉姻緣！」又謂公主曰：「如此貴人，真不忝吾家弟婦！」温存問答，一如人家兄弟。久之，公主辭退。惠具帷帳於正寢宮，請其兄居之，而已自退居麟閣。惠所領諸軍，各隊伍已一番更换，至是亦將兵符納於其兄。西山

主操得兵柄，仍舊布置隊伍，而其始更换者陽若不知，官軍又惟大君之命是聽，於是密與惠定歸計，惠只得順從。諸將惟武文任得知，整不預聞也。

卻說整初入京，與武文任同居五龍樓，任在樓前，整在樓後。整素是本國人，多所諳識，國人亦惟知有整，官吏士庶，有來謁者皆入整門，樓後如市，而任所居樓前，没有一人來者。任意不悦。整使其初附之吏居任門，延客於任，而客亦不來。整不得已，凡客來見整者，應酬訖，整使人要其客並贄禮送至任門，而任終不悦。整乃遷居僊迹寺。任譖整於惠曰：「彼以逋臣投我，欲假我之力，而復其師之讐，以甘心於故國。我萬里馳驅，送彼歸國，爲彼畫眉畫面，彼既得志，國人之趨附者日多〔八〕。或探阮家天姥寺浮屠對聯云〔九〕：『虎自西山出，龍從東海來。』以公爲虎，以彼爲龍。虎離山而失勢，龍出海則飛騰；彼不惟不爲我用，且有不逞之志。今我糜數萬人坐食於此，衛彼以成其勢，此不智之甚！臣聞國人怨彼太深，所以未起事者，徒畏我耳。我若舍彼而歸，國人必争噉彼之肉。且彼常言北河人才惟彼一人，彼死，我取北河便爲帖泰。」惠信之，雖待整外貌不衰，而心中疑之。南兵亦以遠行怨整，日夜望惠殺之，知惠必置整於死，侮整形於口頭。國人附整者，或帶整兵符而越禁地，南兵詰之，應曰：「某有右軍官符信在此。」南兵曰：「右軍是誰？無乃阮整耶？須半月後，看你右軍。」整聞之，遂貳於惠，且知惠早晚必去，已不能獨居京師，潛有割據又安之志，密言於帝曰：「臣帶他來，只爲尊扶，今事既成，臣決不復從他。料他必歸，他歸後，又安便是豺狼藩屏。願陛下假臣鎮守南河一面，臣請自當。」及聞西山主出，整意西山主必奪帝位而據其國，將靠西山主以自全，乃預請帝以璽符迎降，促朝臣急修降表。朝議連日不決，莫敢先下筆者。及西山主至，皇上親迎於南郊，皇上立門闕内，使皇親清源侯跪於道左代致辭。西

山主駕過郊門，趨而不答，還使答曰：「寡君以爲嗣皇過禮，恐駕遲或勞貴體，反以失禮遺寡君，故趨而去。請御駕還宮，改日閑暇，然後相見〔一〇〕。」上知西山主猶有優假之意，既還宮，不復議降。

次日，西山主設坐於府堂，西山主坐榻在正中，皇上坐几在左，惠坐几在右，侍衛甲士，兩行嚴整，爲兩君相見之禮，不拜。皇上御駕至府門，西山主使從官出迎；皇上步至陛前，西山主起立於榻側爲敬，使惠降階迎之。延至几坐，坐定，問曰：「嗣皇春秋幾何？」從臣代答之，因言曰：「敝國君黎氏遭鄭氏僭弄，冠履倒置。幸賴皇上至仁大義，命將出師，爲敝國整頓皇圖。現今南國土地人民，皆聖上再造，聖旨若收幾個郡國以爲犒賞，敝國君一惟所命。」西山主曰：「臣聞太祖開拓南越，功德如天。臣僻在南海，亦在太祖開拓宇内。臣憤强臣脅制，故爲尊扶之舉，若是鄭家土地，一寸不留；至如黎家土地，一寸不敢取。臣以中國初定，尚煩經理，故來相助，四方平定之後，臣兄弟復歸本國。惟願嗣皇奮發乾綱，保安宇宙，與臣國世睦鄰交，此乃兩國之福。」從臣復代言曰：「聖上念及先皇帝功德，幸爲續統，使臣列先皇帝基緒不絶，實惟聖上之賜，功德無窮。敝國君臣，請世睦鄰好，不敢違越。」西山主乃命茶童烹茶分進，皇上從容辭歸〔一一〕。西山主起立作別，惠送至階下，使從官扈皇上出府門外。皇上登轎，西山從官欠身卻步而返。

皇上還宮〔一二〕，命朝官入謁西山主。西山主遍問官職姓名，諸員對訖，西山主曰：「臣聞安南國進士最貴，諸公得非進士耶？臣將言於嗣皇，請數員帶歸本國，以教國人，諸公肯相從否？」諸朝臣對曰：「臣等惟敝國君所命，東西南北敢辭？」西山主曰：「諸公初見臣突如其來，曾疑臣否？」對曰：「聖上既命上公扶立黎家，事已明白，臣等復何敢疑！」西山主曰：「疑臣者愚也。鄭王勤師萬里，兼并

順化，以大害小，致有今日之禍，鑑豈在遠？臣若利南國，以小害大，其能久乎！縱及臣之身能保之，子孫亦不保，臣豈愚而養此禍胎耶？臣兄弟不久且回，諸公當輔佐黎皇以安天下，兩國睦鄰，以堅和好，以共享太平之福。」諸臣咸稱曰：「傳云：『聖人不勤遠略。』聖上慮及此，越出尋常萬萬！第臣國君年少，未堪多事，臣等亦皆庸才；聖上既爲存其國，幸姑留此，俾臣國君臣藉其威靈，待四方既平，紀綱再造，御駕凱還未晚。」西山主曰：「縱歸，也亦在年月，豈在旬日耶？諸公勿慮。」朝臣退，拜謝而還。私相議論，或以爲他言是真，或以爲他言是假，大約算他留與去二事，虛虛實實，莫能探得的情。然國人識破不識破，他都不管，單整是他黨中人，又多狡譎，他每多方駕馭之。時西山主歸意正忙，而外示以閑暇，命整擇吉日具禮謁告太廟。整請以中秋，西山主許之。又因説及惠婚娶事，謂整曰：「七郎來此，卿謀得佳婦，偏我獨無。」整曰：「恐聖上陋北河女耳。若聖量包荒，定是不難事。」西山主笑曰：「然則卿尚債我，須早償之。」整見其辭意閑暇，由是放心，乃辭西山主而退。十七日，西山主密令水步諸軍，各各暗行裝束。惠恐整在外見形生疑，召整入侍，從旦至昏，僕從不得入〔一三〕，外信不得通，整茫然無知，入漏始放。及整回，家人或以語整，整且疑且信，曰：「吾終日對語閑暇，怎有如此狼狽？」逮夜二更，西山主密使人叩殿閽，辭奏皇上，改日旋師，整不得知。

先是十餘日，每夜金鼓喧天，入漏初二更，金鼓聲猶點點，三更以後，寂然無聲。京中每至夜半，疑西兵暗去，及早，見軍營宛然，是後日以爲常，驗更鼓亦無所準〔一四〕。西山兵法，夜禁最嚴，整探子夜不得出。是夜五更初，整探子冒禁而行，經斥候數店，且行且聽，不聞人聲；轉步至府，四顧無人，只見殘杓破罌，横斜委棄於路上；急赴河津，一望渺然，惟水與天，百萬樓船，不知從何去了。探子回報，整茫

然自料失勢，不敢留，水也無船，陸也無兵，竄也無所容，不知從何取路，其家人皆驚惶。整在死生危懼間，猶作戲語曰：「吾行遍四海九州，及歸竈下時，又被鼷鼠咬足耶〔一五〕？不怕不怕！吾且留此，看看如何。」於是家人稍定。整乃密使人急往箕舍津覓舟，平明覓得商船一艘，整與手下數十人，行至西龍塢門，都人四出追之，整單刀返逐，都人四散。整得一路赴河津，放舟順流，尾南兵望海門而去，資裝、車馬、器械委棄於僊迹寺，不可勝數。平旦有人以事奏聞，上不信，使人驗之，果然。上駭愕，命召衆官入朝，謂曰：「他兄弟盡掠我國而去，以空國遺我，倘有警急，何以制之？」衆官相顧，未知所言。左右奏曰：「昨日欽傳今旦設朝，今乘輿已駕，敢奏聞。」上問衆官曰：「朝將輟耶？」衆官曰：「皇上出朝，下詔改元，此是大禮，何故輟！」上乃出朝，取敕書頒布，播告改元，以明年丁未爲昭統元年。敕書內所言，一則曰賴貴國王，二則曰賴貴國上公，語脈皆爲西山主尚在之文，又多數鄭家之咎。或云：「他既歸去，宜盡改之。」然倉卒不及，仍用之不改。朝罷，上命衆官會朝堂議事。原來上性英果，久厭王家脅制，又與鄭王有不共戴天之讐，得西山主滅鄭甚喜。端王薨時，上爲嗣孫，先帝命上率諸皇子詣惠作賀，上謂惠曰：「孤有父讐而公爲復之，此生更無餘願。縱此身歿於貴國，亦無所憾；況公復爲扶立，使得長奉宗社，功德何可名言！」惠曰：「天道好還，先太子遇害，皇孫固宜享太平一統之福。」及先帝崩，上即位，慨然以一統自任，欲因南兵尊扶，自起威勢。南兵未歸，已陰畜衛翼，使諸皇親各歸外貫，招集兵馬，以備調用；又招延士類，引致帷幄，得文屬吳爲貴、武楨、阮儞等〔一六〕，日夜與之籌畫，凡所以備倉卒之計者，靡不算及。

時天下名將惟碩郡公黃馮基〔一七〕、璉郡公丁錫壤，文臣有勇力者又有楊仲濟。黃馮基自翠靄之敗，

走歸山西，隱晦未出。壞潰師山南，歸錦江盡起其族，據海陽鎮。其鎮初未受兵，城中尚有公粟五囷，壞散以養兵，招得勇士千人，聲勢大振，水匪名僉蓮，亦以兵屬，有衆至數萬。整入京時，以書招之，原來壞與整同居曄公門，素相得；壞爲書答整，推托不來，整亦未暇問，壞因得專制一路，日夜治兵。仲濟文臣，原不知兵，有其兄子楊雲，性素凶悍，常聚無賴子弟，橫行鄉邑，人皆畏之。及南兵出〔一八〕，雲陰召鐵匠繕治兵器，平使人求鐵匠〔一九〕，並捕雲黨，雲閉里門盡殺之。濟懼，不得已乃起兵，揭旗據嘉林縣，旬日得衆萬餘，西山遊兵擊之不下。西山在京時，京中咸言東西合兵，不日且至城下；及西山潛兵而去，城内空虛，衆官議召豪傑保衛皇城，凡有所諳識，皆請旨召之，發旨傳一日至十餘道，壞與濟亦皆被召。上以濟文臣，聞命必來，惟壞武人，頗有名望，不重其命，未必能致，乃爲敕書召之，辭極温慰，且許以元勳同休等語，使人賫敕至壞。壞讀而泣，曰：「臣家十八代郡公，國恩不薄，戴天履地，豈敢背忘！臣今尚有三五人相隨，亦是蒙我皇家威德。臣奉詔旨，合當即日赴闕，但臣方且點檢兵馬，整束行裝，請假臣三五日，謹當趨朝。」乃具奏本，使人隨使者至京上進。壞未至京，京中沸騰，言壞以水師襲南兵後，擒獲無算；又言壞擒得整，斷其手足爲人彘形，旦夕且送至京；又或言已至京，都人争走觀之，一日四五鬧，如是者連日；凡聞壞名，莫不震服想望。上得壞奏，見壞忠愛溢於言表，大喜，以爲壞必可恃，心下少寬。

卻説王家被虜戕其主帥而去，其故家遺臣，咸惜端王之不善藏匿，而其心未嘗絶望於鄭。端王元子尚幼，王親卿郡公鄭橋已老，惟琨郡公鄭槰〔二〇〕、瑞郡公鄭棣〔二一〕，皆年外四十。琨郡公裕祖之子，爲人慈和寬厚，爲衆所屬。聖祖晚年，嫡庶紛紜，嘗欲使鄧氏養爲子，奠都王病或不起，即立之，更不果。

及端王時，驕兵累欲扶立，逼迎於家，琨郡逃入王府，自白於王而後歸第。瑞郡公毅祖之子，聖祖之弟，爲人明慧機智。毅祖時嘗有奪嫡之志，毅祖薨，聖祖立，瑞郡與其家臣丁丑科進士范輝基謀爲篡逆事，爲楊仲濟所發覺，聖祖以至親減死罪，囚之。端王立，以其姨母之親，赦之。及驕兵怨端王，瑞郡又與驕兵謀奪端王之位而自立，其事又發，太妃以姊子請於王，王曲赦之。琨郡時避居彰德縣，一婢一僕，沈於民伍，爲久隱計。瑞郡時避居文江，與辰忠侯潛招兵馬，俟釁而起。這辰忠侯乃瓊瑛太長公主之子，於瑞郡爲姑舅之親，初中造士，歷典禁兵，又歷鎮京北，至是起兵，以「勤王」二字揭旗，擁瑞郡渡河，從青池津而上，至西龍宫。時仲濟兵應上召，適渡河而來，恰與瑞郡兵相遇。仲濟初舉進士，以贜罷官十餘年，及發瑞郡之逆事，乃得復職，至是仲濟見瑞郡大懼，乃以兵降，求贖前過。瑞郡命二人駐兵城外，鳴金擊鼓，聲勢大振。上聞辰忠來，翱翔於外，使人召辰忠，辰忠入見。上謂曰：「卿世家名將，起兵入衛，朕已嘉其忠。卿將兵入城，朕隨事任之。」辰忠跪奏曰：「四海之内，莫非帝臣。陛下垂拱無爲，何事兵衛？王家不幸爲蠻兵所戕，正急於兵衛也！」言訖，拜謝而出。上命鎮殿將兵追斬之，左右固諫，乃止。辰忠自語仲濟曰：「從來王家傳繼，何曾先稟命皇家？往往事定然後奏聞。其敕諭與册封，亦皆夙成，進皇上御覽，遞歸王府宣行之，便是成命。何事紛紜祈請乎？」乃急整軍伍迎瑞郡入城。時日已暮，逮漏下二更始至府，張燈府堂，鳴鼓三通九點，扶瑞郡公登坐，兩員自分兩班，拜賀訖，使諸軍歡聲。乃分兵於諸門，及畿内提領斥候諸店，更直一如舊例。旦日使人召文武諸臣〔二二〕。文臣完郡公、泗川侯、韶堂侯、建川侯、練堂侯〔二三〕，與進士二三員，方在朝堂，聞召，相謂曰：「瑞郡生來已三舉事而不成，其人心志如此，實非令器。辰忠膏紈子弟，生平只是厭厭夜飲，醉倒一覺，紅日含山，一日剩得幾時應天下事，而

更欲爲大臣？仲濟昔反瑞郡，今復投瑞郡，亦豈廟堂之器耶？如此大事，而上不稟帝命，下不合衆謀，乃俯首瞑目而獨自行之，豈有成事之理？皇上英睿果斷，料他輩必不能脅制，不可輕赴，後悔難追。」乃使吏復辭於辰、濟曰：「朝臣諸員，未得命於皇上，未敢擅詣。請二位長官啓王修本請命，朝臣等謹當欽奉皇上命，入侍拜賀。」濟乃擅奏本曰：「臣鄭某謹奏：爲臣家世嗣王基，尊扶帝室，頃因蠻兵入寇，宗祀顛倒，幸賴忠臣義士一心扶翊(二四)，蠻寇聞風霄遁，臣已於本月初十日入居政府，伏乞頒下敕諭，俾臣得嗣王位，世世尊扶，以保萬年惟帝惟王之業。」上覽奏大怒曰：「鄭家以下凌上，自取敗亡。今復蹈其覆轍，將欺朕年少耶！」時皇上所招兵衛，現在闕下者已數千人，左右咸勸上曰：「他不過張大聲勢而已，我但嚇得他恐，可從而乘之耳。他有手下一萬，我兵不下數千，兩下相攻，直欲呑也未易下咽。大凡國內之民，雖所在各隨其豪目唱率而起，固有彼此之分，然遵帝之心一也，若抗帝以爲事，決無一人敢從。今瑞郡不肯入朝拜謁，而偃然居府，未得上命而遽請敕諭，若容易許之，將來勢頭不堪(二五)。請且責以一拜便立，料他必不敢來，事遲勢解，辰、濟二人，虛坐於府中，作俳優文武戲，畢竟不得多時。」上從之，乃命爲旨傳諭仲濟，曉以故事，立王當親受命，後隆以不拜不名之禮，使內翰黎有誥賫傳至府。仲濟看訖，對使者裂之曰：「怪哉！吾不見何朝何代立王而帝敢牽阻如此？必幾個拜蠻的狂漢，恐立王後，王問彼罪，故爲帝唆耳。吾何事祈請，只好提兵來捕盡唆者，單存木位，看帝立也不立！」又謂使者曰：「使者歸奏皇上，王還爲王，帝何所損？請且立之，後謹當拜。」使者歸奏，上大怒，曰：「他侮我太甚，又何以吾命爲？任他自爲之，饒他一拜！」朝臣聞之，莫不震慴。會有琨郡公奏本上進，言「臣先祖佐先帝中興，蒙天子策勳厚答，錫以王位；近代專久生弄，悖理反常，以墜祖宗之業。今聖天子一統天

下，包含覆載，以天地爲心，不忍絶臣家宗祀，臣忝以鄭氏嫡派，避難居民家，眷懷宗廟，夙夜展轉。第未奉詔旨，未敢擅便入城，冒瀆宸衷，伏候進覽。」上見表大悦，曰：「朕聞琨郡爲人極有禮讓，信然。」乃付下廷議。朝臣諸員聞琨郡在彰德，蹶然有興起之勢，各潛輸款忱，乃勸上降旨召之。琨郡得旨，乃分部曲士馬，刻日而出，官軍吏士争往迎之。辰、濟二人聞之，心魄已奪，衆心頗摇，乃自畀屈，使人奏請以瑞郡進拜。上許之。使者出，上乃命伏兵於近墻橋邊〔二六〕，俟瑞郡與辰、濟來，分道扯住問罪。瑞郡卒不敢來。仲濟知事不濟，言於瑞郡，請與辰忠分道禦琨郡，濟兵禦射場塢門，辰兵禦社壇塢門。濟密使阮茂儞領兵迎降，儞行至仁睦社，遇琨郡前兵，使其徒倒戈於地，合手加額，立於道左。琨郡轎至，儞遂跪下，述仲濟意。琨郡納之，使儞爲前部選鋒。行至博舉試場樓下，遇辰軍，辰軍直向射之，儞軍皆坐以避彈，辰軍趁至，儞軍齊起，向前直趨辰軍。辰軍見濟已降，皆棄戈而走。儞軍與琨郡兵乘勢追至南同寨，斬獲數百人。辰軍敗走入城，諸員皆潰，瑞郡與辰、濟不復相顧，各隻身而走，望翁墨塢門而去。琨郡入城，濟兵在射場塢門外，爲琨郡兵所厄，内爲内殿衛卒攔截。濟兵無走路，乃死門，刺皇親墜馬而死。上命將兵圍捕盡斬之，血流没踝。時九月十四日也。

卻説琨郡來勢亦甚峥嶸，上但信其恭順，將撫循而陰揉之。至是入城，上命於萬壽殿引見。琨郡入見，行五拜三叩頭禮訖，上賜坐謂曰：「王家二百年尊扶，功在皇家不淺，朕思厚之。玉親無如公賢，又爲嫡長，承邕之任，朕本待公。」琨郡奏曰：「臣本凡庸，性喜恬寂，遭家否運，自分幽廢，將披緇投禪，以全餘生。幸皇上聖謨默運，國難隨清，臣復得睹天日。皇上復念臣家先祖，不忍絶臣，臣請歸朝俟命，此生陶鑄，惟上之恩。」上曰：「善！」因問曰：「然則已擇何地止其騶從？」對曰：「有亮府猶可蒙蔽風

雨，臣請居之。」上意不欲其居府，乃曰：「公舊第宅無恙否？」對曰：「臣家窮僻，烽火不及，但被市人抄掠，殘破無餘。」上曰：「端王太妃與諸王子何在？」對曰：「倉卒之際，人各東西，及稍定，始訪知今在山西彥嶺之家。聞王子三人，其二已殤，惟元子在爾。」上曰：「端王昔厚於朕，朕深爲軫念，曾使人省其墳墓，具禮吊慰。常訪太妃與王子音信，今始得其實，可使人迎回，朕將有以厚之。」琨郡曰：「唯。」從容拜謝而退。過府門，入省宮廟，慟哭者久之。復命駕歸亮府。其手下曰：「天下臣庶，迎公來此，誠願公居府爲王，以希咫尺之功。今公遜府而不居，衆將謂公乃王子還王子耳！人情解體，大兵一散，難可復合。僻居亮府，不若久居彰德爲清閑人，何苦調許多人來此爲耶？」琨郡乃留府中，居於澤閣，爲奏本曰：「臣謁家廟，見其香火冷落，光景蕭條，徘徊不忍捨去。臣請權擇廟旁一屋居之，俾得朝夕瞻掃，以萃祖考之靈。」封奏，上知其情，而勢未可禁，謂左右曰：「若欲居府，便得爲王。瑞郡又不除矣！這既破之巢，彼去此來，囂塵污人，朕恨不及西山初去時，一炬以了之。」次日，上命朝臣廷議册封。上意欲封以國公爵，而厚其祿而已。朝臣見其擁兵居府，必不肯虛坐，且看天下所趨之勢，想抑之使勿大也不得，莫敢自先議。或請上曰：「王家文祖，初受封爲節制水步諸營平章軍國重事國公爵，請按此故事，則有所據」。上乃命以國史頒下，令省「節制」等字，廷臣未敢決。會璉忠侯丁錫壤應敕而來，步兵三千住鉢場，號三萬，水船三百艘，軍誌以東江爲號，凡聞壤聲勢，多歸附之； 至是帶輕騎數百人入城，揚揚然有眇視天下之色。上以壤來與琨郡來適相值，恐壤懷不平，引壤入見，慰諭温存，壤亦陳自己忠愛之情。上謂壤曰：「卿既來此，可畢衆入城，以衛京師。」壤拜謝而出。上命壤出朝與衆官議事，衆官以國史故事語壤，壤曰：「臣武人不識文學，不知皇上待王家，是厚是薄？」衆官未敢答。阮翰曰：「王家不能守

其宗廟，皇上存之，如此亦可謂厚。」壤熟視之，曰：「公是進士耶？」曰：「是。」曰：「某科？」曰：「己亥盛科〔二七〕。」壤默然而出，衆官各各告退。

是日琨郡手下欲藉壤威勢，以速成事，請琨郡召壤來相托。壤辭曰：「臣爲黎鄭臣，惟知黎鄭，豈有他心。公來此，封爵未定，臣握兵適來，今若見公，或公得爲王，來日定議於朝，或微有異同，人將謂臣於公有私。請俟成命，拜見未晚。」次日上命封壤郡公爵，使内翰黎有誥諭壤以一心皇家，成一統之事。壤曰：「臣受詔而來，惟願聖天子居上攬權，一統四海，天下之福，臣敢不竭力以效愚衷？但前日失律喪師，以致國事至此，陛下既赦臣罪，已爲萬幸。今王嗣未定，而臣又先受封爵，公議謂何？臣事陛下日長，請且進還封命。」誥因以國公之議問壤，以窺其意。壤曰：「聖天子不乏智慮，第稱王家功德而酬之可也。」誥歸述壤意，請依文祖故事，乃命朝臣議封琨郡爲節制水步諸營平章軍國重事琨國公，給兵三千人，田五千畝，民二百社，以奉王祀。朝官以上誠意語壤，壤無異説，乃上進御覽。上以文祖初受封如此，後又進爲王，恐不先明白，久後更生議論；國公爵之議既成，上命朝官爲敕諭，顯言從今以後世襲公爵，朝臣依命行之。此等字壤所不與知也。明日命官賫敕就府授琨郡訖，乃命揭敕書於大興門外，以示天下。壤見世襲公爵等字，忿然言曰：「以公爵爲初命，猶爲有説，今以公爵晝定，教王家子孫永世繼述其祖宗，豈有此理！此回賊來，帝得尊扶，文武諸臣，無一人失其爵位，王家獨何辜？看坐朝幾個面目〔二八〕，誰不受王家深恩？而以巧文迎合乃爾，殊太輕薄！他以巧文名，我還以巧武鬥，看看孰勝？」乃爲曉揭示曰：「邯江丁某肅達於文武諸貴台：今奉旨敕立國公以奉王祀，如衆情已妥，應各詣府拜賀。或念王家功德，別有奏請如何，當共會於西龍宮，與某商議，修表上奏，伏候聖裁，以副天下之望。」

初國公命下，衆咸以爲此事聲口未息，至是壤先衆爲此會，以奪頭功，而戒辰、濟粗莽敗事，亦不敢直以勢脅朝臣之從帝者。朝臣初見壤，只坐觀其所左右，以卜其輕重。見壤爲此會，不敢從壤，而心畏之〔二九〕，亦懶於從帝。帝雖决執前命，不肯加減半字，而心腹獨運，贊助無人。時文班赴壤會者，有吴仲珪、阮嘉歷、阮宗倎、阮輝瑫、阮廷韶、潘輝益等六七人，衆官在會〔三〇〕，壤大設酺宴，宴畢謂之曰：「國公之命，諸公以爲何如？」仲珪曰：「二百年有帝有王，王家功德，未應一敗而絶。帝年少思慮未周，附和帝意而爲此無理之事者，吾黨之過也。這回整頓，非公不了。」壤曰：「僕會諸公，亦正爲此。僕欲奏請行之，諸公叶否〔三一〕？」衆咸曰：「不叶者不來，來者自無不叶。」壤曰：「諸公既叶，可修奏本，令臣上進。上雖欲不許，臣强請要得成命始休。」武班阮嘉瑄曰：「辰、濟未嘗無奏本，只待得請，故卒敗事。今文武在會，如此直入府中，便成朝廷，朝廷成，自然大勢歸。看看左右店空還空，到此復何待請！」壤曰：「僕爲此誠不難。但念王不受命於帝，順則未順焉。且諺云：『誰能穿衣而越其頭？』故欲以正道順之。臣不比辰、濟烏合，爲人所棄。若奏請時，想坐朝凉巾的諸老師撓臣也不得。」乃修奏本曰：「今欽奉皇上陛下，軫念王家，存其宗祀，賜以公爵，世守烝嘗，臣民莫不感慨。第王家自太王以後，蒙天子賜以王爵，頃遭國變，先主端王既以身殉國，國難清夷。奉皇上聖德包含，諸臣皆不失官爵，獨王家更被降封，臣庶心且不安。伏乞賜琨國公加封王爵，以慰臣民之望。」上覽奏曰：「必要王以脅制我，然後爲快耶？若安於臣道，公與王何擇？且命纔下而遽欲改之，天子不是兒戲！」朝臣諸員，自思扶王無與，贊帝不成，各欲捧身而去。泗川侯入奏曰：「以王脅帝，亂根所生；亂已至此，彼猶蹈而行之，亦是天心使然。壤武夫，不可以義理曉，請奉旨語琨郡，使自降心遜讓，國事猶或可爲。不然此回一亂，非臣等

所能回斡〔三二〕，皇上幸赦臣罪。」上許之，泗川侯乃往説琨國公曰：「臣受王家深恩，非不欲厚於公，但此回國變，乃乾坤開闔一大機。凡事不可膠固，今以傳繼而立，强天子所不欲而行之，無道莫此爲甚！臣等義當言，故爲公言之。公若忽略臣言，後回之亂，將不可救。傳曰：『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臣等從此去矣！」琨國公曰：「僕自知庸常，何敢過望？這是璉忠唱率，僕本不與，惟上裁斷之。諸公可爲僕奏聞皇上，燭照此心。」泗川侯見其言推托，歸奏曰：「此事臣不能斡旋〔三三〕，用臣無益。」乃辭而去。璉忠聞之曰：「深眼長髯即去矣，省一老唆。」至是兩店一空，在會幾個來坐朝，一般人皆璉忠之黨。上謂家臣曰：「吾無助矣！雖然，彼亦豈能恃衆脅我？我不聽，看他奈何！」時泗川侯已去，亦依前命，凡兵民皆無所增益。内翰文屬在左右者，恐璉忠見罪，多勸帝許之，帝皆不聽。璉忠亦惶恐，爲密奏，請假以王號，而權歸皇家，表内辭極婉媚。璉忠復面請，上始回心許之，封琨國公爲元帥輔國政、晏都王，命朝臣阮瑜賫旨晏都王。王受命親上拜謝，歸府使人打府堂鼓三通九點，即王位，時九月十九日也。

王既立後，其左右勸王照故事置參從、陪從、掌府、署府諸員〔三四〕，以做朝廷，看前日會西龍諸員面上，指某人爲某職。分佈已定，璉忠自以前日奏言如此，而驟自翻覆，恐爲罔上太過，遲回未敢出命；上亦執前命改參從爲平章，陪從爲參知，添差爲簽書，而左右店爲議事堂，責璉忠急擇官，傳旨刻日會堂議事分設〔三五〕。但壞意未定，於是逡巡不决者累日。忽報碩郡公自山西鎮盡發諸縣兵，有衆數萬，兼帶興化鳧碟藩目丁公胡〔三六〕、丁公貞等土兵而來。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意外須防意外虞〔三七〕。

未知碩郡來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東江侯唱義扶王」，「東江」甲、丙本作「東洋」。

〔二〕「得惠捷書」，「惠」原作「平」，甲、乙、丙、丁本均作「上公」；下同。

〔三〕「已奉留臣弟鎮守」，「臣弟」甲、丙、丁本作「臣弟東定公哲」。

〔四〕「他如此勢頭」，「勢」原作「㔟」，據甲、乙、丙、丁諸本改。

〔五〕「所至處人不知是某官軍名色」，「所至處」一句，原作「不知是某軍官」，其義不明，據甲、丙、丁本改補。

〔六〕「臣等歸南」，「歸南」甲、丙、丁本作「行商」，乙本作「商人」。

〔七〕「南兵大走」，甲、丙、丁本「南兵」均作「西兵」，下同。此句下，甲、丙、丁本接以「掌進是乂安人，憤於西兵侵乂安，專以誅西兵爲事，名震州邑」近二百字的叙述。

〔八〕「國人之趨附者日多」，原作「而國人之趨附者」，據甲、丙、丁本改。

〔九〕「或探阮家天姥寺浮屠對聯云」，乙本作「或探整家於僊迹寺，有浮屠對聯云」，甲、丙、丁本作「或采天姥寺浮屠對聯云」。

〔一〇〕「及西山主至……然後相見」一段，甲、丙、丁本略作「及西山王至，帝匆忙出迎，西山王約以明日相見」；「或勞貴體」，原作「或勞貴體跪拜」，據乙本删「跪拜」二字。

〔一一〕「皇上從容辭歸」，原作「從容皇上辭歸」；乙本作「從容辭歸」，據改。

〔一二〕「西山主起立作別……皇上還宮」，原作「西山主起立作別，平送至階下，西山主從之，欠身卻步而返，使從官扈皇上出府門外，皇上登轎還宮」，於理未妥，據甲、丙、丁本並參酌乙本改。

〔一三〕「僕從不得入」，「僕」原作「外」，據諸本改。

〔一四〕「驗更鼓亦無所準」，「驗」原作「整」，據諸本改。
〔一五〕「又被鼷鼠咬足耶」，「鼷」原作「[鼠炎]」，「咬」原作「狡」。此句各本均作「鼷鼠嚙足」，據改。
〔一六〕「得文屬吳爲貴、武楨、阮偁等」，此句甲、丙、丁本作「得文屬吳爲貴、裴揚瓑、武楨、阮偁等」，乙本「偁」作「係」。
〔一七〕「時天下名將惟碩郡公黃馮基」，「惟」字原脱，據甲、乙、丙、丁諸本補。
〔一八〕「及南兵出」，「南兵」甲、丙、丁本作「西兵」，乙本作「西山兵」，下同。
〔一九〕「惠使人求鐵匠」，「惠」原作「平」，諸本均作「上公」，下同。
〔二〇〕「惟琨郡公鄭棬」，「棬」乙本作「桂」。
〔二一〕「瑞郡公鄭棣」，「瑞郡公」甲、丙、丁本作「端郡公」，下同。
〔二二〕「旦日使人召文武諸臣」，「召」原訛作「及」，據諸本改。
〔二三〕「文臣完郡公、泗川侯、韜堂侯、建川侯、練堂侯」，甲、丙、丁本「完郡公」「完」作「俒」，「建川侯」「川」作「義」，無「韜堂侯」三字。
〔二四〕「幸賴忠臣義士一心扶翊」，「翊」原作「翌」，據文意改。
〔二五〕「將來勢頭不堪」，「勢」原訛作「劈」，據諸本改。
〔二六〕「上乃命伏兵於近壜橋邊」，「近壜橋」甲、丙、丁本作「玩蟾橋」。
〔二七〕「己亥盛科」，「盛」甲、丙本作「正」。
〔二八〕「看坐朝幾個面目」，「看坐」原作「坐看」，據諸本改。
〔二九〕「而心畏之」，「畏」原作「異」，據諸本改。
〔三〇〕「有吳仲珪、阮嘉歷、阮宗倎、阮輝炤、阮廷韶、潘輝益等六七人，衆官在會」，「阮嘉歷」乙本作「阮宗歷」； 甲、

丙、丁本無「阮輝玿」； 諸本均無「衆官再會」四字。

〔三一〕「諸公叶否」，「叶」甲、丙、丁本作「協」，異體。

〔三二〕「非臣等所能回斡」，「斡」原訛作「幹」，據理校改。

〔三三〕「此事臣不能斡旋」，「斡」原訛作「幹」，據理校改。

〔三四〕「署府諸員」，「署府」下，甲、乙、丙、丁本有「權府」二字。

〔三五〕「責璉忠急擇官，傳旨刻日會堂議事分設」，原作「責璉忠急擇官，請旨刻日會議事堂分設」； 甲、丙、丁本作「責璉忠急擇官請旨，刻日會堂議事分設」，乙本作「責璉急擇官請旨會堂議事」，今參酌諸本改。

〔三六〕「兼帶興化鬼磔藩目丁公胡」，「胡」丙、丁本作「湖」。

〔三七〕「意外須防意外虞」，甲、丙、丁本句下多「中朝只做相争局，外郡空提不戰兵」兩句。 乙本回末無詩。

第七回　翊皇家武成道再出師　焚鄭府晏都王大去國〔一〕

卻説碩郡自翠靄之敗，走歸興化，依於藩目丁公胡之家〔二〕，及聞西兵歸，乃歸山西鎮，收兵入衛。上嘗使人與碩往復，最爲相得，至是命碩將兵入射場塢門以衛皇家〔三〕。碩入城，謁帝後乃謁王。京中恟恟言碩黨於帝，璉黨於王，二人將不日交兵相攻，兩下皆强將，未知孰勝。亦或以爲帝、王勢力均敵，而帝較强。王每使人慰碩，責以扶持王家；璉亦使人投贈往來，與碩要結。碩手下阮連，見天下大勢趨於王，自思璉附王之局，其勢難轉，欲使碩與璉合，勸碩舍帝從王。碩曰：「他人勞苦做得美饌來，我直來插箸便食，成何顏面！」連曰：「今王爵雖立，王權未定。璉業與帝約大權歸皇家，不敢復啓齒；王兀坐府中，政府無人，衆靡適從。此事非公不定。古人謂：『作事易，成事難。』公當其難，勳業不在璉下。」碩曰：「爲之奈何？」連曰：「他能會，如何公肯獨無？須訂日集衆議定官名，以衆議請於帝，帝那得不從！」碩善其言，乃爲曉示文武，言「阮整引兵入寇，某受命討賊，失律喪師，以致京城失守，自甘萬罪。幸天心悔禍，賊衆潛逃，今山河宛然，帝王如舊。但紀綱一壞，朝政紛如，武將文臣，豈應一向緘

默？請以本月日會於禮部堂，相與商議，奏請皇上，啓知王上，付下施行，以正朝廷體統。」衆見書，咸以爲碩爲帝作會，以報西龍宫之役。至日，碩提兵自皇城出，璉提兵自王府來，人或以爲兩將交鋒，有遁而去者，及見兩人相接無恙，又以爲碩賺璉於坐取之，稚將必墜老將計，終莫能知其意者。及文武赴會，相敘禮畢，碩問在會者曰：「王立已逾旬，而朝廷政事，未成頭緒，諸公有所見者，各各開展，共擇所當行者以請於上。」衆未知所言，寧遜獨多狡智，欲以雙頭説探碩意，曰：「創業以後，權在皇家；中興以來，政歸王府。」方纔開説，璉詰之曰：「今是創業前歟？是中興後歟？如何帶説創業來，看伊員官某，説得訥甚乃爾！」遜有急辨才，曰：「某只援引以明中興後如此爾。」璉曰：「如此，公可草議。」遜議以爲帝王相爲一體，今官名從帝始定，亦宜並存舊名，議以平章兼參從，參知兼陪從，簽書省事兼添差，都給事兼六番知番(四)，武臣掌府、署府，兼加五軍都督府、左右都督等字，議事堂在府門外，耳目慣習，請仍舊。凡政事議成，先啓於王，而取裁於皇上。璉看議稿，見文藏巧意，雖名爲從帝，而實則歸重於王，反喜曰：「人稱公老於詞翰，果然！頃者僕適失口，幸勿見罪。」乃使遜修奏本以進。本成，璉自以前言牴牾，不敢見上，辭歸，武人諸員皆隨璉散，碩與衆官入殿請旨。上初以碩必順上旨，喜令引見，及覽奏，怒曰：「參陪便參陪，何必帶平章參知？掌署便掌署，何必帶五軍都督(五)？卿等以虛文欺朕，若狙詐然。此豈事君之禮！」碩思從來與帝有深底恩意(六)，一旦無故改換，慚怍不敢出言，叩頭謝罪而已。寧遜跪奏曰：「今城外皆爲戰場，天下大亂，而朝廷政事紛錯，臣等冒干天威，不勝震慄。惟皇上燭照。」上曰：「城外皆爲戰場，是誰家所致？何者罪在朕躬！不須多言。卿等自量黨衆，足以脅制，輒自爲之，何必苦請！」碩等皆惶恐，汗出霑背，不敢固請，乃相率長伏於庭，入漏不起。上以爲人懷異心，既不可

恃，堅執無益，乃允其奏。碩等得請，拜謝而出。

翌日，入府擇官。衆議以爲王初得位，皇上所信用人，如泗川侯，未可驟去，乃以泗川侯爲平章事兼參從，繼烈侯、奎峯侯爲同平章事兼行參從，碩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掌府事加爵碩武公，璉爲東軍都督府右都督署府事加爵璉郡公，吴仲珪、寧遜等並爲參知政事兼陪從，阮輝瑶、潘輝益等六人並爲六科都給事中兼添差知番。命下，泗川侯辭不拜，繼烈侯自愧無狀，曰：「吾爲相不吉，前事可鑑。一生又幾回誤人國耶？」亦不拜。惟奎峯侯獨任事，而國柄則在璉手，碩武公老訥不知政事，亦備員而已。政府官僚既備，日謀裁抑皇家，兵民事權盡歸王府，而別議皇上禄，略加前朝。皇上亦每事牽持，兵民政事，紛然無定。皇上益招兵馬自衛，潛有制王之謀。故事：内殿有輔佐官，王使皇親之附王者爲上輔佐。上曰：「吾始許爲王，坐榻猶戰〔七〕，遽欲使人窺伺作承平規模。公歸語晏都王，既使公爲朕輔佐，朕還使公來輔佐王。」皇親出，上曰：「左右記之，如那人再來，刖其足。」於是帝、王相讐。

王初入城時，仲濟逃歸嘉林，王重濟爲人，使人召之。濟至，謂曰：「蠻寇畿甸，文武或奔歸或投降，卿以儒臣，敢於環畿對壘拒戰，義聲震薄，狂寇遁逃，亦卿威風所懾，此碩、璉所不及也。卿初入城，先以立王爲第一義，雖瑞郡事不成，而王家聲勢亦自此始。我初得位，而皇、王未睦，天下紛紜，卿勉留輔我。」乃以濟掌財賦事，而拔其門人阮茂儞爲進朝。濟素怨帝，乃言曰：「一統之説，出於賊整，殊無義理。從來帝委王以權，而王扶帝統，何嘗二一？皇家不與王家共難，反利王家之失守，泗川之徒，屈身虜廷，附帝而不知有王，此皆天理人事之所不容者。昨王來遲，臣不得已扶瑞郡公，若王來早，臣豈容降輩至今尚得逃刑？皇家宗室尚多，别求垂拱一位，想亦不乏其人。紅毛帝從紅毛去也〔八〕，亦久矣！」乃

爲王謀以兵圍殿，盡捕帝家臣誅之，廢帝別立。謀定，使阮茂儞將兵逼其前，而密令潤澤侯東華門襲其後。帝聞變，令皇親畢將所募兵守禦。儞騎象至大興門外，勢頭甚猛〔九〕。殿内惶恐將潰，忽見碩武公騎象從殿後東華門來〔一〇〕，止儞不得進，曰：「儞欲全生，速收軍回，不然我先斷汝頭號令，然後盡捕諸逆黨。」原來碩郡素忌濟名，且這大逆事心亦不許。碩時爲提領正號保守皇城，恐殿内有變，均蒙罪名，故急止其事。儞畏碩乃退，潤澤亦不敢入，於是殿内無事。帝大怒，謂左右曰：「惡黨既繁，禍根難拔，除是右軍再來，事何由濟？」乃謀召整出師入衛。

卻說整自南兵潛歸時〔一一〕，以孤舟尾南兵後，至海外阻風累日，旬餘始抵會統海門，舟次東海津下。適西山兄弟從陸路回，至永營，惠聞整脱歸〔一二〕，大驚，曰：「殺漢巧覓生，譬如十五叉鬼輪回作傷，割不可斷〔一三〕。」乃慰而撫之。整請從歸，惠曰：「今碩、璉未除，安南非公不可治。公姑留此。」乃爲整分所俘獲銅鐵諸銃與軍器諸物件，送至東海，整辭不受；再送整黄金二十兩，白金二百兩，留兵一百人爲整衛。整自知留兵無用，乃受金而還其兵，曰：「臣請自調用所在士人，或力不及，馳書告急，那時請別差兵將爲援。」惠許之，乃歸富春，留招遠侯戍奇華〔一四〕，與整策應。惠歸後，招遠戍奇華以内，不復與整相及。整在舟中，單有手下三十人，不敢捨舟登岸。乂安人知整孤窮，共謀起兵刻期取整。整急請其婿兄阮奎與謀，謂奎曰：「今天下大亂，弟將割據本州以圖天下，兄意以爲何如，計將安出？」這阮奎真福鄧田人，歷受知縣〔一五〕，其人宿學有智，爲整謀曰：「公名人莫不畏，以公起事，取乂安如反掌耳！今雖知公勢孤窮，而未知虛實，所在傳檄，只是互相推托，未有敢出頭的人，公先發制之，他便措手不及。今公有手下一千，可以横行天下矣！」整曰：「兄言正合弟意。」乃爲羽檄徵兵，自所在居邑始，勒一刻，

遲緩者斬。其旁邑有仍、轎老兵二人，素武斷鄉曲，止其邑勿受。整夜使手下劫其邑，刺那老兵二人，斬首爲令，傳首諸邑，於是真福一縣，莫不聽命，旬日得兵千餘。其旁縣豪目，見整起兵，急謀圖之，推舊鎮守瑲忠侯爲首〔一六〕，而各起兵以應瑲。整四面受敵，勢正岌岌。

奎峯侯乂安人〔一七〕，嘗得其邑人言整易取之狀，言於王，請命瑲仍鎮守，而使其子益爲督視，加差清華鎮守滿忠侯爲參領，先召清華散卒入乂安，仍召乂安散兵與所在豪目土民以擊整。王許之。益領命而行，謂人曰：「且立以看我入乂安取整頭來，奪郡公印。」又使其手下作軍鼓，曰：「要大可容人，教我鼓前軍趨取得整時，鑽鼓納整，致之闕下。」益出軍之日，人皆以爲功可立待。整在乂安，初聞晏都王立，戲作翻語曰：「晏都還是妒安。」妒安，俗語也，謂欲安不得也。及聞在京諸散兵軍集奇伍如舊，又聞王使人來征，乃馳書入富春，言碩、壤再立奠，據國以謀復讐，請援兵禦之。惠得書，使其左軍提兵直出。整又送書於壤，歷述一段情誼，且言今整既與西山相絶，乂安界接順化，南兵不時來，請留整以當一面，向平後如能爲整保全，整亦早歸朝廷。壤得書，召整壻超武謂曰：「吾兄與叔同居先公之門，先公待之如子，兄能爲先公復讐，叔獨無狀，愧兄多矣！第吾兄義則盡矣，而忠未至也。今叔扶王室，重整基圖〔一八〕，兄既請留鎮乂安，叔敢不相徇？但兄不可欺我，翻起突來。雖然，有叔在此，縱兄欲來也，叔亦不聽。君歸可致此意。」由是，整之事璉不以爲意。時王日謀專權，或語壤曰：「今大敵始去，邊境未寧，整賊在乂安，勢日强大。及今人心思奮，公宜請王親御征之〔一九〕，滅右軍，驅招遠〔二〇〕，復乂安舊界，此亦不下先王中興之功。立功而歸，大權自然到手，何必區區争陳朽之迹，而置寇於度外。萬一整軍再來，將何以禦之？」壤亦默然。整又使其兄監生阮班見帝，密請乂安鎮守之命。帝密問班以整軍情，班

張大聲勢以奏之。帝喜，曰：「此事右軍曾面請於朕，朕亦已面許之；今又再請，當付下行敕。爾可留以俟命。」左右勸帝曰：「右軍遠而王近，未知後日勝負如何，若此命出，而右軍事散，則王有辭矣！」帝從之，未敢出命。班忙歸，矯稱有帝誥敕，以整爲乂安鎮守、關中雄軍營加爵鵬嶺侯，將兵入衛。整拜命，爲檄號召豪目〔二一〕，收集散卒。於是豪目更相語曰〔二二〕：「彼誠可惡，而實受帝命，吾若拒之，是與朝廷抗命，彼執以爲言，何能逃罪？」乃捨瑺忠而從整，旬日得勝兵萬數。以阮奎爲視師，置四突、四成軍號，以奉敕保衛爲名，刻日進發，部伍齊整，號令嚴肅〔二三〕。帝方恨壞脅制，日望整來〔二四〕，密下手詔，趣令即日就道。整大會師〔二五〕，告於衆曰：「丁錫壞、楊仲濟等，擁兵居京，陰謀不軌，忝受密旨歸朝，以清君側之賊。尚其同心戮力，以共捍帝於艱〔二六〕。」師渡瓊瑠之黄枚津，遇參領滿忠侯、督視潘輝益受晏都王命，募清華士兵擊整。整使鐵騎突迎擊之，戰於玉山，滿忠兵敗鬥死，益爲其所獲。整數其黨壞叛帝之罪，且曰：「聞君造鼓甚大，鑽之可容人否？」益惶恐謝罪。阮奎與益有故，力爲救解。整笑曰：「儒生大言，殺之亦無益也。」乃赦之，挾以偕行。整既得勝，聲勢大震，報至晏都王，王召壞謀之。時帝降密旨令海陽諸豪攻破邯江丁族，壞不得已，力求領海陽、廣安二鎮〔二七〕，自率部兵東歸。兩洪、荆、策士民，素惡壞殘暴，及得帝旨，大喜，所在團結，移檄數壞之惡，四面圍薄鎮城。壞力不能制，夜潰圍走，退保邯江。京中傳言壞被東人殺了，右軍整亦旦夕且至，京城必爲戰場，一日之間，虛驚亂走者數四，人情大駭，城中搬運提挈，争回鄉邑，不可禁制。碩武公知事不可爲，私於部曲曰：「帝、王交惡，國事無主，璉郡既去，整賊將來。吾老師在此，非計之得者也，不如退守山西，據上游之地，固根本之勢，蓄力養鋭，徐觀天下之事，待時而發，將來自有奇功。諸君皆我麾下，鞭弭周旋，勉思奮力。行師之際，務

在平定安集，切戒璉郡所在殘暴，自取東人之叛。」衆曰：「敢不惟將令是聽。」乃斂衆西歸。

時璉、碩既去，京城虛空。帝敕諸皇親揀所募兵日夜戒嚴，防守殿内。在王府者，惟權府事裴時潤、行參從枚世汪、陪從楊仲濟，坐府堂中行文書催兵糧，州縣卒無應者；所遣軍史出城，纔過村邑，便爲其所毆褫，赤身奔歸。晏都王大以爲憂，謂仲濟曰：「大事去矣！非少康、臣靡之才，不能挽回。我不自揣量，業已爲王；卿過於忠誠，業已輔我。今聞賊整之來，勢頭猛烈。諺曰：『騎虎之勢不得下。』欲了此者，非卿不可。」乃以濟爲清華鎮守，率兵禦之。濟不得已拜命，然聞人説整，氣魄已先奪矣。師出纚橋，駐二日不發，王使人趣之，乃行。纔至平望，聞整已渡青厥江，濟驚曰：「除非董天王再世，孰能與彼對手？碩、璉可謂知幾，悔我讀書中人〔二八〕，反不若武弁之智。茲已晚矣！」即收衆取路渡青池津，不及見王，直走京北〔二九〕；啓請於王，求領京北鎮守，召募豪目，以圖再舉。王見啓惶懼無指，如失左右手，召時潤，潤已挈室宵遁；召世汪，汪亦謝病歸第。王慟哭曰：「我初不幸生王家，後復爲羣小所誤！早知如此，寧作彰德老僧，卓錫沙門之爲愈也。」顧左右曰：「今將安之？」有桂塢族人進曰〔三〇〕：「請王且鎮静，詣宮廟告變，收先王神主，聽臣先去河覓舟，俟夜扈王北渡，歸於臣鄉。臣家世爲將典兵，慈山之豪皆出門廡，臣以忠義唱之，一呼無不應者。丁錫壤在錦江爲左臂，楊仲濟在嘉林爲右臂，黄馮基在山西爲外應，王駐蹕桂陽，號召勤王之師，畫珥河之險以固守，整雖黠，豈敢北渡與我爭鋒？王請勿憂。」王喜曰：「或者天未亡鄭，以子畀我。果如其言，社稷之福也！」逮漏下三鼓，王乃北幸，騶僕纔數十人，清、乂散卒充四侍親軍，無一人從者。旦日，帝始知王夜去，密使人放火，盡焚王府，煙焰衝天，十餘日不滅。二百餘年樓臺宮闕，付於崇朝一炬〔三一〕，可憐焦土！遠近聞之，莫不憫王而甚

帝者。時丙午十二月初八日也〔三二〕。

且説阮有整師渡青厥，先遣黎珏奉表言：「臣欽旨提兵八衛，謹於前月出師，比至玉山，黎忠義、潘有益敢與拒戰，且麾鐵騎蹂之，斬忠義，獲輝益，遥仗天威，士氣百倍，清華以北，所至士民莫不歡迎。謹奉宣示威德，使之晏堵。臣躬親甲冑，夢想鈞韶，下情無任戀闕之至。」上覽表大悦，問以乂安情狀，珏具以實對。上曰：「可謂善權。」以珏爲内翰林院供奉、使簽書樞密院事、管左威奇。整軍至盛烈〔三三〕，上命廷臣郊迎。整入朝，賜見於中和殿，上慰勞之。整進曰：「近者驕兵起變，大臣蒙難，臣時領兵居外，不爲鄭王所容，至於亡身去國。臣深惟亂本在於綱常紊舛，冠履倒置。庚甲、辛酉年間，國人之忠烈者，蓄嘗以是發憤，或挾皇親而唱義，或據郡邑以召兵，事雖不成，義聲已播； 人同此心，非臣徒爲身謀，構此釁隙。臣以義動人，重整皇圖〔三四〕，欲明君臣之分，順天地之理，其於鄭王何讐？ 天若悔禍，人能改過，豈非國家之福！ 先帝憫臣此心，欽蒙温諭，臣不勝感激。國人不知臣者，反以爲罪，復謀蹈其覆轍，必欲甘心於臣，以撓陛下初政。伏惟燭微慮遠，何所不照，臣非敢媒人之孽，蔽己之過，知臣者君，望賜照鑑。」上曰：「朕已知之。今輔朕平亂略，致太平，惟卿是賴。」乃加整平章軍國重事，封鵬忠公〔三五〕，所親阮奎、子阮攸，並封侯典兵，同屬政府，部曲將士，升職有差。初，整之歸乂安也，文臣阮廷簡，在朝極言整援外兵破宗國之罪，請以討整爲己任，以殄國賊，誓不與之俱生，公議壯之而不之許。那廷簡弘化永順人，治己丑科進士，爲人質直剛抗，好攻人之過，雖貴近親故，未嘗不面斥其非，無所回避，人皆以直許之。至是整來，簡奉命往山西招諭未還，衆私相議曰：「簡必不歸，歸必不屈，將與黄馮基謀以圖整。簡若歸朝，整必不容，將陰陷以事，殺之而後已。二者未知如何？」阮奎聞之，以問整曰：「阮廷簡

何如人？」整曰：「狂直！」奎曰：「可用否？」整曰：「非但可相[三六]，亦可重其人也！」奎曰：「公不怒簡，果其情歟？」整曰：「君不見完郡公彼之婦翁也[三七]，明言於朝，數其屈膝虜廷之罪，况於人乎！我苟有過，彼言爲直；縱無之，於我何損？彼固不須怒，怒亦無奈彼何，徒使人得以窺我淺深。」奎因勸整召用簡以收人望。整從之，使人致書，辭極婉美。簡既至，適朝廷方議設官，以潘維藩平章事[三八]，張登揆、陳公燦同平章事，阮輝濯、范廷璵參知政事，阮廷簡副都御史。

且説整自入京，營治第宅於亮府居之[三九]，五日一朝，朝退坐政堂議事[四〇]，餘日凡有軍民庶務，百官皆就整請決，權侔人主，勢傾天下。時錢幣多爲富屋所斂藏，貨泉不通，人病於錢荒，物價騰踴。整請大括天下寺觀銅像、銅鐘，采運來京，起冶鑄錢，縱其麾下四出虜掠村邑，敢有藏匿，拷打驗治，獨城北鎮武觀神像不敢取焉。百姓怨讟，有作一對夜粘於大興門曰：「天下失寺鐘，鐘失而鼎安在？皇上焚王府，府焚即殿亦空。」整聞而惡之，且自料己之所行，不爲公論所與，益用起勢立威以鉗衆口。有武班黄廷倬者，於整奔亡時，奉詔率其手下保衛京城，過整家人帶劍馳走，詰之，其人請以劍納，倬受而釋之。及整來，倬管兵按京北鎮，謁整納劍，整即捕下獄；聞倬家多奇貨，盡索取之，乃得免。其所爲殘暴、無復忌憚類此。整又自置其軍曰武成道，道分五營，内軍曰鐵騎、鐵突二衛，衛各五隊，其軍色戎服，並法清朝體樣，以自别於衆軍者。所居之亮府，邸第門樓、車輿衣服，無不新定制度，以僭擬於上。内典兵樞，外領鎮節，凡機密要劇之地，必用其黨羽分佈衆職，事皆專輒，先行而後奏，至有在朝處决而帝不得聞者。威權太重，形迹盡露，物論沸騰，皆謂整必爲王，將來脅制皇家，更甚於鄭主。上頗疑之。一日，盡屏左右，密謂内翰吴爲貴、黎春洽曰：「整雖有保衛之功，而漸見陵逼之狀。能制之於始，使不得肆，便

不失養鷹之術；若他勢既成，圖後爲難，恐至遺養虎之患。可爲朕熟思之。」貴、洽對曰：「臣觀整之爲人，造意太險，操心太忍，藏機太深，假名太譎，應變太敏，未必爲治世之能臣，而實爲亂世之姦雄〔四一〕。譬之豺狼非可馴之物，鬼蜮無可制之機，惟有殺耳。然殺之亦須有術。陛下委之以心腹，隆之以禮貌，出入禁闥，都不見其他；宜召入内殿議事，因設晏醉之以酒，如此者數次，習見爲常，然後以鴆殺之，形迹不露，變故何自！臣愚以爲此計之善者也。」上曰：「出口入耳，無容得屬於垣。《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爾其戒之！機有可投，朕當以告。」正是：

海上馴鷗宜莫詫，罝中獲兔更難逃〔四二〕。

未知底事如何，且看後回分解。

【校勘記】

〔一〕「焚鄭府晏都王大去國」，乙本「鄭」作「王」，「大去」作「又歸」。

〔二〕「依於藩目丁公胡之家」，「胡」甲、丙、丁本作「湖」。

〔三〕「收兵入衛。上嘗使人與碩往復，最爲相得，至是命碩將兵入射場塢門以衛皇家」，甲、丙、丁本作「謀收兵入衛。上聞之，遣使與之往復，恩意相洽，遂命碩將兵入射場塢門以衛皇家」。

〔四〕「都給事兼六番知番」，乙本「都給事」作「都給事中」，甲、丙、丁本作「給事中兼知六番」。

〔五〕「參陪便參陪，何必帶平章參知？掌署便掌署，何必帶五軍都督？」，此兩句，甲、丙、丁本「參陪」作「參從陪從」，

「掌署」作「掌府署府」。

〔六〕「碩思從來與帝有深底恩意」，「恩意」原作「意思」，據甲、丙、丁本改。

〔七〕「坐榻猶戰」，甲、丙、丁本作「坐席未温」。

〔八〕「紅毛帝從紅毛去也」，「紅毛」乙本作「紅毛賊」。

〔九〕「勢頭甚猛」，「勢」原訛作「劈」，據諸本改。

〔一〇〕「忽見碩武公騎象從殿後東華門來」，「門」字原脱，據諸本補。

〔一一〕「卻説整自南兵潛歸時」，「南兵」甲、丙、丁本作「西兵」，下同。

〔一二〕「惠聞整脱歸」，「惠」原作「平」，甲、乙、丙、丁本均作「上公」，下同。

〔一三〕「殺漢巧覓生，譬如十五叉鬼輪回作傷，割不可斷」，此數句，「殺漢」諸本均作「狡漢」，「覓生」乙本作「偷生」；「十五叉鬼輪回作傷」，乙本作「十五種輪回作怪」，甲、丙、丁本作「十五類輪回鬼作觴」，「殤」或作「脍」。

〔一四〕「留招遠侯戍奇華」，甲、丙本作「留其將睿德侯與招遠侯以兵戍奇華」，丁本作「留其將睿德侯以兵戍奇華之河中營」。下句「招遠」甲、丙、丁本亦作「睿德、招遠」。

〔一五〕「這阮奎真福鄧田人歷受知縣」，「受」，乙本作「授」，甲、丙、丁本作「仕」。

〔一六〕「推舊鎮守瑠忠侯爲首」，「瑠忠」，甲、丙本作「璠忠」，下同。

〔一七〕「奎峯侯乂安人」，甲、丙、丁本作「卻説陪從奎峯侯乂安天禄人」。

〔一八〕「重整基圖」，「重」字原脱，據甲、乙、丙、丁諸本補。

〔一九〕「公宜請王親御征之」，「公宜」二字原無，據甲、丙、丁本補。

〔二〇〕「驅招遠」，乙本無此三字，甲、丙、丁本作「驅睿德、招遠」。



〔二一〕「將兵入衛，整拜命，爲檄」，乙本作「原來整是謀詐的人，料班此行未卜定奪，教班以倘不得命，須詐敕書帶回，以壯聲勢。班依計而行，歸即宣言於中外，整亦詐設儀仗，會將吏拜領宣讀，人皆信之。於是日夜與參佐籌辦」。

〔二二〕「於是豪目更相語曰」，「於是豪目」，諸本並作「傳檄諸縣，以扶黎爲言，驩、演功臣子孫及諸土豪」。

〔二三〕「號令嚴肅」，此句以下，甲、乙、丙、丁諸本作「師至東城，時瓃忠侯，聚兵竪屯雲雷，聞整聲勢甚盛，又受帝詔，無他奈何，其部下將吏亦議論紛紜，甲可乙否，旬日不能決，只得强與整挑戰，爲整所敗，一敗而潰」。

〔二四〕「帝方恨壤脅制，日望整來」，諸本作「且説帝以壤、碩諸將紛紜，羣心不一，王雖素稱恭順，而蛟龍佐以雲雨，亦屬難馴； 頃者王號之稱諉之璉郡，右軍之伐聽於奎，似此情形，不可不預爲防制，亦欲倚整以抗王，日望其來，聞整謀入衛」。

〔二五〕「整大會師」，「整」諸本作「整奉詔」。

〔二六〕「以共捍帝於艱」，「艱」下，甲、乙、丁本有「竹帛功名，可立致也。乃命其子有攸、部將黄日選、阮如泰、黎適、阮景爍等，分領諸軍，望北進發」。

〔二七〕「力求領海陽廣安二鎮」，「廣安」原作「安廣」，據甲、乙、丁本改。

〔二八〕「悔我讀書中人」，「讀」原訛作「中」，據甲、乙、丙、丁諸本改。

〔二九〕「不及見王直走京北」，甲、乙、丙、丁諸本均無「不及見王」四字。

〔三〇〕「有桂塢族人進曰」，「族人」諸本均作「外族人」。

〔三一〕「二百餘年樓臺宮闕，付於崇朝一炬」，原作「二百年樓臺宮闕閣崇朝一炬」，據諸本改。

〔三二〕「十二月初八日」，乙本作「十一月初一日」，甲、丙、丁本作「十一月初八日」。此句下，甲、乙、丙、丁諸本皆接以「王既至桂塢，倚族人爲衛，築壘樹柵，爲久駐計，且傳令旨，遍諭鎮目土豪，以討賊立功爲勸焉」，底本無。

〔三三〕「整軍至盛烈，上命廷臣郊迎」，「軍」字原無，據諸本補。

〔三四〕「重整皇圖，欲明君臣之分」，「皇圖」原作「穹圖」，據諸本改。

〔三五〕「封鵬忠公」，甲、乙、丙、丁諸本作「大司徒爵鵬忠公」。

〔三六〕「非但可相」，「相」諸本作「用」。

〔三七〕「君不見完郡公彼之婦翁也」，「完」諸本作「俒」。

〔三八〕「以潘維藩平章事」，「維」丙、丁本作「黎」，甲本缺葉。

〔三九〕「整自入京營治第宅於亮府居之」，此句原作「整營第宅」，據諸本改。

〔四〇〕「朝退政堂議事」，乙本作「政府堂」，丙本作「政事堂」。

〔四一〕「而實爲亂世之姦雄」，此句以下，乙、丙、丁本多以下數句：「自整得政以來，藐視朝中文武，以爲智略才力皆出己下，姑且凡軍國大事，皆率意專決，更不須僉同會辦，至有不以上聞者。臣等竊料彼將不利於國」。

〔四二〕「海上馴鷗宜莫詫，罝中獲兔更難逃」，此兩句，乙、丙、丁本「宜莫詫」作「宜莫記」，「更難逃」作「更安逃」。

第八回　楊御史就擒獻俘太學　黄郡公戰敗賜死西城

且説帝既定誅整謀，一日内翰武楨燕見，帝密以告楨，楨大驚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臣竊危之！今强敵在外，邊報正急，朝廷衆情相疑，陛下倚整以爲爪牙，當推心置腹，使之悦服。御得其道，則亂臣可以爲良臣。何乃逆其詐而億不信〔一〕，形迹未露，疑忌已生。整之親黨握重兵而居要地者，内外星布，一日有變，在京城者將不利於社稷，在鎮守者必奔走於敵人，是自剪羽翼，而資寇讎！」帝勃然曰：「微爾言，朕幾誤矣！」乃召讓貴、洽，急止其事。後整知之，深怨帝厭薄，且欲暗破其造謀者，謂部將阮如泰曰：「我遍走海内，無一人敢正目視我。何物書生，敢爾膽大！須俟我出師期，將他試劍利否，送至冥府，許造惡於閻王。」泰問爲誰，整曰：「是帝親貴臣吴爲貴、黎春洽的。」自是居於邸第，不復朝謁，軍國庶務，皆使人奏聞；帝有可否，復命大臣潘維藩、陳功燦與内翰武楨就整第辨明。適一日苦寒，藩等在朝堂，使楨詣整第。楨良才春運人，以才敏見知，整亦頗愛重。帝密囑承便與整辨解。是日楨覆咨戎事，坐鈴閣上，久不得入，閣下行走人曰：「公見在中堂的，非見客時也。官人且還。」楨大聲曰：「戎務

緊急，報不容遲。上公燕坐，只隔兩片門扃，而壅不得達，堂下遠於千里，何耶？某以公事來，非是私謁，還也不得！」整聞之，急令導入。楨語事畢，請退。整曰：「已有泰郡裨將等候(二)，便發兵符，毋勞内使復命，可陪筵一飲。」因酌一大斗與之。楨固辭，整曰：「内翰得無疑我耶？」楨起謝請飲之，曰：「某不才，過蒙收録，造命全憑君相，懸弓落影安敢！」整默然。席罷，楨出，謂整視師阮奎曰：「近來多有造僞傳虚，百無一實，奸徒緣此織爲無根之謗，以煽惑中外。尋常思議頗不能破，我公之明，想不容底話入耳。第於形迹之間，未免錯誤，恐增玆多口，雖市虎必誣之事，而言出三人，有無莫辨。竊欲明正其情，杜絶於微，使君臣之間兩情洞達，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奎曰：「諾。公第還。」旦日，奎乘間言於整曰：「人言固不可盡信，亦不盡無。吾熟觀上忍而多疑，底事須有(三)；雖然，無無有有，其奈我何？且四郊多壘，姑擱勿道。」

卻説楊仲濟自平望斂衆走至京北，與其侄楊雲、門人阮茂儞謀起兵於嘉林，築壘自守。會王奔桂塢，使人召濟，濟曰：「昨者清化之行，裴時潤武將，枚世汪土官，王不之命，而先以我試，是以我與敵也！待人不誠，故至於此。今與王圖大事，已有桂塢武弁，何召我爲？」因辭以戎事正緊，不赴召。自募丁壯幾千人，築壘自如京至富市，豎三屯，分兵固守，署雲平敵將軍，茂儞參贊軍務，移檄旁郡，數帝依整逐王之過。其辭曰：「僞莫之時，黎氏已無天下，賴有鄭大王翊助中興，功烈格於上下，福慶貽於子孫。二百餘年，皇黎垂拱，鄭王總政，中外臣民，共戴同尊，莫敢有異心者。彼賊亡命不死，妄圖匪謀，引外敵以破尊國，戕故主而賊人民，唱爲滅鄭之言，假爲扶黎之義。昭統帝者，南兵與整所立也(四)。德人立已，忘八世主帥之恩；焚府逐王，倚一團亂賊之援：實不宜帝，何以表邦！忝以先朝臺臣，義不容

已，將興師誅整，求皇親王孫之賢者而立之，以嗣惟帝惟王之業。約以月朔，師渡珥河，四方豪傑，有與忝同志者，宜各應期會師，協力進攻，早完收復之功，永記同休之約。」於是慈順土豪，見其指斥乘輿，詞意悖戾，轉相告曰：「名不正、言不順，則事不成。吾輩惟帝臣，不可從他，自貽伊慼！」由是卒無應者，其已集者亦漸散還，助之益寡。雲又素性殘暴，抄掠小民；茂儞又是庸猥，無所知識，衆皆惡之。時有文江監生得濟檄，奔告於帝。帝見大怒，急召整謂曰：「仲濟出身進士，何得無君！昨以紅毛帝目朕，對使者裂旨；今又著之檄文，無所忌憚。此賊不誅，何以示警？當亟發兵討之。」整再拜奉命而出，遣阮如泰、黃曰選領兵擊之。臨行，整誡曰：「仲濟竊據私邑，猶老狐依於故邱；自點鄉兵，若羣羊牧於曠野。執鞭驅之使行，何事於戰？諸公可鳴鼓開旗，直抵壘下，料他只有二策，不降則走。降則直送來，無得暴掠鄉邑；走則不必窮追，恐生荆棘。我聞京城之人，怨他入骨，走投之地，必不見容，早晚將送軍前授首而已。」泰、選領命，引軍渡河。濟聞之，召雲、儞等謀拒戰，雲曰：「使整自來，亦非對手，況碌碌偏裨等，亦何能爲！可聽自來送死，先斷兩個頭，長驅過河，在此一舉！叔大人無煩掛慮」。濟大喜以爲然，笑曰：「沙門自有護法善神，普三千世界，十五種鬼自當退聽。世尊可合掌蓮花座上，受茲供養而已。」茂儞亦請「先具牛酒，待到京開宴痛飲[五]；此回師大人爲南越生世尊，百千羅漢悉現真身[六]，聽我點化耳！」叔侄師生相期自許，不復以兵事爲意。忽報泰、選軍已至，乃以劍授雲曰：「《書》云：『乃言底可績。』識之識之[七]！」雲再拜而出，引衆登壘，徘徊瞻望，見泰軍勢甚盛，始有懼色；其所募兵又皆烏合，未經戰陣，金鼓旗幟，耳目皆未嫻習，妄想如鄉中迎神奉佛一般。雲依壘而陣，泰、選分二道夾擊，銃口火虎齊發，響震遠近，煙焰蔽天，雲衆驚潰，不可復制。雲倉皇失措，不知所爲，自脱戎

服遁走。濟在樂道中屯，使人來偵，則雲已不在，只見兩道軍登壘，四下縱殺，偵人駭奔告急。濟聞變即起，方寸已亂，未知作何區處，衆亦隨之四散，前後顧望，莫知如何，仰天呼曰：「惟天不祐王家，故至於此〔八〕！」遂率手下數人越壘而去，暮抵玉舍，雲追及之。是夜叔侄相謀，投宿民舍。雲請「先就桂塢謁王，王素所信重，見叔父必喜。此處皆是武人，得叔文臣爲之謀議，有所指揮，料必聽從。因此收潰軍以俟後圖，不出旬日，聲勢復振，可得志。」濟曰：「不可。前日王命召我，辭而不赴，今敗而來，將何辭以告？且何面目！桂塢人謂我如何？我與壤郡同功共事〔九〕，最相得，今聞據有邯江，號召海安人合數萬舟船濟江〔一〇〕，公又能兵之將，我即速赴邯江，與之圖回，啓請於王，移駕在此，桂塢不得不扈駕赴會。因使他從北地起，汝領一支兵與之俱，壤從東路起，我奉王督戰，約日同舉，大事可成，不比向時孤軍爲賊所劫也。」雲曰：「甚善。但自玉舍抵邯江，道頗曠遠，騶從五六人，狼狽而來，行色凄凉，看不入眼！且萬一有變，道間空手何以禦之？侄請募兵六十人，器械精鋭，鳴鼓而行，晨發夕到，壤即見之，亦不卑我。」濟曰：「意亦善。汝可急往募之，期以日暮即至。」不覺一夜談論，耳屬於垣，盡被舍人聞破。他於中夜具以事告邑長。迨曉，雲既去，那邑長率其徒數十人，各執兵器，擡一檻來，謂濟曰：「請官人入此。已有選郡公兵等候在爾，請護送來京，謁鵬忠公也好。」濟徉驚曰：「諸公誤矣！某是海陽生徒，如京借館，偶遭兵火，故復東歸。何事與中朝貴人參謁？」邑人笑曰：「官人休以口舌欺人，前此翱翔昇龍，叱咤京北，自以爲南國一人；海陽生徒，安得有此氣勢？今只要速入此檻中，及早擡去，請無多言，空自勞耳。」即携入檻中，解送選軍。所過士民夾道觀之，或呼曰：「進士何至是耶？猶恨無賴劫兒，如何卻得漏網！」蓋指雲也。

先是選等出軍，面受整誡，至是獲濟凱還，悉如所料。朝官詣整賀捷，莫不嘖嘖嘆服。陳公燦獨曰：「非公料敵之神，只濟無謀之誤。物傷其類，尤是可憫。」無謀，指檄文一事也。帝令罪狀仲濟，以正典型。整奏曰：「請拽出北門斬之便足，無汙筆紙爲也！」黎潘曰：「他賊固然，若仲濟者，讀書決科，出身進士，而敢悖逆，此實名教中罪人，安得死之若是恝然！宜遵奉聖旨，明著大惡，使他人以濟爲戒，則不逞者可戢也！」即援筆草論進呈云：「以臣叛君，無所容於天地；其名爲賊，得共誅於國人！當去進士碑名，獻俘國子太學，明見絶於士類，使無玷夫儒流。」詔曰：「可。」即令選等戎服執送仲濟詣太學伏質，然後就武場斬之。加選、泰等軍功，及頒將士銀錢有差(一一)。於是朝臣議奏進整爵一字公，開武成軍府，鑄武成印，樞密院屬焉。整因奏請以其子有攸爲營將領其軍，帝許之。自是凡關軍務，悉聽攸調度。整開府於邸第之東，高堂甲第(一二)，窮奢極侈，使攸居之，效王世子出府故事。其部曲倚勢肆行非法，不問某衙某事，一切行下文書，押用武成軍印，無敢違異者。朝廷無復紀綱，衆情乖離，識者知其必亂，或有謝病去官，尋山海閑静之地以避之者。整亦自知不爲公論所與，欲借科目正途，收采人才，以買國人之心，而圖善後之策。因謀於平章黎藩(一三)，奏請倣宋朝司馬光十科取士法，將開制科，文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詣殿庭對策。於是通國名士，莫不精白承庥；已在官使，亦皆奮勉應舉，時昭統元年春正月也。有憲副吳獎壽以廷舉賢良方正(一四)，上表固辭曰：「今承蠱壞之餘，天下之事，可爲感嘆者何可勝數？豈一痛二涕三太息而已耶！非有命世之才，誰能斡運(一五)？然奇才奇遇，豈盡由科目出來？世若有人，陛下以禮徵之，如聘莘訪渭，庶幾可致。至如臣忝以一職，猶恐不勝，何敢玷斯盛舉，以傷聖朝拔用之明乎？」黎藩聞之，曰：「何必要異人爲？」壽私謂功燦曰：「他謂何必要異人

爲〔一六〕？謂敵國在外，不日有警，釋此不圖，卻欲開科取士，虛餙太平制度，恐南兵再來，不知當用何策？此正目前之憂也！」是歲殿試對策，凡二百餘人。整欲拔茅連彙〔一七〕，以收天下名士，及臚傳取合格惟陳伯覽、阮嘉吉二人。整意不悦，故是歲冬復請會試於五虎樓〔一八〕，取裴楊瀝等進士出身凡十五名〔一九〕。整所親阮奎名在第十四，中外頗有樹私之誚。

且說整自乂安歸朝，爲帝所倚重，親臣故相無出右者，是以動輒得志，不暇以敵情邊謀爲念。時擁兵居外，與整對敵者，西有碩郡，東有壤郡，整皆閑視之，每對人輒云〔二〇〕：「壤雖冑出將門，其人粗鹵不嫻將略，昔在先公門廡，常以兄事我，中間所遇世殊，遂成參商。壤必不敢争我，我亦不必忍取壤，且置之度外。至如碩郡，他只是健武，而臨機應變，非其所長，今年老力衰，不足畏也。」會有整所親麗武從山西來，言於整曰：「碩郡前往興化，招諭藩臣，起冶鑄兵，今四鎮師徒數萬〔二一〕，傳檄山西土目，各率手下，刻日進京。聞先使人帶密表來上，相公知之乎？」整曰：「知道了。碩表自陳言：『前因失律喪師，後復入衛無狀，過蒙包涵，再假鎮節，使之得補前過。今日小心戀闕，又懼此意不明，不與臣者得以指議，加之惡名，所以躕躇未敢即就。』帝以表示我，我今暗揣碩意，必不敢旅拒，只欲解和，在外久則情疑勢隔，惟恐上之見疏；突然來則難我在朝〔二二〕，禍福未可卜，故先以此觀朝廷意耳！我欲奏請降旨召之，因致書與之，第難其人〔二三〕。汝既明知情形，當與中使齎書偕往。」麗武曰：「惟命。」整乃爲書遺之曰：「將軍前往上游，注措邊防，浮深履險，跋涉良難。果欲專制一方，爲西陲保障，忝當爲之提達，聽其自便。若以久服戎行，膂力既愆，欲解機務，忝敢不爲之周旋？爲將軍擇一善地以處之，保全功名，爲先朝宿將。大丈夫處世，惟『行止』二者，擇之不可不早，將軍圖之。」碩初聞召命，下堂拜受，下令將佐，

點檢兵馬，以待啓行。及發整書，大怒，謂麗武曰：「爾是私人耶？」中使曰：「那書鵬公已經進呈，奉御覽，便是上所使，非私人也。」碩曰：「諺云：『初生之犢，不畏於虎』，整之謂也。我是武人，不會矯餙，凡事直情徑行，有不可意，惟有劍耳。與爾説過：整始背尊國而援西人，復貳西人而據本州，及不爲西人所與、本州所容，然後投忱於帝。南衙文臣，被整瞞過，使得挾帝命以驅策國人。獨濟與之抗，卻於大義不明，故整得以執言。壤郡又與整有故，只得翱翔邯江，不敢越一步以向京而問罪。方今誓以討整爲己責，單某一人！諸公好歸語整，他慣以譎詐賣弄國人，如何賣弄得某？某今奉旨歸朝，問整之罪〔二四〕，整能與某戰，當出城數里以便對手，毋使震驚宫闕。否則待罪於大興門外，自有朝廷處分。」乃送中使還。復先具出師表，略曰：「臣前奉命出鎮，適阮有整自乂安來朝，陛下以整尊扶之功，委以國政，小人得意，漸畜異謀。臣愚以爲整非純臣，乃自圖利，觀彼所行之迹，殆同鬼魅；察彼操心之毒，甚於虎狼。伏惟聖朝洞燭，許臣制之於始，使彼無肆其惡於終，實社稷之福。」於是碩移檄廣、國諸路，聲整罪惡，目爲君側之賊，期必誅整以清朝廷。整聞碩引軍來〔二五〕，怒曰：「老賊可殺！不要做世間功名人，要從仲濟做亂道鬼。」乃入奏，請命部將黎譎帥兵拒之，而已自督大軍接戰。遹至大馮，碩軍適至，纔一交鋒，遹兵不能抵敵，棄甲曳兵而走。碩子嘉武請乘勝追之，使整後軍驚懼，可保全勝。碩不聽曰：「軍令晨傳，日中抵大馮會食。諸軍贏飯待歇，而賊奄至，我一揮卻之，因此傳餐可也。若復鼓之前驅，日暮到城，彼必悉軍死戰，我軍肌瘦，何以應之？兵法曰：『百里趨利〔二六〕，蹶上將，危道也。』且休兵會食，食已鼓行而前，逢敵便戰，食飽氣鋭，何患不克！且吾擒整如捕小兒，何可急用，而使軍令不信乎？」乃命鳴金暫止。遹走至半路，回頭知碩郡不追，又恐整至，即收軍結陣復進挑戰。碩軍方坐甲而食，失伍離次，見遹軍大來，不及以應，驚潰四

散。碩方坐大馮亭，倉卒上象，手下僅數十人，衛象力戰，碩棚上飛槍殺遹軍數百人，遹不敢近。頃見整大督兵繼至，遹即揮軍環碩郡象，以長槊刺之。碩鉤象卻走沙中，下象上馬，揮刀亂砍，往返如飛。嘉武陣後躍馬大呼，突前奮擊，殺傷甚衆，裨將黄登集得散兵數百，復來合戰。整見之，恐碩得脱，飛馬逸走，揮鐵突軍四面合圍，向碩馬射之，馬蹶，碩爲遹所獲。嘉武、登集度不能支，俱從上協退走〔二七〕。是役也，碩親率興化藩臣、山西土目，大會兩鎮之兵，甲杖犀利，一敗之後，盡爲俘獲，無復孑遺，而整之威振天下。捷至朝，廷臣入賀，帝勉强而出，私謂吴爲貴曰：「碩郡非朕叛臣。碩在，奸雄猶有所畏，不幸死矣，朕甚悼焉！何賀之有？」已而整班師送碩回京，奏議當斬。帝諭之曰：「碩郡義分多而理分少，故名實不副，形迹難明。今戰敗，於法固當死，第念昔仲濟縱兵圍逼京城，朕孤立殿中，幾有不測之變，若無碩郡，安有今日？準古八議，同一死也，使之殊異。朕心誠不忍，可改議，以存追軫之恩。」整與碩本無宿嫌，一戰而勝，忿氣亦洩，復聞宣諭，因請覆議。御史吴仲珪改議，有曰：「專兵拒命，罪固當刑；以功準過，禮亦有死〔二八〕。」遂於西城外賜之仰藥〔二九〕。碩郡再拜，飲之而卒。始碩郡被擒，都中士民相聚觀之，碩曰：「某故老將黄馮基的，一家父子死國事者已六人。是非自有公論，成敗天也！吾不能殺整，西山必殺之。天道好還，惜不及早耳〔三〇〕。」碩郡死，歸葬山西，軍民皆爲之墜淚。

卻説整專執國柄，事權皆自己出，縱肆日甚，衆心離散，文武臣僚，莫不鮮體。奉公守法者爲武成將士所撓，慷慨言事者多爲所傷，禍出不測，往往以言爲諱，或謝病解印而歸里閈。奸豪所在團結，交相侵掠，城外數里，皆爲盜藪。帝深以爲憂，命召故參從裴輝璧問以天下事。璧畏整一無所言，但謝曰：「臣幸竊一第，匡救經濟無才，故鄭王擢爲政府，兵驕民怨，敵國侵伐，臣無一策匡救，京師見陷，主帥蒙難，

誤國之罪，誠所難逃。今海宇一統，初政清明，須别求一番人臣，何敢復玷朝廷以誤天下。伏乞放歸田里。」退謂所親曰：「天下亂矣，吾亦從此去〔三一〕。」乃挈室而東。乂安督同范撝謙棄官就清漳上游謀勤王，移檄數有整罪，事未集而卒。當途之士，别有一等功名，以撥亂扶衰爲己責者，糾合同志，招募義勇，四方豪傑，受旨赴召，在在有之。高平督鎮劉睫受王密旨，督同阮翰受帝密旨，各諭本鎮藩目〔三二〕，使之效力，給兵符，治器械，以待徵發。一鎮分爲二黨，受節制於督鎮者不知有督同，聽約束於督同者不知有督鎮，二人各居同營，不肯公會，名爲同僚，實則對敵。睫陰使藩屬詐降，率衆歸翰，又使人請和以求叛者；翰不之覺，納降藩而拒睫請。睫遂率衆圍擊，叛者内應，翰兵大亂，倉皇出走，睫殺之，其妻子在官舍者皆遇害，於是高平大亂。諸鎮各保私邑，治兵相攻，睫亦不能制也。諒山何國驥、太原趙文姜、宣光黄文桐、興化丁文胡〔三三〕、扶床、西嶺等諸酋〔三四〕，亦各效尤，所在旅拒朝命，鎮臣或有爲其所逐者，四封之内，了無一乾净處也。正是：

不怕烏狐分赤黑，卻驚龍虎鬥玄黄。

未知大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何乃逆其詐而億不信」，「億」乙本作「抑」，丙本作「臆」。按：「億」本有「抑」、「臆測」之義。

〔二〕「己有泰郡裨將等候」，「候」字原無，據甲、丁本補。

〔三〕「底事須有」，「有」原作「言」，據甲本改。

〔四〕「昭統帝者，南兵與整所立也」，此句「者」字原無，「所」原作「以」，據甲、丁本改補。

〔五〕「待到京開宴痛飲」，「京」字原無，據甲、丁本補。

〔六〕「百千羅漢悉現真身」，「千」原作「身」，據甲、乙本改。

〔七〕「識之識之」，原作「戒之戒之」，據甲、丁本改。

〔八〕「故至於此」，其下原有「夫何故焉」四字，據甲、丁本删。按：甲本作「天何故焉」，爲夾於正文中之雙行小字批文，後出抄本不察，遂并入正文（如乙本）；或訛「天」爲「夫」（如底本、丙本），於文義皆不通順。

〔九〕「我與壤郡同功共事」，「我與壤郡」原作「且我與壤」，據甲、丁本改。

〔一〇〕「號召海安人合數萬舟船濟江」，此句甲、丁本作「號召安廣之兵，衆合數萬，舟船蔽江」。

〔一一〕「及須將士銀錢有差」，「差」原作「限」，據甲、乙、丁本改。

〔一二〕「高堂甲第」，「堂」字原無，據甲、丁本補。

〔一三〕「因謀於平章黎藩」，「黎藩」甲、丁本作「維藩」，下同。

〔一四〕「有憲副吴奬壽以廷」，「吴奬壽」甲、丁本作「吴蔣燾」，下同。「廷」字原無，據甲、丁本補。

〔一五〕「誰能幹運」，「幹」原作「幹」，據理校改。

〔一六〕「黎藩聞之……必要異人爲」，原作「黎藩聞之，謂功燦曰：他謂必要異人，謂」，顯誤；今據甲、丁本改補。

〔一七〕「整欲拔茅連彚」，「彚」原作「蒐」，甲、丁本作「茹」。按，《易·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王弼注：「茹，相牽引之貌。」「彚」，類也。此處作「拔茅以彚」、「拔茅以茹」均可通。

〔一八〕「故是歲冬復請會試於五虎樓」，「五虎樓」甲、丁本作「五龍樓」。

〔一九〕「取裴楊瀝等進士出身凡十五名」，「瀝」甲、丁本作「壢」。
〔二〇〕「每對人輒云」，「人」字原無，據甲、丁本補。
〔二一〕「今四鎮師徒數萬」，「今四鎮」甲、丁本作「今已回鎮」。
〔二二〕「突然來則難我在朝」，原作「突然來則誰聽，且聞我在朝」，據甲、丁本改。
〔二三〕「因致書與之，第難其人」，此兩句，甲、丁本「與之」作「與之喻意」，「第難其人」作「第此行獨難其人」。
〔二四〕「問整之罪」，「之」字原無，據甲、丁本補。乙本作「以問整罪」。
〔二五〕「整聞碩引軍來」，「來」字原脱，據甲、乙、丁本補。
〔二六〕「百里趨利」，「趨利」二字原脱，據甲、丁本補。
〔二七〕「俱從上協退走」，「退走」原作「進退」，據諸本改。
〔二八〕「禮亦有死」，甲、丁本作「死亦有禮」。
〔二九〕「遂於西城外」，「西城外」原作「西外」，據甲、丁本改。乙本作「城外」。
〔三〇〕「惜不及早耳」，「早」甲、丁本作「見」。
〔三一〕「吾亦從此去」，「此」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三二〕「各諭本鎮藩目」，「藩」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三三〕「與化丁文胡」，「文」甲本作「公」。
〔三四〕「西嶺等諸酋」，「嶺」原拆作「山領」，據甲、乙本改。

第九回　敵將武文任提兵掠境　宰臣陳功燦奉使議疆

且說高平構兵之始，劉睫、阮翰並發驛書告變，睫指翰爲叛，翰指睫爲叛，言現當勒兵攻捕〔一〕，旬日之間，罪人斯得。平章維藩見書大駭曰：「二臣皆以朝士清流，出膺閫寄，所當公爾忘私，降心相從，卻乃唱爲亂首，同類相傷，亦一大變也。可怪可愕〔二〕！」會諒、太、宣、興四路鎮臣，亦次第馳書告變。帝與鵬公整謀之，對曰：「諸鎮兵爭，本亦邊臣故態，降一紙書告示禍福，料亦帖從，安之亦無難也。獨高平之變，造意出自鎮臣，邊酋無足責者。專兵專殺之罪，朝廷自有處分，請下廷議。」平章登揆、參知阮耀曰：「請急別擇督鎮、督同幹員，代領鎮務，而降旨睫、翰回朝〔三〕，庶可弭亂。」維藩曰：「槃根錯節，必須利器，那鎮閫臣，非容易可使。」平章功燦曰：「昔日高平之亂，先臣義成王奉命招撫，在鎮七年，民夷懷服，後卒於官，地方爲之罷市祀之。今樞密阮僚其嗣也〔四〕，爲人宏曠有度，應事亦敏，請急使之。」乃以廷僚爲高平督鎮，進朝阮輝宿副之，命下促令之官。僚曰：「臣父生於高平，卒於高平，臣亦生於此，今再復來，事可知也。請假以十日歸措家事。」及行至諒山界，聞翰已遇害，僚驚曰：「哀哉！命之亡也

夫。亦吾遲之過也！」即督驛往前。驛報新督阮廷傃來，諸酋聞之，歡喜迎賀。比到鎮，劉睫猶閉城門與翰餘黨拒戰。傃奉命宣示威德，令各觧兵，從容指揮，一方復定。適一日謁義成王廟，謂督同輝宿曰：「某今其從先人遊乎〔五〕！凡邊閫之責，有艱大事。本鎮與内地通，某前奉使，道路頗諳，只恨不在耳。公尚留此，勉强當之。」又顧藩長曰：「若吾去後，惟副鎮官是聽！無如近日惹出許多事來。」人莫不奇其言，乃以爲問，傃曰：「是難言也。」日晚歸營而卒。輝宿爲之治喪，發書以聞於朝，奉旨領取鎮節，不在話下。

卻說西王歛衆南還〔六〕，至乂安留十餘日，委别將阮睿據其地，與都督招遠青沔縣丹甲社人。屯河中鎮營，後又改招遠屯布政州，王婿武文任掌左軍，屯重兵於洞海，以爲犄角聲援。那時整尾及之，上公慰勞使留本州，與睿共事。面雖甘言許整，而私囑睿曰：「整本河北人〔七〕，亡命歸我，觀其爲人，反覆譎詐，不可委信。且北人怨整太深，我欲棄之，使其自斃，不意復逃死相隨。乂安是彼家鄉，今留汝在此，宜細察人情向背，及整之動静何如。招遠在此，一呼即來；左軍在此〔八〕，亦不甚遠，事有可否，馳書速報，與之商略。敵國爾當加意謹防〔九〕，勿可輕信有整，必墜彼計，慎之慎之！」自西王、上公歸後，整尋得命召，舉兵而北，且留其黨劉遹從事於睿〔一〇〕，臨别再四丁寧，以好意期睿，睿亦以好意送之。整既得政，常與睿通書往復，餽遺甚厚。又使人密徵遹還京，採訪西山國情，揣睿本意。知西山王與上公兄弟構兵，繼又得睿書，約以并力南攻，大喜，以爲乂安必可圖。乃具黄金十兩，緞十疋，使遹歸謁睿，以利害禍福怵之，而誘使據有乂安〔一一〕，絶阻招遠，修横山舊壘，畫大靈江以爲界〔一二〕，如前黎故事。於是武文任探子識破其事，忙遽回報。文任即以兵符召睿，睿拒之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上公歸時，委某

留此，不敢擅離也。」任曰：「睿反矣！果然。」馳書告變，且言：「昔者用整，是畜虎亭下；今日留睿，是養蜂袖中。請急北伐，先誅睿於乂安，次擒整於昇龍；討亂定國，在此一舉，不可失也。」會上公與西王有隙，連兵未解，南陲內變，較北河外憂更切，不果於行。乃使人報文任，促令前往乂安捕睿，而點兵徵糧，分屯要害，移書問整與睿通謀之罪，看整如何報復。倘整尚知畏(一三)，退托其詞，猶當置爲後圖；若彼分明拒命，是用進兵聲罪未晚。文任聽命，自引大軍疾馳，一日抵奇華營，則睿已不在矣。原來自去冬上公聞整帥師入衛，恐其他變，即使阮文德領軍出據演州，與睿同領鎮守印，相爲脣齒。及聞南陲交兵，睿、德遂遺書於整，謀合兵南還，乘釁作亂，克捷之後，來取橫山以北地；整亦遲回未決。及見任所發兵，二人乃去演、驩，引軍從上道南還(一四)。睿歸西山，德是國朝大臣，爲西人所獲，勉强從事，亦不樂爲之用，至是望西南山路，直投暹羅去了多時。上公得飛書，遣兵邀截，亦不及。

且說任至乂安，點兵壯，徵糧草，具器械，貽書切責有整。整得書匿不以聞(一五)，復書陳謝，言「僕前去國來歸，蒙置幕府，周環鞭弭，終四五年。迨秋還師，不以告僕，主公以是嘗試觀其去就。北人挽留，僕決然去，想此不二，當簡知於高明。永營追謁，僕請從軍皆歸，蒙諭曰：『碩、壤爲梗不可去，姑留於此，一番圖之。』僕敢不如命？既以身許馳驅，靡敢愛惜，躬冒矢石，以與碩、壤交鋒，惟思去此二梗，隨即單騎南還。乃於月前戰於山西，始擒碩郡，存壤猖獗海陽，尚留剿捕，所以未還朝廷耳。惡僕者見其北留，以是嫁謗，何不審主公南歸後，僕在乂安僅十餘日，何暇與睿思慮？自此一南一北，各事其事，何曾與睿往復？明燭其情，當不待辨。且僕與將軍之日不爲少，果有他心，豈能隱而不露？將軍當爲聲辨乎主公之前，僕受賜多矣！」任得書，知整尚有懼心，以善言慰解之，使整自安，而已得以經理乂安事，

但責以旦夕平壤，振旅南還，以無負盛意耳。整不知其意，以爲可責弄，必寬南顧之憂。

時中外傳言，西將左軍任出軍乂安，揀取丁壯〔一六〕，刻期進發，西兵不日再來，昇龍必爲戰場。京中喧閙，遷徙奔走，金吾不能禁，廷臣多以爲言。帝召問整，整對曰：「衆人訛傳，不足爲信。臣曾使人往覘，盡得其實。西王自北還〔一七〕，直至國城，上公頓兵富春燕樂，申明號令，繕修城壘，總北還所獲軍資器甲重寶，悉收貯之。西王使使宣召，不肯回朝，凡封拜處置，皆自專决。西王使人齎印封爲北平王，且問所得鄭府寶貨，上公拒不以進。西王大怒，兄弟由是構兵，蕭墻之中，甚於敵國。彼方内救不暇，何敢越横山一步，與我爭衡？我要自治規模，自是太平可冀。至如乂安一鎮，遣一介持國書往，與他定議，一言便了。他與國姻好既成，不須遠慮爲也。」御史阮廷簡曰：「古來姻好，盡不可恃。固在我所以自强之策，如何可固疆圉、杜窺窬，止此可恃。」整曰：「臣嘗與之共事，豈不相知？他信是英雄，我北河才人亦不多讓〔一八〕！萬一構成兵禍〔一九〕，臣請與之對手，其餘武文任不足算也！今文任已據乂安，饒他客兵棲寓〔二〇〕，不過如往時昭武、順義據有乂安南河七縣，不久又歸於我。」帝曰：「人情驚疑，惟是南河動静〔二一〕，爲國家事體輕重，卿可熟籌預計，以寬朕懷。」對曰：「此臣職分内事，敢不悉心！」整雖外爲誇大之言，以鎮壓國人，而自得任書，内實憂懼。一日趨朝，屏人密言於帝曰：「武文任雖是北平王帥府左將，而本爲西王女婿，年來軍事指麾，亦以國婿自效。一旦見兄弟有隙，任以此中立，固惟將令是聽，然其心豈能恝然於婦翁？昨有探子言，任於洞海聞變，稟請入侍，北平王不許，而使直往乂安。今彼在危疑之地，必不無内顧之憂。臣請間説乂安事〔二二〕，且專以恩意望他〔二三〕，外有任爲之悠揚，内有公主爲之周旋，北平王倘有何心，亦不得不勉從於我。」帝曰：

「善。」翌日早朝，帝謂羣臣曰：「乂安密邇清化，爲湯沐輔郡，其子弟補宿直，爲國爪牙。此地不可久委他人竊據，朕將遣使與北平王議定，卿等擇可使者。」張登揆曰：「阮廷簡、范廷琠〔二四〕，其人方正，可以辦事。」潘維藩曰：「簡梗直有餘而和柔不足，琠持論雖正而應事頗遲。北平太譎，好以智術籠罩人，談論之間，一抑一揚，人不可測，恐二臣與之争辯，必誤國事。」廷舉累日不決。整奏以陳功燦往，帝曰：「得之。」乃召功燦，諭之曰：「卿忠貞體國，簡在朕心。昔富弼使契丹，敵人起敬，事濟功成；此行事亦相類。卿勉爲朕將命，亦南國之富弼也。皇親一人，特維祫輔行，一人惟卿自擇〔二五〕。」功燦毅然請行，曰：「主憂臣辱，臣何敢憚難？臣共事臣所知吴儒可。」帝然之。命下，舉朝皆稱得人。那維祫懿宗第六子〔二六〕，帝之從祖叔，爲人謹厚雅實，玉忻公主未嫁時，嘗以尊行事祫，可否必問。及歸北平王〔二七〕，祫嘗以事求見，北平王亦稱其舉止言語有度。至是，以問安公主，擇皇親可遣，故祫行。功燦與安偉人，景興壬辰進士，端王親政，燦以工部左侍郎入侍參從，丙午之難，西兵逼畿甸，碩郡兵潰，文武諸臣，接迹霄遁，燦獨請王背城一戰，戎服帶劍，扈駕於五龍樓。及北平王入國，先皇令羣臣次第參謁，見其神氣英毅，莫不失色，燦獨進退如常，不失大臣風采。北平王奇之，延問以北河事，燦隨問隨答，如湧泉無少留，有不可意者，北平王詰之，亦不屈。北平王謂左右曰：「我聞北河人才甚多〔二八〕，親來其地，惟見功燦有人色耳。」其見重有素如此。歷授刑部尚書，入侍經筵，同平章軍國重事，立朝梗槩，臨事應變，濟以經術，人皆推之爲鵬公業師，整有心裹事不以告人，未嘗不於燦取决焉。今奏帝遣之。儒富川知止人，初燦以臺官知貢舉，擢儒乙巳科進士，故儒以師禮事之，嘗詣其門。燦見儒爲人慷慨多大節，不附權勢，聲氣相投，燦素愛重，因與之俱。儒初聞命，入見。燦曰：「敵國憑陵，邊報正緊，今卜其行，未卜其

歸。某爲國大臣，義所當往，死生非所逃。公初仕位卑，老母在堂，忠孝不可兩得，熟思之，不敢强公也。」儒曰：「相公受國厚恩，某受相公雅顧；大臣爲國當事，士爲知己者屈，皆義當然，此外非所知也。」燦曰：「壯哉！士如是，斯可謂之達矣。」乃引儒入見帝，拜於内殿。帝曰：「汝亦抱負經學，練達世故，自料此行何如？」對曰：「仰賴國家鴻福，廟堂遠算，事事允濟，想亦無難。且此間良臣，自當不辱；臣爲輔行，但知盡所職耳。」帝頷之。即命維藩與鵬公集議，會修國書，略言：「乂安乃國朝中興根本之地，與清化爲股肱郡，文臣武將，多出於此，宿衛之士，亦揀其丁壯充補。若用其人而棄其地，使之鄉里隔阻，親戚離別，求之人情，最爲背戾。貴國王敦信睦鄰，推心置腹，想亦無微不燭，況此明明者乎！重念貴王初來，本以匡扶爲第一義，先帝在御，延之坐榻，執手共話(二九)，玉音在耳，何可頓忘？及其憑几遺言，諄諄以小子沖年爲憂，心欲邀貴國之福，爲可倚伏。近聞遣將出戍乂安，國人疑沮，或以爲邊臣惹事，非出貴王本意，及接移文，始知實奉大命，約以去秋割地犒師爲辭。小子新膺曆服，未究前因，經飭廷臣，查照割地之約，是指布政、明靈二州，不干乂安界者。那時曾蒙貴諭，果屬黎家土地，一寸不取。若犒師以地，不如以幣；請計地域，歲入總數，用爲犒師之需，年年送至界上，永爲常例。遥仰貴王裁之，以全兩國之好，一國幸甚！」書成，進覽。帝命出内藏黄金、彩緞、土絹、土布餽饍品物，召功燦面諭，敕令齎往。

是日欽行，百官送至郊外，獨鵬公與燦宿於盛烈寺。燦謂曰：「北平王險詖難測，此行未必他肯聽否；但吾既受命，且委曲辨折以争之。至於防備機宜，吾去後，公可加意毋忽。清化地面沿山，速宜分屯守險，以防步兵；海口亦各横流樹栅，以截舟師。若彼背約來攻，吾先有以制之，不至臨時倉卒。」整

曰：「請師第去，無勞過慮。先生辭命，誰不退聽！否則弟子之治軍，亦不下人，萬一有變，豈不能轟雷掣電，摧山倒海，以快吾心？彼雖桀黠，亦不能施。」燦不以爲然。及行至瓊瑠界首，文任所置屯將接入檢視，只許使三人與行介十八人俱〔三〇〕，餘各遣還。比到乂安鎮營，任置酒款待，從容謂燦曰：「北河人物如老爺者幾人？黎君委國於賊整，自謂何如？某今已帶領兵牌，早晚直擣昇龍，先斷整首，次問黎君何以背德納叛。明告北河人民，使知用兵本意。黎君既不能治國家，并清化以北諸鎮，我不取，他人必取之；乂安蕞爾之地，割不割何關存亡？遠來祈請，徒苦跋涉，恐離巢之鳥，到歸飛時無枝可依耳。」燦默然，聞者大恐。及出，謂儒曰：「西山人行兵趨利太急，觀其去來倏忽神遠，禦不可得，進不可及，古來未有如此敵者。吾意中遠慮〔三一〕，逆防未然〔三二〕，曾於行間囑鵬公，不識阿公記否？若少遲緩〔三三〕，不及事耳！」嗟嘆良久，乃行。儒又謂燦曰：「看彼主將，密謀圖我，已有定局，年前尊扶，還是假托。豺狼野心，決不可以仁義說！今使軺出境，國城被兵，事勢太迫，宜權變以圖之，不可膠柱。且觀鵬公自得志以來，黃金橫帶，氣體洋洋，不比曩時咬菜根能做事者。恐倉卒臨戎，必爲文任所獲；吾皇去留亦未可卜。吾輩作何籌算，以默定機括，庶可挽回，求以安國家，專之無妨。若徒遵奉原旨，爭辨乂安之事，所謂盜既入室，而猶修其藩籬，非計之得也。請且改國書以圖之。」燦曰：「改之何如〔三四〕？」儒曰：「『鄭氏專國〔三五〕，黎家已無天下，幸賴貴王尊扶。天不祚黎，宫車晏駕，嗣孫冲齡，深惟不克負荷，以辱社稷。《書》曰作賓，《詩》曰有客，皆前代故事。請胙土世襲以奉宗祧，實順天命以自存，邀天眷於無疆也。』彼志在守國，無心圖我，見此喜心油然，必放使臣回國，分土居之，我因得奉吾皇棲於其地。彼既無疑我心，必不復來窺伺我，因此徐圖，如少康之綸邑〔三六〕，勾踐之會稽，中興自當有

日。不然彼怒而逞，吾輩徒爲海澨之鬼，固不足言，吾皇羈旅喪亡之餘，無寸土爲之階，雖有孔明之才，亦難措手矣！」燦曰：「不可！鵬公結髮從戎，老於行陣，設若國城受兵，想亦不甚狼狽。兩國交争，得失未决，我輩銜命出疆，遽已易言矯詔，非惟得罪於國，若敵人勘得欺罔，亦不容我，爲禍更大，遺笑無窮。不如明白行之。事之成敗，天也，我何憂焉！」儒自是不敢言。

既至富春，陳其品幣謁見，燦奉上國書。北平王啓看了一遍，擲書於地，厲聲曰：「那書是誰人做説？全無義理！北河諸人慣以口舌啖我，我非兒子可欺也！」燦神色不變，從容言曰：「王可息怒，容臣明言。若欲殺臣，請一言以死。」北平王素重燦，改容謂曰：「昔我駕海北出，破昇龍，滅鄭氏，舉國震驚，朝野束手。此回使我據有其國，稱帝稱王，亦奚不可？惟我遠慕先帝之德，挈土宇而全歸之，一統輿圖，皆我再造。北朝卻以上公制册爲報，不知上公是甚名號？於我何加？已而先帝賓天，山陵大禮，我爲周全；嗣皇承統，册立大禮，我爲主張；今不此之德，納我叛人，與我抗衡，謀乂安之地，以若所爲，人情忍耐得否？我已派出兵馬二萬，使武文任領之，直抵昇龍，馘賊整父子以獻。自料我軍出〔三七〕，必挾嗣孫以走，不知鋒鏑之下，玉石不分，嗣孫得保無恙否？國人反以歸怨於我。」燦曰：「昔黎太祖平吴開國，功德如天〔三八〕，垂及百年。莫氏僭干，一國咸憤。先王糾合同志，復立黎氏；鄭王繼之，亦以扶黎爲名，故能號令四方，人皆響應。數世以來〔三九〕，雖云脅制，而正朔所在，鐘簴不移，天下固黎之天下。大王一駕，直抵京城，雖曰威名有截，亦惟匡扶大義，人所信服；不然入人之國，安得若是容易？先帝一見王，禮貌極隆，公爵册命，繼而封王，自是本朝故典，非酬答之不加〔四〇〕，不可以此見薄。三百年之國，上帝享之，人心戴之，大王挈土宇而歸之，乃所以順天意，副人望，未可以爲德。先帝

臨崩，嗣皇繼立，事事皆先稟白，非王主之而誰主？ 理到這裏住不得，臣不敢云云，以譽美而獻諛也(四一)。大軍南還，有整尾從，大王留之又安，何以指之爲叛？ 又安本朝故轄，取其舊疆，何以名之曰爭？ 王派出有兵馬以聘問來，本朝例有迎接，否則，古人云『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守禦之固』，臣已越境，事非敢知。 嗣皇天既命之爲君，帝王有真命(四二)，鋒鏑有所不及。 請王勿憂，王順而行之，興衰繼絶，以定黎國，臣民莫不戴其功德，又何怨焉！ 不然世變事殊，非臣愚所能逆睹也。」反覆辨論，一無所屈。日向暮，北平王曰：「第出館，試三思之。」燦曰：「三思反惑，一死便足！」北平王怒，命錮於獄，分送維袨、儒等各於別所監之。 燦既就獄，言笑如常，北平王使人偵之，見燦書監所云：「達德有三，縱未能之願學；小心無二，行其素也何尤？」司馬吳文楚請殺之，北平王猶惜其才，謂中書陳文紀、禮部武文納曰：「北河人物，燦亦好底，我欲收之用之，而彼不肯，爾等盍一試開諭之(四三)？」於是二人至監所，的見燦木梏仰臥，曰：「老大何自苦乃爾？」燦曰：「命也夫！」紀曰：「君子有不受命，制之在我。試之賭然，錢一俯一仰，吾從其勝者而賭之，天下稱爲良博。」燦曰：「此所以爲博徒，非君子之道。吾聞爲臣死忠，古之訓也。」二人知其不可奪，出曰：「漢有蘇子卿，黎有陳功燦，的可憫，亦可惜！」會西王移書於北平王，數其罪狀，將發兵伐之，北平麾下將士或有亡者；北平王謂陳文紀曰(四四)：「今我國有疵，人情攜貳，蕭墻之變，不可聞於鄰國。北使在此，耳屬於垣，彼來觀我，留之則國情被他識破，或緣此投間，弄出故事；歸之則被宣洩，北河知之，更生外侮。我欲投之海中，以絶聲迹，尚當依此計行之。」乃使都督武文月具海船數艘，聲言送北使還，引燦等入拜辭。北平王曰：「公等第回，待我來時召見，別有區處。」又將白金百兩，謂此公主好送勿辭。名曰歸，而密以教月，人不知之也。丁未春三月，整船自

思客海門開帆而去，不十日抵乂安之丹崖海門。月使使部泊岸登陸〔四五〕，燦故門生監生阮軒者，真祿人也，聞其師得還，歡喜赴謁。軒見月面目不常，陰揣其情，密以告燦，遂請從陸道。月曰：「某奉命送使水行，最爲妥便，不可步行，跋涉徒苦。」於是復登船駕海，纔出洋面，月使舵工漏舟沈之〔四六〕。軒立海岸望之，慟哭良久而還。歲夏四月十一日也。月與舵工回舟泊岸〔四七〕，以阻風溺水宣言於中外，蓋不欲明其殺之也。有詩云：名留宇宙千秋石，義重綱常萬古洋。

且說燦之南行也，鵬公整以爲事必可濟，公言於朝曰：「西山情形，如在目中，彼方幸我之不開釁，得以專意其國，今內變正忙，何暇外慮？聞任孤軍在外，內顧無援，亦何能爲？北平王見我書來，必喜而退聽，請勿以南陲爲憂。」故凡在燦行時所囑備禦等事，整皆不以爲意，但奏以黎通爲清化鎮守，臨行戒之曰：「只宜慎守封疆，無生事，以待陳平章回後，移鎮乂安，修我橫山舊壘，以固邊圉，爲長久計也。」平章維藩聞之，詣整言曰：「陳公老於世故，見事甚敏，平日所有議論料想，事之來無不奇中〔四八〕，公可等閑視之耶？」整亦不必以爲然。藩出謂同僚登揆曰：「鵬公最號知兵，而愎諫輕敵，恐國都殘破之後，能再堪蹂躪耶？吾曹久當揆席，顛不持，危不扶，又將焉用彼相歟！」嘆息久之〔四九〕。藩曰：「追惟先帝功德，而未有廟號，不及今議，終爲闕典。」乃上議尊上皇祖金册曰「永皇帝」，廟號「顯宗」，奏請帝謁行告廟禮。整曰：「禮：廟號須大祥後入廟方行，何乃急也？」藩曰：「時事未可知，正可及早完先帝美號耳。」整亦默然。

卻說整自乂安入京時，晏都王渡河如京北，棲於桂塢，舊武班者號阮廷遂，奉王密旨，號召慈、順土豪，招募義勇，謀討整以清內難，復先業；復移檄高平、諒山諸藩臣，使各會師勤王。整屢欲攻之，而楊

仲濟據有嘉林，築壘與整相拒，尚有一線之梗，路阻不通，是以置之度外。及仲濟既誅，整慨然以攻王爲第一著，奏請自率本部兵馬討之。帝以王恭順不忍加兵，且心惡整，不欲使之得志，恐成淩逼之勢，欲止其事而難爲詞，使内翰武楨宣旨諭之曰：「鄭家歷世有大功，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不如告示之，開曉禍福。若其執迷不悟，然後臨之以兵，存我忠孝之道，無容物論，以置喙其間，不亦善乎！」整不聽曰：「縱我不提兵來，仲濟輔王之事成，看他與帝厚否？英雄舉事，豈似婦人之仁耶！」即固請出師，帝不得已許之。整督師渡河，舟楫濟江，氣勢凜然可畏。王聞報，急令遂出桂塢旅爲先鋒，安勇士豪阮仲齡爲左拒，嘉平士豪阮光珠爲右拒〔五〇〕，列陣以待。整軍至，兩軍對戰，自旦至日中，勝負不分，又各解兵休息。整使人齎帝詔諭王以効順，不宜拒命，王笑曰：「有整此來，本意欲生擒我，使吞得下咽，必不吐出〔五一〕。今又以甘言誘我〔五二〕，那逆賊太譎可惡！雖然，以帝來命，我不可默而不答。」乃自爲陳情表，言整之罪惡，臣民切齒，請先謀誅整，而後歸朝；語多激切。正是：

野外雌雄猶未决，田中蚌鷸正相持。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言現當勒兵攻捕」，「言」字原無，據甲本補。

〔二〕「可怪可愕」，「可」字原無，據甲本補。

〔三〕「而降旨睫、翰回朝」，「睫、翰」原訛作「阮翰」，據甲、乙本改。
〔四〕「今樞密阮倸其嗣也」，「阮倸」甲、乙本作「阮廷倸」。
〔五〕「某今其從先人遊乎」，「乎」字原無，據甲本補。
〔六〕「御說西王斂衆南還」，「西王」乙本作「西山王」，甲本作「自西山王」。
〔七〕「整本河北人」，「河北」甲、乙本作「北河」。
〔八〕「左軍在此」，「此」甲本作「彼」。
〔九〕「敵國爾當加意謹防」，甲本作「敵國客地，所當加意謹防」。
〔一〇〕「且留其黨劉适從事於睿」，「劉适」甲本作「黎适」。
〔一一〕「而誘使據有乂安」，原作「而且誘之，使據有乂安」，據乙本改。
〔一二〕「晝大靈江以爲界」，「靈」甲、乙本作「灃」。
〔一三〕「倘整尚知畏」，「畏」乙本作「畏懼」。
〔一四〕「引軍從上道南還」，「道」原作「軍」，據甲本改。乙本作「游」。
〔一五〕「整得書匿不以聞」，「匿」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一六〕「揀取丁壯」，「揀」字原無，據甲本補。
〔一七〕「西王自北還」，「自北還」甲本作「自北南還」。
〔一八〕「我北河才人亦不多讓」，「才人」甲、乙、丙本作「人才」。
〔一九〕「萬一構成兵禍」，「禍」甲本作「争」。
〔二〇〕「饒他客兵棲寓」，「棲寓」原作「接寓」，據甲、乙本改。



〔二一〕「惟是南河動靜」，甲本作「惟是視南陲動靜」。

〔二二〕「臣請間說乂安事」，甲、乙二本「間」作「閒」，前並有「乘此」二字；「乂安事」甲本作「乂安疆事」。

〔二三〕「且專以恩意望他」，此句下，甲、乙本有「幣重言甘」四字。

〔二四〕「阮廷簡、范廷璵」，「璵」甲本作「瑍」，下同。

〔二五〕「皇親一人，特維祎輔行，一人惟卿自擇」，乙本作「特命皇親一人黎維祎輔行，存一人，惟卿自擇」，甲本作「皇親一人，特命維祎輔行，一人惟卿自擇」。

〔二六〕「懿宗第六子」，「六」字原脱，據諸本補。

〔二七〕「祎，可否必問。及歸北平王」十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二八〕「我聞北河人才甚多」，「北河」，原倒作「河北」，據甲、乙本補。

〔二九〕「延之坐榻，執手共話」，「坐」原作「在」，「執手共」三字原作「苦」，據諸本改。

〔三〇〕「只許使三人與行介十八人俱」，「介」本作「價」，據理校改。此句乙本作「與從行十八人俱」。按：介即使者之隨從。

〔三一〕「吾意中遠慮」，「中遠慮」甲本作「中國遠慮」。

〔三二〕「逆防未然」，「未然」原作「未能然」，據甲、乙本改。

〔三三〕「若少遲緩」，「遲緩」原訛作「遼緩」，據乙本改。

〔三四〕「改之何如」，「何如」甲、乙本作「如何」。

〔三五〕「鄭氏專國」，此句上甲本有「改稱」二字，作「改稱『鄭氏專國……無疆也』」。

〔三六〕「康之綸邑」，「綸」原訛作「淪」，據甲、乙本改。

〔三七〕「自料我軍出」，「自料」下甲本有「整聞」二字。

〔三八〕「功德如天」，「如天」以下，甲、乙本有「聖躬尊致太平，光前裕後，石碑以北，大嶺以南，共惟臣庶，罔不尊親」二十六字，底本原脱，今據補。

〔三九〕「數世以來」，「世」原作「歳」，據甲、乙本改。

〔四〇〕「非酬答之不加」，「酬」原作「殊」，據甲、乙本改。

〔四一〕「以譽美而獻諛也」，原無「以」、「也」二字，據甲本補。

〔四二〕「帝王有真命」，「命」字原無，據乙本補。

〔四三〕「爾等盍一試開諭之」，「一試」甲、乙本作「試一」。

〔四四〕「北平王謂陳文紀曰」，「曰」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四五〕「月使使部泊岸登陸」，「使使部」甲本作「與使部」。

〔四六〕「月使舵工漏舟沈之」，「舵工」原作「柁江」，據甲、乙本改。

〔四七〕「月與舵工回舟泊岸」，原作「月與同舟泊岸」，據甲本改。

〔四八〕「事之來無不奇中」，「事之來」，乙本作「事之來者」。

〔四九〕「又將焉用彼相歟？ 嘆息久之」，甲本作「又焉用者？ 相與嘆息久之」。

〔五〇〕「嘉平土豪阮光珠爲右拒」，「阮」甲本作「陳」。

〔五一〕「必不吐出」，「不」原作「又」，據甲本改。

〔五二〕「今又以甘言誘我」，原作「今又甘心言諭我」，據甲本改。

第十回　麟洋侯扶王泛海走安廣〔一〕　鵬公整請帝渡河走諒山

且説整見王表，名其爲賊，怒色勃勃，挺劍厲聲曰：「亡國之餘，未知所懼，尚敢弄筆舌以欺國人，吾今日誓與晏都王一生一死！爾將士宜聽鼓視旗，奮力陷陣，有進無退。有不用命者，有如此劍！」乃戎服上象，手秉紅旗，揮諸軍前進。阮文泰躍馬大呼殺賊，銃弩齊發，彈矢亂飛，王左拒力不能支，將潰。王命兩拒合軍，且戰且卻，因退入壘中固守。整陳兵夾壘，四面攻之，半日不拔。迨暮，霖雨霏霏，颱風瑟瑟，天地昏黑，咫尺不能辨。整下令分軍圍迫王壘。王乃三分其軍，果敢者爲前後翼，遂、珠率之；老弱爲中翼，王率之。既定後，金鼓不鳴，烟火俱滅，壘外射銃連聲不絶，而壘內寂然不動。整使軍候潛至壘下聽之，若無人，不測其虛實。迨漏下四鼓，雷雨大作，王因命大開壘門，使遂、珠先出，各帶武士五十人，直犯整營，遂攻于左，珠攻于右，中路王驅中翼軍直出，向東路走，遂、珠爲殿。其夜整軍不辨誰某，交射混鬪，平明始覺之無及〔二〕。整馳兵入壘，只見第舍一空，命大索軍需，一無所獲，怏怏不樂，於是班師回京。

於是王走邯江，依丁錫壤，老弱從者，一一放歸，單留遂、珠二將，並手下一百人。壤別營一寨居王。壤爲人浮躁，不嫺將略，忠義亦非天植，平日所言行，亦是假托，出身以來，但習水戰，未嘗帶領步兵。自金洞之敗，舟船盡棄，狼狽東歸，竊據海陽鎮城，幸有軍糧可資，而不善撫循百姓，縱其部曲暴掠鄉里，爲兩洪所埋怨，豪傑蜂起而謀之，棄城走邯江。及聞西人南還，率兵來京，謀將立端郡以抗帝，比端郡敗走，故附于王。聞整再來，恐不見容，即引東歸，求領海陽、安廣二鎮以避害。王奔桂塢，壤翺翔于東，未嘗一謁王所。至是王來，又一味閑冷，禮意簡薄；遂、珠日夜爲王左右，於遂則忌爲將門子，於珠則鄙爲白屋丁。二人揣知其情，慮有不測，皆辭于王，同日請去。王哭而送之，云：「溺水而遇浮漚，靠也不得。我不久亦去，何辱留卿等爲？」王留十餘日，壤不曾說及軍國事機，忽一日詣王進曰：「天清月朗，秋色最佳。臣已具酒登舟等候，請一夕覽勝，以寫幽懷。」王愀然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吾未殲仇，難忘坐甲，泛舟浮杯，非吾今日事也！將軍且往遊之。」壤既去，王隱几悶悶，謂侍者曰：「武人盡不可恃，或者其文臣乎？」乃爲書使密遣平章登揆曰〔三〕：「此生不時，遭國多難，忝以國家嫡嗣，深惟廟社之憂，奉表陳情，蒙賜歸覲。初來只以存宗社爲孝，實無專權而據國也。事勢推移，爲諸將所蹙迫，取忤於帝。及整入宮闕，即事燒燬，焚巢之鳥，盤飛無依，以是飄零江湖，不敢回朝。今日桂塢，明日邯江，自嘗棲寓之謀，遂涉抗衡之迹，使惡者得以執言。本來一片恭順之虔，無由上達。公可曲爲陳白，此回進退，惟上所裁。」揆得書以聞，上憮然曰：「晏都王一片真衷，朕已面諒；惟不善處變，以至於此。果有回心知悔，朕必有以待之，不但宗廟可保，富貴亦不失。」因命揆爲導，迎接王歸朝。時王在邯江，聞整與壤陰通信息，疑有異圖，嘆曰：「此非善地可居，吾寧浮海入山，毋寧坐以取辱。」即使侍

者密借商船，乘夜挈其徒，順風開帆，直趨山南。平旦，壤始知，驚曰：「王南行而不告，得無有疑我心耶？若不從王，此心不白，天下其謂我何？」亦以舟尾之。王至真定，范宗麟謁于舟次〔四〕。麟真定博澤人也，其先世在景興初爲名將，累立戰功，門閥頗高，爲郡邑所服。麟又豪俠，門廡食客，常數百人，家中所藏器械具足，爲山南下鎮豪目之最。至是與王論兵事，且畫進取之策。王喜曰：「我得公晚矣！勉留輔我，以紹乃祖功德。」麟曰：「臣本無才，幸伏王靈，敢不竭心力！」於是奉王至家，自集徒衆爲之守護。次日壤纔至，先使奉啓曰：「臣家累世蒙國厚恩，盡心王室。臣今與整情雖有故，而勢不兩立。敢有何心，以辱先世？願王察之，俾得効寸勞以補前過。」王以問麟，麟素聞壤重名，推爲東州巨擘，幸得共事，深以爲喜，力勸王推誠納用，以益其勢〔五〕。王許之，麟即親往迎壤，共至入見。由是二人相得，遂移檄建昌、太平、天長等府，約以討整，旬日間歸附者數萬。刻日齊進，舟楫滿江，聲勢振薄，遠近嚮應，人皆以爲王業指日可復，故家子弟如段阮俊、范珅、汝潦、汝公瑱諸人〔六〕，亦各募鄉兵來會，東西處處並起。登揆奉命迎王，行至先興，路阻不得達而還。會有朝士自京師來謁王，具言有整驕弄，衆心離叛，帝亦見忌，勸王急進兵追討。王曰：「我有舊將裴時潤在京，今領金吾軍，爲四城提領。潤職在巡哨，誰則疑之？」乃使人齎旨，密以潤爲内應。潤乃諜諸所親，悉易置塢門巡守更卒。整子沛川侯廉知其情，即發兵捕潤，而使其將山南鎮守曰選發兵以攻王。水師至梧桐江，而步兵未渡大黄江，覘者還報〔七〕，壤以海艦最著二十艘，横江作一字陣，列銃船頭，望之如城堞。選兵至，交戰，以舟小不能抵敵，爲寶龍銃所射，輒沉于江。選懼，欲退保黄江，以與步兵相犄角。會東南風起，壤令海艦分泊兩岸，維舟登陸，揮兵走上岸，乘風射下選軍船；而所將皆烏合，坐作擊刺，未嫻號令，又徜徉無鬭志，既登岸，部

伍失次。選在江中望見，大呼曰：「壞軍敗矣！」於是驚潰，奪路争走，互相踐踏，不可復制，舟艦委江，盡爲選所獲。麟軍在後，望見敗兵星散，皆謂壞已被殺，衆亦不能約束，同時俱潰。麟乃扈王乘單舸走太平，夜半抵東關，忽聞鼓聲點點，如軍行之號〔八〕，或言選兵追躡，或言劫夥搶擴，使細作觀之，方知是陳孟匡的。那孟匡東關豪目，家資富厚，頗有義槩； 初得檄，即糾合縣兵應義，以是日進發，現在沛邑下屯，相去不遠。王聽了，即使人召之。匡隨使來謁，王謂：「寡人才德譾劣，不自揣量，動輒顛蹶。爲今之計安出？」匡曰：「勝負兵家之常。雖屢勝之兵，亦有一敗。故良將視地形築營壘，儲糧食備緩急，進足取，退足守，此爲萬全之策，何至一敗便北。臣縣有沛下邑，四面沃野，前阻大河，出入只有一路，又有小溪屈曲，外通于江，可運軍糧。前年兵亂，本地方界在東南之衝，臣已曾一番經理，壕壘已固，但年歲不登，糧粟猶未實爾。請移駕權駐，徐爲後圖。」王從之，署麟軍府長史，匡爲行營使，引兵入沛下邑屯。僅得信宿，匡派人徵糧未至，整再使如泰將步兵來攻，與曰選合，水陸相接，前後夾擊。屯中據險以守，旬餘不能拔，選乃長圍以絶糧道，王師食盡，至掘芭蕉樹根以食，勢益困。匡急呼手下告曰：「與某作沛下餓鬼，何如決一死戰，殺數百人！ 汝輩誰能共我一乃心力，使我不負王，汝輩亦不負我，死亦不失爲忠義鬼； 幸得不死，將來勳業未可量！」衆皆感激，願從者百餘人。人定後，各乘竹舟從溪道去，乘泰、選不意，縱火焚其營，二人倉皇不能拒戰。麟、匡皆潰圍，奉王而出，奪舟從海東門去，選引兵追之不及。泰縱兵入沛，大肆屠戮，男婦老幼，靡有所遺。兵興以來，無處不干戈，而殺戮之慘，未有甚於此者。

且説梧桐之役，錫壞隻身東奔，其戰船軍資，遺落殆盡。及沛下屯潰，王奔還海陽，復與麟等往安

廣，詐稱客商，分寓于萬寧州民。未幾，麟以家事辭歸，從王者孟匡而已。已而月餘，匡病卒，王左右無人，情況最爲蕭索，自念「浮生富貴，都是夢境，昔人有云：『願世世勿生王家。』『佛憫一切衆生沉淪苦海。』達人達見，真是萬世明鑑。向我在彰德時，已有此想。乃自解弢音韜，弓衣也。塵魔〔九〕，法號海達禪師〔一〇〕，遍遊諒山、高平諸寺。有京北生員武虔避亂居諒山，遇王于三教寺，談玄說法，心知之，以告藩臣何國驥、阮克林等〔一一〕。二人乃托爲齋醮事，邀王至家，屏人進曰：「臣等世襲藩屏，遠慕朝廷威德，但聞人說黎皇、鄭主，如在天上。天下無事，臣何得以見王？不幸天下有難，乘輿遠幸，沙塞臣民，孰不痛心？正忠臣義士好時節〔一二〕。臣請歸團城倡大義，以圖興復，仰賴鴻福，大勳用集，瑣瑣藩酋，幸得厠雲臺末列，臣之願也。」王閉眼合手徐答曰：「老僧出家投禪，何預世事？公等勿認錯，卻於寂靜中弄出煩惱。天下誰王誰帝，自有真命。老僧只會一瓶一鉢，卓錫沙門，做如來徒弟耳。」虔對曰：「臣雖未能侍王府，而遊學京師，日常竊仰威顏。國人且有此心〔一三〕，王亦不須推卻。臣聞王業艱難，非安坐可做，是故漢光頭髮盡白，先主髀肉皆消〔一四〕。近者桂塢、沛下之危，亦是睢水、滹沱之役，惟其不沮不挫〔一五〕，卒成大業。未聞堂堂王者，退作閑僧！請王思之。」王泣下曰：「黍離麥秀，觸目傷心；我非木石，安得不悲！然盡吾之力，不可與天爭，故隱忍以自存，敢妄圖以再誤？」王既露出本色，遂爲衆所挾，敕下點兵徵糧。驥、林等皆庸才，不能嚴戢，子弟肆行非法，民不堪命，殺驥、林等而逐王。王奔右隴，晦迹山林，一國之人，不復知王所在矣。鄭自太王檢至盛王森，凡八世而肇亂，又端南王楷、晏都王槰而王祀絕，前後合二百四十二年。按發迹祖地記云〔一六〕：「非帝非伯，權傾天下。八代傳家，蕭墻起禍。」興亡之理〔一七〕，雖屬人事，而亦有數云。

卻說鵬公整自引西兵入國之後〔一八〕，國人怨入骨髓，及狼狽而歸乂安，一州之人欲甘心焉；幸得帝有召命，遂以起兵入衛而免。帝推心委用，故中外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文武諸臣，逃奔于外，各自起兵，以誅整爲名。整挾帝以號令通國，專弄威福，大興師旅，以去其謀已者。已而擒仲濟，殺馮基，窮兵力以攻晏都王，使之奔播，不敢歸國，其所行率多背叛〔一九〕，而動輒得志，莫敢誰何。以是整虐愈肆，自以爲一國之人莫已若，至以兒子視帝，左之右之，無復忌憚。意中有所憚者，獨北平王而已，常私謂所親曰：「北平王南河雄傑，我亦不讓；他謫勝於我，我知勝於他。前日曾與他共事，今日姑讓一著。俟中國稍定，然後專意東方，此回可一場與他兵車大會，去了一梗，那橫山以南復歸本國疆土。陳平章南行議疆，縱不得已，讓他乂安之地，亦是璧馬賄虞、關中予羽之故智，所謂將欲取必姑與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乂安之事，幣重而言甘，苟求可以無事，一番委曲，盡以心事囑陳公，謂此行必弭兵爭，不復以邊事爲意。」不知北平王取整之心，已非一日，但藏機太深，而整不覺。人或有言邊事，亦皆指爲好事臆度，道路訛傳，而不之信也。及使部死于海，朝士多言此是北平王恐洩南河兵事而陰殺之，内變既寧，必將圖我，整亦不以爲然。至是北平王與西王講和而歸，大會將士語之曰：「阮整以既死之人，我再與之畫出眉目。今彼翱翔北河，挾黎主以號令一國，不思報我之德，又圖反噬，謀爭乂安，設重鎮以效鄭南侵故事。此敵可殺，不識點檢得幾個兵馬，能堪我一戰否？」即命吳文楚、潘文璘等，領軍往乂安與文任會，謀北侵，隨以武文任領節制印，諸將皆屬焉。布置已定，促令前進，時丁未冬十一月也。任過土山，清化鎮守黎逋不敢拒戰，退保貞江，飛馬告急，一日九至，京城騷然，人情崩潰，爭提挈以避之，市廛皆掩扉撤業，衢路鮮有人行，臺省中獨有職守在焉。帝命百官會整，第謀戰守

之宜。整曰：「秦師壓境，謝安談笑自如；契丹深入，寇準飲博自若。大臣只須静鎮，不可先自擾亂，徒摇衆心。遹職在鎮，見賊不敢不告，然他亦是將才，文任未必先吞得他。且貞江、清厥江，江深水寒，雖有千萬兵馬，未易隱涉。戰守機宜，自有定局，何事倉皇！」副都御史阮廷簡曰：「清化湯沐之邑，累朝陵寢所在，今西人來侵〔二〇〕，静嘉全境已被陷没，紹天、河中皆爲戰場，社稷危如一髮。公爲國元臣，兵柄在手，定局如何，試一明説出〔二一〕，卑職等各盡膚淺之見，以與公圖回。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不與人言之？昔元人笑宋曰：『待爾家談論諧，則我已渡河矣。』今不早計，待敵到瀘橋塢門，假使謝、寇再生，看他得静鎮否？」寧遜、阮伯瀾皆曰〔二二〕：「御史言是也。」整平日慣以口舌禦人，人亦畏其勢燄，不敢與之争辨；至是賊信驟至，方寸正茫，又爲簡所折，未知所答。平章維藩曰：「不須多言，賊來惟有戰耳！公之麾下，誰可將者，請奏帝行之，樞密給牌，度支給餉，即於今日引拜，明日啓行可也。」整曰：「本意正如是，所謂静鎮者亦如是也。」乃奏以阮如泰爲統領，寧遜參贊軍務，帥師與遹禦戰于清化。

且説遹屯貞江，任使人報曰：「大軍過江，爾能戰列陣以待，不能戰及早來降！」時任軍貞江之南，先使文楚沿山而行，潛渡滕馬江以襲遹後。遹不之覺，是夜斂衆宵奔，次日至高隴，已見楚兵在此，衆皆驚潰四散，遹爲後軍所殺，器械軍需，盡爲賊所獲。泰軍至珠球，聞遹敗死，急呼寧遜共議，遜曰：「兵法云：『争山者勝，據險者固。』清化内外，三疊其界限也，天造地設，最爲險要，宜急進兵守之，毋使敵得先占，則長安以北，猶爲我有。否則山南一路康莊，平原曠野，恐難與敵争鋒，國事不可爲矣！」泰然之，即整軍乘夜兼程而進。黎明軍渡澗口，聞任已過三疊，璘將選鋒軍前屯多枚，相去僅數里許〔二三〕。

泰撫膺大呼，乃阻澗列陣以待之。賊至，分道夾擊，泰孤軍無援，力戰自旦至日中〔二四〕，矢彈俱盡，前徒倒戈降賊。泰度不能支，與其屬數十飛馬北走，賊兵追射盡殺之，寧遜走匿于民家，獲免。文任既勝，即引兵前進。報至，整方食，倉皇投箸，起入室中，急召有攸曰：「我戰將只有四人，遜、泰不幸死矣；選在山南，鑠在京北，徵之不及。勢頭甚迫，我不得不自將，汝宜大具兵實，與我偕行。父子之兵，一心可濟。」攸曰：「訓有之：『事父竭其力，事君致其身。』攸請往與賊大鬭，不敢以賊遺君父。大人第徐來行督戰，看兒取文任來。」整將出，其愛姬牽其裾曰：「妾聞百官皆挈其妻子先走，臺省爲空。大官又出討賊，將士皆行，妾獨留此，何以堪處？願得一肩輿隨之。」整曰：「矢石之間，非巾幗所宜往。毋徒亂人心曲也！」乃自詣闕奏請出師。帝御勤政殿〔二五〕，授整節鉞，諭之曰：「朕倚公如長城，此行國家安危所係，切勿輕敵浪戰，相機而動，敏奏膚功，以慰朕懷。」對曰：「臣固知敵情。文任勇而無謀，爲偏裨則有餘，爲主將則不足。他平日素憚臣，今見臣來，必不敢與對手。臣但以氣壓，不待戰而後勝也。此行不出五日，當有捷報，請寬聖慮。」拜辭而出，帝親送至端門外，敕皇親百官餞之于郊。師至黃梅，使有攸領五鋭兵先行，至青厥江築土壘，沿江北岸，分屯固守。時天氣寒冽，軍士露宿，團三聚五，燒柴對燎。賊兵於火光中望之，還報。文任乘桴直渡江渚，潛穿壘射之，視火爲的，發無不中，壘中驚潰。攸斂軍退保珠球，所存什之二三，不敢迎戰，且引卻以待後軍。

且説整至平望，忽見南風飄飄，有黑雲一片橫亘東南來，整坐轎中〔二六〕，披書瞻之，繇曰：「國有大敵，元戎敗績。」整意正在悶悶，沉思間適有狂蜂箇箇飛來，尾蠆于喉邊，忽驚墜下，想皆屬凶兆，徘徊不欲進。俄見攸軍星散而還，言我軍已潰，賊兵且至，整神色俱沮。將士亦皆喪氣，爭言賊勢甚鋭，未可爭

鋒，京城兵少，難於自守，不如引還，退守京北〔二七〕，晝珥河以爲固，然後徐圖攻守之策爲便。」整從之。有頃攸至，即揮兵回京，方入城，喚參知政事阮奎，使入奏以明日駕幸京北，遂直造所居之亮府，結束行裝，使人護妻小渡河。金吾衛士知之，急走入殿奏曰：「鵬公家眷已行矣！」帝倉卒至整第，見整方奔走庭階，分囑行者，帝執其手曰：「勢至此〔二八〕，將若之何？」整慚惶遽拜曰：「陛下委國於臣，臣不副所職，以悞國事，臣不敢辭。京師西南二面，無復可憑，城亦未峻築，單有塢門而已。賊乘驅無藩籬之限，戰則不勝，守則不固，將何以萬全乎？今當移駕北幸，以圖後舉。敵遠來勞頓，又阻大河，必不敢進。我旬日之間，稍得豫暇，深圖遠算，豈無恢復好機會？陛下且還宮，奏知皇太后，請慈駕先行，臣親率兵象于河津等候。」整言已，復左右顧而去。帝即徒步走歸，經街衢，已見輿人扶攜奔走，不遑者乘而攘之，呼泣之聲相聞。有一人止帝，索腰中無所有，乃舍之。帝急向朱雀門去〔二九〕，及左曲天門，入聞皇太后、妃嬪尋帝不見〔三〇〕，連呼乘輿何在？帝急應之曰：「在此在此！」即召侍護之士，僅得十七八人，餘皆逃匿，急以竹杠輿奉皇太后及元子以行，尊室妃嬪，亦皆徒步；擡遞御器，止有四函，餘皆委棄。內侍有私挈衣裝寶貨，亦皆棄于道路上。至河爭舟，不問貴賤，强者先渡，在沙中自相踐踏，有仆死者；舟人掉不及，或重載以至溺者，啼泣之聲，震動天地。京城大亂，無賴之徒，混入宮府，大肆抄掠，凡有所得，不敢搬運出，只得分藏諸庯。薄暮武文任入城，宮殿庫倉，只存空舍而已。任曰：「入市尚得一鍼〔三一〕，況國乎！吾聞北河富厚，安得如此乾凈？我遠來没得一錢歸，兒子聽也不得。」明日，乃縱兵大索庯坊民舍，所得寶物甚多，并私財盡取之。民有詣軍門叫稱：「古之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笠以覆官鎧亦不容。今民家受害如此！」任大聲曰：「我軍所索，皆是黎家宮府之物，豈民家所有？

不過爾等乘亂相争竊取，大軍繼至，未及埋耳。那是棍桃黨夥，盡不可留！」即令拽出斬之。由是民大駭，無復言者。

卻說整父子及文臣從帝北走〔三二〕，行間造次，惟恐賊追至，連袂而行，無復部分。暮抵京北，會鎮守阮景鑠謀反，稱病不納〔三三〕。整至，切責之，始黽勉而出。時軍士在道，逃亡者太半，整憂之，悉閲其數，僂一兵，僅得四百三十餘人，馬六十餘匹。整率之先渡如月江，屯于三層山，親督軍士築壘植柵，而命鑠扈駕後渡。整既去，帝及太后等待津次，久之無船，命鑠召之，對曰：「諸船皆不在，陛下欲急渡，請賜多少銀帛，方可賃得，否則到來早亦在此。若賊兵追到，臣請以木罂護渡〔三四〕，但御用之物不能保耳！」帝曰：「朕有天下，尚不能守，又何愛焉！」命開函以視之，只有傳國璽及黄金四十兩而已。帝曰：「惟爾所取。」鑠曰：「聖恩所及，請分其半。」帝盡與鑠，即呼舟人艤船渡之。既岸，又褫帝御袍，帝垂淚解授之，遂奔如鐵山。帝請于太后曰：「臣才庸劣，不足以主神器，又暗於知人，爲有整所誤，致都城失守，播遷于外，以貽聖母憂。今崎嶇山谷，遷徙靡常，勢未能團聚，而往來提挈許多人，又恐爲賊所知，變生不測。反覆思之，獨高平督鎮阮輝宿，忠厚可托；請權幸高平，地頗遥隔，賊兵不能卒至，此間可否事宜，請以手書付宿，至於晨昏起居，臣弟可以代之，願且寬懷。容臣在此，潛圖恢復之策，庶幾可贖罪。」太后曰：「皇天不祐社稷，老婦生不如死。請以此山隙地，爲藏骸之所，毋徒苦山蹊跋涉爲也！」帝叩頭流血，諸臣亦多勸解〔三五〕，太后乃許之。於是皇親祧及侍臣黎倜與宗臣二十餘人〔三六〕，俱從太后駕之高平。翌日帝乃如安勇，文臣從者阮廷簡、范廷琠〔三七〕、朱允礪、武楨、張登揆五六人而已。會武文任使部將阮文和追整及之，戰于三層山，有攸揮刀鬬殺賊數十人，和分奇隊兵繞山後襲之，整軍自潰，

攸力不能拒，陣前戰死，參政阮奎亦爲賊所殺。整上馬北走，爲賊所及，爭刺之，整呼曰：「請生擒以獻！」賊共縛之，檻送還京。整求見，願得一言，文任不許，使人數之曰：「汝是鄭臣，叛而投我，以謀滅鄭；又叛我北還，欺黎主以取大位，擅作威福，陰謀僭竊，以與吾主爭衡。究汝一生，皆亂賊之故志〔三八〕，須剖汝心腹，劄其穢惡，使北人以汝爲戒！」遂命屍鮮，縱犬食之。是役也，西山擒整而未獲帝，和縱兵大索不得，密令人從帝跡所在。帝懼，奔保禄山中。

卻說麟洋侯范宗璘初從晏都王，王走安廣，以事辭歸，因圖招諭，後失王處，依於安勇土目阮仲玲。至是聞帝在保禄，即以告玲，共往迎帝，從安勇七總之民，築壘月德江北，與和相拒。和攻不克，任自率大軍來，日夜大戰，玲軍敗績，挾帝走免。玲弟瓏爲任所獲，任不之殺，使持書以諭玲，責令獻帝。其略曰：「奉命北征，只誅賊整，不干黎嗣皇事。嗣皇乃主上所立，爲賊所挾，與之俱奔。狐托分心〔三九〕，迷而不復，螳敢拒轍，遂及於師。苟能悔以先來，猶可追其前過，不然別求監國，主鬯有人，嗣皇無反駕之期，汝等有延林之禍。」玲得書，猶豫未決，復使瓏往告任曰：「兵敗星散，人各東西，實未知黎皇所在。請假以旬日披尋，當即自詣。」廷簡知之，乃密告帝曰：「玲兄弟之心不可信。廷琠、朱允礪、楨等皆京北人，宜亟遣分行招諭，以兵自衛，移駕順廣〔四〇〕；登揆、文璘皆山南人，宜遣還本土招募〔四一〕，以待徵發。」帝從之，分命而行，獨令留簡扈駕，潛歸嘉平。召進士陳名案，問以本方事，對曰：「北方土豪有陳光珠，舊是涇灘社長，勇敢有力，頃因兵亂，糾合兵壯，自守鄉邑。縣中劫發者，珠率衆救之，盜賊不能犯，一縣晏然，衆共推爲張縣。常自操田器作農野樣，遇西兵輒鬪殺之，西兵相戒不入縣境。任聞之大怒，謀率衆擒珠，珠亡入至靈、鳳眼間〔四二〕，募勇士與賊相抗，東北之人，歸附日衆。常密探西賊所在，夜

疾馳至掩殺，出没如神，西人没柰他何。他本欲唱義，而未得所主，請奉書招之即來。」帝曰：「卿第使人往。」珠聞之大喜曰〔四三〕：「吾今師有名矣！」乃引兵迎駕，相見甚歡。帝曰：「聞汝勇於行師，今敵衆在寶龕約二百人，爾能攻破之，當以汝爲京北鎮守。」珠曰：「此甚易事。但彼悉衆而來，臣兵寡無援，不能與之相交，又恐不能斂避。臣近來屢行之，僅可少洩其怒，然未能自立，亦職此也。幸賴陛下威靈，諸將協力，臣請自當一面，逢敵便戰，有死不走。」帝曰：「壯哉！真將軍也。」遂拜珠鎮守，爵瑶郡公。珠乃耀武于萬劫山，建大將旗鼓于山上，使人奏請帝御觀。正是：

戎旅崎嶇謀復物，澤袍慷慨誓殲仇。

未知底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麟洋侯扶王泛海走安廣」，「安廣」乙本作「廣安」，下同。

〔二〕「始覺之無及」，甲本作「始覺，進之已無及矣」，乙本作「始覺之，已無及」。

〔三〕「乃爲書使密遣平章登揆曰」，此句原作「乃爲書密遣揆」，據甲本補。

〔四〕「范宗麟謁于舟次」，「范宗麟」原作「范宋麟」，下文作「宗麟」，乙本亦作「宗麟」，據改。甲本作「文麟」。

〔五〕「力勸王推誠納用，以益其勢」，此句原作「力勸王推授，用以益勢」，甲本作「力勸王推誠炳用，以益其勢」，乙本作「力勸王推誠授用，以益其勢」，今參酌諸本改。

〔六〕「故家子弟如段阮俊、范珅、汝潦、汝公填諸人」，「汝潦」甲本作「汝公僚」。「汝公填」乙本作「汝公瑱」，甲本作「陶汝僨」。
〔七〕「覘者還報」，「覘」原作「覩」，據甲、乙本改。
〔八〕「如軍行之號」，原作「如流軍之狀」，據甲本改。
〔九〕「乃自解發塵魔」，「塵」原訛作「坐」，據甲、乙本改。甲本「塵魔」作「塵寰」。
〔一〇〕「法號海達禪師」，「達」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一一〕「以告藩臣何國驥、阮克林等」，「林」甲本作「陳」，下同。
〔一二〕「正忠臣義士好時節」，甲本作「此正忠臣義士經綸好時節」。
〔一三〕「國人且有此心」，「人」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一四〕「先主髀肉皆消」，「肉」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一五〕「惟其不沮不挫」，「不」字原脱，據甲本補。
〔一六〕「按發迹祖地記云」，「記」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一七〕「興亡之理」，「理」原作「數」，據甲本改。
〔一八〕「御説鵬公整自引西兵入國之後」，「西兵」原倒作「兵西」，甲本作「西人」，乙本作「西山兵」。
〔一九〕「其所行率多背叛」，「背叛」甲本作「悖亂之事」。
〔二〇〕「今西人來侵」，「人來」二字原脱，據甲本補。
〔二一〕「試一明説出」，甲本作「試一分明説出」，乙本作「試一明説」。
〔二二〕「寧遜、阮伯瀾皆曰」，「阮伯瀾」原作「伯阮潤」，乙本同，據前後文改。甲本「潤」作「瀾」，下同。

〔二三〕「相去僅數里許」，「相去」原作「將去」，據甲、乙本改。
〔二四〕「力戰自旦至日中」，「旦至」二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二五〕「帝御勤政殿」，「殿」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二六〕「整坐轎中」，「整」字原脱，據甲本補。
〔二七〕「不如引還，退守京北」，原作「不如引還京」，據甲本改。乙本作「不如引還京北」。
〔二八〕「勢至此，將若之何」，「勢」甲、乙本皆作「事勢」。
〔二九〕「帝急向朱雀門去」，「向」字原脱，據乙本補。甲本作「從」。
〔三〇〕「入聞皇太后妃嬪尋帝不見」，「后」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三一〕「入市尚得一鋮」，「鋮」甲本作「金」。
〔三二〕「御説整父子及文臣從帝北走」，「文」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三三〕「稱病不納」，「納」甲本作「朝」。
〔三四〕「臣請以木罌護渡」，「罌」原作「櫻」。《漢書・韓信傳》：「以木罌缶度軍」，據正。
〔三五〕「諸臣亦多勸觧」，「亦」字原無，據甲本補。
〔三六〕「於是皇親祧及侍臣黎侗與宗臣三十餘人」，「侗」甲本作「烔」。
〔三七〕「文臣從者阮廷簡、范廷璵、朱允礪、武楨、張登揆五六人而已」，「璵」甲本作「瑌」，下同。
〔三八〕「皆亂賊之故志」，「故志」甲本作「故智」，乙本作「故態」。
〔三九〕「狐托分心」，甲本作「狐執疑心」。
〔四〇〕「移駕順廣」，「順廣」甲本作「順安」，乙本作「慈順」。

〔四一〕「宜遣還本土招募」，「招募」二字本無，據甲本補。

〔四二〕「珠亡入至靈、鳳眼間」，原脱「珠」「間」二字，據甲、乙本補。

〔四三〕「珠聞之大喜曰」，「聞之」二字本無，據甲本補。

第十一回　西王再入城據有其國　嗣皇三起駕謀復故都

且説帝御觀兵在陳興道王祠中，召珠問曰：「有衆幾百？」對曰：「除新附外，臣手下精練者百人〔一〕。」帝曰：「恨少。」對曰：「兵貴精不貴多。有殊死之士百人，足以横行天下。臣嘗試之，敵兵蔽野而至，所遣或數十人，突前揮刀亂斫，無不潰敗。」帝曰：「如爾所言，出其不意則可，對陣而戰則不可。今散亡之餘，人情易亂，動出萬全，始能自立以圖恢復，萬一蹉跌，不可復合。此會稽之棲，巴川之屈，古人隱忍以自存，不敢妄動以取敗。今國家殆類於此，須先號召勤王，以益其勢，未可以遽出色也。朕已分遣各行召募，在京北者有范廷璵、朱允礪，山南者有張登揆、范文璘，不日自當復合。爾且俟之，頓兵山中，練集新附之衆，使各精鋭，以待選發可也。」帝命廷簡往山西上游〔二〕，號召宣、興義兵，刻期並至，而自東幸海陽，傳檄招諭。帝在至靈，文臣從駕惟陳名案、武楨、吴時倧三人而已。倧上《中興策》曰：「臣聞撥亂宜相其機，用武必有其地。少康得綸邑，而後奮發中興；先主據益州，而後能抗外侮。本朝地勢，高平、諒山界在東北，與内地鄰，山川之險，足以固守；兵馬之强，足以進取。若陛下幸其

地，令一介告于清，令之提兵壓境，爲我聲援，而密旨四鎮豪傑，使之響應，人心激勵，何敢不從？百官未及從者，誰敢不至？外倚上國之勢，内集勤王之師，使賊勢日孤，國勢日大。由是措置方略，收復京城，中興之功，可指日矣！」上召俧曰：「卿言正合朕意。前日朕委价弟親臣，奉太后駕之高平，密旨輝宿〔三〕，使以義激勵藩將，結集士民，蓋已預爲之地。獨諒山未有所使。」俧曰：「昔景興丁酉，臣先父奉建節于諒山，宣示威德，還集流離，七州之民，至今遺愛。臣請諭之。因以告宿，奏聞太后，約期出師以迎乘輿，一舉而兩得也。」帝稱善，乃令俧往。行至鳳眼，病不能進，道表請假日醫治，乃賜以白金十兩，以供藥需。俧謝表有曰：「危險中志協議同，最難得千載君臣之遇。彝倫處分諧情篤，不啻如一家父子之親。方國家多難之秋，正臣子忘軀之日，敢牽情而自愛，願乘疾以兼行。」帝覽之感嘆。會廷琠、允礪等使人齎密表言：「東岸金花、桂陽、武江等地，人情無不憤激，臣等奉宣詔諭豪目等，皆願以兵勤王。伏請駕還京北，使彼等得以進謁，面蒙聖諭，各歸相告，人誰不從？駕幸于此地方，天下之人咸仰天日。廷簡前往山西，文璘前往山南，亦得遥仗聲靈，以兵來會，何必遠去？諒山隔阻，恐遲延歲月，坐失事機，舍近謀遠，非計之得。」帝以爲然。武楨因請駕良才之春蓮，楨父榴表進白金二百兩，以爲軍需。帝納之，遂以榴第爲行在焉。

卻説初北平王之遺武文任北侵也，業有成命，而頗疑之，使吴文楚、潘文璘參贊戎務，以分其權，密謂楚曰：「任兄王壻也，我與兄王有隙，彼必不自安。是行也，握重兵以入人國，事變不可逆料。我今所慮，不在北河，只在任耳。爾宜察於微，速以告我。譬之火燃，撲之於始燄時則易也〔四〕。」及任乘勝北驅，如升虚邑，遂洋洋自得，既俘有整，自謂威力足以服人，驅處北河無甚難事；聞帝依玲，即遺書責以

獻帝，而召文武宗官，令就軍門等候，頤指氣使，人莫誰何。已而玲不果來，諸臣無至，光珠在京北，曰選在京南，錫壤在海陽，各擁兵雄據，聲言不日四集都下，與任決戰。西兵有出城者，輒爲豪民所殲，羣盜亦處處並起，烽火相通，任於是始有懼意。乃大發環畿民丁，修大羅城，日夜修築，不少休息，至有負土而仆者，疲勞饑渴，民皆怨之。或言珠已潛入城中爲內應，約選以舟師濟河爲外應，任乃大索京城坊庯寓人，悉斬之〔五〕。楚曰：「我內自堅，何懼於彼；我內自撓，何以鎮人？不如釋之，以安衆心。」任不聽。會有嘉林機舍人自稱黎氏詹事陳廷魁者求見任，任延入問曰：「整以亡命之人，竊取高位，肆虐於民，人無不怨，河北之人謀誅之不克，又爲所害；我爲誅之，宜以爲德，何召之而不至也？」魁曰：「公能制勝萬里，豈不燭羣情？北河怨整雖深，而思黎之心未釋，見公誅整，固已喜悅，但未議及扶黎事，是以皇皇顧望未敢至。嗣皇去國，誠無可復之理。今有崇讓公，先帝時已正位東宮，壬寅之變，爲驕兵所廢，如復之權監國事，明以此意示人，掛一紙書于大興門，不日文武悉會，天下之事惟君是聽，運之如反掌耳！」任曰：「君言甚有理。譬解牛，中其肯綮則不勞〔六〕，而衆理解矣。」乃使人迎崇讓公，以上賓禮見之，謂曰：「天下固黎氏天下也〔七〕。嗣皇捨之而去，國內無主，公是故太子，是已有成命，攝此位者，舍公其誰！」維𥛠曰：「微國不剛，實賴主上再造，天未悔禍。嗣皇幼冲，爲亂臣所誤，自求喪亡，主公不忍棄之，重圖繼絕〔八〕，此微國之大幸也！惟恨不德忝此位，此番整頓，幸爲幫陪，庶可有立爾。」任笑曰：「第爲之，無過慮。有某在此，奸雄縱欲有心，決懾不敢動。待主公來，某爲成之，便即真耳。」崇讓聞了大喜，乃備禮謁廟，入居勤政殿之左偏，使魁徧求諸臣謀之。先詣維藩，藩曰：「君亡不從，反從人以立君，此言胡爲致於我！」即遯去。魁又詣參從輝璧，璧謝不肯見。𥛠乃爲書諭羣臣曰：「昔年讓

位，非有利天下之心；　今日行權，惟以宗社爲念。　能體此意，宜會于朝。」然文臣卒無赴召。　魁自料事不成，謀於友人，友曰：「兄輸錢以買告身，朝不坐，宴不與，亡國非公之罪，復國非公之責，不過欲因板蕩以圖富貴。　然崇讓公非奇貨可居，文任又野心難信，一但北平王來，禍且不測；　他日帝返駕，公亦無所自容。　諺曰：『安居何不可？　俯首入甕自取禍。』公之謂矣！」魁懼逃去。　崇讓孤立殿中，獨有皇親一二人及武弁三四人，與之朝夕矣，事全不關掌，每日步至府堂聽候，問任所處，任亦不知所以處之，京中呼爲監國吏目。

且說文楚自受北平王密旨，與任北行，以好餂之〔九〕，微察其意，至是謂任曰：「衆等從公北伐，逆整既誅，餘黨之在東南者，尚未蕩平，黎皇出亡，逆臣亦各逃匿。　公以崇讓公監國，某看阿諛無狀，畢竟皮裝裏一塊肉，如何驅策得人！　自有南國以來，朝代更易，不知其幾，天下非誰家私物，料可取則取之，設官分職，以樹藩屏，使視聽一新；　若有盜名竊字，名其爲賊，以兵臨之，其誰敢抗？　何事倩一市奴監國，聽他作園中土偶主人，而久頓城中，作客兵寓人家耶〔一〇〕？」任曰：「壤、選之徒，殘喘餘息，牽其臂自當來耳。　且看黎臣總無齊田單、漢雲長的面目，不過畏我兵威，逡巡旦暮。　若下一榜子，刻日詣軍，不來者斬，彼當肉袒負荊，此非可憂也。　只惟河北人心，尚思黎氏，不得不姑從衆望，倩他出來，做一木偶人；　是分昭統之黨，而係北河之心，非公輩之所知也。　公輩捷鬬，我將使之分道進取，因鎮其地，作我長城，豈不壯哉！　到那時運動天下，自有許多好事，堂堂作主，非我而誰？　何以客爲！」楚默然而還，謂璘曰：「節制侮人甚矣！　他甚麼才德智略，敢以卒徒畜我？　看他自來做得甚事，只要發民修壘，扶槿監國，皆是預爲反計，以與我主爭衡。　不以賊整爲戒，反欲效尤！　他不要生卻要死，可送他從整俱

逝，以警其餘。」乃盡摘任所行，指爲反狀，引璘證其事，密使告北平王。王曰：「死矣，武文任！我固知其必反，果然。」即下令北往，驅精壯步卒，日夜兼程，十餘日已抵昇龍。漏下四鼓，任正在昏睡，楚囑來人密其事，不以告，密使人出迎，家人左右皆不覺。俄而北平王入，即其卧所，任猶未覺，使武士黄文利手刃之，舁屍出府堂後。嗣明傳發，以楚爲大司馬，代領其衆，人始知之。

北平設官分職，都督和義侯爲山南鎮守，雪光爲山西鎮守〔一一〕，月光爲京北鎮守，噉虎侯爲海陽鎮守，刑部覺和侯、户部正言侯、禮部約禮侯、兵部禄才侯，並爲協鎮，各舉所知，分置諸縣，武分率，文分知，外六鎮聽楚隨才擇處，稟給文憑，令各率所部兵就鎮。旨下，仍以先皇帝第四子黎維褌監國，主禮事；召文武百官詣直禮部聽候，隨禮官武文約引見。有文班吴時任先謁，約認爲黎皇子，延之同坐；已而維藩至，拜于庭下，任内不自安，起走出。約訝之，不辨誰某，曰：「曩坐者誰？」或曰：「吴時任的。」約怒曰：「我奉命管領，安得如此無禮！」急使追捕。任知其情，出逃匿，及暮，入謁中書令紀喜侯陳文紀〔一二〕。那文紀順化人〔一三〕，素有文學，爲河南名士，景興丁酉省試解元，戊戌會試中進士，本國士夫亦略接識。丙午北平王據富春，使求紀，訪以南北事，紀應答如響，與北平合，王甚器之，置帷帳，每事必與之謀〔一四〕，不離左右。至是吴時任見紀，且言與約牴牾之狀，復來非敢逃避，幸爲分解。紀曰：「聞公奇才，不幸負謗，出亡五六年餘，蓄積愈粹，今爲世用，亶惟其時。忝曾以名聞于主公，稱其才可大用，幸今主上垂情愛惜，令忝求公，無以約爲也。」即引吴時任入見，王曰：「卿昨不爲鄭王所容，隻身去國，我不至此，安得復見天日？或者天心儲才以爲我用，卿宜勉力以圖報效可也。」任頓首謝。北平王顧謂紀曰：「此我再造人也，當即草制拜爲吏部左侍郎，爵清派侯，同文武管領文武班屬。」翌日百官陸

續而至，引拜于正殿中，王悉命升堂，謂曰：「黎嗣皇我所立也，但其人暗弱，不克負荷。我南還，復遂爲阮整所左右，自取敗亡。我不取之，經亦爲人所取。今以崇讓監國，卿等勉留輔之。我實不以北河爲利，將復南還，又恐嗣皇與監國相爭，是我階之爲亂，故留楚以主兵事〔一五〕，俟四封略定，即召還矣。」百官拜辭而出，私相語曰：「北平姑以甘言駕馭，其心非真。楚擁兵在此，崇讓公安得有國？動輒掣肘，又何能爲？譬之桑寄生者，附別木之條，無著地根抵，其能久哉！我輩孰能從君以圖恢復？否則潔身歸去，無徒受人賣弄，以自取禍。」崇讓公亦知其然，嘆曰：「我名爲監國，實則祠丁。廟社在此，去則安之？是以甘心無悔也。」數日，王引衆南還，選取文臣潘輝益、阮世歷、寧遜、阮伯澗等，同署官爵。益爲刑部左侍郎、瑞岩侯，與時任並挾南還。歷、遜、瑜、澗並拜翰林學士，留隨司馬楚居北。阮俒、潘維藩並已投閑，仍令禮部給許文憑，聽歸田里。參從裴輝璧、僉都阮輝耀〔一六〕，各已來京，不肯引拜，璧復遯，耀自盡於御史臺。其隱遯不出者，副都御史阮廷簡，參知政事黎維亶、范廷琠，同樞密阮維洽、范仲烜，添差工番范貴適，都給事中阮廷賜七人而已〔一七〕。

卻說帝又自良才移駕至靈，諸臣知帝所在，多往從之。黎班自岦山將義勇百人求謁，帝見之甚驩，拜營使鍾樂侯。班密告于帝曰：「臣向歸乂安，見人情憤激，疾西人如仇，多聚山林，共謀起義。諸父老聞臣從北還，次第就問乘輿所在，欲使子弟往從之。臣因與之俱，途經海門，輒以義告諭，皆願以船艘過海，會于荆山洋面。臣近得報稱，見船十餘艘，水手三百餘人，器甲餱糧具足，不日且至。臣請移駕岦山，詔陳光珠以本道扈蹕，步兵珠統之，水兵臣請自當，二軍相爲表裏，先復海陽，以爲停駕之地。北按慈順，南通太建，由廣安一路，可以直抵高平，連至諒山，中興之機，無出於此。」上從之，詔以珠爲京北道

督戰。師未進，會錫壤自海陽表請從軍，衆聞之喧然曰：「壤無狀的漢！以其義耶？彼謀挾王以抗帝，始扶端郡，又從晏都，端郡不成，晏都又敗，彼皆不顧而去，不義莫大焉！以其才耶？彼兩次拒敵，一敗於金洞，再敗於梧桐，不死幸耳！看他一生全無義氣，又乏戰才，但以將門子弟，慣挾勢以虐人。初歸海陽，縱本部掠本州，人皆以梟獍目之，呼爲『賊壤』。諸豪傑相移書數其罪惡，會于邯江之來格，約以旦日攻破邯江。壤斂退平均，又乘夜直逼來格，貪殺無算，其忍至此！海陽之人，相與爲仇。納壤非徒無益，必失海陽之人心，非計之得也！」帝亦素聞壤不爲衆所容，陰書求降于西山，疑不之許。海陽豪目聞帝東幸，各上表力請攻之，由是壤大窘，計無所容，忿然曰：「帝不容我，我何有於帝！」乃使其黨陳蓮如昇龍，密告帝所，請楚遣兵捕之。蓮初知帝潛寓民家，從者五六人，具以告楚。楚詢其詳，蓮具畫來路居處，曰：「譬如入寺縛僧，牽以去耳。」楚曰：「果若爾言，何不牽來與我？復請兵來爲？」蓮曰：「牽之但一率力耳〔一八〕。但臣實畏名義而不敢，願察其情。」楚信之，遣百軍與蓮皆往，然不知珠、班已在帝所，兵衛不多，夜探西山遊兵而至〔一九〕，二人分二道夾戰，盡殲之。蓮匿谷中得脱，還報昇龍，楚即大發兵追帝。帝始至崁山，勤王之師未悉集，聞賊兵將至，壤爲鄉道，人皆戰慄，爭言壤與賊通，則海陽不可住，珠請還至靈，班請速之廣安，衆議紛紛。適登揆與子登授以海船自建昌來謁，因言：「至靈山麓崎嶇，徑出嘉平，又是曠野，我軍少力弱，戰守皆不及便；廣安與海陽夾〔二〇〕，山崎海港，是壤出入門户〔二一〕，彼心既識，非善地可居；山南土沃民稠，丁民可練兵，粟米可調糧，江流如蛛網然，一葉舟去此適彼，誰得而蹤跡之？陛下方潛龍時，無逾此地爲隱。」帝從揆言，決南幸。珠、班言皆不聽，帝慰勞之，令珠引兵北還，班以海船退歸下山，以待徵發。由是勤王師四散，而乘輿南矣。

帝既南巡，駐蹕于真定，以登撰第爲行在。撰引其子弟族人見帝，悉授以官爵，令分行縣邑，招募義勇，遠近響應，皆願會兵勤王，約日並至，船以千計，兵至數萬。諸豪進見，帝親慰勞，使登撰分爲五道，置統兵、督戰、參軍、督餉各一員，束成奇隊，以俟調發。內翰春洽謂撰曰：「軍旅大事，不可輕率。宜點兵數，揀强壯以充戰士，五十人爲一隊，五隊爲奇，五奇爲道，統道率之。餘者以備轉漕給使，令無容混雜不精，虛張其數。令宜詳列名册，引見拜命，賜以兵符，授之師律，統道受命於朝，奇隊用節制于統道，用命有重賞，不用命有顯戮，使之有勇知方，而後可以即戎。兵凶戰危，非徒爲兒戲也。」授曰：「今日正急收人心，事姑從簡，未可律之以法。」洽曰：「收得許多人，而用人之不得，只恐見敵便走，更相踐踏，雖多亦奚以爲？何不思閣老大臣力贊南幸，公爲子受命主兵(二二)，萬一蹉跌，誰之罪也？」授不從，但呼其豪目以口分派，而實無載籍可考，迨及差派，茫不能辨至遍走而問(二三)，無復紀律。撰亦不知，呼授問以軍事，授曰：「今齊集民數甚多，人皆勇於赴敵，願得一戰以報效。」撰以爲然，奏請擇日出師，帝難之曰：「吾聞善戰者先慮敗，而後可以勝人。今看之船盡釣艇漁舡，兵皆市人烏合，以此衆戰，能保其不敗否？重念喪亡之餘，與一二臣圖惟再造，朕縱不能復社稷，誓與敵戰，豈憚出師！但欲動在萬全，無輕驟以取敗亡。」撰謂授曰：「聖諭如此，何如？」授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而已。人皆仰聖德，與敵爲仇，伏望大舉一戰而盡殲之。有此人心，何攻不破？制挺可以撻楚，揭竿可以亡秦，矧此軍船，豈不足斃敵人？若要步伐素嫻，樓櫓畢具(二四)，則前碩郡、壤郡百戰之將，統領水步諸營，又皆鋭精驍勇，何不成功而至潰敗耶？臣請開帆泝流，與敵决戰，六龍臨江，士氣百倍，不過五日，可復神京，機不可失。」會日選以舟師來迎駕，登撰因勸帝出師。

初，選以與整同縣，爲整部將，與之浮海投西，出危入險，不離左右。及整歸國得志，薦選於帝，言其才可當一面，詔以爲山南鎮守，領步兵五千，戰船七十。選長於水戰，整與西山有隙，恐文任乘虛從海道來，故令選設水軍，屯於海口大黃，巡哨海外以偵之。敵來京師潰，整奉帝北走，選不得聞，後報始至，海面倉皇，歸鎮謀割據以與敵抗。文任攻之不下，及楚代任，欲招降之，使人往乂安收選老〔二五〕、妻還昇龍，使選妻持父書諭選，且曰：「若不速降，必殺其父。」選見書泣曰：「人生有三：帝吾君也，鵬公吾師也；父命不敢不從，君師之讎不可不報。使降而得奉父終養，復我邦族，爲真福農人以沒世，得此失彼，吾亦甘心。恐爲所欺，落於毒手之害，忠義俱虧，貽笑千古，爲天下至愚，最不可！」因囑其妻以謝父。選父得報，知其無救已之意，仰天歎曰：「不能求活於子，安用丐生於人！果能爲王陵，其母死亦不惜。看豚犬子耳，做也實難〔二六〕，與其親見選而死，不若先之爲愈也。」楚知其情，使人監守甚密，曰：「選無降意，吾亦不可養寇。」乃自將攻之。載選父、妻以行，遣大都督文雪領水軍，而親督步兵，與文璘分左右翼，沿大河南北岸並進。至清池津，得選諜者，問之，言選只有戰船八十艘，次鹹子關，而無步卒；餉於民，五日一期，無常繼，軍士或維舟泊岸，入民虜掠，人皆厭之，勢必不能久駐；且選築土壘於大黃江，督役甚急，蓋將退屯此地，爲固守計。楚由是盡得虛實之情，謂璘曰：「吾軍所行，取選如取小兒，決不難。」乃令步軍乘夜南趨，分二道出選後，夾河兩岸待之，俟水軍與選接戰，聞砲聲發，即鼓譟而走，兩邊交向選船以射之。於是戰於金洞，選軍失利，只得疾棹順流南走。楚乘勝揮軍追之，至黃江〔二七〕，選軍依壘自守，水步相應，以與楚拒戰。始選敗於金洞也，下畔士民皆未及知，但見舟船塞江，旌旗蔽空，以爲選有必勝之勢；又聞駕在真定，選使人以舟來迎，乘輿所在，人情踴躍，爭率丁壯，開旗

擂皷，以迎王師。選見人情如此，故奉表請帝駕視師〔二八〕；登揆又力主親征之策，帝不得已勉從。沿江人民，望見御蓋，蜂擁觀之如堵，咸曰：「吾君至矣！」相率羅拜呼「萬歲」。比至梧桐，忽見一人皇遽南走，步兵執問故，他口戰不能對，但以手指遠村曰：「賊至矣！」衆共登高望之，隱約叢間有一支兵從西來，旗幟半隱半現，咸曰：「西王的樣。」作急下船奏白，帝曰：「選軍在前，賊安得飛到過此？」命春洽登岸以遠視鏡筒覘之。洽驗果是，恐驚衆，徐奏曰：「那兵樣未的。但西賊出神入鬼，甚不可測。預備不虞〔二九〕，古之法也。請暫移御舟，泊東岸觀之。」帝曰：「善。」初，楚伐選，以水軍順流而下爲正兵，而密令都督阮文和領輕兵從平陸、天本來爲奇兵，以襲後。選不覺，兩軍交繞數合，選令軍士列寶龍銃於江上，將射之，忽見縛選父、妻于船頭，疾棹向前〔三〇〕。選望見，泣曰：「子射父，逆天也！」止諸軍勿射，令退入壘中固守。忽聞銃聲如雷，煙熖蔽天，軍中大驚，爭言賊已斷來路矣，乃大潰。選不能制，與部曲百餘人望大黃江南走。帝次舟東岸久之，聞選軍敗，賊兵四下殺戮無算，人皆喪魄，棄舟登岸，奪路而去。帝亦順流放船南走，至江岐，不知去處〔三一〕，命急呼登揆問之，已不見乘船。於是北風正急，帝令開帆直出，望洋面而去，四顧渺茫，水天一色，隨風淩波於滄溟中，死生蓋已置之度外矣。帝仰天祝曰：「天若不欲存黎祀，願從海馬而去，適南海廣利王所，不願生還爲也！」言未已，忽見羣山突兀〔三二〕，湧出波中，山後有船約數艘〔三三〕，急問舵工，已是汴山洋分的。漸近，見一人戎裝立船頭，視之乃黎班也。帝且喜且怍，未知所言。班知是御舟，惶遽拜謁，帝流涕曰：「朕悔不用卿計，爲登揆所誤。早知至此，寧在岽山而敗，無寧歸真定而敗，重苦一番跋涉，取笑於人而已。往不可復〔三四〕，今將若之何？」班對曰：「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願陛下勿以此自沮，勝負兵家之常，啻如奕棋輸了一著，再籌別局，要得勝

人奇算，規模已定，方可出頭。今賊勢太銳，我未占得分地，不可與試。請取道藍山，即太祖興王之地，爲保駕之所，告論山蠻酋長，彼皆藩臣苗裔，誰不樂從〔三五〕！沿山一路，往來相通，山南、山西、興化三鎮〔三六〕，沿江順流而下，忽於山中突出，不日之間〔三七〕，三道並起，直抵京城。本朝中興，用此道也。」帝從之，乃改從陸路如清化，命班往天關諭泰郡尊室維禤，往扶床諭西嶺。那二酋始與西山通好，不敢遽背，皆言：「臣等累世受國厚恩，敢不盡心？但經營大業，必積累乃成，未可責以旬日。昔漢祖、唐宗，尚艱難於五年間，伏望聖慮詳審，姑以藍山爲養晦之地，假臣年月，習士馬，修戎器，具糧草，除道路，乃可以奉命。若要急做，恐非臣等所能辦。」禤歸言於帝曰：「彼實無應義心，姑退托以拒我。山嵐瘴氣，此地不可久留，願早籌，無費了光陰。」乃謀出金榜，微服如京北，權駐諒山，再徙慈山，居參政廷瑛第。於是黎亶、允礪、名案、武榴、武楨、春洽等，相繼往來，候帝籌畫。瑛曰：「陛下爪牙臣，惟班、選、珠三人。選自黃江敗，奔還乂安，不知下落。珠爲西山拿捕，逃躲林谷，不暇爲謀。班奉旨招諭在清化，亦未有消息。自今棲寓村塢，臣等往來屑屑，恐久必爲人知，變且不測。不如北幸高平，輝宿奉皇太后駕在此，內挾藩臣爲扈，外倚天朝聲援，庶可有爲。」帝曰：「前朕已遣吳時倲往，使預爲注措。聞倲道中病發，不知何如？」名案對曰：「倲病，力不果行，已與病歸嘉平没矣。臣等聞之〔三八〕，未及奏知也。」帝垂淚曰：「亡一良臣也，惜哉！」即手爲詔，贈倲翰林侍制，爵裕澤伯，以付案曰：「可携賜其妻子，使明知朕意。」亶進曰：「今臣民從敵，盡以國情輸彼；將有所圖，彼先知之，甚有引賊以逼乘輿。變自內作，非只外敵。是以至靈、嵔山兩度不果，尋有山南之役。爲今之計，獨有如清告急，以陳師境上，問西山構兵與國人從敵之罪，使賊黨不能自安，背叛亦有所懼，則應義人心始堅，而恢復之機，不至爲彼所拽

擾也〔三九〕。」帝曰：「善。」乃命爲書，先達兩廣督部，其略曰：「本國三百年來，仰藉天朝威德，世守藩封，國内綏靖。不幸運遭中否，故王殂落。西山阮惠，以國壻忘恩背義，乘威伐喪，據有其國。嗣孫奔亡于外，告哀求封，未有遣使，體例多缺，苟不扣關陳達，恐有緣此獲戾，輒敢具由禀白，祈上憲體恤遠情，曲爲題奏。所有陳情表文，謹委行介齎捧，別具副本呈覽。遥惟天覆地載，遐遠不遺，追軫臣先世恭順之誠，憫臣弱息羈棲之苦，敕下提兵壓境，討罪定亂，再造臣國。萬倚天恩，大皇帝之德，不可名言，上憲幫助之功，當與本國山河同其流峙矣。」書成，命亶、案充正副使，二人挾親信數人同行，只帶殘笠敝衫〔四〇〕，如行旅然。帝送之保禄山中，諭之曰：「四方專對，使臣職也。此行係國之存亡，事之濟否，卿等又宜臨機應變。平生畜蘊，學措于行，三寸經綸，辭不可已。勉之！副朕所期。」二人拜謝而去。亶私謂案曰：「吾等名則陪臣，實同亡命，行間無送迎之煩，路中有遮阻之患。崎嶇山間，設若内地未至，敵兵追收，此正半上落下，最爲關礙。若已近督部堂，吾無患矣。」案曰：「天心若祚社稷，必無此事，何用過爲憂患？惟我南有國以來，與内地通，雖有創業中興，遭時坎坷，不知其幾，而陪臣奉使，未有如吾儕今日者！」因賦詩有曰：「千古猶傳奇絶事，敝衫殘笠使臣裝。」乃從山中間道過諒山關上去。正是：

去國一身穿漢塞，動人兩泪泣秦關〔四一〕。

未知二人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臣手下精練者百人」，「精練」原作「新鍊」，據甲本改。

〔二〕「帝命廷簡往山西上游」，「西」原作「南」，據甲本改。

〔三〕「密旨輝宿」，「輝宿」甲本作「督同阮輝宿」。

〔四〕「撲之於始燄時則易也」，「則易也」原作「則易然也」，參酌諸本改。

〔五〕「寓人悉斬之」，「寓人」甲本作「寄寓之人」。

〔六〕「中其肯綮」，「肯綮」原作「髖髀」，甲本作「款綮」，據理校改。

〔七〕「天下固黎氏天下也」，此句原作「天下固黎天下」，據甲本補「氏」「也」二字。乙本作「天下固黎之天下」。

〔八〕「主公不忍棄之，重圖繼絶」，此二句原作「主公不忍棄之絶」，據甲本補「重圖繼」三字。

〔九〕「以好餂之」，此句甲、乙本作「常於軍中以好言餂之」。

〔一〇〕「作客兵寓人家耶」，「家」甲本作「國」。

〔一一〕「雪光爲山西鎮守，月光爲京北鎮守」，「雪光」及下句「月光」下，甲本並有「侯」字，據前後行文，當是。

〔一二〕「入謁中書令紀喜侯陳文紀」，「喜」甲本作「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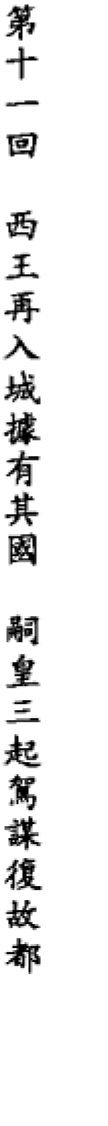
〔一三〕「那文紀順化人」，「文」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一四〕「每事必與之謀」，「事」原作「問」，據甲本改。

〔一五〕「故留楚以主兵事」，「楚」甲本作「大司馬楚」。

〔一六〕「參從裴輝璧、僉都阮輝耀」，「耀」甲本作「濯」，下同。

〔一七〕「都給事中阮廷賜七人而已」，「賜」甲本作「暘」。



〔一八〕「牽之但一率力耳」，「率」甲本作「卒」。
〔一九〕「兵衛不多，夜探西山遊兵而至」，此二句甲本作「兵衛不少，夜報西山遊兵逾山而來」。
〔二〇〕「廣安與海陽夾」，「廣安」原作「安廣」，據前後文及乙本改。
〔二一〕「是壤出入門户」，「是」字原無，據甲本補。
〔二二〕「公爲子受命主兵」，此句甲本作「公爲之子，受命主兵」。
〔二三〕「茫不能辨至遍走而問」，「遍」原訛作「逼」，據甲、乙本改。
〔二四〕「樓櫓畢具」，「畢」原作「素」，據甲本改。
〔二五〕「使人往乂安收選老」，「老」甲本作「父」。
〔二六〕「看豚犬子耳做也實難」，乙本無「耳」字。
〔二七〕「至黄江」，「黄江」甲本作「大黄江」。
〔二八〕「故奉表請帝駕視師」，「請帝駕視師」甲本作「請帝駕幸視師」，乙本作「請帝御駕視師」。
〔二九〕「預備不虞」，「不虞」二字原無，據甲本補。
〔三〇〕「疾棹向前」，「棹」原作「掉」，據乙本改。
〔三一〕「帝亦順流放船南走，至江岐，不知去處」，此二句原作「帝亦順船南走，至南江岸，不知其處」，據甲本改。
〔三二〕「忽見羣山突兀」，「突兀」原訛作「深穴」，據甲本改。
〔三三〕「山後有船約數艘」，「數艘」甲本作「數十艘」。
〔三四〕「往不可復」，原作「不可復」，據甲本補。
〔三五〕「彼皆……誰不樂從」，甲本作「彼皆藩臣苗裔，誰不激勸，收拾清乂舊卒，彼皆宿衛親軍，誰不樂從」。

〔三六〕「山南、山西、興化三鎮」，「三鎮」下，甲本有「一呼莫不響應，乘時而動，南出懷安，西出明義，上從興化」二十字。

〔三七〕「不日之間」，乙本作「不十日之間」。

〔三八〕「臣等聞之」，「之」字原無，據甲本補。

〔三九〕「不至爲彼所拽擾也」，「拽擾」甲本作「洩撓」。

〔四〇〕「只帶殘笠敝衫」，「殘笠敝衫」原作「藏敝衫」，據甲本改。乙本作「殘敝衫衣」。

〔四一〕「動人兩泪泣秦關」，「關」甲本作「廷」。

第十二回〔〇〕 黎陪臣投内地乞師 孫督部調大兵出境

且説參知政事黎維亶、副都御史陳名案等，由山中間路行，至和樂，值西將都督阮文艷游兵巡哨，譏察太密，非有文憑者，儘被攔阻。二人乃裝作商人様，附從北客，緣山徑行，投入内地。因守隘員軍，求達至太平府堂，亶等拜伏于庭，叫稱：「本國城自丙午年被西山賊阮惠攻破，國君殂落，嗣孫以嫡派主祀事。往年丁未冬，惠復遣將來攻，嗣君出亡，大小諸臣亦皆奔播山海，居者被他拿捕，行者被他遮截，獲即殺之。嗣孫前奔山南，與一二從臣，糾習兵民，將圖恢復，又爲他所攻破，奔歸清化。今因尚義之民，情猶戴舊，咸願潛歸珥北，以事奔告天朝。仰蒙軫及下藩，提兵爲援，即可於國内舉事，憑仗天威，驅策義士，克復乃有其機。今嗣孫現住鳳眼地方，使卑等潛往。計程到關，不過四日，卑等懼爲賊所獲，迂途跋涉，逾月始達。伏念小國臣事天朝，三百餘年，職貢不絶，一旦爲他所占，社稷邱墟，人窮則反本，不得不呼天訴之。大皇帝下國之天〔一〕，列憲大人佐天之吏，萬望體恤遐荒，興滅繼絶，俾貢臣黎氏得以邀天之福！」辭極哀切，并將表稟諸道呈覽。王分府疑是敵情陰狡，詐稱黎氏行介，以覘中國，陽詰之曰：

「安南前王物故，事更再秋，使國内有變，嗣孫當立而不得立，何不即於此年叩闕陳情？且前有移文籲請，不過叙其移失國印，懇求補給而已。至於不得立之故，爲所逐之由，無一語及。經今二年，嗣孫何所棲寓，敵人如何作爲，國人如何向背，情形俱未端的。且表稱黎嗣孫姓名，未有告哀求封，未經補給印篆，何以得輕上表文，遽遣行介，均之未合體例。須有嗣孫親來供狀，面問情由，不可只憑人説。我爲守土之臣，邊疆大事，決不輕信爾等。惟爾既以叫急而來，情亦安忍驅去，且聽住此，俟我禀明督部大人，一番行邊探確，方可具事奏聞，候旨定奪。」亶、案聽得如此，不知所言，只得伏庭號泣。王分府察其情真，乃諭之曰：「看爾等忠實可嘉，情頭可憫，天朝自有處分，無容瀆請。可出就館，以俟命耳。」二人喜，拜辭而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秋九月也。居無何，王分府召亶、案入，謂曰：「該國請援事已得達，皇帝追憫黎前王累世貢臣，旨下兩廣總督孫大人，協同雲貴總督富大人，調滇州勇五十萬行邊，弋尋黎嗣孫護送歸國城。那一段情由，自丁未冬杪，該國母與高平鎮目阮輝宿從斗奥隘奔訴，但未知嗣孫兄弟二人落在何處；嗣孫奔亡之餘，母子隔阻，亦未知此間事狀，故復遣爾等跋涉。爾等既是黎嗣孫行介的，嗣孫現在鳳眼地頭，一二情形，爾等可作供狀，禀達督部堂行轅，候大軍進發，我即引爾等拜見，面陳爲便〔一〕。」亶等聽得此信息，大喜，禀請一人留候，一人先回，飛報嗣孫知道，得以糾合同志，號召國人，俾之遐邇通知，自然處處竝起，以俟應天兵，憑伏威靈，各因山川要害處屯結，以遏絶敵情，是誠好好機會。王分府許之。於是案留太平，而亶從故道歸國。

卻説初京城失守，乘輿北幸，皇太后與宗室諸人，先奔高平，督同阮輝宿率藩兵迎之，權住斗奥隘邊民居舍，以謀請援。原宿之始到鎮也，有北客自號吴山樵隱者，與督鎮廷傺相善，嘗往來鎮營。宿一見

與語，大奇之；及傣卒，客來吊，宿遇以上賓之禮，留十餘日，傣喪既定，客始辭歸。臨別私謂宿曰：「貴國自此多事，先督臣知之，不知臨終曾以告僚誼否？」宿曰：「本國外有强敵，將來必不安枕，此國人之所共知。顧其要結如何，亦非宿所能逆睹也。先督臣常與宿憂之，今忝爲表臣，樞要之地，已不得預，縱有膚淺之見，亦何能爲？」客曰：「惟是表臣，故不得不爲國當事。以公之才，豈不能驚天動地，令舉國之人奔走不暇？然亦不過一夢境耳！此誠氣數與人事相關，可笑亦可惜也。」宿因問之，客終不言而去。至是宿奉太后入内地，至龍州遇諸途，宿以國情與客語，了無所隱，曰：「事急矣，何以教之？」客曰：「公在鎮，初聞變時，若能與諒山督臣一心合力，據有二鎮之地，糾習藩將藩兵，與敵抗衡，作一方雄伯，達咫尺之書於龍憑，約以有急相救，藉其聲援。昔莫氏行此之計，維持五十六年，果能行之，豈不終公之世！何乃棄以與人，失此不爲？今只有求通於龍憑，懇請達于督部堂，具事題奏，邀天之幸，以求援耳。若復國之後，公其勉之，掘井爲山，必教其身終之，無徒作後人説柄也！」宿曰：「此是重遠底意，佩服告教，何敢頓忘！顧兹宿奉國母來奔，意正在是。惟恐下情不能上達，倘蒙指示其途，爲之先容，萬荷萬荷！」客曰：「異地相知，敢不盡力？」乃與宿偕往那龍憑營。都司陳洪順，客所善也，引宿前來，呈稱「安南國嗣孫母妻眷屬，被廣南賊兵追殺，逃至隘口，叩頭請命」等因。洪順即會同龍州陳倅前往查照，男、婦該得六十四人(三)，隨便于隘上安插，具事達于廣西左江楊雄業，禀呈兩廣總督孫士毅，並録本國單呌，稱「國城爲賊所破，虜掠之苦，無所籲訴，人皆仇敵，誓不與俱生，潛伏山中，結成黨夥，但未有主張，故落落而難合。若得天兵來援，處處響應，國城指日可復。」士毅見報，謂僚屬曰：「安南在漢、唐爲内屬，至宋，丁氏倔强，始爲貢臣，更代相沿，以至于今，復不能保有其國，天其或使爲中

國之郡縣乎！」即馳詣龍憑，探察邊情，會同巡撫永清商議。永清曰：「開邊大事，利害不細。果如所言，該國實屬可憫，惟敵勢料不如此。彼自海濱奮起，結髮從戎，一舉而取三百餘年之國，定是不弱，亦決不肯被人虛喝，聞風霄遁，除非一二番挫抑，安肯退聽？中國二百年太平無事，民不知兵，一旦驅炎瘴之地，勝之不武，況未可必。萬一蹉跌，傷損實多。上憲爲國大臣，建節邊方，所宜固守封疆，豈可膚受人愬，驟開邊釁？黃柄〔四〕、張輔，厥鑒不遠，在永樂、宣德之時。請熟籌之。」士毅曰：「安南錫封，世修職貢；西山小醜，敢滅其國。貢臣之難，不可不救；狂賊之罪，不可不誅！兵以義動，誰敢不從？若以倉荒賜隔，坐視其相殘，而不之救，則九夷八蠻之臣事中國者，彼亦何所恃哉？」乃令喚阮輝宿、黎侗、黃益曉、阮廷濯、阮國綀〔五〕、阮廷枚等六人，並詣轅前問狀。先問嗣孫兄弟幾人，奔亡之餘，現落何地？宿等供稱：「嗣孫兄弟三人，頗相友愛，長即應得承襲之黎維祁，次袖郡公維袖，次瓓郡公維祇。現今維祁奔山南下路，招集義兵；維袖在宣光、興化地方，亦各糾合同志，遥爲聲援。聞其輔車相依，臣民効順，斷不至於涣散，但不知繼此以往，果能奮發有爲否？經今七八月餘，事變推移，尚能據此地方否？卑等實不敢知。」又問向來嗣孫母子音信何如？宿言：「卑等前在高平，奉國母内投，嗣孫現在本國，關山間隔，音信未嘗相通。今倘得潛歸通信，使嗣孫知母眷音耗。請三人分爲二道，廷枚請由蒙自山口，侗、綀請從龍門渡海，仰得派員引至界首，卑等兼程奔赴，約一月間，行看消息，便當稟知。」又問該國向來年歲如何？曰：「本國連年凶歉，米價甚貴，米一升值錢六百，山南下路最號富饒，今民間亦無蓋藏〔六〕。嗣孫前駐此地，兵食不給，以是動不得力。卑等初在國，但聞如此是實。」又以問侗，侗曰：「黎氏有國三百餘年，以恩惠結民心，以禮義培士氣，故雖叛逆僭干，而戴舊之人心猶昨。只以鄭

家脇制，人懷憤惋，西山乘隙，以扶黎滅鄭爲名，故國人遂不之拒。彼因是得志，愈肆猖獗，自紀年號，竊據國城，至黎嗣孫播遷于外。由是耰耡棘矜，處處並起，咸稱黎氏，不謀同辭。如上國垂字小之仁，施恤窮之德，偏師壓境，爲之聲援，國人聞之，孰不奮起？誓衆復讎，想亦不甚費天朝兵力也。」士毅既得供狀端的，又將安南地圖一軸，使㑳等詳閱，曰：「即是否無訛？」㑳稟部位方向，多有錯謬，約略十至四五。士毅曰：「許爾據實改正。」乃喚畫工來，依㑳改處模寫。復命㑳於圖上，某處地方已未從賊，與國君兄弟駐劄何處，逐一明晰登註。因召宿等諭之曰：「俟我題奏得旨，即照爾等所請，事事都辦得好。爾等此回歸國，尋嗣孫的處，竝細探賊人作何舉動，國人能否奮發，隨便即飛稟〔七〕。我當爲覆奏，提兵出塞，速可蒇功〔八〕。」宿等大喜，相率北面望闕遥拜，連呼萬歲。於是士毅使廣西左江道楊雄業護國母並眷屬人等至南頓，其倉廪衣被，均爲酌給，使各自安適。因繕表奏稱：「據安南國鎮目阮輝宿，奔投内地，稱於乾隆五十一年夏六月，西山賊阮文岳之弟阮文惠，將兵犯該國城，嗣於八月文岳繼至，適諸鎮各整兵象赴難，文岳兄弟懼不敢留，是月潛師夜遁。國王黎維禑遺失國印，隨即病逝，因長子早故，嗣孫維祁例應承襲，備文申請，補給印篆。嗣接督部移檄，不叶體制，正當遣陪臣賫表，告哀求封。不料次年冬，文惠復遣部將武文任，乘危伐喪，以致國嗣奔亡，未及遣使。宿等奉該國母奔武崖之博山，國嗣奔山南之天長，賊帥占據國城，四下搜捕。又有諒山土民卷簪、高平藩目阮儒降賊，引兵劫國母以爲質。宿等隨奉國母奔高平，本年五月日，至博淰地頭，賊兵追及，無計可脱，只得隔河籲叫天朝救護，捨命奉國母合人眷等，涉水登岸，有不及涉者，盡爲賊所殲。叩頭籲請，『願得待罪天朝，不肯辱污賊手』等語。又據稱：『現今國城被他竊據，各處亦聞風披靡，與内地相接之牧馬、諒山等地方，俱已從他，惟乂安之驩

演、海陽之荆南等處，尚有土豪應義，出没山谷，乘便掩殺賊兵，賊亦未能全有。且賊起自西山〔九〕，一味獷悍，專以屠戮爲事，間有不肯降之處，嗣孫潛藏，想亦在此。母妻業經北走，萬望蓋容，其中一二逋臣，頗亦幹辦，情願回國覓求嗣孫，再一番戮力圖存，縱又力不從心，願爲存孤之計，懇祈矜憐』等語。那各款情由，並據知府陶有仁手寫問條〔一〇〕，該國目隨次作答，察其情實，頗亦激昂，能知大義。臣伏思黎貢臣該嗣孫例應承襲，不幸該國破滅，該國母妻款關哀訴，實可量加存恤，俾之得所，徐察國中音信，再定去留。惟念該等走至河邊，已屬天朝界首，彼衆望見天兵駐劄，尚敢悍殺多人，敵情險惡，斷不無窺伺之意。臣已密札提臣三德於附龍州六處，各備戰兵，分屯隘口，倘彼敢過河，即當四面遮截，使無得脱。且令彼知天朝兵威，亦有所畏。兼有密札潮州、龍州守土之臣，趕緊行邊，悉力訪察，另有情形，繕摺續奏，候旨施行。」帝覽奏，謂大學士伯和曰：「安南黎維祁，雖未受封，然該是應嗣之人，亦與國王無異。今該國母妻眷屬來奔，是該國全境盡没，即一番興滅繼絶，另需設籌辦，竟費了許多兵力。兹查該國王尚在國中〔一一〕，自圖興復，而該國之從敵者，不過牧馬、諒山等處，其西南東北地方，戴舊之人心，猶有足恃；想藉此圖續國統，亦有可了之理。著傳諭孫士毅：黎氏臣事天朝，最爲恭順，維祁例應承襲。前日修文申請補給印篆，仍未遣使告哀，不合體制，是以硃篆緩行檄諭，兹已遣使懇請準其敕封給印，且究維祁被敵攻逐，係他不能振作所致。現在該國境土，未被賊占尚多，臣民亦知向戴，維祁當乘此糾集義兵，收復國城，便依前業，不至失墜。其母妻内投，已妥爲安插，衣廩無缺，水土亦習，該嗣孫不必掛念，可專意國内，俟其克復京城，即可遣兵送回本國。于遣使時，須再委此次通信人來，以爲符驗，庶不被誑謀陰害。至如阮惠恃强奪國，法所不容，已降派調廣西大兵，以備徵發。若賊仍舊猖獗，該嗣孫不能奮

起有爲，該國民臣亦甘心從敵，則率大兵四面會勦，明正其罪。如此先行剴切，飛報該國臣庶，俾各週知，以壯黎氏之勢，而褫西山之魄，于聲援之助，自屬有益。其隨行之阮輝宿等，情願回國尋嗣孫所，幫同恢復，其志更屬可嘉，理合速遣，早一日即該嗣孫，早安一日之心，將來朕亦可早一日獲聞該國之信。孫士毅素稱敏達，何不早籌及此，尚慮朕未及準行，往來覆奏，未免失之拘泥。宜可早抵龍州，面諭使臣，令即起程，將朕指示之意傳知，使回國告知維祁兄弟，並檄諭謄録多方，俾之帶同回國，廣爲傳播。再該等跋涉勞革，行李蕭然，可於水陸給船夫護送兼程，給每人銀十兩，以資口餉。總之此事若安南全境淪没，維祁又被戕虐，念及貢臣，勢難置之不理。然境土未全陷没，嗣孫惟是奔亡，臣民尚知愛戴，合可作他聲援，聽其自謀，自不必興兵大辦，將中國兵力，徒費于炎荒之外，更爲全美。孫士毅務遵前旨，就邊熟籌。督臣乃曉事底人，定能體悉朕意。此間經理邊務，聽與撫臣孫永清會同妥確，便宜施行。欽此。」

卻説潮州、龍州自得士毅密札，即行邊檢訪，前往太原檄告。潮州有張、吉二姓，慣以穿壙採銀爲業，居太原之送星，衆共推以爲長〔一二〕，徒黨至萬餘人，皆是内地家户，聞檄即詣行次，呈稱：「小人等業以壙廠資生，世居南服，向聞安南國城失陷，國中大亂，懼有林木池魚之及，遂與土人調習火鎗强弩，爲自保計耳。敵兵數百，趕來劫掠，一試而盡殲之。念彼憤必復來，乃分作十團，團各千人，誓以赴敵死戰。今奉檄文，莫不踴躍〔一三〕，願爲先鋒。且小人等亦屬潮州編氓，願得與滇州義勇効力。」派人聽得他説如此〔一四〕，乃取供狀，具由回禀了。

卻説黎帝先是遣陪臣如清陳情請援，至是黎維亶自太平回，復命言廣西督部題奏得旨，大兵不日且

來。會黎佋自龍州回報，言太皇后眷屬現在南寧城，起居安適。帝大喜，合手加額曰：「予惟小子〔一五〕，遭家多難，仰賴九廟神靈，大皇帝垂仁字小，國中復見天日，中興之機，其在此乎！」乃命具謝恩表文，並稟呈書札，一并馳遞，備言：「西賊肆虐，民將不堪，今雖奔喪于外，猶幸人情思舊，用能一二番舉事，而隨復敗衂。近接二諒之文，密諭國中豪傑，莫不奮志，誓殲仇敵，日望上國之援，憑仗威靈，事必克濟。嗣接行人奉檄回，宣示臣民，喜甚更生，敵人亦爲之奪氣。處處並皆糾合義勇，候天兵過關，便于軍門拜見，受律先驅。敵衆成擒，國都克復，實仰惟大皇帝興繼之仁。上憲成就之德，當銘與瀘、傘同其流峙于無窮也！」孫士毅初接潮州稟文，又得此信，即會同撫臣奏請出師，略言：「奉上諭：只可作他聲援，聽其自謀，自不必興師大辦，欽此欽遵。臣已詳查道程經由之處，自昭德臺前往該國城，師行不過六日。諒山稍涉嵐瘴，過此水土皆良，大兵進抵羅城停駐，亦無炎瘴；且於此震耀軍容，使賊知有不可犯，然後分派國中應義之兵，自行勦捕，我兵不至血刃，而敵人俘馘，敏奏膚公。竊計此行，誠如聖諭。且前次往來覆奏，自覺失之拘遲，兵貴神速，機有可乘，敢不悉力籌邊，用副責成至意。至於蕩平之後，經理機宜，謹當繕摺續奏。」於是飛咨雲、貴督臣，遵依前旨，由雲、貴道取路宣光，其大兵進關，由諒山前往。正是：

堂堂大將提兵出，赫赫元戎拜表行。

未知此來勝負何如，且聽後回分解。

【校勘記】

〔〇〕「第十二回」，此前原有「吴家文派」、「安南一統志」二行，今從前例删之。按，此一回原版芯猶作「皇黎一統志」。

〔一〕「大皇帝下國之天」，「天」原作「君」，據甲、乙本改。

〔二〕「面陳爲便」，「爲便」原作「供狀」，據甲、乙本改。

〔三〕「男婦該得六十四人」，「男婦該得」原作「男偏該」，據甲、乙本改。「六十四人」，甲本作「六十二人」，乙本作「六十三人」。

〔四〕「黄柄」，「柄」甲、乙本作「福」。

〔五〕「阮國練」，「國練」甲、乙本作「國棟」，下同。

〔六〕「今民間亦無蓋藏」，「蓋藏」疑當作「蓄藏」，形近而訛。「藏」下，甲、乙本均有「空如懸磬」四字。

〔七〕「國人能否奮發，隨便即飛稟」，甲本作「國人能否奮隨，便即飛稟」，乙本作「國人能否隨應，便即飛稟」。

〔八〕「速可蒇功」，「蒇功」原訛作「藏功」，據理校改。乙本作「成功」。

〔九〕「起自西山」，原作「自有西山」，據甲、乙本改。

〔一〇〕「並據知府陶有仁手寫問條」，「陶」甲、乙本均作「陸」。

〔一一〕「茲查該國王尚在國中」，原作「茲查該尚在中國」，據乙本補。

〔一二〕「衆共推以爲長」，「共推」原作「一一」，據甲本改。

〔一三〕「莫不踴躍」下，甲本有「倘蒙收之幕府，給以兵符，等候大軍進發，以土人鄉導」二十一字。

〔一四〕「派人聽得他説如此」，「派人」二字，或有錯訛。

〔一五〕「予惟小子」，「惟」各本皆作「未」，據理校改。「惟予小子」，見《尚書·周書·泰誓》。

第十三回　懾先聲强敵避鋒　得大援故君反正

且説孫總督將出師時，續有疏奏，言：「臣聞安南黎弱，將來不能必守其國。今來求援，本朝義當拯救。且安南中國故地，若復黎之後，因以兵戍，是存黎而得安南，竟爲兩得。」巡撫孫永清抗疏，以爲「朝廷以復黎爲名，黎不能守，又遣官以取其國，諭以義始，而以利終，臣竊以爲不可。方今黎、阮相攻，黎必爲阮所併，莫若按兵不動，然後乘其弊而取之，未爲晚也。」清帝卒從毅請，永清與毅不合，稱病不行。毅獨奉詔率兩廣、雲、貴四路兵馬出關，分爲二道，一從諒山來，毅率之；一從宣光來，總兵率之，並聽毅節制。毅大會將士，宣示軍律凡八條：「一曰大兵出關，本爲勦逆安民，凡經過地方，肅隊而行，不得騷擾人家，虜掠市肆。二曰關外崇山峻嶺，其地本易埋伏，宜先鏟去石塊，斫除林菁，使之一望豁然，得以放心前進；如有新土浮鬆之處，尤當留心看察，以防詭計。三曰凡大兵駐劄之所，務先相視地方，占取形勢，易就水草，毋近林莽，四面掘壕築壘，督率弁兵日夜巡警；又須於十里外分行偵探，不得喧譁，易於驚亂。四曰南人打仗，多用象力，非内地所素習，遇之必先趨避，不知象力雖大，究亦血氣之

軀，不能當我火器； 如見象出戰，遠則施鎗砲，近則用弓刀，使負痛反奔，自相踐蹂，我兵乘機進殺，必勝無疑，要當曉諭使知。五曰南兵別無他長，全用噴筒爲利器，名爲火虎，兩軍相接，先用此燒人衣服，使之退卻，然其術只此，較我鎗砲，不及遠甚； 已制生牛皮擋牌數百，若南人噴筒一發，我兵一手執牌當火，一手執刀亂斫，彼必披靡。六曰大兵行走，如遇溪澗，河寬水深之處，必須斫取竹木，架爲浮橋，以便兵馬過渡； 其江狹水淺者，帶兵弁員，必須試探的確，令兵丁披次魚串而進[一]，臨水處不得將火繩、火藥隨手抛放，致有沾濕之患。七曰大兵日用薪菜，已有官錢給發，惟與南人順情交互，無許擅斫村莊樹木，致有爭競； 如有近山林一二里，亦須給弁兵以護樵者，不得肆意遠去，致啓他故； 至於汲水煮飯，亦須該管弁兵員驗明，確係潔凈無毒，方聽汲飲。八曰受傷患病兵丁，該管驗明禀白，發遣回營，以示體恤，或有不肖兵丁，裝傷假病，妄冀回家，一經查出，即行正法； 且此次用兵，遠涉沙塞，朝廷體恤，已於例外每兵加給一夫，該管先須諭曉，兵夫亦各相恤，不得肆意虐使； 至於兵行，器械隨身，不得自己空手行走，一委役夫負運難堪，以致中途逃散； 又夫數較多，難以稽查，致有前營混入後營，彼此不相熟習，易於雜亂，必於每夫給腰牌，開寫姓名營號，以便識別。 右軍律各條，弁兵各宜禀遵，若有違者，一以軍法從事無赦。」又先檄諭本國，其略曰：「興滅繼絶，所當爲何外於蠻荒； 拯溺救焚，不得已乃見於兵革。 念安南黎氏，本天朝貢臣，三百餘年，執壤奠虔，供厥職服； 一十五路，錫土封疆[二]，奄有其邦。 乃於乾隆年間，國酋阮岳、阮惠等，稱兵作亂，襲破羅城。 前黎王憂懼物故，嗣孫維祁播越于外。 故臣阮輝宿奉嗣孫母妻，奔投內地，懇請援兵。 經查宿等，嗣孫現棲北、諒地方，臣民猶思故主。 阮岳以犬羊之夷，肆豺狼之毒，所在擄掠，百姓怨入骨髓。 夫以邊氓崛起，干常逆理，天道之所不容； 敢於內

地横行，虐衆殘民，王法之所當討。業經題奏，欽奉大皇帝矜恤黎氏之喪亡，不忍交州之塗炭，特命督撫佩征蠻大將軍印，調兵五十萬，直抵羅城，明正阮岳等罪惡，無容得以逃天之誅。該國世戴黎王，久蒙豢養，知能不泯，感發由衷，不可喪其天良，亡君從敵。有能先唱義聲，倚天朝爲大援，糾合同志，戮力殲仇，榆塞奏凱，幕府上功，胙土分茅，俾與黎氏同其福慶，如鄭太爺故事。檄文傳到，勒兵激昂，修爾干戈，敵王所愾，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仰覃頒寵于軍中，永保同休于國內，尚其勗哉！」於是西將阮文艷、潘啓德鎮守諒山，見檄文惶恐，一日之間，所集士兵，逃者太半。啓德密遣人先以蠟書詣關上請降，文艷自度孤軍勢不可支，且已又是廣南人，縱降亦未必見容，乃自斂衆夜遁，還至京北，與留守阮文和并力守鎮城，而遣騎兵馳書昇龍告急。

卻説北平王阮惠自往歲夏起駕往昇龍，殺主將節制武文任，一番易置官軍，整頓機務，專委大司馬吴文楚、内侯潘文璘、掌府阮文用、都督阮文雪、户部侍郎陳順言、吏部侍郎吴任等〔三〕，同守昇龍城，置酒大會，語之曰：「楚、璘吾之爪牙，用、言吾之心腹，雪則吾之甥，任是吾之賓臣也。且北河文流，熟於世務，今委全城轄下十有一鎮，軍國機要，並聽得便宜行事。此間會同商確，勿以新舊間隔，同心共濟，以副我所望〔四〕。尚其勉之！」諸人各起拜奉命，於是擇日南還。已而山海有爲梗者，一遣偏裨臨之，隨即撲滅；府縣有以案牘來者，隨事處分，亦無留滯。常以暇日走馬通衢爲樂，自以爲北河無復難事〔五〕。一日坐協議堂會食，楚謂璘、雪曰：「主公以大城委我，譬之使製錦，未能信其能操刀。公等看下如何？使有齊聖從天而下，閻王從地而出，吾一網打盡！况么麽數輩，徒勞人試劍利否耳，其何能爲？」又顧吴任曰：「侍郎誠長於文墨，弓劍之事，亦曾嫻習否耶？」任曰：「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别兩

途。然古人行軍，臨事而懼；何以兵爲戲，而輕易若是？竊聞國内之奔清者，其中多有媒孽開疆，構成兵變。公受閫外之寄，恐不免一番頭髮爲白，到此回當念某言。」楚笑曰：「此回嘗煩公賦一詩以退虜，如其不能，匣劍靴刀，自是武臣分事，何必過慮！」居無何，忽聞邊報，楚大驚，即召故黎文武，以崇讓公維𫎇監國事爲書，稱𫎇姓名，及詐稱豪目推𫎇監國狀，使文臣阮貴衙、陳伯覽，文屬武輝瑨，武臣阮廷寬、黎維褚，武屬阮登壇，奉禀札向關上以求援師，而内與璘等共商議戰守之宜。掌府用曰：「竊聞陳末明人南侵，黄福、張輔、沐晟、柳昇，皆中國梟將，黎太祖起義藍山，勢力弗敵。然兵行詭道，不厭權謀，惟善埋伏，乘虚掩殺敵人，用能以少制衆，窘王通於東步頭，殺柳昇於馬鞍嶺，武功奇絶，千古艷談。今清人遠來，跋涉山澗，吾以逸待勞，當預於要害之處，設伏以待。行此之計，何懼不克！」吴任曰：「不然。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情同而勢異者，得失較别。昔本國内屬，明人肆其殘暴，通國之人，皆欲逐之，故黎太祖一呼，遠近響應，雄傑雲合。每與敵戰，國人惟恐失利，一聞捷報，歡喜不勝。人心如此，凡有埋伏之處，皆爲之掩匿，而敵人不覺，用能取勝，皆此之由。今黎逋播諸臣，在在有之，聞清人來援，引領而望；一國士民，奔走争迎。我軍於何處埋伏，地形之險易，兵數之多寡，敵人未知，彼已皆先告之，因計就計，四面拿捕。軍機既洩，自失便宜，是徒自陷於死地也，更能掩擊得誰？兵法曰：『善覆者靡不勝，誤覆者靡不敗。』勝負之分，今昔之異也。」楚曰：「然則計將安出？」吴任曰：「用兵之道，惟戰與守而已。今清師之來，信息甚大，國人爲之内應，多有虚傳以張大其勢，驚動人心。我軍有事差派，纔一出城，便遭執戮。北河隸兵籍者，得隙便逃，以此衆戰，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安得不敗！至於攖城固守，衆情不堅，内憂必作，雖有孫、吴復起，亦且束手，不能自謀，又無異將一鱔以收蟹筐。請熟思之。戰之

不克，守之不固，均之非善策也。無已，則有一焉：及早敕水師滿載糧船，乘風張帆，直出海口，至汴山屯宿；步軍整器械，擂鼓而行，退保三疊山；水陸相通，據險以守。遣人馳書稟知主公，且看清師至城後，區處黎家事理如何，與昭統帝復國後，兵謀國計如何處分，俟主公來決戰，未晚也。」楚曰：「主公南還，以城委我，敵來決戰，與城相爲存亡，上不忝爲守土之臣，次無負握兵之責。若乃望風先奔，棄城與敵，不惟得罪於主公，北人其謂我何？」任曰：「古之良將，量敵而後戰，慮勝而後動，應變設奇，如奕棋然，先輸一著，後勝人一著矣！無以後著爲先著，方是高手。我全軍而歸，不亡一簇，許他寄宿一睡，隨復驅之，猶晉之璧，完無所失。苟以此獲戾，某敢暴白于主公，必蒙鑒諒，公請勿疑。」楚乃從之，密傳京北、太、諒諸鎮守，聲言築月德江土壘，而潛師以歸；并移咨海陽、山西諸鎮守，刻日各領弁兵來會昇龍城；山南鎮亦整飭船艘，俟水軍至並發。越五日，諸道兵畢集，大閱于河洲。楚乃下令，步兵各具餱糧，以待差派，屬將鄧文真先督水軍東下。分派已畢，及晡時，阮貴衙、阮廷寬等自關上走還，言此行到關，爲候吏所遏止，不得達，現今清師已過南關，前鋒步騎進屯鳳眼地界矣。楚即會諸將謀引退。璘曰：「兵不以衆，國不以大。今爲將握兵居外，敵來未曾接戰，但被虛名恐喝，遽爾退縮，何以將爲？請以精卒一千，直至月德江，與他鏖戰一陣，看他有甚麼氣勢，南人與北人孰强？使他明知我亦不怯，是亦先有奪人之勝算也〔六〕！」楚亦以爲然。璘於是驅兵北渡，夜漏下三鼓，至月德江南岸，聞孫總督師已次三層山。屬天氣寒冽，璘驅兵渡江挑戰，將士素憚璘威，冒寒亂渡，至江心凍不能過者，皆溺死，其及岸者爲清運卒所殲，璘度不能戰，即揮兵退走，餘黨潰敗，逃入民間，民皆捕之以獻于清師。璘單騎走回，楚大驚，秘其敗，不令人知。令下諸軍肅隊而行，日中已過福川，人始知之。次日至安謨，沿三疊山

麓分屯，直至海岸，水陸聯絡以自固。

且說初帝潛棲北、諒間，聞孫總督移檄本國，刻日到關，即密令召四方義士。文武諸臣聞之，亦各曉諭地方豪目，糾合鄉兵。先遣黎惟亶賚書上關，候總督行轅參謁，具以國情稟白，且言嗣君適攖寒疾，不堪進道，請於諒山鎮城等候。及聞西兵退，帝始敕諸道勤王兵同詣行在。帝令揀其驍勇者一千，充御營宿衛，餘各率所屬兵丁，結成隊伍，分派諸鎮。令陳光珠領京北鎮，阮道領海陽鎮，黃素義領山南鎮，黃馮賜領山西鎮，皆拜命之蒞，獨珠仍留行營扈蹕。珠請移駕京北，繕修城堡，營築第舍，以待清兵。帝從之。復命平章范廷璵、參知武楨等，賚請安帖前往和樂，明言國城之四鎮，現已派兵分行經略，搜捕賊徒之潛匿者，並具不腆土宜、牛十頭、酒百壺，奉爲犒師品物，仰惟賞收。又通飭沿途諸縣界首耆老，各率社民〔七〕，以迎王師。大軍南行，一路順達，及至三層山屯駐，其夜文璘雖欲肆惡，又爲寒凍所傷，不戰自潰，文楚亦斂兵霄遁去了多時，無人敢梗之者。毅於是全無戒心，且有驕色，一見武楨，問曰：「大兵出關時，先騰諭播告，敵人驚惶，抱頭鼠竄，想該國之臣若民，孰不勉自激昂，仰賴天威，圖殲國賊，不日奏功。何乃一味懦弱，許彼得以乾净行走？今大兵已抵國界，茫無報効，尚爲國有人耶？」楨曰：「小國不能自謀，始至叩關求援；力若能制，何敢煩大兵？今蒙以此見罪，其何說之辭？請以敵情言之：阮岳生長西山，憑其巢窟；阮惠老於行陣，擁有强兵。南還以來，兄弟相攻，岳居西山，惠據順化，各自稱雄，自帝自王。其在本國城者，彼黨吳文楚、潘文璘輩耳，聞天兵來，未知虛實，姑且斂衆以避，但聞屯截三疊，畫自長安以南，妄圖再北。一個偏裨，猶然桀黠，况大酋耶？若不一番大用兵力，如何生捕得他？小國喪亡之後，兵將單弱，恐未易辦。惟上憲威靈振薄，鑾酋來威，小國之所望也。」毅笑曰：「爾

國久被殘虐，神氣沮喪，故動以虎狼相怵。自我視之，若犬羊然，一使人以繩繫其頸而牽之，定無難也〔八〕。俟我軍至羅城，唾手立辦，爾第觀之。」及至京北鎮，帝親率羣臣謁見，毅慰諭之曰：「貴嗣多年蒙國大難，奉大皇帝矜憐，命本督提兵護送母妻歸國。此來爲之經理，先擒賊黨務盡，然後整頓規模，爲長遠計，千妥萬妥而後班師，勿復以國事爲憂也！」帝曰：「伏蒙大皇帝如天之德，不可名言。仰惟上憲屈臨，俾下邦獲瞻裘帶之輝，副斗山之望，欣戴之情，感佩無既。」因請毅入營駐節。毅曰：「此去國城不遠，宜即來，不可逗遛。」遂令發銃九聲，肅隊而行。暮至珥河北岸，帝請先渡入城，命於敬天殿前供具帷帳，請督部居之。毅不可，曰：「此非大將行營，軍事多有不便。」乃於河之南北岸沙中廣漠處分屯駐馬，命於河中造浮橋以通往來。時戊申十一月十一日也。翌日，帝親詣毅所等候，毅令於敬天殿盛陳儀仗，敕百官陪侍，帝服衮冕跪于庭。毅率僚屬宣清帝敕書，封帝爲安南國王，其制略曰：「披一十三道之提封，原非利其土地；遡三百餘年之職貢，能不念夫祖宗。」受封禮成，乃循例修謝恩表，望闕遥拜，請毅發遞。毅許之。帝雖已受封，然行下文書並用乾隆年號，以有毅在，不敢以昭統紀元。朝參之暇，輒詣毅營候聽軍國機務，帝乘馬先行，黎倜乘馬陪後，護卒僅數十人而已。都人有不知其爲帝者，或有知之，私相語曰：「我南國自有帝王以來，未見有如此卑屈者，名雖爲帝，而號紀乾隆，事關總督，其與内屬何異？」毅亦崖岸自尊，帝來謁，或不與相見，但於鈴閣下傳稱無軍國事，且還宫休謁，其酬接禮意，最爲簡薄。又多縱軍士肆行非法，先是北人寓居城都之河口坊，與京北之機舍庯，山南之憲營，殆萬餘人，至是皆來附從軍屯，或别立柳營邸店〔九〕。該等曉達國音，諳知土俗，因此乘勢多方誣陷善良，抑奪富户，甚至市廛衢路之中，攘貨漁色，無所忌憚，環畿之民，往往苦之。帝雖知其弊，而業請他來，惟

恐因此取忤，難於發言。毅非不知其情，而亦聽其所爲，略不少戢者〔一〇〕。

且說帝自還都後，文武諸臣之播越者，陸續皆來拜賀，乃賞從亡翊戴功。加范廷璵爲吏部尚書平章事，阮輝宿同平章事，黎維亶、武楨參知政事，阮廷簡兵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阮惟洽、朱允礪同知樞密院事，陳名案副都御史，黎輝瑨、范貴適户部度支，黎春洽、吴爲貴同知兵政；黎倜軍中尉督〔一一〕，賜爵郡公，領諸道勤王之師，從孫總督幕府辦理戎務；其餘内外臣僚，各就本衙供職如故。京北憲副吴熹以老病辭不就職，上疏曰：「天造方屯，不圖再見天日，實社稷無疆之休。臣竊惟兵貴神速，機有可乘，何必專委外兵，動淹旬日。方今諸路勤王，孰不願効其尺寸？敵無逋退，即以大兵躡之，疾雷不及掩耳，狂狡不暇爲謀，清、乂二處聞之，亦必響應。惠阻横山之南，楚、璘孤軍在此，形格勢禁，不能相通，不出十日，可以成擒。彼之羽翼既剪，則其巢穴亦可取次襄夷。臣愚以爲中興之機，正在於是，不可失也。」疏入，帝以示樞密院廷簡等，皆以爲然，獨黎倜抗言曰：「我力弗敵，至於請援。督部行營在此，兵事不先禀白，而輒行之；事濟則已，萬一蹉跌，恐以誤軍機諉我，還師關上，坐觀所爲，則大事去矣！臣請先來禀白，聽其指授方略，使之與我共事，更爲兩得。」帝以爲然，乃詣毅言之。毅曰：「何事倉皇？此猶探囊取物耳，早來則早取之，晚來則晚取之。今歲聿云暮，大軍遠來，正可閑暇，當無急戰。敵瘦我正肥，使自來送肉耳。該國既以爲請，宜量自都城以南，約六十里，分置屯兵三處，此亦遠斥候、防不虞之意。候開年進兵，取之未晚。」乃命於青廉之月厥江北岸〔一二〕、維先之日早、清池之王洄，各築土壘，派兵守之。自是，帝惟倚毅爲重，諸臣亦無一人以出師復讎爲言者。黎倜日事酒色，絲恩髮怨，無不報之，獻言于帝曰：「曩者車駕蒙塵，皇親及朝士，多有幸災樂禍，輸情與敵，甘心爲其鷹犬，以圖富貴，逆理背

理義，莫此爲甚！臣請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共知各分綱常之不可紊亂。此亦當務之急，不可含容擱過，使善惡無辨。」帝以爲然，敕下廷議，咸奏稱去年刑部尚書平章事陳公燦，奉使不屈，爲賊所害，實可嘉憫，乞遣官諭祭于其家，存問諸子。其祭文有曰：「倒海摧山之大節，與秋霜烈日而爭嚴；忠君愛國之小心，遇錯節槃根而益顯。」蓋御書之字也。又論叛國從賊罪。帝出亡時，宣光鎮守范如璲，執送皇弟維袖於賊；駙馬尉阮彭，引賊兵追尋帝所在；按律要斬。吴任、潘輝益委身從賊，領授職爵，並黜爲民，回籍受差。阮完、潘維藩屈膝虜庭，張登揆從駕不果，並貶爲司訓。阮貴衙、陳伯覽、武輝瑨等，作書稱崇讓公監國事，爲賊希求緩師，俱下獄。阮伯寬以武弁老訥無知，免罪。倜聞衙始自高平回，金銀盈載，使人索取黄金二十兩，明言于帝，帝笑曰：「裒多益寡，惟爾所爲，無妨也。」又皇叔三人，與賊相通，又嫁以女，帝密令人肘其足，投于宫井。會皇太后自高平還，至京，見帝好修恩仇，所爲乖度，大恚曰：「我跋涉勞苦，請得兵來，國家能堪幾番恩仇破壞！率此而行，何能治天下？老婦還爲亡人矣！」號泣不肯入宫。帝密使輝宿勸解之。宿入對皇太后曰：「仰惟聖慈好生之德，與同天地，固宜以是見訝。但刑罰國之大典，故周辟管、蔡，魯鴆叔牙，古人亦不以親舊廢法。望賜寬慰，使皇上得以經國事，實惟萬福。」太后以宿有從亡大功，重違其言，雖勉從之，其心實不以爲然也；遂入宫。時將屆元旦大節，十二月日，禮官奏以二十五日闔印，廟社朝廷之禮，並照常辦理；惟天朝大帥遠來，其供具儀品，請依册封天使例，增多一倍。百官軍人，亦聽休暇十日，以供歡迎春令。正是：

處堂燕雀歡相哺，在棘銅駝漫不憂(一三)。

未知底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令兵丁披次魚串而進」，「魚串」甲本作「魚貫」。

〔二〕「錫土封疆」，原作「錫土封」，下當脱一字，據文義補「疆」字。

〔三〕「吏部侍郎吴任等」，「吴任」甲本作「吴時任」，下同。

〔四〕「以副我所望」，「我」原作「朕」，甲、乙本均作「我」，據文義從之。

〔五〕「自以爲北河」，「自以爲」甲、乙本作「楚等自以爲」。

〔六〕「是亦先有奪人之勝算也」，此句原作「是亦先人有奪人之勝算也」，前一「人」字當衍，今删。

〔七〕「各率社民」，「率」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八〕「定無難也」，「無」原作「其」，據甲、乙本改。

〔九〕「或别立柳瞀邸店」，原作「或别立柳邸店」，據乙本改。甲本作「或别瞀邸店」。

〔一〇〕「略不少戢者」，「不」原作「亦」，據理校改。乙本此句作「略無少戢」。

〔一一〕「黎侗軍中尉督」，「軍中尉督」甲本作「軍中都督」，乙本作「中軍尉」。

〔一二〕「乃命於青廉之月厥江北岸」，「厥」甲本作「德」。

〔一三〕「在棘銅駞漫不憂」，「漫」原作「慢」，據理校改。

第十四回　戰玉洄清師敗績　棄龍城黎帝如燕

且説孫士毅自提兵出塞後，穿林渡澗，如履平地，晝行夜止，别無他虞，一路直抵昇龍，不亡一簇，如入無人之境。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易者，故他以無事易之，不用防閑，益生驕恣，兵丁屯札，許自離伍行走，無有約束。或去城十里采薪，或去民間市廛商賣，朝去暮入，日以爲常。將吏亦日事游宴，不以戎事爲意，有説及敵情者，輒曰：「釜魚籠鳥，餘息尚存，何足掛齒！」奉督部大人軍令，以開春正月六日出師，擣西山巢穴，那敵次第就俘，無一漏網，南河人當就見之。」於是一國之人，遍播諸臣，再見天日，方喜目前聚會，但倚孫總督爲長城，不復以宫闕丘墟爲念，門庭寇賊爲虞，文恬武熙，一味姑息。會有故宫人自長安來，言於太后曰：「駕復京城，已幾一月，號令所及，不過應、常、慈、順、廣五路而已。至於長安以南，清化根本之地，先朝陵寢所在；乂安亦是股肱輔郡，禁軍直宿，皆取於此；今皆淪没，聲息不通，此實可憂之大者。目今國情之虚實，敵情之强弱，旁觀之人莫不知之。向者皇上遘憫出奔，諸臣跋涉勞苦，餘一年矣，多少人情想應歷閲已悉，胡乃恬然不以掛念？孫總督從上國來，國勢賊情，略聞其

槩；至如地有要害之處，分屯設伏，須有籌覘；兵有攻守之宜，權機應變，在於呼吸；他如何勘得明確？且據黎倜前來供狀，稱本國諸地方不肯從敵，向義尚多，人心亦有可恃，要得大兵爲之聲援，則恢復之功可成。此特立言之體，使他不以其事爲難，只欲急得兵來，故爲此虛言謾過〔一〕，他亦以爲信然，勇往向前，無復卻顧。觀其傳檄之辭，其所以責於我者實深，但於河上翱翔，徒以聲勢恐喝；不知阮惠以英雄老手，驍悍能兵，看他北出南還，神出鬼沒，人莫能測，擒有整如制嬰兒，殺文任如取豚子，無一人敢正目相視，聞其指顧，令人魂魄俱喪，畏之甚於雷霆。竊恐他不日再來，孫總督以內顧之兵，何能當得？彼不過客人，此來亦觀勢之難易爲進退，其如我國家何？太后能再一番投內地耶？」太后瞿然曰：「此正老婦心事，夙夜憂思，未知作何計策？」因言于帝，帝始大懼，即與倜等詣叅軍營，懇請出師。叅呼倜詰之曰：「爾國人果不可恃。爾前日供狀何如？敢欺我過！」顧謂帝曰：「嗣王年少，事未更練。向於諒山迎謁，何不分明言之，乘我之勝，蹶彼之困，豈不易然？今失此機會，使彼得以暇豫爲謀。今制之之道，要動出萬全，豈可皇遽？且既以開春六日爲師期，亦是不遠，若欲急發，聽爾主臣先率一道兵亦可。」帝退謂倜曰：「卿乃心帝室，國事思過半矣。勉卒前功，無使國人得以議我，天朝得以咎我也。」

且說黎倜超類大卯人，本是風流公子〔二〕，少年只以飲博爲事，文事武備，非所素講〔三〕，向因貴近，入爲家臣。逮西賊來侵，京城失守，帝令從太后駕之高平，爲敵人追逼，不得不投內地。緣他稍識文學，故與北人問答，弄出許多大言，孫總督亦不之察，爲之題達，清帝準允，幸得復國，自以爲功。既還昇龍，便私報恩讐，公私貨賄，國中豪傑皆心不喜他。帝以其有功，委之兵柄，目徒眩旌旗之色，耳未聞鐘鼓之

聲，矧能作何注措？ 因托以不欲遠離左右，請帝敕山西鎮守先將本道兵屯于瀾口，以塞西山來路，冀已免於臨戎，而戰之勝敗、國之安危不恤也。

且說吳文楚既以諸道兵退，即緊使阮文雪馳驛南還告急，而畫長安以爲界，屯水軍于汴山洋分，步兵分據三疊山，水陸相連，遏絶南北，故四鎮以外之事，與清、乂二處都不相通。 清師抵昇龍，與帝以十一月二十二日受封，清化以内，無一人知之者。 且楚以是月二十日退處三疊，而二十四日雪已至富春城。 北平王得報大怒，大會將士，欲即日自將而出。 議者皆曰：「主公與西山主有隙，升尊之地，人情尚未堅戴，今聞清師來攻，益生疑貳。 請先正位號，覃布赦宥，以安反側，而繫人心，然後大舉北征，未爲晚也。」北平王以爲然。 乃命築壇于彬山，祭告天地山川百神，製袞冕，即皇帝位，改西王岳泰德十一年爲光中元年〔四〕。 禮成，乃下令出師，蓋是月二十五日也。

北平王自將大軍，水陸齊進，二十九日至乂安，召羅山貢士阮浹，問曰：「清師來攻，某將以禦之。攻取之策，勝負之數，先生以爲何如？」浹曰：「今國内空虛，人心潰敗，清師遠來，不知强弱之形，不識戰守之勢。 主公出此，不過十日，清寇平矣。」北平王大喜，仍命其將噉虎侯揀乂安兵，每三丁取一丁，未浹旬時〔五〕，得勝兵一萬千餘人，大閱于鎮營。 凡順、廣親軍，分爲前後左右四營，而乂安新兵爲中軍，北平王騎象出營勞軍，敕諸軍皆坐而聽命，諭之曰：「清師來侵，現在昇龍， 汝等已知否？ 天地之間，星野分别，南北分治，北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自漢以來，北國之人，寇我甸畿，魚肉我人民，囊括我財貨，人不堪命，咸思逐之。 在漢有徵女王，在宋有丁先皇、黎大行皇帝，在元有陳興道大王，在明有黎太祖皇帝，不忍坐視殘暴，順人心，興義兵，皆能一戰取勝，逐之北還。 當此之時，北南自在，邊境以寧，傳

祚久長，自丁以來，不至如昔者内屬之苦，利害得失，皆前朝故事。今清人復來，謀取我南國，置爲郡縣，不以宋、元、明爲戒，故我出而驅之。汝等各有知能，當與我同心戮力，使大勳用集，毋徒狃習故態，妄懷二心。事發即行誅戮，一無所赦，勿謂我不先告也！」諸軍皆曰：「惟命，不敢有二。」次日，下令進發，諸軍肅隊而行。比至三疊山，楚、璘出迎，皆負劍請罪。北平王曰：「汝等委身事我，致位軍帥，委以十一宣全轄，許得便宜；賊來不能一戰，聞聲先奔。兵法曰：『兵敗斬將。』汝等罪當萬死。但念汝等一介健武自名，逢敵便戰，至於臨機應變，亦非所能，故留吴任在此，與汝等共事，正慮是耳。北河初定，人心未附，昇龍四戰之地，阻帶無憑，前年我來戰此地，鄭王果不能支，此其驗也。汝等孤軍居此，清人南侵，北圻内應，何能展布手足？能隱忍以避其鋒，部分而阨諸險，内激士氣，外驕敵情，此計爲善。我初聞暗想是吴任主此謀，詢之文雪，果然。」吴任亦再拜陳謝。北平王曰：「我今此來，親董戎事，進取自有成算；驅逐清人，了此不過十日。但念他是大國，十倍於我，一敗之後，必以爲耻，圖報復之。兵連不解，甚非生民之福，何忍爲之？到此惟有善於辭命，方能弭得兵端，非吴任不可。俟我十年安養，國富兵强，吾又何畏彼哉？」楚、璘等皆拜謝曰：「主上可謂遠慮，臣等愚不及此。方今進取之計，請一一揭示，臣等遵而行之。」北平王乃命大饗軍士，分隸五軍，時十二月三十日也。於是密諭諸將曰：「我與卿等且先行春旦節禮，至除夕即啓行，約以新春七日入昇龍城，開筵宴喜，各各記取，勿以我言爲誣也。」乃傳令：中軍聽屬御營差派，大司馬楚、内侯璘將前軍爲先鋒，㘅虎侯將後軍爲督戰。大都督禄、都督雪將左軍，水師屬焉，越海入六頭江；雪仍於海陽經略，爲東道之應；禄取道疾趨諒山、鳳眼、安世等地方，以截清師歸路。大都督保、都督龍將右軍，象、馬屬焉；龍穿出彰德，取路直趨清池之仁睦，以横擊

滇州軍屯；保專統象、馬，由山明出清池之大盎，爲右支之應。五軍皆拜受軍令，至日鳴鼓而北。師渡潤水，鎮守義軍先潰。走至月厥江，清人之遠斥候者亦望風先走。北平王督諸軍追之，至富川，俘獲殆盡，無一人得脱者，是以絶無兵報，清師之屯河洄與玉洄者，皆不之知。已酉春正月初三日半夜，北平王進至上福之河洄，密圍其地，以軍筒呼之，應者迭諾，外數萬人聲，屯中始覺，惶恐失措，乃皆請降，盡獲其軍資器械。北平王令取木版六十片，每三片列一束，外以禾芻浸水蒙之，共二十片。驍勇之士，每十人抬一片，背負短刀，二十人各執兵器隨其後，爲一字陣，北平王騎象督之，初五日黎明，進逼玉洄屯。清師發銃射之，一無所中；又因北風縱火煙筒，霧氣障天，咫尺不辨，以亂南軍。俄轉而南風，清人適以自斃。北平王促令以木版蒙衝疾走向前，兵刃既交，遂擲木版于地，各執短刃亂斫之，後持兵器者亦皆奪前突擊。清師力不能支，大亂潰散，各相踐踏而死；四川府岑宜棟自縊死〔六〕。西人乘勢大肆厮殺〔七〕，尸横滿野，血流成河，清師大敗。先是北平王使一支兵，從安延河堤而上，開旗鳴鼓，爲東道疑兵。至是清人走還，望之益自疑懼，各取間道從泳橋而去；忽見象軍從大盎來，復大驚皆走，竄瓊都之墨潭中，西人驅象蹂之，死者以萬計。是日午中，北平王進兵至昇龍，遂入城。原來都督龍將右軍，先出清池之仁睦，北平王方與清師戰于玉洄，龍已於日早攻滇州太守于廣德姜上寨，清師潰走，龍先入城矣。

卻説孫總督與帝在昇龍城，略不聞有警急之報，故至春旦方以宴慶爲事，別無意外之虞。誰知勝席未殘，泰機復否，初四日始見玉洄屯兵走還告急，真是「將從天上降，兵自地中穿」。且言河洄屯官軍盡被西兵掩獲了，此去玉洄不遠，早晚必將受兵。孫總督倉皇大懼，立遣廣西領兵湯雄業率西山降將潘啓

德，先將義兵赴援，乃密令麾下騎士二十人與之俱，誡曰：「時刻之間，續有報信。」其意專以此一面爲患，不虞更有别道來也。是夜漏下四皷，忽聞城之西北銃聲轟轟不絶，急令走馬視之，見報湞州屯已潰，西人已入塢門，大肆燒殺，煙焰光天矣。孫總督大驚，馬不及鞍，人不及甲，自帶帳下騎馬諸軍先過浮橋北走。諸營軍聞之大驚潰走，各争橋以渡，相推墜死甚衆；頃之橋又斷，衆軍盡落入水中，珥河爲之不流。

帝在殿中聞變，急與黎侗、鄭憲等奉太后出，走至河津，見浮橋已斷，船艘亦無，乃急走宜蠶，偶得一漁舟，奪而北渡。初六日午中，走至三層山，聞孫總督過去了，而清軍之走還者，塗間如市，日夜兼程，不敢休息。帝奉太后與之偕行，比至和樂屯，遇一土豪，其人於帝蒙塵初，已有睽遇之識，至是見帝，不覺墜淚，因請入山中寨暫歇。時并日不食，從者皆憊，他殺鷄煮飯以進，帝上請太后，下與侗、憲等同食。食甫畢，忽聞西兵追躡已至，帝倉皇請土豪曰：「萬謝厚情，無以爲報，惟高厚鑒君之誠，而賜之福耳。今賊兵在邇，目下有何生路，可以急走關上，再爲圖之？」土豪亟令其子導之，從山中間路走去。日暮到關，及孫總督行次，諸臣亦各陸續隨至，相對歎恨流涕，孫總督亦爲慚怍。帝因告辭曰：「孤不才，失守社稷，寵蒙奉旨赴援，詎意天心不佑小國，今又棄去。伏惟回朝萬福〔八〕，孤願留國土，收拾民兵，以圖再舉。遥仗威靈，幸克有濟，莫非上憲之賜。」事之不捷，須從大人所俟請爲便。」毅曰：「阮光中不滅，此役終不休。今且奉表題奏請兵，不一月間，大兵再至。此地迫近賊黨，不便居住，且暫入南寧安歇，以俟天旨可也。」帝乃從之。於是毅與賓佐將校收拾潰兵引還，帝亦留侗、憲等潛回本國，招諭忠義，自與高平輔導迪郡公黄益曉、京北鎮守南塘嫩柳黎忻、四城提領山南舒池范如松、副提領南塘清泉阮曰肇、署知

公象政南塘義洞黎文張、協理軍務南塘瓊瑰范陳善、戚畹良才琵琶阮國棟、掌四寶清化同榜黎貴適等，奉太后從毅而北。正是：

邊臣未遂籌邊志，國主空懷去國悲。

未知底事如何，且聽後回分解。

【校勘記】

〔一〕「故爲此虛言謾過」，「謾」原作「慢」，據甲本改。乙本作「瞞」。

〔二〕「本是風流公子」，此句下原註：黎朝進士黎允倜之子。

〔三〕「非所素講」，「講」乙本作「習」。

〔四〕「改西王岳泰德十一年爲光中元年」，「西王岳」甲本作「西主岳」，乙本作「西山王岳」。

〔五〕「未浹旬」，「旬」原作「時」，據甲、乙本改。

〔六〕「四川府岑宜棟自縊死」，「四川府」甲本作「四川知府」，乙本作「四川府知府」。

〔七〕「西人乘勢大肆厮殺」，「大肆厮殺」乙本作「大肆殺戮」。

〔八〕「伏惟回朝萬福」，「伏惟」原訛作「復惟」，據甲、乙本改。

第十五回　定昇龍北平王受封　戰宣光黎皇弟遇害

且説孫總督之北走也，臨時急遽，不暇收拾。迨至鳳眼地頭，又聞西將得禄侯引兵從東道來，邀截已近，一番吃驚，其所携帶，一切委棄途中，僅以身免。故凡清帝所賜敕書及旗牌軍印，爲西人所獲以還。原來去冬清帝從毅之請，敕令提兵出關，尋有旨諭徐行無急，且先傳檄文，爲之先聲，因放黎臣回國，糾合義兵，尋黎嗣孫使之出頭，與阮光中對敵〔一〕，試觀事勢如何。若安南人心猶願戴黎氏，彼得天兵之來，誰不奮勇自效〔二〕，光中必將退避，因使黎嗣孫當前追躡，而以大兵繼之，則不勞而功成，此爲策之上也。如通國之左右袒各半，光中必不退避，姑且騰書告示禍福，看他如何，俟我閩、廣水軍出洋，先攻順義，即出步軍前進，光中背腹受敵，其勢不得不服，我因而兩存之：順、廣以南，以棲光中；驩、愛以北，以封黎嗣，因頓大兵于該國，以遥制之，俟後别有處置。及毅大兵出關，聞西兵退走，即整軍前往昇龍國城屯宿，不以爲虞，是以一敗塗地。清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見毅狼狽奔還，人情恟懼；繼聞西山追至諒山界，傳言盡殺匈奴夷輩，於是内地大震，自關以北，士女相率〔三〕，扶携奔走，凡數百里寂無

人煙。事聞，清帝大怒，即降旨命閣臣福康安爲兩廣總督，提督九省兵馬，以往經理安南事，而徵毅還京待罪。

卻説北平王既破清師，乃據昇龍城，遂下令招安，凡清人之奔逃者，隨令來首服，民間不得藏匿，旬日間得萬數千人(四)，各給以衣糧；又得毅所遺棄詔書軍印，以示吳任曰：「我看清帝詔書，不過亦視强弱爲左右耳，存黎義舉非是本心，特假此爲名而實圖自利。今既爲我所破，忍之則以爲耻，報之亦以爲難。凡我所獲散軍，宜均給口糧，悉送關上。卿素善詞令，當即爲書遺之，備言我是小藩，一心恭順，畏天事大，安敢有他？前經有表文投遞，爲孫大人所壅遏，不得上達。近自南來，本欲與孫大人辨白真衷，不意道路訛傳，張大聲勢，人人驚疑，自棄軍先奔，浮橋復斷，以致天兵陷溺，其争路走者自相蹂藉，多致死傷；此實孫大人之爲，而非小藩敢自交兵之罪。今現收散卒萬數千人，並已查明名貫，給餉到關，備册進納。」於是吳任即修書，差人飛馬命諒山頭目由關上發遞。

且説兩廣新督臣福康安(五)，乃滿州鑲黄旗人，由蔭生致位臺鼎，清帝素信用，故委以料理南事。初代毅爲總督，乘驛至廣西幕府，親見毅隻身奔還，又聞北平王勢燄，未免逡巡畏縮；及接邊書，遂一心大膽(六)，即以南事自任，密謂太平府王分府曰：「南北弭兵，生民之福，而實邊疆諸臣之大幸也。我聞南國詞臣有吳任者，向之詞札，皆出其手。公可爲書答復，使之專主和議，急繕謝表投遞，我爲内主，事無不濟。」王分府出，即移札于吳任，吳任以事禀于北平王。王雖既定北河，而南陲猶有内憂，急於還師，因會諸將謂曰：「北河兵事，吾委文楚、文璘；中國使命，吾委吳任、潘益，凡事並聽便宜處置。我且還，事無關緊，不必往復禀報爲也。」於是北平王引衆南還，留文楚總統軍國機務，而吳任主北事，與清邊

臣王分府表裏相應，外有康安爲題達，内有閣臣和珅爲主張。那和珅滿州黄旗人，由蔭生入閣，與康安同管理藩院。康安移書于吴任，教以金幣賄之。珅即奏請罷兵而封光中，毋開邊事以費中國；且言從古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荒者，宋及元、明，終於敗衂，厥鑒不遠。清帝以爲然，遂一意講和。和珅等皆希旨迎合，無不中意，清帝大悦，輒賜璽書褒美。於是康安因報吴任，促令繕摺謝表，因夾叙言「本國已屆貢期，例得恭遣陪臣齎遞，但小藩猶是權率國事，不敢輒行，恐於體例未合，而恬然廢弛，於心終有不安。其貢品陪臣，謹已等待關上，伏候定奪，不勝兢惶待命之至」。康安得謝表，即發驛馬遞至燕京，和珅將表進呈，帝覽之大悦，敕賜陪臣武輝瑨、吴爲貴、阮廷舉等過關，入桂林城等候，而遣使來册封光中爲安南國王，賜賚甚厚，其貢品照舊受之。尋復降旨，徵國王入覲。吴任乃驛乂安軍校南塘幕田人阮光植者，容貌端整，詐爲國王，文楚爲武重臣，輝益爲文重臣，都督阮聿充扈侍，武輝瑨充詞臣，奉國王如清覲，職方例外又薦雄象二匹。清人沿途驛遞勞頓，中外皆知其假，而不敢言。迨進京，清帝大喜，以爲真光中的，於入覲時，賜與諸王同宴，又加恩並行抱膝禮，一如家人父子之親。及拜謝歸國，乃命畫工傳神像賜之，恩禮隆厚，誠千古之曠格也。

卻說黎帝自鎮南關從孫總督入内地，駐南寧城，適福總督至，謀與西人講和事，遂邀入桂林府城安歇。其本國人嗣次入内地者，皇叔忠郡公維袴由榆關〔七〕，邯江丁迓衡、丁令胤等由龍門，南真内翰陳維林、同澤出納黎允管、後勁奇黎顥、乂安潘啓德等由鎮南關，高平輔導阮允等由高平關〔八〕，比至入見，隆安又隨便安插，照給衣糧；因以啓德爲柳州都司，迓衡爲全州守備，阮允爲把總，其忠郡公及諸人悉送入桂林黎帝所。月餘，康安亦自南寧還桂林，下令悉罷諸省兵馬，盛張宴樂。帝怪而問之，康安曰：

「夏天炎暑，不利南征，須俟秋涼，一并調發。」既又邀帝酣宴，從容言曰：「師期不遠，王當親率左右僚屬爲前導。但今宜薙髮易服，與中國同，使南還之日，賊人不復識别，然後大功可成。復國之後，仍從故俗。兵行詭道，王盍思之。」黎帝以爲然，曰：「失守邦家，辱蒙天朝救援，雖舉國北裝惟命，此奚足惜！」於是與諸臣皆薙髮易服。康安見之大喜，即以金錢贈之〔九〕，恩接欵洽，黎帝君臣皆不知其詐。康安因作密表奏清帝，内叙安南國王黎維祁無意請援，君臣皆已薙髮易服，願安居中土，伏請罷征南兵；和珅又奏請册封光中，盡得諭允。康安復邀黎帝入，盛陳劍戟，左右環列弓馬，儀仗整肅，正中竪大旗，繡著「提督九省兵馬」六字。茶菓訖，默無所言，黎帝亦不覺其意，及辭出，已見西人使伴在門外矣。懊惱移時，只得回館安歇。先是長派侯黎侗承命留本國招諭土豪，以圖恢復，至是與鄭憲、李造、黎洽等數十人〔一〇〕，俱入内地。康安札召侗等共談國事，既至，一無所問，但諭以薙髮易服。侗知其詐，大怒曰：「召我面談，今無一事，獨令薙髮易服。我輩頭可斷，髮不可薙；皮可削，服不可易也！」康知其不可强，即命于廣西安置。是歲己酉冬杪，清帝既遣册封阮惠爲安南國王，而受其貢品，復降旨召安南故王入燕。

卻説初昇龍之潰，黎帝北狩，皇三弟璥郡公維祇奉皇妃出，走至珥河邊，值河橋已斷，即沿河岸從西遁去，至宣光潛駐，因招諭土豪，戮力與圖興復。至是起兵保樂，竪屯栅，徵餱糧，與西賊相對壘拒戰。數月兵食不接，爲賊所敗，祇及將佐皆被獲，檻送南還，俱遇害。通國軍民，莫不憐之，有以詩哭之曰：「富春有地埋新恨，保樂無天報舊讎。」皇三弟既死，皇妃遂還京北，潛匿民間，西人索之不獲。是時黎帝在燕，音信不通，諸皇親皆爲賊所害；其忠義舊臣平章阮輝宿、參知范廷璵、兵部尚書阮廷簡、簽書樞

密院事黎班〔一一〕、副都御史陳名案、京北鎮守陳光珠等，各於林塢亡匿，西人累求之不得。其故家遺族，大率有感舊之情，閭里之間，枹鼓數起。簡自黎帝北走，不及從駕，乃隱山西之立石。北平王使人往清化，收其愛女，置之後宮，欲以招簡。簡曰：「此女不死，辱我門戶！我不以兒女之情，廢君臣之義也。」西人知不可奪，乃設計生致之，簡不屈而死。其自述詩有曰：「邇來爲國爲身耶？國破身存柰我何。不帶巖鰲撐海嶠，那堪杜宇泣山河！恨無王蠋忠臣劍，浪誦文山『正氣歌』。回首龍城宮闕在，此身榮辱有皇家〔一二〕。」班魁梧勇悍，膂力絶人，每一飯輒兼數十人之食，自黎帝蒙塵以後，左右周旋，不辭險阻，及北狩，不及從駕，即取間道歸乂安鄉貫，與土豪聚衆討賊，累次敗衄，爲賊所獲，守志不屈，乃放之，後卒于昇龍城。名案流落北江林野間，北平王命吴任以書招之，案固辭，以死自誓，言多矯激，因以詩復吴任曰：「此生何處更逢君？神采依稀入夢頻。羈旅但知今世事，分江管屬阿誰人？北總處士猶書晉，東海先生不帝秦。身後墓傍人指點，黎朝進士姓名陳。」西人知不可屈，乃密令人以兵劫之〔一三〕，案神色自若，端坐賦詩，有「此生雖潤豺狼吻，縱死難爲狗彘心」之句；西人又諭以高官，終不肯從，乃止。光珠與部將收兵攻賊，横行東北二鎮，四五年間，累破西人屯堡，殺其渠帥甚多，賊亦爲之驚怖，後因中其詭計，爲賊所擒，亦不屈而死。自是以後，列鎮惕息，炮火不驚。

北平既受清帝敕封，以帝制自處，乃立其子光纘爲太子；以次子垂爲康公，領北邊節制水步諸軍；三子盤爲宣公，領清化督鎮，總理軍民事。諸鎮各設鎮守一，協鎮一；縣設分知，左右管理二。徵兵糧，理詞訟，立兵制，武有分率，以道統奇，以奇統隊，各管束操演。又命大瀘江以北，各類開丁籍，照舊例揀兵。徵庸錢脚米等税，造田簿，定租粟例，各公私三等田以起徵。以乂安在國之中，道路適均，

且祖地在焉，命大徵工匠，搬運木石磚瓦，修宮府，造樓殿，築四圍土城；督諸道軍掘土產蜂石，以砌內城，建三層龍樓，太和殿兩廊，以備朝賀，號中京鳳凰城。又以哀牢國闕貢，命乂安督鎮阮耀爲大總管，都督領象政黎文忠爲大司隸，發兵進攻之。至其城，哀牢王拒戰不敵，遂引衆而遁。耀等入城，盡收金銀貨寶象馬以還。北平王自得封以後，益自驕恣，有眇視中國之心。適有兩廣烏匪劫掠海濱，清兵追勦，敗走南海，投附本國，北平王分賜其渠帥爲統兵，使之劫掠，以擾北朝，沿海自是商舶不通，物價騰貴。又納四川烏匪號天理會者，清督臣畏其强而不詰也。自是益以清人爲易與，謀揀兵畜糧，打造海船，飭令大可載象，與文武諸臣，密有窺覘中國之志。正是：

北境恰逢清闒野，南關準議逞雄心。

未知底事如何，且聽後回分解。

【校勘記】

〔一〕「與阮光中對敵」，「阮光中」甲本作「阮光平」，下同。

〔二〕「誰不奮勇自効」，「効」原作「勳」，據甲、乙本改。

〔三〕「士女相率」，「士女」原作「齊人士女」，甲本作「清人士女」； 今據乙本删「齊人」二字。

〔四〕「萬數千人」，原作「數萬千人」，據甲本改。乙本作「數萬人」。

〔五〕「且說兩廣新督臣福康安」，「康安」原作「隆安」，依前文改。後文多處皆作「隆安」，依前文一律改「康安」，不再

出校。

〔六〕「遂一心大膽」，「膽」原作「腑」，據乙本改。

〔七〕「椄由榆關」，「榆關」下原註：「按，維椄乃帝之從祖叔，已沉于海，其皇叔之忠郡公，非是維椄，意傳寫之誤」。

〔八〕「高平輔導阮允等由高平關」，「阮允」甲、乙本作「阮恭閉、阮允」。

〔九〕「即以金錢贈之」，「贈」原作「賜」，據甲、乙本改。

〔一〇〕「至是與鄭憲、李造、黎洽等數十人」，「黎洽」下原註：「一作李柔道、黎允植」。

〔一一〕「簽書樞密院事黎班」，「黎班」甲本作「黎珏」，下同。

〔一二〕「其自述詩有曰……此身榮辱有皇家」，甲、乙本無此數句。

〔一三〕「因以詩復吳任……乃密令人以兵劫之」，甲、乙本作「吳時任慚怍，導西人以兵劫之」，略去「此生何處……」七言詩八句。

第十六回　祭苓塘清使受欺　葬燕京黎皇飲恨

且說北平王將謀北伐，與將佐諸臣日夜商議，皆曰：「宜實民數以揀卒徒，正當今急務也。」北平王以爲然，乃下令諸鎮，各督社民改修丁籍，行信令牌，驅民登籍，監考究問，諸縣總長多以堅執隱匿坐斬者，往來道路，民皆苦之。其諸縣分知各集簿内民，照給每人一牌，内印「天下大信」四篆字，四旁回文寫姓名貫址，押手左指爲驗，人各帶之，遇譏問輒出呈，號四信牌，無牌爲漏民，收充房軍，而罪其總長社長。丁籍既成，仍籍三丁取一兵，復令分管員將兵往社長圍捕查點，民間騷擾，多於山澗中逃匿。有乂安石河玉田人陳芳昺，乃故黎進士陳名倣之子，不肯帶牌，鎮臣阮耀賢而釋之。那芳昺聰敏夙成，雅負氣節，嘗賦詩以明志，有「忠腸暗積乾坤恨，面目空慚日月居」之句。後地方諸貢士及士豪等，聚衆于天禄之鵞溪，謀襲取乂安城，推芳昺爲軍師，至鴻山平浪社，與西賊交戰敗績。芳昺登鴻山絕嶺，手題詩于寺壁云：「報國無長策，隨身有短刃。回頭鴻嶺上，九十九峯高。」即引刀穿腸而死，軍民聞者莫不哀之。

且説北平王既定北侵之計，仍遣其臣阮招遠如清，具表請婚，且求兩廣地，雖非本意，但將以是試之； 會病發，遂殂。稱帝之第五年壬子秋八月日也。初，清使來册封，頒賜彩衣，内有「金線刺車心，折軸多田鼠〔一〕」之句，當時不解所謂，至是始驗云。北平王既没，其求婚請地亦不果達，清帝未及知之。是月，長子光纘奉遺命嗣立，改明年癸丑僞號爲景盛元年，而追尊北平王爲太祖武皇帝，遣使如清告哀，薦方物及雄象二匹，并備歲貢，具表請封，凡二部使並行，表内且云：「奉父王遺囑，死後無歸鄉土，故瘞于國城郊之苓塘，以白戀闕之志。」清帝嘉之，即遣使行諭祭禮。光纘乃命作假殯于苓塘以受吊慰，其祭文有曰：「祝釐南極，效忠特奬其趨朝； 妥魄西湖〔二〕，没世無忘於戀闕。」賜謚曰「忠純」。及頒御製詩贈恤，令刻石竪之墓左，以表顯之，而册封光纘爲安南國王。光纘既得封命，罷信牌令，其諸道捕漏民者並派撤回，嚴戢滋擾。以其舅得宣爲太師，專掌朝政。得宣以光纘幼弱，事皆專輒，恣行威福，文武諸臣皆側目視之，禍胎自此始矣。

却説黎帝自己酉春入内地，駐桂林城。是歲冬，清帝從康安、和珅等議，册封阮惠，乃降旨召黎君入燕。以庚戌春起駕，夏五月至燕，本國文武諸臣先後入者，並許陸續起行。適清帝巡幸，遇黎佪等於廣東，命召入見，諭之曰：「汝主既願安居中國，汝等一意相從，當即薙髮易服以俟。」佪等奏曰：「小臣萬里從亡，願得以土俗見國王，然後奉旨。」帝嘉嘆久之，即命緩行如京。時黎帝、太后、元子駐燕京之西定門國子監衚衕〔三〕，扁曰「西安南營」； 諸臣在東直門羊鋪衚衕，扁曰「東安南營」，照給口糧，許往來自便。適聞清帝幸熱河避暑，來日清時早發，黎帝即與諸臣草請兵表，因鑲黄旗都統金簡請見。比駕出，黎帝及諸臣跪道伏謁。駕少止，見有通士報云：「皇帝有旨褒賞，促令拜謝歸營〔四〕。」有頃，已見金

簡奉旨授以左領職，世襲三品衣冠，黎帝不得已受之。越數日，見内府官奉旨召入殿庭，頒賜銀四百兩，并傳本旗人準備什器，諸臣從者各賜錢五百，凡國中紅白禮，照依八旗人定體。是年，黎帝以清人不可恃，乃與范如松、黄益曉、黎忻、阮國棟、阮曰肇、黎文張、黎貴適，及慈廉香粳人阮廷錦、西耽人黎松、弘化答求人黎式等，歃血爲誓，具表請兵，如不允請，得宣、興二州故地，以奉宗祀；或歸國潛入嘉定，以圖興復，如或不測〔五〕，死生以之。表成，先就金簡知會。金簡不納，相與伏地大呼。金簡不得已，復邀入烹茶款待〔六〕，諭之曰：「王且回館，俟有商議。」迨月餘，復見有夸蘭大人來報云：「已得旨，許王欽州地，來年春早花開，歸去未遲。」黎帝君臣，亦不之信也。辛亥春三月，和珅謀欲分徙國人，以息訴請，復令夸蘭大人馳馬來許報云：「已得旨，許國王宣光地歸住，宜即整冠服，從國王入謝。」諸臣在東營者皆信之，從至印房，珅令以鐵鎖鎖之，各發牛車，送三百里外安置，黄益曉于伊黎，黎忻于奉天，如松于黑龍江，國棟于吉林，曰肇等于熱河張家口，獨留陳善侍候國王所。黎帝聞之，憂憤薰灼，日早馳馬入金簡第，謀爲諸臣苦叫，會金簡已入侍圓明園，即馳馬入園門，爲守門者攔住。其馬童布衛人阮文涓伏地大呼，清人恐聲徹御所，相與奪黎帝馬，掖之上車，勒去慎刑司縻住。文涓放聲大罵曰：「吴子狗輩無禮，敢辱我王！」即取庭甓亂打之。守園軍怒，左右混毆，文涓幾死，并勒去慎刑司縻住，凡一月乃放歸，文涓因病死。阮輝宿時避居本國之傘圓山，聞其事義之，因爲贊曰：「忠哉馬童，壯哉馬童！犬心戀主，豹尾隨戎。寸丹猿象，一隙蟻蜂。赴命如鵠，迪勮如熊。鷙擊不避，虎履不兕。螳螂怒臂，豹虎當鋒。馬革酬素，駿譽銘鴻。彼何人？螟蝨人國，禽犢章縫。營蠅諂媚，指鹿姦雄。盍使之充馬厮役，搏馬蚊蝱？敢命渠名，曰『忠壯公』〔七〕。」黎帝在慎刑司，一日和珅使人至西營，逼太后令具奏言：「國王願居

中土，冒閧喧鬧，罪在諸臣。」方草表，監臣阮仲特奪其草紙裂之曰：「受人欺罔，必致諸臣於死地，若之何哉！」清人復勒仲特歸東營居住，乃禁兩營不得私相往來。一日，清皇子第六王退朝，因就和珅第，從容談及安南事。六王曰：「黎王君臣有難内投，請救弗獲，猶當爲之憐恤。料彼諸臣，固皆忠義之士，今以無罪錮之遠地，外夷聞之，其謂中國何？」珅曰：「皇上有旨，非王爺所知。」王曰：「皇上耄年在御，天下事權皆國老處置，事之得失，關係不細，吾安得不知！」珅素恃寵，復出不遜語。六王大怒，即把棋枰毆之，當坐羣起救解乃免，六王大罵而出。翌日，珅懷恨入訴，清帝大怒，命召六王，欲親杖之。閣臣阿林伏地切諫，乃止，命於殿庭杖六王一十。王出，因恚遂得病，數日增劇，命召第八、第十一、第十七等王，囑之曰：「汝輩三人，他日未知皇上誰立，有嗣位者，當去姦相，無遺社稷憂。」三人聽了，各再拜領教而出，六王遂薨。黎帝自是不復言請兵事，往往懷恨，膈臆無聊矣。迨壬子夏，元子復患痘卒，黎帝因此憂悶得疾，奄奄不起。次年而劇，安置諸臣聞之，各回表請安。如松家童有黎輝旺者，以奉侍有勞，黎帝以爲義子，賜名維康，命奉皇考香火，扈侍太后。時帝疾大漸，召諸侍臣受遺命，諭之曰：「朕遭家不造，不能守社稷，播越他土，以圖興復；又爲權姦賣弄，鬱鬱至此，賫懼以没，天實爲之。他日卿等若得回本國，當負朕殘骸以歸附于列聖山陵，以明本志。卿等宜識之，再傳説諸臣知道。」諸臣皆泣拜受命。黎帝遂崩，時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冬十月十六日也，壽二十有八。清帝命以公禮葬于公直門外廣陵，地廣三畝，外列峙障，命從亡諸臣，依禮制服，以維康襲左領職。於是曰肇在熱河，聞訃設位成服，哭盡哀，昏倒移日，亦發病卒。逮嘉慶元年丙辰，黎帝服闋，太后以諸臣旅宿孤苦，而歸期未卜，遂上表請從亡者各得姻娶。清帝許之，頒賜每人銀八兩，大錢三十五，以供婚禮，敕令隨在各安職業。

卻說西僞王光纘，以年幼襲位，得宣久專政柄，刑獄煩重，中外乖離，兩河騷然，人心不固；而皇朝官軍自戊申復嘉定城〔八〕，庚戌歲復平順、延慶二府，自是以後，比歲北出攻討，聲勢凛然，北河十有三宣亦延頸以待。國朝之重興，西人之喪敗，識者瞭然，而光纘君臣，莫之知也。正是：

得雨蛟龍神活潑，處堂燕雀慢偷安。

未知事勢如何，且聽後回分解。

【校勘記】

〔一〕「金線剌車心，折軸多田鼠」，「田鼠」甲本作「由鼠」。

〔二〕「妥魄西湖」，「妥」甲、乙本作「安」。

〔三〕「時黎帝、太后、元子駐燕京之西定門國子監衙衕」，「衙衕」原作「衙側」，據甲、乙本改；下句「羊舖衙衕」同此。

〔四〕「促令拜謝歸營」，「謝」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五〕「如或不測」，「或」原訛作「威」，據甲、乙本改。

〔六〕「復邀入烹茶款待」，「款待」原作「待歇」，據甲、乙本改。

〔七〕「阮輝宿時避居……曰『忠壯公』」一段百餘字，甲、乙本無。

〔八〕「而皇朝官軍自戊申復嘉定城」，原作「而皇阮朝官軍復嘉定城」，據甲、乙本改。

第十七回　定昇龍西僞王就擒　莖盤石黎皇妃從殉

且說西僞王光纘嗣位之初年癸丑，皇朝大軍水步自嘉定北出〔一〕，征西王文岳于歸仁城。於是岳將士以數戰疲耗，勢漸窮促，乃使人赴光纘所求援〔二〕。光纘乃會諸將〔三〕，諭之曰：「吾聞唇亡齒寒，唇存齒煖，伯父王今有難，而守禦單虛，不可不救。」乃以都督阮耀爲大總管，領諸軍南行救之。官軍引還〔四〕。是年秋八月，西王岳殂，其長子光紹嗣位。耀因分兵據守其城，名爲救援，而實陰併之也。次年甲寅，光纘復命得宙爲贊議〔五〕，往歸仁城與光紹鎮守，而以阮耀爲統率，領大軍進寇芽莊城〔六〕，自黎文忠以下凡七將，各加郡公管兵，聽耀節制。耀逼芽莊城，游兵至平順地面，官軍悉力守禦〔七〕，耀不能克。是時西人數來侵，兩軍相持者累歲。會耀聞得宣父子與吳文楚皆爲司徒勇、太保化等所殺，作急引還，與將佐合謀，欲以兵劫勇等。原自光纘初年以來，得宣擅政，而文楚鎮昇龍城，總理軍民事，進位大董理、爵郡公，是年又命大司徒勇鎮北邊四鎮兵馬。勇至黄江驛舍，時中書令陳文紀有罪發謫於此，勇與之同宿。文紀語之曰：「太師位極人臣，擅威福之柄，又出公於外，將有不利於國家，公等得保其首領

乎？不及今早圖之，後悔安及！」勇素信重文紀，遂然其説，明日即與本部兵倍道馳還，與太保化合謀，收得宣黨下獄，并使人往歸仁收得宙，使都督諧往昇龍城設計捕文楚以還，並織成反狀，溺水死之。光纉不能制，但涕泣而已。於是復命化往守歸仁城。浹時耀在芽莊聞之，日夜憂疑，恐禍及已，乃諭衆將曰：「主上不剛，大臣相殺，禍變之大，莫此爲甚！今且引還，以定内變，然後來征，可乎？」衆將皆曰：「唯命。」即日解圍，引還歸仁。化聞之，先來謝罪，耀不之問。師至安舊，屯江之南岸，勇亦與内侯賜等帥本部屯于江北，挾君命以拒之。光纉大懼，即命中使往來慰諭和解之，耀始率左右入見，與勇等講和。耀又請以文忠代化鎮守歸仁，而召化還謀之。是時光纉左右日夜譖耀，言其威權太重，將有異圖。光纉信之，即令收耀兵權，命守職奉侍。耀與文忠平生素相得，因以密書往歸仁約文忠舉兵，奉光紹爲君，而廢光纉。文忠從之，遂以兵還，繼請光紹發親軍爲後接。文忠兵至廣南，中外震駭。光纉會羣臣議之，皆曰：「使忠退兵，非耀不可。」即命耀往。文忠不報光紹，而以單騎隨耀還謁。光紹驚疑，即撤兵象回歸仁，閉城固守。光纉累遣將攻之，兼旬不拔，遂自將至黎江。太府旻曰：「光紹之亂，實由文忠織成，罪不可赦。請即誅之，以警其他。」光纉亦以爲然，乃命召文忠入，令武士縛而斬之。因慰勞將士，下令進攻歸仁城，旬日拔之，生獲光紹。遂留旻鎮守，而錮光紹以歸，用毒酒殺之。西山自文岳占據歸仁城，以黎景興三十九年戊戌僭稱天王，僞稱泰德元年，庚子年復稱帝，立光紹爲太子，迨癸丑岳殂，光紹立，五年戊午而亡，凡二十有一年云。

且説光纉既誅文忠，其女壻文質自疑，遂反，南入嘉定投降，皇朝命管御林軍〔八〕。初，質事光纉，以攻伐顯，官至大都督。及文忠死，質棄軍而逃。太府旻恐其爲亂，索之太急，有義奴假粧文質模樣，自死

于山溪中，以絶追索。未幾，旻知其詐，命懸賞大索之。質不得已，詣旻軍門降。旻即命掌前鋒軍，以待差派，將欲以軍律誅之。質知其意，乃諭其將校以兵象南向〔九〕，具表請降。後奉命帥師與旻挑戰，旻卒大敗，走入山林遁迹，其兵象器甲皆爲質所獲。光纘聞報，復令大司徒武俊將兵來鎮，招集潰軍以守之。逮庚申間，官軍駕海來征〔一〇〕，俊力不能支，乃以城降。因改歸仁爲平定鎮，敕令掌後軍性郡公武廷性以兵留守，禮部尚書吴從周協鎮守。數月，光纘令統率耀與司徒勇督諸道水、步軍入寇歸仁，耀將步兵，勇將水兵，兩道合戰。我官軍悉力拒守，耀等不能克。勇於是乃駕大艦三艘，塞歸仁海門，上設樓栅，列巨銃，内環以戰船數百艘，督水軍守之，以防外援。次年爲我官軍所破，大艦與戰船盡被燒燬，勇登陸引潰軍而走，與耀相會。西人既失水道，遂堅築歸仁城四面土壘土山，對射城中，又多竪立屯栅，儲積軍糧，爲久留計。而官軍防守深密，耀等攻城不拔，光纘深以爲憂。是時又有西洋爺蘇道長在本國者，盡行遍諭諸道徒作亂，所在蜂起。光纘命捕其長者誅之，撤其講堂，毁其像影，焚其西書，獲其徒者即令踏影放釋，不肯者給充象軍，以供刊草。憤怨者轉相驅煽〔一一〕，處處騷動，而官軍比歲攻取，聲勢震薄，諸鎮人民，每因南風起，輒相告曰：「舊主出矣！」於是皇朝以歸仁城凡西人之健將精卒，皆聚於此〔一二〕，而光纘在富春城，守備單虚，遂復大舉水軍戰艦千餘艘，刻日乘南風駕海北出〔一三〕，旌旗耀日，金鼓喧天，直抵埉海門攻之。西將駙馬治悉衆捍守，不能抵敵，遂潰。光纘得報，復悉衆自將而下，與官軍拒戰，日向中，大敗而潰。官軍遂進復都城，時辛酉歲夏五月初三日，皇朝世祖高皇帝攝政之二十有四年也。

光纘既潰，倉皇失措，即變服與從臣數人，乘驛北走，至乂安留數日，復如昇龍，會將卒據守。夏六

月，乂安鎮守阮慎忽報，三層龍樓無故自倒，聞者皆以爲不祥之兆焉。逮秋初，典軍祥光侯〔一四〕調撥瑞玉侯，奉旨領軍出香山及鎮寧兩路攻檮，以擾乂安，阮慎遣將攻之，西人累敗。數月〔一五〕，祥光侯以雨潦難久留，乃將舊船碇香山江口，首尾縛草爲兵，被甲執戟，船中各點燈數堞，以疑西兵，而乘夜率本部兵以輕舟順流東下，出南界海門，望洋南還；及西人知之，則已去二日矣。瑞玉侯亦自鎮寧斂衆，從上道回京師。八月日，光纘在昇龍下諭文，撫慰列鎮軍民，改僞號爲寶興元年。冬十有一月，復以海陽、山西、山南、北寧四鎮與清化、乂安兵象，自將入寇，爲官軍所敗，以不利復引還。壬戌春，官軍渡大瀘江，進攻布政三校屯，拔之；西戍兵潰，走還奇英之河中營。夏五月，皇朝詔改元爲嘉隆元年，騰諭南北兩河軍民知會。原自景興四十九年丙午以後〔一六〕，國朝但用故黎年號，其是年以前，猶稱景興，至是始改元焉。是年歸仁城中食盡，官軍皆饑疲，參贊吳從周先飲藥卒，性郡公自焚于火，將士數萬人盡出城降于耀，耀受之。既入城，即與將士合謀，將兵還寇京城，數日引軍出歸仁界，爲我副將得禄所阻。原去年我朝克復京城後，得禄侯欽命至此〔一七〕，設屯樹柵，以遏其衝；至是耀引兵還，至此攻之，半日不能克。耀衆爲官軍所射，死傷相枕，莫如之何，乃以兵象開山取路，入哀牢界，謀出乂安。於是朝廷聞報，即命部分諸將，各領水步諸軍，刻日北出。是月二十八日，水軍至乂安丹崖海門，進攻羣木堡，破之；步軍繼至青龍江南，發大炮三聲，師渡北岸，於是水步齊進，西山兵驚亂潰走〔一八〕。官軍進奪麒麟倉粟，大張旗幟，西山鎮守阮慎〔一九〕、協鎮阮霑與水軍統領岱〔二〇〕、少尉滕棄城北走偎里屯，霑自縊，慎走清化，官軍遂克乂安城。阮耀自歸合下至香山界首，聞乂安潰，遂過清漳渡青龍江，由南塘上路，走出清化，其帶隨將士，漸漸散去，官軍追之，遂生獲。六月日，進攻清化城，光纘弟督鎮盤及慎、滕等皆降。十八日，駕至

昇龍城，敕諸軍進攻，西兵大潰，光纘棄城，與其弟垂及都督秀等渡珥河北走。垂自縊，秀及其妻亦自縊，光纘及諸臣皆爲北寧土壕所獲，檻送軍前。其諸鎮官吏，或遁或降，無敢抗者。於是西賊悉平，駕駐昇龍城，下詔安集，分設列鎮文武官吏，復降旨召故黎文武耆老，詢以北河事宜，蠲賦役，革煩苛，照西人常行簿，每七丁揀一兵，設五營、十奇等軍號。數月，車駕還京，備禮告廟獻俘，將光纘及諸臣大加顯戮，布告通國。自此北南大定，海宇攸同，而大一統於萬世矣。

卻說自故黎太母之入清燕京也，居安南西營，凡四年而元孫卒，五年而黎帝崩，從亡諸臣皆被和珅等分處別所，維太母與維康留燕耳。他鄉故國，萬緒離愁，春雨秋霜，幾回永慨。與侍御諸臣，每欲上表還本國，但爲西賊蟠據，含愁而已。嘉慶四年己未冬十月十一日，太母以憂悶病崩于安南營，清帝降旨遣禮臣治喪，權殯于故君陵所。先是乾隆六十年乙卯，清帝禪位于皇子，第十一王嘉慶即位，尊清帝爲太上皇；追思六王之囑，將誅和珅，但爲太上皇寵幸，未敢出命誅他。迨是年春，太上皇崩〔二二〕，即命捕和珅賜死，并籍沒其家。和珅既誅，清帝因與侍臣談及安南故王事，爲之悼恤，乃敕召故黎諸臣，居之藍唇廠，厚加恩賜，頭髮衣服，聽其自便。

嘉慶八年癸亥，皇朝嘉隆二年也。西賊既平，國朝遣使如清，具表陳情，請封。故黎諸臣聞之，即具稟閣臣，請奉故君、太母兩殯還塟，閣臣爲之題達。三年甲子，清帝降旨送故安南王還塟，并許從亡諸臣歸國，官給左領員銀十兩，驍騎號八兩，自領員以下，男、婦大口人銀五兩，小口人銀三兩，各命諸省沿途資送出關。以正月啓故王殯，見膩肉殆盡，獨心苗不朽，而血色隱隱鮮紅。計自權殯至此，凡十有二年矣，見者莫不驚異嗟嘆。并啓太母及元子殯，並曰肇、文涓遺骸從。秋八月十三日到關，皇妃聞之，即自

京北就闕上迎殯，自此絶粒不食，日飲糊一杯，伏侍殯側號泣。九月二十三日至昇龍，起祭宫于延嗣公第，皇妃又日啜甘蔗數節而已。十月十二日，衆官遷棺，見心苗宛然，奉奠畢，皇妃就案前泣盡哀，謂延嗣公曰：「我忍辱間關至此十五六年，非無可死之日，第以太后、吾君及元子在此，音問不通，存没未卜，猶少待耳。今太后與吾君且崩，而元子亦殞落，靈駕已還故國，吾事畢矣！我當從殉以陪山陵可也。」即飲藥自盡。聞者莫不憮悼，北使在此亦嘆獎不已。十三日，再具皇妃衿歛棺椁，二十八日下船同歸清化。十有一月二十四日，奉寧塟故君、太母及皇妃、元子附于顯宗盤石山側，曰肇、文涓兩棺從塟焉。

先是回至南關，維康拜别殯所，便從諒山道去。故京北鎮守黎忻，還至清化病卒，其妻北人，奉喪還乂安南塘嫩湖鄉貫，求夫族安塟，不復北歸，取族子爲嗣，守節終身，年八十壽終。其從亡諸臣，各回家貫，惟鄭憲蒙得録用，還鄉後以財色故，爲仇家所殺。自皇妃殉塟後，通國及清人皆以節義目之，或爲撰《椒宫殉節行》以傳于世，其辭曰：

順安良才來天德，古人命邑號琵琶。琵琶古曲知何意，大堤軋彼貌如花。
英華悉萃簪纓閭，景興乙酉佳時節。望門誕育女中豪，言行工容無玷闕。
越從十七入青宫，纔登丙午夢呈熊。日高影照天恩重，海潤星輝福氣濃。
丁未猖獗西山賊，卷地風塵驚不測。羽葆隨鑾出鳳城，御林星散長安北。
落荒匹馬文峯還，别跟慈幰音顯，車幔。武崖山。湘裙羅襪悲逾險，柳質蒲姿苦耐寒。
遠徼望龍音寂寞，閑庭泣虺淚闌干。忽然何處淵淵皷，高平闓將拜迎鑾。
駕回牧馬暫休歇，御舟隨進弗迷闗。賊兵聞信來追躡，箭落火飛鋒刃接。

數株夭竹過危灘，蕩覆顛傾還利涉。緣崖攀木上高巔，雨沱瘴重色迷天。
土人踴躍前途送，山嶺崎嶇小徑穿。路盡有山山有洞，洞中香井水清漣。
想來此洞何年鑿，早知今日有神仙。泉水山芝將度日，烏啼花落撩愁鬱。
信通內地判上司，詳門根由聲詰屈。上司火速撥輿臺，送到龍州權駐蹕。
供需品物既豐盈，守護兵丁尤慎密。撫臺旋派進南寧，內外莊嚴廠旅亭。
南北辛酸經幾度，不曾造次錯儀型。維承慈訓嚴規範，自是椒宮禮度明。
越從上國允來援，萬里凱歌聞捷信。翠花仙仗指南還，上苑春融故宮殿。
友琴樂鼓奏新聲，擁翠看花酬夙願。無端虐焰更焚穹，憂喜喜憂翻手變。
萬貔急擁六龍歸，少海慈宮著緊隨。提攜轉眼成相錯，鋒鏑交迷可奮飛。
覓條西上網羅貫，幽獨一方腸欲斷。媚珠虞草豈無時，何苦流離空匿怨。
誰云夏鼎久微煙，旅成再造在遺編。上國同袍修戟日，君王嘗膽臥薪年。
假使雄才憂復社，能無遺恨一嬋娟。迨夫癸丑龍髯絕，底事疑信聞傳說。
豈其民望舊君深，此謀恐墜西山譎。漢皇輿運命更新，封使來時語亦云。
若把連城先碎了，未必香魂伴紫雲。一十六年曾鄭重，肯輕孫妹漢江身。
曾使一二袍兄弟，直來北塞叩原因。內投誓到三陵所，黎帝、太后、元子三陵。便將性命委羅巾。
從古嘗生勞且苦，誰知謀死更艱辛。詎意天機相巧湊，宰臣扈蹕先題奏。
大清皇帝準南還，序逢甲子中秋候。初聞皇遽便親迎，常餐頓減花容瘦。

迢迢舟楫渡瀘江，轎傘笙鏞入祀堂。士庶凝愁瞻鹵簿，臣僚拭淚獻瓊觴。

閨中況味描難盡，薄將禮物薦香湯。啓厥一睹冠袍樣，斂衽凝眸拜上床。

帳裏回身辭女主，甘將鴆毒沃肝腸。説鬧黄髫皆駭異，咱聞省署亦凄傷。

紅錦青蚨榮賵賻，艷辭綺句迭稱揚。妙哉一死求而得，死得聲名萬古香。

緊彼春閨如玉好，暮雨朝雲無足道。黄金横帶爲何人，諂媚平生恣奸狡。

一朝世變鍾簴移，拜虜獻諛如故套。醉中一唱覺寒心，冷處加鞭應靦貌。

幾曾粉黛弼皋刑，怪得琚璜裨契教。上比葩詩樛逮葛，旁稽湘嶺竹生斑。

既有古人行所易，詎無今日得其難。

那篇是黎故臣同平章事蘇派侯阮輝宿所作也[一二]。

於是北城總鎮誠郡公具事題達，欽奉降旨褒獎，命於良才之琵琶社鄉貫，爲之立祠，準給祭田，并復其民，以供香火祀事，及竪勒碑文以示旌表云。至從亡諸臣[一三]，皇朝嗣德十四年夏，部臣遵議甄録，特蒙旨準立祠於昇龍之西廊，地屬永順瑞璋坊，其牌位次第，依部議：正中位長派侯謚忠毅黎侗；左列十一人，提領阮曰肇，尚書筆峯廷簡，琔武侯陳光珠，陳名偈，右侍郎阮輝耀，鎮守黎忻，指揮黎允值，掌四寶黎貴適，阮雄忠，黎松，京北左參政平望黎仲瑺；右列十一人，靖難功臣陳名案，宣光清刑憲察副使阮廷院，内侍阮涓，陳珽，督同阮國棟，迪郡公黄益曉，阮廷綿，譚慎廠，武尉阮仲瑜，黎式，近光侯范如松；共二十二人，通謚曰忠敏。東廈祀五人，曰阮玉璉、王肇玉、振韶、尊洽、黎延定；西廈五人，曰陳良、陳璒、武仲逸、陳寅、陳鶴。自黎侗以下共三十三人，並冠以故黎節義臣，而祠亦名故黎朝節義祠。

有以仰見朝廷激濁揚清、磨礪風俗之至教，而後之覽者，知有此困厄于此時，而有此榮光長留于萬世矣。

安南一統志終

【校勘記】

〔一〕「皇朝大軍水步自嘉定北出」，「皇朝」原作「我皇阮朝」，據甲、乙本改。

〔二〕「乃使人赴光纘所求援」，「人」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三〕「光纘乃會諸將」，「將」甲、乙本作「臣」。

〔四〕「官軍引還」，原作「我朝官軍引還」，據甲、乙本删「我朝」二字。

〔五〕「次年甲寅光纘復命得宙爲贊議」，「得宙」甲本作「得宣子得宙」，乙本作「得宣」。

〔六〕「領大軍進寇芽莊城」，「進寇」原作「追寇」，據甲、乙本改。

〔七〕「官軍悉力守禦」，「官軍」前原有「我」字，「悉力」前原衍「畢」字，均據甲、乙本删。

〔八〕「皇朝命管御林軍」，「皇朝」原作「我皇朝」，據甲、乙本删；下同。

〔九〕「乃諭其將校以兵象南向」，「諭其將校」，原作「諭其將六十校」，據甲、乙本删。

〔一〇〕「官軍駕海來征」，「官軍」原作「我官軍」，據甲、乙本删； 下同。

〔一一〕「憤怨者轉相驅煽」，「者」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一二〕「於是皇朝以歸仁城凡西人之健將精卒，皆聚於此」，此句原作「於是我皇朝以歸仁西人之健將精卒皆聚於此」，乙本作「於是，皇朝以歸仁乃西山之健將精卒所聚」，此據甲本。

〔一三〕「刻日乘南風駕海北出」,「風」字原脱,據甲、乙本補。
〔一四〕「典軍祥光侯」,原作「我官軍祥光侯」,據甲、乙本改。
〔一五〕「數月」,「月」原作「日」,據甲、乙本改。
〔一六〕「原自景興四十九年丙午以後」,「四十九年」,甲本作「四十七年」,乙本此句作「原自景興丙午以後」。
〔一七〕「得禄侯欽命至此」,此句原作「又令得禄侯歛欽命至此」,甲本作「得禄侯欽命提兵至此」,乙本作「又令得禄侯至此」,今參酌諸本改。
〔一八〕「西山兵驚亂潰走」,「山」字原無,據乙本補。
〔一九〕「西山鎮守阮慎」,「山」字原無,據乙本補。
〔二〇〕「協鎮阮霑與水軍統領岱」,「岱」原作「代」,據甲、乙本改。
〔二一〕「太上皇崩」,「太」字原無,據甲、乙本補。
〔二二〕「或爲撰《椒宮殉節行》……蘇派侯阮輝宿所作也」一段九百六十字,甲、乙本無,上文「通國及清人皆以節義目之」逕接下文「於是北城總鎮誠郡公具事題達」。
〔二三〕「至從亡諸臣」以下二百九十餘字,乙本同,甲本無。



吴甲豆◇撰

皇越龍興志

王正海　嚴　明◎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皇越龍興志》六卷三十四回，吴甲豆撰。今知見抄本一種，藏於河內漢喃研究院，編號A. 23。全書計273葉，頁面尺寸爲30×20公分，每半葉9行，行20字，字體工整。各卷封面皆署有「皇越龍興志全帙」。

本書是一部章回體歷史演義，回目主要爲七言聯語，間有八言、九言。在越南漢文小説中，歷史演義諸書所記載的時代可前後相續：《皇越春秋》内容敍述天聖元年庚辰(1400)至順天元年戊申(1428)間越南的史事；《越南開國志傳》敍述黎英宗正治十一年(1568)至黎熙宗正和十年(1689)間，阮氏崛起經過；《皇黎一統志》又名《安南一統志》，敍述黎景興三十八年(1777)至阮嘉隆三年(1804)間事。其後本書則接續《皇黎一統志》之史事，敍述景興三十四年(1773)西山阮文岳起事，至明命元年(1820)聖祖登基間，阮朝之開國事迹。

越南漢文歷史演義小説重要特色是：作者身份與撰寫心態與中國歷史演義大相徑庭，中國的歷

史演義通常來自下層知識分子或失意文人，而越南漢人歷史演義的作者卻多是上層知識分子，且爲中上官吏，二者差異極爲明顯。

本書作者吳甲豆(1853—?)，號三清觀道人，又號事事齋。成泰三年(1891)中舉，出任義安州同，官至督學。本書完成於成泰己亥(1899)至甲辰(1904)年間。平生著述與編訂之書甚多，見諸著録者有《鸚言詩集》十二卷、《午峯文集》二十二卷、《觀瀾十詠》(或稱《記事集》)、《二青峒集》、《保障宏謨》、《越史標案》十卷、《吳家世譜》、《重補粵甸幽靈集録全編》、《中學越史編年輯要》、《大南國粹》等等。

又據本書自敘：

我南傳志之作，代有其人：《皇越春秋》述歷代廢興之故，《越南國志》備先朝開拓之由。體制或蹈前人，事實較詳正史。某曾祖叔簽書平章吳公學遜，著有《皇黎一統志》，敘西山滅鄭扶黎，以成一統之事，草未竟而作；後弟海陽學政吳公徽甫續而成之，則言西山滅黎，至於黎皇歸葬之事終焉。而我朝之滅西山，但概及之，書固有主而云，非敢略也。……某採諸家所言，以修國志，殆猶龍門豎屋，適供紫陽戲童者。第我先族紳《統志》之書，容某續修，以卒其業。輒忘固陋，私自編摩。上以志國朝之興，下以補家書之缺云耳。

可知，《皇黎一統志》的作者吳時俧、吳時悠乃是本書作者的先人，而吳時任則是其曾祖。因此，吳甲豆乃山南青威吳家文派之後裔。青威吳家文派是越南著名的文士集團；吳氏家族自高祖吳仕撰《越南標案》以還，即以修國史爲其志業。

而吳甲豆爲續修先族《統志》之業，遂有《皇越龍興志》之作。爲了達到此一目的，吳甲豆費盡心血

去閲讀有關史籍，如《大南實録》(前編、正編)、《大南列傳》等等，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希望能以章回小説的形式來反映出正確詳盡的歷史。

1992 年 11 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張繼光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因無他本可校，本次整理徑據抄本複印迻録。在整理過程中，黄愛萍、朱旭強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自敍

我南傳志之作，代有其人：《皇越春秋》述歷代廢興之故，《越南國志》備先朝開拓之由。體製或蹈前人，事實較詳正史。某曾祖叔簽書平章吴公學遜，著有《皇黎一統志》，敍西山滅鄭扶黎，以成一統之事，草未竟而卒；從弟海陽學政吴公徵甫續而成之，則言西山滅黎，至於黎皇歸葬之事終焉，而於我朝之滅西山，但概及之。書固有主而云，非敢略也。

夫西山之亂，草木雖周，而兵粟已秦；衣冠雖漢，而伏臘已新。西起之讖，張獻曾策其成功；懷南之曲，黄光亦爲之切齒。假非天授真人，孰能撥亂而反之正？欽我世祖高皇帝以上聖之資，濟中興之志，二百餘年之廟社，天命重新；三十餘省之江山，地圖增舊。孝於光舊物，功於濟生民，視黎以前簡册，爲有光矣。溯其用兵顛末，致亂治規模，閣臣史之，塾儒傳之，當無待於鉛槧。鄙夫云云，譬日爲也。顧天府所書，既藏爲寶訓；稗官所載，徒私之名山。繙閲無從，見聞弗習，南人不詳南事，無乃籍談之忘其祖乎！

某志執简，經幾葛裘而未暇也，近來養拙家山，每覯所知，輒以先朝故事爲問。既而物聚所好，天誘其衷：於《實録前編》知福巒之貪冒致亂，而西山之慫恿以起；於《嘉陵實録》知先帝之威武奮揚，而僞朝之暴虐以滅。《嘉定通志》則人地互見，可參衆目於大綱；《名臣列傳》則智勇宣勞，可集衆腋於一裘。兩圻形勢，詳翁墨之《閑談》；六省沿革，備靖山之《類編》。合此羣書，質之故老，窮源竟委，照以犀光，陳文恂之《志略》，不患删補之無由矣。取而輯之，首敘列聖之定國本，終述嗣皇之建山陵。其間海國蠻邦，備嘗艱苦；南平北伐，懋著勳猷。金枝玉葉之英，後先疏附；鳳翼龍鱗之佐，奔走折衝。與其政事恢張，而城社崇其規，兵食定其制；樞機周密，而士民修其政，鄰藩固其封。雖未得其詳，亦不失其要。先後五十餘載，上下三十四回。閱己亥初冬，至甲辰秋季，周六霜暑，始克就編。謹顔之曰：《皇越龍興志》。

於是有語某者云：「君乃欲從著作路上行耶？《國史捷録》等篇，未全窺豹；《越史標案》一部，難擬續貂。固非彪子妙才、向孫篤論者，而何西施效顰，令人捧腹爲？」應之曰：「某采諸家所言，以修國志，殆猶龍門竪屋，適供紫陽戲童者。第我先族紳《統志》之書，容某續修，以卒其業，輒忘固陋，私自編摩，上以志國朝之興，下以補家書之缺云耳。若夫學未究班、馬，而筆欲著藩牆，則世之災梨禍棗者多矣。繆蓮仙寧獨我苛？」曰：「一代經營之迹，千秋記録之文，縉紳先生，諒所不禁，然天水説降，矮班彪之著論；枋頭失利，怒孫盛之《陽秋》。君所志，保無影響之談否？」曰：「是則猶望於史學泰山者，誨我典故而進之，則所賜也。」客默而退，遂弁所言於卷端。時成泰甲辰秋九月之吉〔二〕，越南小臣左江吴甲豆事事齋。書於敉邑文林巷之書軒。

【校勘記】

〔一〕「時成泰甲辰秋九月之吉」，「時」字原作「辰」，蓋越南避諱字，今改。下同。



卷之一

第一回　定國本列聖開基　纛朝政姦臣召釁

却説：我皇朝世祖高皇帝中興於嘉定，復富春，并北河，俘西山而帝南國。兵間積苦，厥功最高。溯其南服肇興，神傳聖繼，實子孫憑藉之基。

初，我肇祖昭勳靖王，姓阮，諱弘淦，籍清華省河中府宋山縣嘉苗外莊，黎聖宗朝太尉貞國公諱德忠之後。父諱文滔，憲宗時爲沱北經略使，輔襄翼帝，起兵清華，以功封太傅澄國公。王，其長子也。仕黎，爲右衛殿前將軍安靖侯。黎昭宗統元五年，莫登庸篡國，王以世爲黎臣，志扶正統，自東都避居哀牢，潛回清義，糾合豪傑，迎黎寧至翠韡栅，立爲帝，紀元元和，是爲莊宗。營行殿於漆馬江，屯重兵於萬賴栅。官晉太宰，封興國公。以莫降將楊執一陰進瓜毒而薨，壽七十有八。黎帝贈昭勳靖公，厚禮葬於天尊山。屬宋山縣。仙王尊爲昭勳靖王。

仙王諱潢，肇祖第二子。肇祖薨時，婿鄭檢永福縣槊山社人代領其軍，王年尚幼弱，留養阮於已家。於已，清華人，黎特進輔國上將軍阮明辦之子，是我靖王元妃胞兄，仕黎，官至太傅。盡心保護仙王，勸之

樹立功業。既長，莊宗使從征伐，屢建奇功，官至右將。端郡公檢，時已進爵諒國公，以其功高望重，忌之，謀欲加害。仙王深以爲憂，聞莫狀元程國公阮秉謙海陽中庵人精術數之學，使人詣問善後之策。謙玩庭前假山，見羣蟻緣其上，浪吟云：「横山一帶，萬代容身。」仙王以語於己，於己密使托姊玉寶言於檢，求鎮順化之地。檢利其遠，且有莫將在，將假手焉，奏請黎帝遣之。仙王以黎正治元年戊午時年三十四冬南行，駐營愛子，有宋福治、莫景既、阮於已同心規畫。初以緑衣神夢破莫立暴，繼以神母靈符建寺天姥，尋奉黎帝命，兼鎮廣南，事得便宜，歲供職貢。順化，原占城地，陳英宗興隆年間，占主制旻請婚，納烏哩爲聘物，陳嫁以玄珍公主，改烏哩爲順化二州。至黎聖宗置爲順化，承宣、廣南，亦占城地。黎洪德年間，占主盤羅茶全，襲順化，聖宗親董兵師，攻破闍槃城，生擒茶全，以其地置廣南、承宣那二處。北有横山、纜江之險，南有海雲、碑山之固，山產金鐵，海出魚鹽，實英雄用武之地。

仙王坐鎮順、廣，收賢才以分衆職，施恩惠以結人心。占人侵邊，占城古稱林邑，環王始號占城命主事文封討之，取其地，置富安府。山寇洋賊，取次削平，將兵出東都輔黎討賊，八年而南，復移駐葛營，在鎮五十六年。壽八十九佛王尊爲嘉裕。

佛王諱福源，仙王第六子。移營福安，始稱國姓爲阮福氏。得陶惟慈爲輔，置哀牢營，以通西北諸蠻。文封以占叛，命阮福榮莫景既之子，賜國姓，後改爲阮有氏。討平之。立鎮邊營，築長育、日麗諸壘，立選場，補税例，經國規模，事事就緒。鄭王梉挑釁來犯，不克而還。在位二十二年，壽七十三上王尊爲瑞陽王。

上王諱福瀾，佛王第二子。移居金龍，追鄭王兵於欙江，破烏蘭賊於堧海，在位十三年，壽四十八賢王尊爲昭王。

賢王諱福瀕，上王第二子。攻破占城，以潘郎江之東爲泰康、延寧二府。江之西置泰康營，仍爲占城國地，使國王婆擬歲修職貢，擒真臘匿螉禛，復送回國，令爲藩臣。築沙柴堡及鎮寧、每耐等壘。鄭連歲來侵，並爲謀臣阮有鎰、戰將阮有進、元帥王子協所敗。納明故將楊彥迪、陳勝才等，使居真臘之東浦地方。彥迪居美湫，即今祥定。勝才居盤轔，即今邊和。在位三十九年。壽六十八義王尊爲哲王。

義王諱福溱，賢王第二子。以香茶之富春、屏山、香水旺氣鬱葱《輿地志》言：其地平鋪如掌，五十餘里，俯臨江津，前右畔羣山旋術羅列，全收虎水，物力富盛。，遂建王府定都，在位四年壽四十三。明王尊爲弘義王。

明王諱福淍，義王長子。始稱國王，伐占城，擒其主婆争，改其國爲順城鎮。分東浦地，置嘉定府，建藩鎮營，開河仙鎮，破廣義靈王，平甘露惡蠻，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一。寧王尊爲明王。

寧王諱福澍，明王長子。走牢賊詫卒，降真臘匿他，以嘉定地廣，分置定遠洲、龍湖營，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三，武王尊爲孝寧王。

武王諱福闊，又諱曉，寧王長子。尊列聖徽號，營都城宫殿，官制易服色，設境内爲十二營上元爲布政營，廣南爲廣南營，富安爲富安營，延慶爲平康營，隆福爲鎮邊營，新平爲藩鎮營，定遠爲龍湖營，惟廣義、歸仁，隸於廣南，而河仙，别爲一鎮，其在富春則曰正營。。討天光賊王，救崑蠻兵患，南蟠水舍、火舍、萬象古哀牢，黎末始稱萬象。莫不賓服。降真臘匿原，取雷巃、尋奔之地。許匿潤監國，取茶榮、巴忒二府。又平匿馨之亂，封匿尊爲真臘國王。匿尊獻尋袍、楓龍之地，復割香澳、芹渤、真森、茶末、靈瓊五府，隸歸河仙。移龍湖營於尋袍處今永隆省，設東口道於沙的處，前江設新洲道，後江設朱篤道。在位二十七年壽五十三，定王尊爲孝武王。

累朝開拓，幅員日長，黎庶悦從，英賢驅策，有駸駸日盛之勢。威德所加，小懷大畏。南匪動輒勦

平，北師節被挫抑。惟其傳授分明，代有長君，世無權姦陰擅廢置之事。

却說：武王世子昊，早年不禄。我興祖孝康皇帝諱㫾，是武王第二子，以次當立。武王使内右張文幸傅之，欲以爲嗣。授掌奇，常參朝政。大臣外左張福巒忌其穎慧英果，恐難相制。武王駕崩，福巒利王十六子之少，謀與大監褚德、掌營阮久通矯命立之，是爲定王。諱福淳，又諱昕。王年十二。福巒既立爲王，乃謀逼置興祖於冷宫。興祖憂鬱不豫，歸邸而崩壽二十有三。我世祖高皇帝以壬午春正月己酉生，諱種，又諱暎，又諱暖，又諱杲。定王以杲字爲日正中之象，故名。是興祖第三子，年始四周，潛龍私邸。

那福巒，清華貴縣人，布政營鎮守張福會之次曾孫，掌營張福崗之孫，太保攀國公張福攀之次子。以世臣輔國政，無他才能。定王德其擁立大功，加爲國傅。掌户部，管中象奇兼漕務，賜之灑源、秋盆、茶山、茶雲、同香諸源爲寓禄，歲入産税四五萬緡，所管户部漕務雜税所入，歲亦不減三四萬緡。金珠錦彩山積，田園、室屋、奴僕、牛馬，不知其數。長子嵊，次子嶽，均尚主，官至掌營、該奇。無子儀、李晟之功，而一門顯貴；有片冑、彌遠之勢，而百官奉承。引其黨蔡生爲户部，所屬分據要津，立朝驕蹇，莫敢誰何，人或呼爲張秦檜。其婿宗室昱，獨呼爲張嚴嵩。

昱是明王第八子少師倫國公宗室泗之長子，博學宏才，朝廷倚重，時領刑部，福巒思引爲助，妻之女，固其心。昱雖翁巒，不爲之屈，凡事守正不阿。巒怒謂蔡生曰：「昱每如此相陵，行將以一拳撾婦翁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乃如是哉？」陰遣人誣昱謀反。按之無狀，遂罷昱官。昱奮然曰：「渠能罷我，宗室豈無他人能械渠耶？」時有宗室爰、宗室曮，均明王十二子太保胤國公宗室洄之子，爰官掌水奇，曮歷官掌營，管吏、兵二部，領廣南營左府，掌府事郡公。定王頗所信用，而專事酒色，不以國家爲意。巒以此益無忌憚，

賣官鬻獄，繁刑重斂，人多苦之。四五年間，地震山崩，星墜水赤，百姓饑饉，盜賊四起。潮州賊起，白馬、暹羅兵陷河仙，境内從此多事。朝臣有曉事人，多以爲言，巒毫不加之意。適彗見柄，起東北，指西南，司天啓言："當主兵變。"蔡生告巒曰："北鄭忘我南朝之恩，在所當報。況抑制黎皇，忍不可耐，國傳當承天心，領王旨檄數其罪，滅鄭扶黎，以明一統。立功而歸，坐朝紳冑，誰敢正目視我？"

或以語翰林院阮光前。前，廣田縣人，博學多聞，尤善星曆。武王朝，充翰林院，邦交文移，盡出其手。因事移咨於清。武王欲稱國號，光前恐惹出釁端，固執不可，武王怒，免其官。福巒擅朝，恐見抑於公論，以光前士望所屬，啓請定王復其舊職。光前在詞垣，每不可巒所爲，而有憂天之意。適聞蔡生之謀，語人曰："彗指西南，不日，廣南當有兵起。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臨時既無平賊之具，鄭人乘釁南來，黷貨陵人者，恐無地容身矣。猶作煦堂燕語耶？"既而邊報西山賊阮文岳起亂，據歸仁城。正是：蠹國姦臣幾倒地，起家黠寇正滔天。

第二回　西山阮文岳聚黨起亂　北朝黄五福乘勢進軍

却説：阮文岳籍歸仁府符離縣西山村。初，賢王於黎正德年間，伐鄭取義安，俘七縣民以歸，散處各轄。岳之先，四世祖是興元縣所俘民也。父福移堅城邑，生三男：長岳，次吕，次惠。岳業販芙，嘗商於蠻，途經安陽山，得一劍，自謂神物，挾以誑人。後爲富雲屯下吏，消失官錢，與其弟文吕、文惠，逃入山中，有手下百餘人，憑險爲盜。其師張文幸之子，教獻私謂岳曰：「讖語云：『西起義，北收功。』汝西山人，當勉之！」岳以爲然，遂於西山上道設立屯寨，招納亡命。時值歲饑，岳掠富周貧，僞行小惠，以買人心。有玄溪者，家素豐，出貲相助。順義土豪阮椿爲之慫恿，徒黨日衆，散掠鄉邑，地方不能制。岳與其衆謀除國傳巒，而迎皇孫暘爲王，以安王室。約既定，使播遠近，人多信之。岳率其衆次堅城，自稱爲第一寨主，管符離、蓬山二縣。阮椿爲第二寨主，管綏遠縣。後椿爲岳所殺。玄溪爲第三寨主，管軍餉。時占城女主氏火，立寨石城，岳使約爲犄援，氏火後爲福洽軍所殺。乃謀取歸仁府城。歸仁即古闍槃，黎聖宗置爲懷仁，國初哲王改爲歸寧，武王改爲歸仁，管轄三縣。岳欲取其城爲根本地。

其弟文惠密獻計，岳因自坐檻中，使手下輪報沿途曰：「文岳已成擒矣〔一〕，驛送鎮營解納。」巡撫阮克宣信之，開門入岳，縻之城中。其夜徒黨潛至城外，岳破檻而出，奪兵器，殺獄卒，大開營門，徒黨闖入，縱火焚營，走守將宣而據其城。放出囚徒，驅民爲兵，建西山旗號，分置中前左右後五屯，相率而前。事聞於朝，定王命掌奇阮久統、阮久通之子。阮久策、阮久法之子。該奇潘進、該隊阮衛、總戎宋崇、贊理杜晃進攻。兵至板津，岳佯退走，我軍乘勝長驅。岳縱其兵，崇、晃俱死於陣，統軍散還，岳勢由是益熾。清商集亭、李才，起兵應岳，岳結爲援，號集亭爲忠義軍，李才爲和義軍。朝廷遣將出征，多託求故免。福巒復納賄改差，衆情憤怒，臨陣輒走，莫有當敵岳者。宗室大臣迹亂所由，多怨巒。密令翰林吳恕、知府陳佳詐爲巒通賊書，棄於道。參謀佐得之，以告宗室文。文，武王第三子，官掌奇，嘗欽命閱選歸仁，甚得民心。文素惡巒，言於定王，請治巒獄，巒力辨其誣，定王不之罪。巒疑此書是佐所作，因而殺之。因復怨文，詐爲賊書，言文與賊通，使人告變。文懼而逃，巒使宗室者，追獲文，沉之三江海兒。在永昌、葪門二社分，秋冬風濤，船多覆没，名色虐處。人莫不冤文，而虐巒者。巒請於定王，命香爲節制，以禦西山。香率軍至碧鷄山屬歸仁，爲集亭、李才伏兵所殺，餘衆皆潰，岳遂據廣義府。宗室斌靖之子收兵拒戰，不克而還。岳使其黨攻延慶、平康諸府，拔之。於是自廣義以南至平順，均爲賊有。賊進侵廣南，我軍累戰不利。阮久逸率所部與賊拒戰，夜令民多列火炬於林莽間，以疑賊，而率兵掩擊之於美市庸。賊稍驚潰，退守天禄，據險設屯，爲持久計。報至春京，升逸猷郡公爵，而差宗室昇調撥諸軍往廣南營討賊。昇，宗室昱之弟，官歷掌營郡公。提兵到廣南，見賊鋭不可當，棄其軍，連夜奔還。後鄭兵入順化，昇詣五福軍降。岳遣軍進侵赤藍，誡所屬曰：「宗室昇無狀，宜防五營援兵。」既而嘉定調遣阮久潭，委龍湖留守宋福洽、該簿阮科晆董領龍湖、平順、平

康、鎮邊、藩鎮五營將士，募應義軍，水陸並進。那久潭，清華貴縣人，阮久雲之次子，官右軍副節制鎮邊副將。暹人侵河仙，潭爲欽差正統率督戰，行嘉定調遣事，破暹人於南榮。福洽，清華貴縣人，黎順化鎮撫倫郡公宋福治之裔，嘗授河仙，破暹人於朱篤。科晗，香茶人，參知正斷事阮科占之孫，現與福洽同守龍湖。

時諸將士勤王，洽步兵屯帛堝，科晗水兵駐洊淋，風行雷厲，夾攻賊兵，克復平順、延慶、平康三府。檄募義士，安江永安人阮文仁應義，洽授爲隊長，隸晗帳下，率新差四隊兵，隨次煙岡後改雲峯。定王聞捷，遣勞其軍。復命宗室曮，提兵入廣南，收諸道餘衆，以討阮岳。北河諜子奏稱：鄭王擧兵南侵，現至河中。

却說：鄭王累世志欲南侵，奈我朝君臣輯睦，無釁可乘。至是，義安守將裴世達探知廣南有事，啓知鄭王。鄭王森遣其將黄五福爲統將，裴世達爲副將，領二十二營將士及清義東南諸道水步兵合三萬，前往義安，措置軍務。潘黎藩、慈廉，東鄂人，進士。汪士璵璵，青關武毅人，進士。爲參辦，黄馮基、基，白鶴雲谷人，劫徒起家。黄廷體體，厚祿河上人，造士出身。爲屬將。福，京北安勇奉公人，以宦官位僚班之上，常統大軍征伐，平黄質、阮求之亂。達，義安東城仙里人，常平鎮寧黎維禬之黨。

時以鄭王命，進兵河中，遺書南朝，以累世親勳，助兵滅賊爲名。定王命爲書報福，使北其軍，而遣宋有長爲留屯道統率，宗室捷爲布政營鎮守，以禦鄭兵。朝臣奏言：鄭兵勢大，急宜防截界首，而西山猖獗，所當速除。於是定王使宗室曮權監國事，曮，武王弟七子，時以掌奇陞郡公。御駕親征。阮岳舟抵思容。思容古號烏龍，今稱賢思屬廣田、富榮夾界。南景陽門，北埉海門。李、陳南征，並駐蹕於此。黎聖宗征占，御製詩云：「樓船擊鼓到烏龍，百二關河此要衝；列障懸崖青矗矗，稽天浪泊碧重重。先朝事業傳遺迹，南國輿圖認古封；納垢藏汚河海量，

人間無處不朝宗。」本朝建都富春，此爲海防。關緊之處。

御舟時駐海門，命福巒治兵龜山，以備策應。方議進兵廣南，邊書告急：鄭兵已至北布政州，知府陳佳投五福軍鄉道。福使佳管後道軍，又使其屬阮吴瑶列寨大丹，社名。以張聲勢。

定王乃命阮久逸爲左軍大都督，領水步軍，留禦西山。召宗室曮扈駕回京，撥兵拒鄭。諜報鄭兵已渡清河江驛。清河江即瀘江下流，北并横山，南限柴壘，乃兩河分界要地。福時使人陰結我守邊弁吏，夜潛渡江，軍於高牢。語黄馮基曰：「南人言何人頑巧，入過清水，未易有翼飛越柴壘。我軍今過瀘江，禄溪侯陶惟慈若在，能保地險以抗天兵否？」報聞，定王即命該奇貴禄、勾稽兼隆犒五福軍，且言：西山草寇，不日掃除，無勞官兵跋涉。貴禄至鄭軍，福使私焉。兼隆曰：「路不行何到，鐘不叩何鳴？」福會其意，進軍布政營，留守宗室捷與記籙葆光退守洞洄壘。福遣别將黄廷體潛師薄鎮寧壘，沿海社名，屬廣平界首，與夾萬象之鎮寧，沿山地勢迴别。馬軍黄文弼、黎十試爲鄭内應，大開壘門。鄭兵鼓噪而入，守將論政、誠信等降。體謂之曰：「昔南王修理鎮寧，何等勞悴；北朝攻擊鎮寧，何等艱難；今二將軍，何見我軍遽即降服乃爾！」令解誠信、論政等詣福軍前獻功。福進廣平營，鎮守廉政與宗室捷遁走。福乃會修功册，馳啓鄭王。鄭王自帥舟師入義安，次河中營，遥爲聲援。福進攻留屯道，統率宋有長亦遁，福愠謂諸將曰：「廣平遁守將捷、留屯遁統率長，南人果善遁耶？何輕輕放過等將頭也。」督軍進次湖舍。湖舍屬廣治界，泥田廣漠，林麓延長，舊多劫徒藏匿。内贊延壽侯禁止之。人有歌云：弟心憐兄，亦欲過謁；怕湖舍林，怕三江拆。虐彼三江，今旬既竭；嚴此湖舍，内贊禁揭。

福時駐兵其地，謂諸將曰：「人言湖舍難越，今我到來，三江之險可知，須檄數張福巒罪狀，以張

兵聲。」擻言：「巒夤緣閨闥之親，叨竊樞機之任，崇信姦慝，陷害忠良。擅殺立，則肘腋而豺狼；逞荼毒，則衣冠而禽犢。重民稅而殫膏血；減軍糧而削爪牙。致西山氓隸之徒，蜂屯蟻聚；占廣南膏腴之地，豕突狼奔。是用先去强臣，次平黠賊。除殘去暴，捍國戚於多艱；續統繼存，延先王之世祀。赴難實由義舉；乘危非有貪心。」福擻蓋以惑南人。而我南朝諸臣，實多痛巒之横，於是宗室晛與阮久法謀共執巒送福，以求解兵，晛，武王第四子，時節制水步諸軍。誠郡公法，阮久世之第四子，逮事三朝，官掌營煥郡公。福巒擅權，法常爭之，不能得。僞岳起亂，法薦其子久策、久慎與久逸領軍入廣南討賊。五福南侵，法以巒專權致亂，乃與宗室晛執送鄭軍。而囚其黨蔡生。福既得巒，索受金賂，械之軍中。後福送巒於昇龍城，巒道死。復命偃旗息鼓而行，至廣治之登昌營。陳惟忠徑來福營，言曰：「北兵欲即取富春耶？二百餘年之國，天地鬼神，實監臨之。『黑鴉相公』時北人稱福爲「黑鴉相公」。謂我南中再無奮固持耶！上王時，鄭攻長育壘，張福奮與鄭兵惡戰，矢石不避，壘得不拔，人號爲奮固持。且慢慢進。」福召陳佳指問其人。佳曰：「此乃南臣陳惟忠，渠必來言軍事者。」正是：遼起宋帥因拓跋，漢收蜀險爲張松。

【校勘記】

〔一〕「文岳已成擒矣」，「文岳」，原文爲「卞岳」，據文意改。

第三回　陷富春郡公政敗兵　幸嘉定都督逸護駕

却說：陳惟忠見南朝勢弱，思欲賣國求榮，將以詩謁福，而無先容，故先聲言以代通刺。鄭先鋒軍引入，忠獻其詩有云：「十世厭聞秦法令；百年復睹漢威儀。」福領之。忠乃言曰：「南人怨繼入骨，將軍爲除其害，功德與雲山、翰海相爲無窮，忠故特來軍前效用。」福問：「今我進兵富春，水陸何便？」忠曰：「南兵不閑步戰，獨水技爲良。兵法舍堅攻瑕，將軍遠來，勿與南兵争長。且從陸便。」福善其言，留之軍，許爲勾稽。因致書言：「西山未除，請會兵富春，以便策應。」定王召廷臣議，命宗室捷爲統兵，屬内該隊鄧管禁衛兵禦之，而使宣政成德詐降，以誘鄭兵。又遣品評往誘廣平布政諸營豪目，應義分屯，以撓賊後。既而品評爲鄭所獲，福詢知詐降之謀，遣别將阮進寬、黄馮基等戰，敗宗室捷，隊鄧不戰而潰，福遂進次拜答社名。定王命宗室晊節制步兵，宗室晉節制水兵，并渫侯阮登場參贊軍機。領海道船分路拒戰，於良福屯，不克，又戰於富禮江。福令阮進寬迎之，黄馮基以兵截其後。晊大敗，報回春京。定王乃召宗室晊還，命掌營郡公阮文政調撥水步諸營以禦福。時南朝猛將精兵，調入廣南討賊，自

賢士江以外，兵將多是老弱，不習戰陣。凡鄭兵所至，不迎陣降則開壘走。福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因顧惟忠問曰：「昔仙王初入南時，有吴美人者，武允忠之妻。能計破賊將；立、暴。陳烈婦者，茶郡公妻。能義報讎兵，義山。信有諸乎？」惟忠曰：「將軍毋以婦人遇我南朝也。南中英才甚多，朝廷用違其才，故將軍得至於此。今既懸軍深入，宜謹兵備，設奇謀，方保必勝。不然阮廷雄之襲南布政，阮有進之破范必仝，阮有鎰之走鄭檮，宋有大之追黎憲，北朝寒心於我南，想亦已久。」

正説長較短間，諜子報言：「南將阮文政到軍，責隊鄧退縮之罪，立斬以徇，將驅兵至。」俄而文政率所部徑來拒戰。福見旌旗耀日，劍戟磨霜，顧諸將言：「此兵亦少出色。」戰凡數合，南兵雖勝狀，然聲勢頗振，福爲戒心，召惟忠問政之爲人。忠言：「政不知將略，雖有慷慨之忠，而無攻取之策，日夜飲酒高談，古有『醉張飛能擒蜀將，飲謝安能敗秦兵』，然政非其人也。」福遂遣黄廷體、黄廷樸金洞黄雲人。等從山路渡沆磨灘，鼓旗震耀，兵馬喧鬨，踏山越水，倏忽而來。屯守祥光、允德，倉皇出陣而亡。福即令造浮橋渡軍，乘南軍無備，前後夾攻，阮文政戰死於陣。政，清化宋山人。籍居承天，郡公阮文富之子。諸軍驚潰，福兵遂犯富春。時黎景興三十五年甲午十二月丁未日也。

却説：富春京城既陷，定王命宋福淡將餘衆出禦北門。福淡，香茶人，功臣宋福徇之後，現官中軍參謀。王以其沉静有機略，授爲中營監軍，令出城北捍禦鄭兵。仍遣皇孫暘先出海雲關，左水阮谷、中水武彝巍、前水張福顗整備船艘以待。福淡軍潰，定王幸廣平。出思容海口，駐蹕廣南之架津。時有宗室靖、宗室瞰、宗室晊、與内隊長阮久慎、張福顗及杜清仁等從。王思阮久逸忠烈可恃，召赴行在。久逸，阮久法之第三子。有將帥才，以收復美市之功，定王使調兵禦西山。逸每臨陣

騎象，面如噴紅，所向披靡，人以爲關雲長出世。嘗於山下設伏，挑賊陸戰，賊死甚衆。又於船上設砲，誘賊水戰，賊傷無算。賊據天禄，官軍累攻不拔，逸出其不意，襲擊賊後，賊潰遂退板津。前後累十餘載，戰無不克捷。

時承召至架津，與諸將議，以爲廣南兵糧不繼，勢難久持，奏請駕幸嘉定，以圖恢復。定王深以爲然。宗室晊進言：「今天步斯頻，國儲未定，願立皇孫爲世子，以係屬人心。」皇孫暘，故世子昊之子，於定王爲比兒，美丰姿，且有賢德，輿情素所歸戴。定王時未徵蘭，乃立暘爲嗣，稱東宮。鎮撫廣南，總里內外諸事務。別令諸將檢閱水步軍，爲進取計。西山岳偵知其事，使集亭、李才將舟師出合海口，自督步兵，出秋盆源，兩道來侵。阮久逸與賊戰，不利，走茶山，東宮退還俱低。定王幸蓮渚，命侍臣傳語東宮曰：「今前有西山，後有鄭兵，我兵不滿一千，糧草匱乏，俱低地狹，而嘉定之兵，久無聲息，其以阮久慎爲右軍大都督，與東宮留守俱低，阮久逸整備戰船，護駕幸嘉定，收兵還富安、歸仁，以分賊勢。俱低之兵，因而合力進取，此攻遠救近之法也。」東宮受命留俱低，宗室靖宗室昱之弟、宗室晊武王第六子與宋福淡均屬焉。於是御舟駕海，會大風起，阮久逸與宗室瞰在別船，恐御舟瀕危，舉手加額，大聲而祝海王：「願借吾君一帆順風，以渡南海。逸無才，生不能濟君於險，今日風波，惟天所命。」宗室瞰顧舟師曰：「天乎！波狂而寬，掉手安望，暨予濟乎？」既而風翻船覆。久逸與宗室瞰俱赴謁於海龍王。

時我高皇帝年十四，與定王同舟，獨無恙。顧見逸、瞰沒海，深爲軫悼。既岸，由陸進抵平康。宋福洽、阮科晗自煙崗屯徑來迎駕。定王授福、洽爲節制敬郡公，科晗爲參政，所部阮文仁授該隊，命隸督戰堅，從洽部署，駐軍平康，以禦僞岳。科晗與掌奇張福慎郡公張福識之孫，該隊張福悦之子從幸嘉定。嘉定，古真臘之地，先朝開拓，隸歸版圖，俗號同狔，字稱鹿野。東南際海澤，鹵饒沃而相錯；西北界高緜山巒，峯巒起伏而互轉。地廣

人稠，兵强糧足。坐鎮其地，可以奴隸氏蠻，控制暹臘，實我南藩一大雄鎮。

定王既南駐蹕於牛渚，授我高皇帝爲掌使，將左翊軍，官軍以次朝謁。鄭天賜亦前來面君。天賜是河仙開鎮大將軍武毅公鄭玖之子，寧王朝命爲河仙鎮都督，世輔南朝，有招集人民開拓土宇之功。近爲暹羅所破，退保鎮江，使其屬載粟上京，以供軍餉。船至歸仁洋外，爲賊所奪。天賜深以爲憂，聞乘輿南來，率諸子詣謁行在。

定王獎勞久之，進賜爵郡公，並加其子潢、淌、沿等官，令回鎮江道按守。既乃命張福慎差人馳報東宮知會。時東宮在俱低，阮岳使其黨統率面、先鋒詳，率兵屯翠鸞蒲板爲上道；集亭、李才率兵屯巴渡爲中道；督戰豐、虎將罕，率兵屯河申爲下道。約能迎得東宮者重賞。東宮知之，使謀士教貴往諭面、詳，使降。面、詳以上道兵屬東宮，阮久慎護東宮由山路行。集亭、李才進至汙邪與面、詳等戰，破之。逼迎東宮回會安庯，久慎死之。報至牛渚行在。定王命語宋福洽，計破西賊，取還東宮。差使未出轅門，廣南諜子急報：黃五福與西山戰於錦沙。正是：屈勢神龍閑渡海，乘時猛虎鬭爭山。

第四回　得龍瑞阮文岳稱王　招虎將杜清仁起義

却説：鄭將黄五福受鄭森密詔，進攻廣南，將至海雲關，阮文岳使其黨集亭爲先鋒，李才爲中軍，岳自爲後隊，迎戰於錦沙。福使屬將黄馮基出輕騎突入，殺集亭軍甚衆。岳與李才走板津，論敗軍之罪，謀誅集亭。集亭走廣東，岳遂逼東宫還歸仁。五福屯軍廣南，以截文岳。我朝宋福洽乘岳之敗，攻復富安，步兵屯春臺，水兵次淋澳，使白允朝往諭岳。朝，廣平麗水人，戊子鄉元，現同春知縣，廉明强幹，治有美績。時以福洽擇能傳令於賊，而難其人。朝慷慨請往，乃與該隊碩至岳所，謂岳曰：「還我東宫，不然大兵且至，岳爺爺走無去路。」岳心壯允朝，不忍加害，且被新挫，稍懾福洽兵威，佯應諾而還東宫於河寮安泰。密將寶貨藏於西山上，以避其鋒。與其弟文惠商定北退鄭兵、南摧福洽之策。遣其屬潘文歲持金幣就五福軍乞納廣義、歸仁、富安三府，求爲小將，爲大軍前驅，進取富安。又使東宫從官宗室靖往廣南撫慰軍民，宗室晊入富安諭宋福洽以擁立東宫、挾扶南主之意。歲至福軍，呈上降表，福啓知鄭王，授岳爲西山長校壯節將軍，令阮有整真禄東海人，鄉貢。齎敕印劍旗與之。晊至富安，以岳軍事告知福

洽，且言李才與東宮厚，亂設計降他可助一臂。福洽語之曰：「岳尊東宮，是黎擁陳嵩之故智，然東宮在他籠絡，不將計就計，何能復我副車？」忽廣南諜子回報：「宗室靖爲岳所殺。」晊由是不返報岳，別洽而入嘉定面君。洽撥軍護晊南行，乃使人至阮岳軍，言東宮事。岳聞洽有使至，於屯營正中設龍榻，南面坐東宮，左則岳立侍，右則宋福淡立侍，以見洽使。岳因言：「五營將士，千里勤王，可謂忠義奮發。我今迎立皇孫，以定大業。諸將士當共圖之！」洽使曰：「明公翊戴，誰不嚮從，五營兵來，當於何處屯札？」岳沉吟良久，顧東宮曰：「殿下處置，惟命是從。」東宮謂岳曰：「惟卿調度。」岳欲賺洽，修書講約，交使者遞回。福洽信之，不爲備，岳陰使其弟惠掩擊破之，洽退兵牙莊。所屬該隊阮文賢，慷慨有膽略，初率鄉勇從洽勤王，嘗破賊於潘郎，時隨軍適與賊遇，力戰陣亡。惠獲該隊阮科堅於三山嶼以歸，留李才屯富安。五福知岳既破南兵，即進軍次珠塢。廣義界首。岳以攻破富安之功，請於五福。福啓鄭王，敕授阮惠爲西山校前鋒將軍。會鄭兵在廣南疫死太半，福馳書於鄭，請棄升、奠二府爲後圖，回兵順化，未抵富春，道病而死。

初，福入富春，以月初五出兵，有狂夫攀轅諫云：「將軍以今日出，凶。直等十八日可見。」福以其狂置之。至是道亡，果應凶兆。「十八日」字〔一〕，木加日，高皇御名，是我朝再復富春之讖。當日岳知福信，差人提兵往據廣南。細作報稱：「宗室鬈舉兵，現屯其地。」宗室鬈是武王十四子，甲午之變，不及從駕，與其弟春潛往廣南地方，糾諭英傑，乘福既去，遂起義兵勤王。用張福佐爲謀主，得清商名悉以家貲億萬助軍，據有升、奠二府之地，聲勢大振。岳以科堅爲將拒之。堅乃阮科晊之子，狀貌雄偉，膂力過人，初隸福洽軍屢立戰功，人稱爲趙子龍。富安之戰，以孤軍爲賊所獲。岳嘉其勇，使禦宗室鬈，堅罵賊，不屈，

伏劍而亡。岳乃悉衆拒戰，相持二月餘。髦軍乏食，爲岳所乘而潰，髦不知所終，春走嘉定。岳留參將阮文睿守廣南，自引兵回歸仁，籍三縣丁壯爲兵。使其弟文呂爲節制，率水步兵入寇嘉定。

報至牛渚，定王使掌奇宋福洽率侍從官兵護駕，幸鎮邊，駐蹕於仝藍。文呂進據柴棍。此失嘉定第一次柴棍在東浦境内，真臘國二王匿嫩所居，國朝取其地，築嘉定府城。文呂屯兵其中，使屬將調遣和犯龍湖營，記録裴有禮富榮人爲呂所獲，呂修軍狀馳告於岳。岳召其弟文惠商議平南，惠言：「我西山祖墓，是天子之地，風水家言：『既葬之十二年，發則莫禦。』計自堅城起兵，至兹戰勝攻守，南主奔播於偏方，東宫羈縻於禿黨，縱能綸邑興夏，會稽報吴，恐也猶在他時。北朝不綱，蕭牆禍鄭，將鐘虡移黎。諺言：『黑牛觸與黄牛觸顛，觸倒暴投下江』，是鄭逼黎相繼以亡之兆。兄請早正王位，示天下神器有歸，收豪傑以爲羽翼，籍兵壯以益爪牙。先定南方，然後收兵北向，争伯圖王以應『阜元持統』之謡，時有讖語曰：「午運當天，阜元持統。」誰竟吾兄弟何也。」

適有黄龍見於歸仁府城，驤其首而望富春，周旋城上而去。惠復謂岳曰：「龍爲君象，宅順化而帝兩河。我西山得天矣！且闍槃城即占盤蛇城，我初興時，即能據而有之，國基非天假我乎！」遂請增築其城而造龍楹，尊岳爲西山王。時黎景興三十七年丙申三月日也。

岳既稱王，命鑄國印，金三就冶乃成。升其弟呂爲少傅，惠爲輔政。其餘將佐，各授僞職。於是會其臣，議政福洽，以取富安。

却説：宋福洽自富安之敗，使其從弟宋福和守烏甘。適阮文仁從督戰堅，攻賊於三山嶼，敗績，走回。洽令隷福和軍，自引兵退保煙岡間。同春縣人朱文接起兵，招使南歸。接，原名尹梗，武藝絶人，頗

有將略。初業商，與阮岳有舊。岳唱僞西山，接與其兄尹褚、弟尹振、尹項往河灘源糾合蠻衆千餘，據茶榔山。參謀武名楚從接參贊戎務，五營豪傑多歸之。建興人黎文勻來投，署爲該隊。勻勇悍善戰，人稱「勇南公」。接妻以妹氏豆，妹亦能軍，號「朱妹娘」。岳時掘起，南北交攻，內外寡援，使人詣接，約以會立東宮。接往廣南相會，既至歸仁，岳背初約，接乃率所部還，屯茶榔以拒。岳聞福洽兵次雲峯，遣人通款。福洽啓請遣接將所部兵按守上道，與五營兵相聲應。接使武名楚草檄，極數僞岳醜惡，傳播遠近，遂與其屬謀攻富安。時富安屯將李才以自集亭東去，僞岳待已寢薄，有軆朝北斗之心；東宮之在會安，多爲陰袒。集亭欲害東宮，李才多方解免。宗室晊之去歸仁，曾與密約，近因守富安，率所屬軍馬詣福洽軍降。洽以事聞，定王命才從洽節制。洽既得富安，與李才謀回兵嘉定，以討僞呂。適定王在仐藍，以兵勢單弱，令召福洽將兵入援，而使參贊陳文識、朱文接按守富安、平順諸道。又命杜清仁檄募諸道義兵，會同福洽進取柴棍。

清仁，承天香茶人，爲人驍勇，初投軍爲船右隊長，定王南行，隨軍候命。時奉旨往募，以福洽軍遠，未至。而洽所使福和率部入援，現屯諒坡，乃往三埠，招定祥建興人阮黃德。德姓黃，賜國姓，故稱阮。黃祖珠官該隊，父琅亦官該隊。德狀貌魁偉，勇絶羣倫，人稱虎將。既應義兵，仁又招陳鈽、杜鐄、杜忌與武閑杜榜等糾合義兵，得三千人，以三埠爲據險聚義之處。三埠在定祥鎮轄，上有主趙，中有該呂，下有建定。三古埠〔二〕俗號吧墇。貫串建興、建登二縣地分，岡陵起伏，樹木陰森，前阻長江，後倚莽澤，屯兵聚糧，倉卒可恃，亦劍閣關之常山蛇，梁山泊之負隅虎。清仁據有其地，自稱東山上將軍，謂諸將校曰：「今我同心起義，翊戴天朝，尚各努力合攻，殺文呂，復嘉定，迎回翠華，堅我金城之勢。然後啓請籍兵調

將，火往歸仁，捉僞岳兄弟，祭我軍旗。若得福洽軍來，未表我獨力撑天之勇。」遂定密計，斬木揭竿，斑衣畫面，自三埠浩蕩而來，襲攻文吕。三合三勝，賊衆披靡。吕知不敵，然不肯峙糧以資我軍，督屬將奪取倉粟二百餘艘，駛回歸仁。清仁既復嘉定此復嘉定第一次，遣迎定王，駕回牛渚。定王嘉獎清仁，擢加掌營芳郡公，東山將士賞賜有差。

諜報：宋福洽自平康還。初，福洽得召，命即舉兵回，至鎮邊營，福和自諒坡來會。洽留福和按守鎮邊，親率降將李才等詣謁行在。定王命洽駐軍，以備調遣。洽攖劇病，定王謂侍臣曰：「洽慷慨有大略，素以討賊爲己用，予正倚之爲重，今乃遇此不治之症，誰堪臂予？」立召醫治，不及而卒。贈右府國公，建祠龍湖，春秋致祭。所帶降將才隨軍入援，定王欲收用之，杜清仁言：「集亭、李才，符離市獪之徒，乘亂助僞，罪所當誅。集亭既爲廣東總督所殺，才今不見容於西山，窮而歸我，看他無賴，縱用而有功，恐亦强悍難制，不如早爲他結果，免他日惹出事來。」才由是與清仁有隙。洽既捐營，才恐爲清所中傷，遂將所兵部，往據昭泰山以叛。正是：豚經入苙猶羈足，鴟縱嘗桑未革音。

【校勘記】

〔一〕「十八日字」，「日」字前原衍一「木」字，據前文及文意删。

〔二〕「三古埠」，「埠」字原作「阜」，現據前文改。

第五回　柴棍營皇孫暘監國　龍川道宗室晭殉君

却說：昭泰山距邊和鎮南十一里餘，爲莅城之朝屏，崔嵬起伏，蜿蜒而東，沿福江下流，抵孔雀岡而止。層巒古樹，幽雅宜禪，而險要尤利屯守。李才擁兵居於其山，謂所屬曰：「我無頭脚底人，見南朝勢危，故棄僞岳而歸真主。今忍賊我，除非東宮到來，我決無再順南朝之日。」遂謀襲擊清仁。清仁與戰，不克。築壘自牛江至炭津，爲固守計。適宗室春自廣南來，啓言：東宮駕海還朝。定王慰勞之曰：「卿與髩將軍揚兵升、奠，事雖不成，然使僞岳知我宗臣有人，義聲可謂震薄，第不知東宮在歸仁時，事體如何？」春言：「阮岳降鄭之謀既成，遣人往安泰迎回東宮，館之芃江，配其女壽香，以平山縣爲嫁資，謀立東宮爲王，挾以惑衆。東宮不從，岳怒告其弟惠云：『王子不肯爲王，得毋欲從寺僧兒掃菩提葉耶！』遷之什塔彌陀寺中。那寺，湖州高僧謝元韶卓錫歸寧時所築。東宮既留寺中，密與謀士教貴謀，欲乘間南歸。時有船户名進，泊舟虎磯，教貴約進備船以待；東宮遂與張福顯、宋福淡、陳文和及教貴等乘夜雨出，至磯，海風正逆，東宮下舟，風帆轉順，船行如飛，抵平順之渭泥洋分。臣春乘船適至，遂同駕海而

南，東宮遣臣先入告知。」定王乃遣宗室春守香福屯，命臣往接東宮，護還行在。東宮請安既畢，請遣參謀阮名曠往諭李才。才疑東宮未果出歸仁，留曠於軍，與新、虎、賢、南四屬將盡率所部，直下柴棍。清仁兵素懼才，望風而潰走。下三埠駐紮，才遂分兵四道，擂鼓而進。東宮使人開旗示之，旗有「東宮奉命招安」六字。才軍望見，均棄鎗羅拜，歡聲如雷，乃迎東宮如油㕭。尋還柴棍，張福慎啓請定王駕御金璋寺在嘉定城外。李才奉東宮朝駕賀，定王乃大會文武，禪位於東宮，稱新政王，時丙申十二月壬申日也。東宮既襲王位，尊定王爲太上王，升宗室晊爲少傅，宗室春爲掌奇，李才爲保駕大將軍。時扈駕諸臣盡在，惟杜清仁與李才不合，不肯赴會。李才言於新政王，命掌奇宋福和與宋福添同守龍湖，以備西山，而實防清仁之襲己也。

我高皇知李才驕横難制，密告定王，請往三埠招撫東山。李才聞之，逼迎定王於油㕭。參謀段德協不從，爲才所害。新政王不能制，乃遣張福顒扈從。翌日，新政王諭才迎回柴棍，適武彝巍、蘇文兑率軍二百餘人，從歸仁來。巍，承天富榮人。兑，嘉定平陽人。均官該隊。定王南幸不克從，相與糾集殘卒，潛來衛駕。

新政王命隨軍聽候，乃以宋福淡爲監軍，陳文和陳文擢之弟爲參謀，令潛回廣義，與都統使鄧文豐、招討使阮文董招集義兵。福淡等至蓬山之蒲堤，爲僞岳伏兵襲擊，文和死之，淡不能比。既而廣南細作報稱：「阮岳根據廣南，遣其臣杜富雋使於鄭，求廣南閫節，鄭王憚於用兵，敕授岳爲廣南鎮守宣慰大使，封茶國公。岳現繕兵儲糧，勢甚猖獗，恐不日驅兵圖南。」

却說：阮岳聞東宮稱新政王而用李才爲上將，謂其弟惠曰：「新政恐難征進，李才終是再離，南朝無別將乎？何用啜粥而尿其鉢之瘦狗也。」即命惠大率水步兵入寇。報至嘉定。新政王留李才守柴

棍，自將兵至鎮邊，令副節制阮久俊屯記江，宗室春屯與福，掌長舵阮大呂屯女僧山，以禦賊。賊潛由上道，日夜兼程，三軍奄至，迅電轟雷。俊等兵均係新募，不能抵敵。賊乘之，俊與大呂俱没於陣。李才在柴棍屢與賊水兵戰於牛江，亦失利。新政王聞報，即會諸將議。參贊阮登場以爲賊衆我寡，不若退回柴棍，以圖攻守之策。新政王乃留宋福良屯鎮邊，自引兵還柴棍，調撥未敷，而惠兵猝至。

新政王命李才率和義軍出旭門拒戰，才斬賊巡察宣。賊兵稍退，適張福慎自芹渤提兵赴援，無甚隊伍而軍容齊整，有奪人之先聲。才遥見旌旗，疑東山兵襲己，自撤兵回，賊乘勢追擊，直進柴棍。此失嘉定第二次。才軍危迫，不遑擇地而逃，亂走三埠。才與凡唐人所至，俗稱清人爲唐人，猶古稱中國人爲漢人。盡爲東山所殲。新政王得福慎軍，退保爭江，使尋阮登場，則已爲阮惠所獲，即乃差官奔問定王。

時定王避幸定祥之橙江。橙江南多疃阜，北多林澤，瀰漫五六百里，東山所嘗聚兵。進而扼險，勢可縱横；退而守險，人莫蹤迹。定王駐蹕其地，適我高皇帝以東山兵四千赴援。定王使建東山上將軍旗號，提兵至才埠，命新政王曰：「爭江後路，王自當之；才埠前路，我自當之。」遂使諸軍背水列陣，以待賊兵來攻才埠。

定王恐爲賊所無禮，幸定祥之興隆，勢甚孤殆。杜清仁自架溪引兵來，定王問：「今有何險地可避軍？」清仁啓曰：「鄭天賜現屯鎮江之芹苴，乘輿請且權幸，以避賊鋒。」定王乃御芹苴，而天賜所部兵力寡弱，難與賊抗。乃遣清仁與黎文勾潛往平順，召朱文接、陳文識等入援，而密報新政王，宜謹防備，以待援軍。時新政王在爭江爲賊所攻，退保茶津屬定祥。適報阮登場爲僞惠所殺。場，香茶縣人，慷慨有志節。富禮江之敗，扈駕廣南，將幸嘉定，因故弗克從，歸隱鄉里。後携母黃氏越海南行，因風漂入施耐海口，爲賊所獲。惠聞其

賢，待以賓師之禮，固辭不受。新政王逼居歸仁，場與密謀，王使先入嘉定。場明言於惠，願從故主，以全臣義。惠曰：「先生此行，欲回天地，得乎？」場曰：「丈夫生世，忠孝爲先。我今扶母從君，於義明矣。」惠壯而許之。既至嘉定，復參謀議柴棍失守，場再被獲。惠問：「先生今日何如？」場言：「君辱臣死，義不苟存。」臨刑，北面再拜而死。野史有詩云：「西都天未燼炎精，東海臣能贊義兵；富禮何年鋒鏑薄，歸仁此地電雷轟。轅中誼主三軍淚，泉下慈親萬里情；死惠縱今魂作賊，難將威武屈孤貞。」

新政王閔場之忠，深爲嘆惜，將號召諸將士，規畫軍機。宋福添自龍湖率水兵至，迎回永祥之巴越安營。新政王遣宗室祐守美籠，福添守香堆，爲左右翼。而命宋福和管諸軍衛陣禦賊。賊兵又犯巴越，宗室晊、内左阮敏、掌奇宋福祐俱病卒於軍。宋福和獨與賊拒，屢戰皆捷，而賊勢日大。又益兵進攻香堆，福添勢孤，奔回巴越。新政王以兵少食盡，謀奔平順，與朱文接兵合。適聞陳文識自富安入援，至平順與賊戰，不克而死，竟不果行。諸將見勢弱，盡散。福和嘆曰：「主憂臣死，義不可逃。」自伏刃死。後人有聯挽福和云：「故國有世臣，與同休，應與同戚；窮時見烈節，能料死，不能料生。」

新政王既喪福和，恐屯陷，軍民不免屠戮，乃約於賊曰：「汝能全我屯中軍民性命，吾當自來。」賊許諾。乃自詣賊而薨。從官十八人，俱爲賊害。時丁酉八月庚戌日也。報至芹苴，定王召天賜謂曰：「西山賊勢，匝地漫天。新政王今既蒙塵，如何籌畫，再造基圖？」天賜對曰：「請召屬臣郭恩洋艚來，奉駕投清國廣東乞師，殄滅羣凶，復我疆土。若非此遠圖，恐無著足之地。」定王乃幸龍川，天賜遣五戎該奇寬護駕先往，而自留堅江汛口，以待郭恩船至。

龍川，原真臘哥毛之地，隸歸河仙。天賜請於朝，置爲龍川道，無甚地險可憑。定王時至龍川，兵衛

無幾。親臣惟我高皇帝與我興祖第二子宗室晭及宗室春扈從；諸臣則張福慎父子，與留守諒、參謀阮名曠而已。阮惠探知其實，使掌奇誠提兵來犯龍川。誠兵奄至，奉定王駕還嘉定而崩。在位十二年壽二十有四。宗室晭殉難，福慎父子與留守諒、參謀曠死之。當黎景興三十九年丁酉九月庚寅，蓋後新政王一月二十一日也。野史有三「不」絶句云：「漢主不邀懷愍去，晉臣惟恨曜聰深；二時亂賊瞬興替，萬里山江天古今。」「新莽不亡炎鼎祚，劉崇難擅漢臣名；旗翻東海三軍淚，廟享西都萬祀榮。」「徽欽不改冠袍服，劉李猶存鐵石身；社稷幾回夷夏感，山河千古去來人。」

昔仙王未鎮順化時，童謡有云：「金瓜帶水寒，黄豹去柴關；炳文成九點，武迹没重山。瓊木待今升白日，瑶原依舊露全斑。」當時不解，今按：金帶水，肇祖名；瓜寒是言中瓜毒而崩。黄與潢同音，柴壘廣平界首，是言仙王避難歸鎮順化。仙王以戊午肇基，至定王以丁酉殉國，傳世九君歷年二百三十，是文成九點之數。福巒便專政而亂，阮岳起兵而亡，巒、岳字均從山，是迹没重山之應。木升白日，原露全斑，蓋言撫有全越輿圖，則待於我高皇之滅西山云。

時西山惠既獲全勝，使人迹我高皇所在，而差諭天賜於堅江。天賜不肯從，移駐富國島，暹羅國王使人迎天賜如暹。宗室春自龍川脱出海島，亦尾天賜請援於暹。正是：「金師北返邀皇宋，楚使西來哭伯秦」

卷之二

第六回　破賊兵嘉定城繼統　除逆臣東山夥伏誅

却說：暹羅，古赤土國，後分爲二，曰暹，曰羅斛，羅斛并暹，始稱暹羅。萬曆中，破東蠻牛，降真臘，遂霸諸蠻。我朝定王初年，緬甸緬甸，古朱波國，嘗爲明嘉靖所破。瑞體起洞吾，破南掌，取土啞，攻景邁，服車里，爲西南雄。子應裏助清進勦明孽。攻破其國，虜瘋王及其長子昭督。二子昭翠奔河仙，三子昭侈腔奔真臘。范薩長鄭國英清潮州人，父偃寓暹，爲范薩長，偃死，國英襲職，號「丕雅新」。乘暹空虛，起兵襲取其地，自稱爲暹國王。以昭翠在河仙，恐爲後患，襲天賜，執昭翠以歸。尋與天賜講和。適聞南邊兵報伐，真臘人輔蝓膠來諭，天賜與宗室春請迎入暹。春與天賜既至，辭請援兵，暹王曰：「西山勢强，前昭南谷，蠻詔昭是王也，南谷即南越也。既殉社稷，五營將士，所在星散，諸道民庶，所至風靡，現無立錐之地，國統誰嗣，而援我乎？」宗室春對曰：「西山雖崛起一時，而肆爲殘暴，陳涉、吳廣之徒，行膏椹櫝。南朝雖值靖宣之難，而涅背勇將，頂香義民，隨處而有。我掌使將左翊軍是前王親侄，聰睿夙成，嘗率阮久俊伐真臘，降其主匿棻。又招東山義兵，翊前王於芹苴，軍事追隨，謀多奇中，臨機應卒，有撥亂才，廟社之重，臣民素所屬心。現今

潛寓龍川，糾諭英豪，以圖恢復。王能舉兵護復嘉定，捍南國於多艱，則車輔勢堅，可無虢亡虞及之患。」暹王乃欸留春與天賜於望閣城，以待我高皇聲息。

初，我高皇帝於龍川失守時，獨乘扁舟，泊於科江，欲乘夜由篤黃海口出洋避賊，有鰐魚橫阻舟前者三，乃止。明日，探知前路有賊遊船，從臣恐賊追迹，請移蹕於土硃嶼。遣探西山，則僞惠留其黨總督朱虎將軍司寇威〔一〕、調遣和、該奇振分守嘉定諸營，而自引兵退回歸仁。帝遂收集餘衆，舉兵龍川，進至沙的。那沙的距永清鎮西五十六里餘，東口道屯駐於其南，左有仙浦，右有鳳鶩洲、羅城護衛，山川險要，邊圍雄關。帝命駐軍其地。杜清仁以初奉密詔諭平順將士，遂與其屬黎文匀糾合三埠義勇，詣軍迎駕，檄召諸道勤王。統戎阮文弘，掌營宋福匡、宋福良，調遣楊公澄，該奇胡文璘各以兵會。弘，平定綏福人，定王朝官總戎掌奇，西山唱亂，弘攻賊於富多，失利，南入嘉定。福匡，原清華貴縣人，其先從太祖南鎮，籍於承天。父誠，仕武王朝，官掌奇，贈郡公。匡以蔭起家，官至掌營。公娶廣南人黎氏，生我承天高皇后復尚公主玉琚，生子福樑。定王南幸，携眷以從。福良是福匡族親，定王朝爲該奇，嘗屯鎮邊，與福匡並爵郡公。公澄，河仙龍川人，驍勇絶倫，時稱「楊家虎將」，以該奇遷欽差調遣，扈從定王幸嘉定。又協宋福和分道與賊戰，屢捷。璘，定祥建登人，現爲該奇。該隊阮文仁亦從公澄應義。

時諸將齊會，帝命爲定王發喪。三軍素服，誓報國讎，襲破賊調遣和於龍湖營，進克柴棍。此復嘉定第二次。杜清仁與諸將尊帝爲大元帥，攝國政。時黎景興四十年戊戌正月日也。

帝既攝政，光化道守禦黎褚奉獻先朝册寶。初，定王幸三埠，褚奉金册四，金寶一，銅印四以從。至查江與賊遇，褚驚走，投册寶於江。至是復於故處撈獲以進。

帝遂率諸將上定王尊謚，而尊我興祖爲孝康王。既而歸仁諜子報稱：「僞岳自立爲帝，僞號泰德元年。以其弟呂爲節制，惠爲龍驤將軍。遣總督朱、司寇威以水兵侵掠鎮邊、藩鎮沿海諸地方，護駕范彦復提兵自歸仁至，我軍和義道陳鳳拒戰於福禄江，不利。」帝即命杜清仁守柴棍，自將次栗江，建三軍司命旗，指麾將士。黎文勻與阮文弘率大兵破賊於栗江、塢原等處，賊退出長江，伺隙剽掠。帝命諸軍築土壘於牛渚西岸，沿至通港之中，堅木椿備戰船，爲禦賊計。黎文勻復將水兵與賊交戰，杜清仁亦提兵合擊，斬賊司寇威於牛渚，盡奪其戰船。阮文弘進兵鹿野，擊破賊兵，斬其將廉陵，收復鎮邊。賊將范彦奔還歸仁。嘉定悉平[一]。黎文勻乘勝引兵進克平順，使其屬報迎朱文接。

接初與陳文識按守富安，内屏嘉定，外捍西山，賊勢稍沮，定王幸芹苴。時接遣識與參謀楚提兵入援，識與賊戰死，楚爲賊獲。岳謂楚曰：「前檄文指我爲狼狗，是乃所作耶？」楚曰：「我知吾主，知儞是誰？」岳殺之。帝在三埠嘗密使接攻西山，以分賊勢。接以兵少，不敢前。時以勻捷信，欲糾兵同進逼延慶。報入柴棍，帝召勻還命，總戎阮文弘、禮部阮儀領步兵往守平順，與接兵合。適有山南下膠水人陳春澤，上元人阮金品與其屬陳春格、阮金鶯等赴義。澤初聚衆爲盜，攻陷廣安及山南，至慎爲屬上元縣爲鄭兵所敗。品，黎校尉領山西按鎮阮金績之子，與春澤聚黨海外三百餘人，越海入嘉定應義效用。

帝以春澤、金品均諳武藝，授爲左右支掌奇，使之訓練諸營士卒，餘各授職隸軍。尋閱嘉定諸營版圖，分畫鎮邊、龍湖諸界地，俾相聯絡。又以長屯道爲三營要地，建長屯營，置官管治。罷别納庫場，定田土税課，國計兵謀，事有條緒。於是杜清仁與羣臣合辭勸進，帝時年十九，以國讎未復，謙讓不受。再三敦請，乃以庚子春正月癸卯即王位於柴棍。文書用大越阮主永鎮之寶明王所製，年

號仍黎景興四十一年。論翊戴功，升外左宋福匡、內右宋福良、內左阮延晗、參議陳大體、吏部胡仝、户部陳福佳、禮部阮儀、刑部陳明哲、兵部明及諸將士有差。惟杜清仁以首功升外右輔政上將公。

却説：清仁於定王晚歲、高皇帝初年，有再復嘉定之功，嘗率胡文璘伐真臘，誅匿榮，立匿尊之子匿印爲王。又督楊公澄伐茶榮叛酋屋牙，率平其黨，取茶榮府，置威遠屯。造兵船，習水戰，蓋勇而能謀，故險難周旋，功最諸將。然以自擁東山强兵(三)，有跋扈之意。生殺予奪，隨手低昂。宮中經費，裁損不肯獻納。甚至興祖忌時，不支禮品。凡黨羽所親厚者，輒與以己姓。人有罪，熾炭燒炙之，刑最慘毒，人多切齒而不敢言。帝每爲優容之，時幸其家，亦不爲禮。嘗因西山入寇，引兵潛往山中，欲叛投西，謀弗果而還，將圖不軌。宋福添惡其肆行無忌，密言於帝，請除君側之賊。帝猶豫不忍，添曰：「仁心懷莽操，不得不除。若以計去，一武士力耳！」帝乃以疾召清仁入內議事，令衛士擒殺之，即宣旨罪狀清仁，而赦其所屬將校。令掌水營晃領步兵，宋福添領水兵。又分東山兵爲四軍，命黎文勻掌前軍，宋福良掌左軍，武允霑掌右軍，張文博掌後軍，以防東山屬將之不逞者。

其黨自清仁死，多逃三埠爲盜，招之不肯歸命；武閒、杜榜遂據三埠以叛，謀襲平順，乘便降於西山。時平順統戎阮文弘、禮部阮儀俱以病卒，帝命宗室裕宗室勝之子，宗室會之兄。掌中軍，節制諸道步兵，鎮平順。召朱文接回嘉定朝見，授欽差都督掌奇郡公，管富安營。調撥將士兵民諸務，復閲內外水步諸營，議大舉西征。命宗室裕率平順步兵，宋福添、阮有瑞、楊公澄率嘉定水師，分道進征。朱文接檢點兵馬待發。嗣而接進軍延慶，裕自平順捉兵至雲峯，與接兵合，對賊爲壘。賊將步兵列陣，戰象甚多。我軍見之退却，接不能止，退保富安之茶榔山。會嘉定有東山之變，人多解體，水師不果出征。帝命裕等

撤回，而使阮廷晗與宋福良分道進討閒、榜。

晗與福良既欽命往，帝諭宋福添曰：「賊勢方驕，國內有變。親臣春與舊臣賜在暹，前遣該奇參靜通使，未審暹王應否？結援如何？宜飭河仙鎮臣細察報知。」添言：「近聞參靜聘暹，會暹王商船自廣東回，至河仙洋分，爲留守昇所殺，盡取其貨物，暹王怒，將參靜繫獄。真臘輔螉膠譖於暹，謂我謀取望閣城，密書令春與天賜爲內應。暹王盡捕鞫問，鄭子沿辨其誣，暹王格殺之。天賜自死，春與參靜及天賜眷屬五十三人並爲所害。我國人民居暹者盡徙邊遠。」帝爲嘆息久之。福良表言：「良與閒、榜戰於富良江，敗績，統兵宋文福宋文魁之子。死陣。」帝以福良兵無節制，罷之；命益晗兵，刻日合攻。乃遣阮文貴、潘文誼入其夥，擒獲閒、榜，誅之。復以武曰寶原隸清仁標下，使往諭降餘黨，於是東山悉平。宋福添、阮有瑞、楊公澄相率稟：「請因破東山之威，再舉平戎。」帝命諸將會議良策，適報真臘國使來乞援兵。正是：　內平賊黨欽神武，外援鄰邦讋重威。

【校勘記】

〔一〕「則僞惠留其黨總督朱虎將軍司寇威」，「軍」字原文爲「罕」，據文意改。

〔二〕「嘉定悉平」，「嘉定」，原文爲「嘉平定」，現據文意改。

〔三〕「自擁東山强兵」，原文爲「自東擁山强兵」，現據文意改。

第七回　斬賊帥參良橋奏捷　舉援兵梁山將成功

却説：真臘國王匿螉印，乃我南朝所立，現留胡文璘保護其國；時被暹羅遣其將質知、芻癡二兄弟來侵，馳書告急。帝命阮有瑞率兵合與文璘援之。瑞，清華貴縣人。父有德，官該隊。瑞勇略有將帥節，與父及其弟祐，從駕南幸，父子兄弟，一門追隨。瑞官見中軍監軍掌奇，尚公主玉瑢。

時往救真臘，師次羅壁。會暹王鄭國英囚質知、芻癡妻子，質知、芻癡謀叛。暹王遣人詣有瑞求成，且邀至寨會約。瑞弟祐諫曰：「暹王遣將提兵伐人，而囚其妻子；質知和我，而邀至軍寨，莫是其中有謀？」瑞曰：「國英得心疾，羈執無辜，彼故借我爲援，此請殆不妄。況我已許諾，不往彼將怯我。」明日，帶領隨兵數十人，徑入暹寨。質知、芻癡折矢爲誓，瑞贈以旗、刀、劍三寶器而回。既而暹古落城賊起，國英遣丕雅冤産出征。賊首乃冤産胞弟，冤産與賊合兵，反攻望閣，執國英囚之，馳請質知回國。質知留其弟芻癡與瑞講和，連夜引回望閣，殺國英而嫁罪於冤産，遂脅衆自立爲暹佛王。封弟芻癡爲二王，侄摩勒爲三王。我國難民，前被國英流徙者，並許回望閣城，給以銀米。

瑞以狀聞。帝時方謀進攻阮岳，聞捷，命瑞班師，以備差派。

初阮岳聞清仁既誅，喜曰：「右芳清仁别名今死，諸將也不足畏。」遂與其弟惠率戰船數百艘，大舉入寇，至藩安之芹蒢海口。帝命宋福添調撥水兵，陣於七岐江。無地險之固，傍近又無屯禦兵，賊乘風直衝，我軍退却，該奇幔槐死之。槐，富浪沙人，百多禄所進，帝令管督洋船從征。時水兵披靡，槐獨乘西洋裹銅船，力戰良久。賊四面攻圍，擲火器燒其船，槐與船中兵士，均死於火。帝聞報，即督兵船接應，至三岐江遇賊。帝戎衣戰笠，立船頭，手持鳥鎗，麾擊賊船，而令諸軍且戰且却。纔回牛渚，而賊繼至。我兵連戰不利。帝善用鳥鎗，時與賊戰，發無不中，賊以爲帝得神助，不敢趕逼。帝幸三埠，以避其鋒。福添後爲東山仇兵所殺。福添，清華貴縣人，初從定王南狩，歷官掌奇，龍湖、巴越，累著勤勞。帝正位柴棍，有翼戴功，令管户、刑二部，兼體務，並水兵諸道，爵郡公。以贊誅清仁爲其餘黨所仇。

帝聞其死，嘆曰：「福添忠臣，不死於賊，而死於仇，天也！」即諭從臣使覘僞岳事體。岳時進據柴棍，此失嘉定第三次。遣所屬率步兵，自邊和界從上道往藩安鎮防截我兵。平順節制宗室裕聞報，即率左支陳春澤、屬將陳文緒、參贊胡公超領和義道屬將陳公璋，將兵赴援。至芙園地方，遇賊前軍，伏於林中掩擊之，斬賊護駕范彦於參良橋，而賊大兵縱至，我軍胡公超爲賊砲擊死。超，承天登昌人。初入嘉定從調遣宋文魁戎務，魁署超參謀提兵，捍戰西山；魁陣歿，超被傷，退回平順。既而扈從定王於嘉定，尋出爲龍湖營記録，復召還嘉定，遷兵部參贊，從宗室裕討賊於平順，至是陣死。

裕深爲之惜，仍幸范彦之死，以事奏聞行在。彦，阮岳親臣，岳聞彦死，如失左右手，慟曰：「諺言：『暴如芙園虎』，今乃陳公璋耶！」問知和義兵均係清人，遂悉捕清人之寓嘉定者萬餘人，不問新舊

兵民商賈，並行誅戮，投尸滿江。時人莫不虐僞岳而仁南朝者，日以匡復望帝。

卻說：帝聞我軍既誅范彥，復自三埠進幸定祥。從臣阮黃德、陳春澤、阮金品、楊公澄與統兵清人盍敬等，收集餘衆三百餘人，帝命設堡於呂埠，以拒賊軍。會賊都督阮學提兵驟至，帝親督兵船迎戰，官軍奮勇而前。金品斬學於陣，賊大敗而走，獲賊船三十餘艘；我師乘勝，追至鎮定營。命阮黃德爲先鋒，宗室裕爲中軍，春澤、金品護駕，進次嘉定之四岐江。賊阮惠率勁兵奄至，背水列陣鏖戰。阮有瑞之父德，與其弟祐俱死陣上。我師退卻，御馬逸陷於淖，阮黃德翼帝於岸，出其馬，拳之使馳。至栗江，留守昇、先鋒醉自永鎮營赴援，迎駕權幸後江。帝思有瑞曾與暹約和，欲使往求援師，旨令召瑞。初賊犯柴棍，瑞與其妻玉璿公主率所部兵，進次鹿野。設水堡於平化，屯步兵於新潤。賊平戎阮文金率衆掩襲，瑞退江陵，收兵再戰不克，公主與瑞相失，潛寓巴撫。

瑞請於帝，往使暹羅。帝命陳春澤及該奇阮文閑、高福智與俱。閑，安江永安人；智，嘉定平陽人。假道真臘，不意真臘陰附西山，遂殺瑞，澤、閑、智脫奔於暹。帝憫瑞之死，飭令探尋公主玉璿。諜言：「主爲平戎金所獲，其屬督戰阮名習逼遷柴棍，船至三沱江，公主義不受辱，已投江薨。」帝即幸架溪屬堅江。真臘糾率兵船，追至山淅，先鋒醉截擊卻之。

尋幸河仙。夜乘小舟駕海，舟底若有物負之者，黎明視之，乃羣蛇也。從臣皆懼，帝趣之行，遂幸富國島駐蹕。此第一次寓富國島。密派人號召諸將，檄攻阮岳。而敗衄之餘，三五星散，無兵可交。阮岳既獲全勝，無復意外虞，與其弟引兵回歸仁，留東山降將杜閑蟄與賊户部伯，領兵三千守嘉定，屯於牛渚。閑蟄殘虐，人多怨之，好事者懸一聯，以諷之云：

播遷非帝宋，不應海港別藏天；　撥亂有皇唐，會見春雷驚振地。

既而胡文璘收集餘衆，攻賊都督阮鷥於龍湖營，克之。又與調遣楊公澄、該奇阮文貫會兵，進攻賊於栗江，獲其戰船十餘艘，馳報朱文接勒兵會勦。接時屯茶榔，驟聞兵變，與少傅宗室昱謀舉兵入援。昱，我興祖第五子慈妃阮氏所生。，襄陽郡王皥之母弟。隨定王南入嘉定，常從征伐有功，聞四岐江之敗，正思招募豪傑勤王。及知乘輿外幸，即與文接部分諸將。范文仕爲先鋒，黎文勻爲左支，阮文順爲右支，阮文討爲後道，阮龍潘援保護宗室昱爲中軍，接自領勁卒爲策應。范文仕，平定符美人；阮文順，永隆永平人；阮文討，嘉定平陽人，初從文接應義，隸安全營，後宗室昱承制授平康鎮守；阮龍，平定同春人，初從文接應義，據富安上道拒賊，尋往平和招義勇屯盤石，人稱爲龍將軍。

時會齊調撥，擇日進兵，旗揭「梁山佐國」四字，聲勢張皇。報入嘉定，賊户部伯閒之，謂閑蟄曰：「文接武藝絕倫，今舉兵來，勢未可敵，不如退兵歸仁，來春再舉未晚。」閑蟄不從，曰：「接雖驍勇，然比我東山虎威，殆無以過。況株守茶榔，累經歲年；牙莊之戰，纔臨陣時，見象便走，兵無節制可知。今縱能取吾城，無過傅舍假人，終亦斃於我軍。且吾承命守城，逢敵便戰，萬一不支，稟請增兵再戰，看喈喈烏能重挑信天翁否也。」遂自悉衆迎敵戰。我軍范文仕前進殺賊，諸道兵繼至，乘之。賊軍或死，或獲，或走，看似雀被鸇敺，鷃爲鷹擊一般。閑蟄止軍不住，將走，户部伯謂曰：「信天翁何不立啄羣魚，而乃以翼飛也？」蟄怒以目，遂與脱奔歸仁。文接復收柴棍，此復嘉定第三次。分兵攻取各處府縣，別使幹員先詣富國島奏捷，而自率兵迎駕。

時帝在富國島，日謀尋間聚兵攻賊，得報，即命回鑾。至四岐江，文接率屬將等拜伏道左，泣曰：

「今日復見主上，社稷之福。」帝慰勞久之。駕回柴棍，升接爲外左掌營；並論參良橋戰功，升宗室裕爲外右掌營。尋命中水武彝巍、前水張福穎歸集舊額水兵，修造戰船，以備攻守。既乃遣使如暹通好。正是：越保會稽謀復國，唐通突厥擬資兵。

第八回　嘉定鎮賊將宣驕　富國島真人養晦

却說：我朝雖復嘉定，而兵勢單虛，加以西山連年侵掠，帝以爲憂，諭諸將曰：「賊今雖敗，來春必復入寇，今計莫若結暹以資緩急之援。」乃造金花銀花，遣該奇黎福腆、參謀黎福平如暹通好。復差人密回富春偵賊情，適宗室曦與伍長鄧廷雲、知縣阮都、黃公奎、縣教阮保智自富春來。雲與奎，不知何處人。曦，宗室昱次子，都廣田人，以鄉貢補知縣。智，豐田人，以學行補縣教。

定王南狩，不浼僞官，聞帝再復嘉定，問道入謁。具言：「鄭靖王森，溺愛嬖姬鄧氏蕙，廢長子棕而立其幼子榦爲嗣。黃素履爲輔政大臣，靖王薨，宿衛優兵黎以清義兵爲優兵。殺素履，廢榦而立棕爲王即瑞南王。。優兵恃功驕横，無復紀綱。素履門屬阮有整，謀復師讎，因年前曾使西山，欲借其力以除驕兵。駕海投岳，岳愛其才，以爲都督。整日夜爲賊畫謀，不日富春必爲岳有，而我嘉定新復，城堡恐難與賊相持。臣聞西山現謀入寇，宜早方略。」帝乃授曦爲掌營監中軍，雲爲兵部，智爲參謀，都爲侍講，奎爲勾稽。因命諸臣面定攻禦之策，乃於牛渚江南岸設草講堡，楊公澄守之。北岸設魚角堡，宗室旻守之。朱

文接與宗室谷、武彝巍，大將船艘，分布江中，横設草龍一條，防備賊衝。留守昇、先鋒醉，各設别屯爲奇兵，監軍蘇掌火攻浮筏，臨時放火，以燒賊船。分撥停當，耑候岳兵到來。

初，阮岳見户部伯、降將蟄敗回，怒曰：「梗賊乃爾倔强耶！吾弟提兵來看他梗不梗？」即遣其弟文呂、文惠分督兵船，由芹蔭海口，泝流而上。賊司寇阮文金進逼草講堡，都督黎文繼進逼魚角堡，留守昇、先鋒醉以奇兵迎戰於曲蔚，餌賊入陣。監軍蘇放起火攻，軍勢猛烈，賊幾潰。會潮水漲溢，東北風大作，火筏反燒我軍船艦，烟焰衝天，將士潰亂，賊乘勢薄之。宗室旻退走，纔折斷浮橋，旻落水死。楊公澄爲賊所獲。朱文接見勢不敵，從山路走，時癸卯春二月二十四日也。

賊遂進據柴棍。此失嘉定第四次。駕避三埠，從臣惟宗室谷與金品等五六人扈駕，衛兵不過百人。已而諸道兵迹帝所在，陸續齊會。帝命阮金品爲先鋒，阮黄德爲後應，宗室裕、阮廷晗與吏部胡仝、兵部明、參議陳大體、參謀陳大携爲中軍，晃爲左支，阮文貴爲右支，率其兵進屯仝宣。報入賊軍，阮惠盡驅步兵混戰，我師失利，胡仝與阮黄德爲賊所獲，晗、貴、明、携死之。明、貴何處人，不詳。晗，嘉定新隆人，官外左掌營，有翊戴功，平東山餘黨。携，富榮人，陳大體之子；定王南幸，携與弟序隨體扈駕，庚子論翊戴功，父子與諸將各升賞。至是携與晗死陣，體不知所終。

帝自三埠駕幸栗江，無船可渡，涉過之。至橙江，江多鰐魚不可涉。有水牛卧江邊，帝乘以濟，中流汐急，牛没鰐護之。既岸，抵美湫，命中水將阮文茗等收拾船艘，奉國母及宫眷駐富國島。尋差宗室谷調撥水兵與和義道調遣陳挺回芹蔭海口，偵探賊勢。挺素輕谷軍事，多不用命，谷殺之。其黨總兵陳興、林旭遂據河仙以叛。會阮金品入河仙收兵，太長公主玉璹嫁張福嶽亦往辦軍需〔一〕，興等襲殺金品，公

主亦遇害。事聞，帝親率兵船討之。興、旭潰走，駕幸河仙。有暹將榮離麻率所部二百人，戰船十餘艘，自古龍島來附，帝納之。尋移駐於疊石嶼，賊統率張進慎引兵猝至，黎福晪見勢危急，自請服御服，立船頭，賊爭來執之，帝乃乘別舸幸昆侖島。

昆侖屬鎮邊海中，明王時，海匪安烈與其黨蘇利伽施分設頭目，合夥投泊其島，結立寨柵。王命鎮臣張福舉設計除之，盡收所積金帛進納，嗣著鎮臣巡邏，以清海道。帝時爲慎軍所追，權壁島中。此寓昆侖第一次。皇子晪與宗室谷及掌奇晃、榮離麻均爲賊獲。皇子晪乃我世祖同母弟，常從征討有功。宗室谷，宗室譚之子，常與朱文接領戰船禦賊三埠、四岐，有護駕功。黎福晪，承天富榮人，材力過人，有氣節，以勞績歷官該奇，尚公主玉琇興祖長女。時在賊中，賊誘以利，谷厲聲曰：「吾寧爲東浦鬼，不爲西山臣。」皇子晪與黎福晪又罵賊不止，賊怒曰：「桂蠹死猶辛，亟殺之，毋出我醜。」於是皇子晪與宗室谷、黎福晪及榮離麻、掌奇晃均死於賊。晃妻氏性前爲西山擄回歸仁，聞晃被害，亦投江死。

報至昆侖行在。帝以西山暴横，而昆侖島大只百里，自芹蒢港放洋東行僅二日夜可到，闇閭惡匪，時常出没其間，西山或用爲間，勢難久居，將幸富國，以避其鋒。賊惠使僞駙馬張文多率水兵圍之三匝，忽風雨晝晦，波濤洶湧，賊船蕩覆頗多，御舟乃越出重圍，泊於古骨嶼，尋回富國島安營。此寓富國島第二次。

却說：富國島屬富國社海分，夾近暹、臘，山谷隱僻，竹嶼、土硃遥相拱衛，英雄用武，最利藏兵。帝與西山相持，或失利輒避其處。時西山蟠據南方，無乾净地。駕駐島中，竪木柵，建砲臺，爲守禦計。從臣惟張福顗、武文政、張福教等十數人。糧儲乏匱，有商婦以米船獻；帆檣壞裂，有商船以簟帆進。帝

以人心效順，銳圖進兵，親幸麻離海口，探賊虛實。賊船二十餘艘猝至，圍逼，御舟張帆望東而去，飄揚海外，經七晝夜，舟中水盡，軍士皆渴，帝仰天密祝：「余若有命爲君，祈救一舟之命。」俄而風靜波平，清泉湧出，嘗而甘焉。軍人汲飲解渴，帝令汲取四五壜，海鹹尋復如故。御舟駛回富國島，扈從海船，次第復集。後吏部右參知吳位承撰《賀平賦表》有云：「艱難際龍邱富島，隨地爲勾踐之會稽；危險中海醴山風，得天有漢皇之雎水。」蓋道其實也。

帝與福顯謀回嘉定，乃命武文政永隆永治人，官該奇先鋒。先入龍川，招集兵馬，以備差遣。帝駕御舟，繼出篤公海口，遇賊遊船，獲其將管月，令送文政斬之，以壯軍聲。後征歸仁，政與賊戰死。御舟尋次龍川，修理船艘，轉漕糧餉。賊留守阮貨偵知，密令水兵大隊自巴忒而來，暗伏篤公海口，以截去路。該奇阮文講、該隊阮文威夜巡洋，獲賊遊船一艘，及賊副將姜。帝詢知阮貨設伏之計，即令飛棹疾出海口；貨知有備，不敢追擊，御舟遂次蕤嶼。賊副戰憲來降，副戰阮可憑漂風爲我軍所獲。帝問西山事，憑言：「賊呂與其弟惠已回歸仁，現留其黨。駙馬多與掌前保據守嘉定，將派水兵進逼行在。」帝令赦憲與可憑，聽留從軍，即往土硃駐蹕，旨令諸將分道攻賊。

時我掌奇胡文璘破賊於新洲，賊調撥阮繼艷退走，兵進芹苴，與賊留守阮貨戰，敗之，獲海導船十三艘。前軍黎文勻收新附兵，守新和江，與賊拒戰。掌奇宗室會亦收集新屬將士，據星埠堡；賊攻圍之，胡文璘率所部進星埠，會聞援至，突圍而出，直趨新和江，與黎文勻兵合。賊駙馬多追擊之，諸將敗走，勻奔於暹，璘與該奇胡文張、阮文卞等由爐越陸路如暹。帝在土硃得報，將謀往援鄰國，聞百多祿在暹地真奔，使人召之。多祿即法蘭西富浪沙人，號監牧師，客遊嘉定、真臘間，暗傳爺蘇教。聞帝既正王位，謁請效力，帝納之。

尋因西山入寇，乘輿外幸。國母與宮眷往真臘，真臘人謀叛，多禄率其徒護回三埠，與帝會。後又從幸海外諸島，自請回，由嘉定招諭土豪，取便往暹求援。時聞命召，即詣行在。

帝諭禄曰：「西山未平，卿能爲我使大西，使其發兵爲援乎？」多禄請行，問所以質。時皇長子景生甫四歲，帝命范文仁、陳文學、阮文廉、黄進謹等與多禄護之如西。仁，貴縣人，籍承天，武王朝官該隊，定王南幸以足傷砲，不克從。帝既攝位，始潛詣嘉定，升副衛尉。西賊入寇，從駕富國。帝駛入龍川，聞賊在芋島，仁與吴公貴乘趙子船覘賊。學，嘉定平陽人，初從多禄謁帝，因我兵爲西山所破，與多禄護慈駕及宮眷退龍澳，矯制遣真臘，護幸芹苴。廉亦平陽人。謹，廣平豐禄人。

皇長子既與之行，適暹將遞暹王國書、並朱文接表文，請駕如暹。先是，魚角之敗，文接與范文仕走，由哀牢轉真臘，取路投暹請兵，暹王欲許之，而意未決；令接由山路回，而遣其將撻齒多將兵船往河仙邀帝入其國。接密表委人從暹兵來。帝得表大喜，乃幸龍川，與暹將會。撻齒多固請帝如暹，帝從之。撻齒多令人回報於暹，暹佛王知帝來信，召文接轉回，以候迎駕。正是：越險孤臣心拱北，援鄰蠻主志扶南。

【校勘記】

〔一〕「太長公主玉璹嫁張福嶽亦往辦軍需」，「辦」字原文爲「辨」，現據文意改。

第九回　得鄰援鎮江飲馬　避敵兵望閣潛龍

却說：帝從撻齒多之請，將越境求兵，乃奏知國母，及安慰宮眷，且於土硃權駐。時有內臣黎文悦彭義人，生而隱宮。精悍有材力，選充太監，內庭事甚辨； 嘗與諸將論兵，帝以其智能爲將，特命護侍慈駕。遂以甲辰二月朔，單舸如暹。從臣宗室會、胡文盃、張福教、阮文治、劉文忠、阮文訓、陳文財、阮文存等三十人，隨軍數十人。吏部白允朝力疾追隨，帝諭令留隱村邑，朝泣曰：「君行臣從，義不敢後。」尋卒於道。帝泣解御衣葬之。後人有《挽朝聯》云：「天未死英雄，慷慨有心吞泰德； 地非尋乾淨，生平無夢到暹羅。」

三月，駕至望閣城，暹王迎勞盡禮。帝悲憤不自勝，佛王曰：「昭南谷怯乎？」帝曰：「國運中微，寡德不才，思欲一雪仇恥，雖死甘心，何怯之有？」佛王壯其言，問以國事，語未竟，朱文接自外入詣，抱帝膝，跪泣不止。佛王爲之動容，謂其臣曰：「昭南谷雖危難中，然山風海醴，鬼神效靈，忠臣義士，艱險盡力，天意人事，南朝當有中興之時。」遂約資兵。暹二王因言：「昔年與阮有瑞約誓，患難相救，今日願爲死力。」乃出有瑞所贈寶器爲信，刻日興師。

帝命文接整理船艘砲械，以備調遣。仍請暹王準定師期。時暹有緬甸侵邊之警，二王出征，佛王乃遣其侄昭曾、昭霜率水兵二萬，戰船三百艘，護送回國。帝以朱文接爲平西大都督，調撥諸軍。六月初九日，發望閣城，由北喃海口，進克堅江道。又攻破賊都督阮貨於鎮江，直抵巴忒、茶温、斌沏、沙的等處，分兵屯札。諸將啓言：「大兵歸國，臣民未見應義從軍，如暹望何？」時有承天明靈人鄭玉智，官屬內隊，聞帝回鑾，詣謁行在。帝即準升該奇，令往諸賊堡招撫舊臣及豪傑士民。智至濂澳，賊副督戰理率所部降，且與朱文接言：「賊掌前保在賊中，檢點兵馬，不日與朱將軍決一死戰。將軍專靠暹兵，未必能保全勝。」朱文接率水兵攻賊於斌沏江。賊掌前保拒戰良久，接跳上賊船，爲賊槊所中。帝麾兵急擊，斬掌前保，賊衆死傷甚多，賊駙馬多奔龍湖。文接傷劇而卒。帝命以戎服葬於會安。時人有聯挽云：「彈壓此江山，壁茶榔、屏嘉定、檄梁峯，八九年征戰，一身泰德賊渠，武略讓君三舍； 騷屑幾甲冑，象牙莊、堡魚角、舟斌沏，千萬里歸來，數陣暹羅鄰國，忠肝證我千秋。」

帝思文接既死，倚重需人，諭諸將曰：「接十年來，與我同患，今半途相棄，誰可代掌我軍？」諸將皆言前軍可。時黎文勻掌前軍，乃升勻欽差平西大都督勇郡公，董領大兵討賊。勻進克巴淶、茶津二堡，掌奇鄧文諒死於陣。諒，定祥建和人，從朱文接應義，官欽差上道該奇，經從望閣。

帝聞諒死，傳諭文勻，宜調度軍機，免傷將士。尋命參將鄭子泩守鎮江，參贊阮承演守萍澳，參論阮文誠往八𤢄光化，收集東山餘衆。泩，鄭天賜之子。天賜被難時，泩及其弟浚添、侄柄榆材栖尚幼，得免徙邊； 暹佛王立，許回望閣養贍。帝在暹時，泩謁見，帝念功臣遺裔，授參將。演，承天海陵人，舊參政阮承緒之子，歷官平順記録； 定王南幸，授演參贊，從入嘉定。誠，肇豐博望人，阮文賢之子。善武藝。初從父應募，定王授該隊，隸勘理紀麾下； 紀失利，誠集兵

勇八百人，從清仁爲步兵先鋒； 後從阮文弘略地鎮邊。及屯兵潘里，御駕幸暹，弗獲從。帝以暹兵回，詣謁茶津行在。

帝命往諭東山鄧趙。時趙浼僞官總戎，與其黨掌雄、掌綏同守八甎光化。誠諭趙殺雄、綏，引兵歸順。

帝命誠將兵八千助暹征陣，暹兵殘暴，所過擄掠，民多怨嗟。

帝諭諸將曰：「暹兵無制，縱得嘉定而失民望，吾不忍爲。況今賊勢必將添兵入援，宜各防備，免爲所陵。」時賊將告急於西山，岳使其弟惠大率兵船救應。惠至，數戰不利，欲引兵還。我叛臣有黎春覺者，爲惠畫計。惠喜曰：「君乃閩人獻策者，我做兀朮〔二〕，當破南兵。」陰以勁卒伏於涔江之楸㿾，誘暹兵來。昭曾、昭霜不知地勢險易，又狃其勝，率兵直指美湫而下。賊伏兵水步掩擊，暹兵大敗。曾、霜僅收殘卒數千，由真臘山路奔回。黎文勻及諸軍亦潰，阮文威死之。

帝幸鎮江，户部陳福佳、該奇阮文評、太監黎文悦等十數人扈從。行間絶糧，民奉麥飯以進。至瀝架處，爲僞將掌珍所獲，留在舟中。珍念祖父舊恩，夜乘僞軍睡熟，即送帝登岸。

帝自雲野徒行力倦，賊追急，該隊阮文治負帝奔詩江。鄭子泩乘船適至。乃遣子泩與該奇忠如暹闕報。既而阮文誠與宗室暉、宗室會等，各引殘兵五六十人繼至，遂移駐土硃。賊兵追逼，駕幸古骨嶼。適該奇忠引暹兵船來迎，因復如暹。

却説：帝之再往暹也，從臣少傅宗室暉、掌奇宗室會、黄進景、副中軍阮文誠、該奇張福顓、阮文定、阮文評、枚德議、阮文瑞、張福律、宋福玩、阮文閑、阮文性、阮龍武、文政、張福峻、該隊阮文祐、蘇文兑、阮文敏、黎文律、阮文翊、宋曰福、枚進萬、張福教、尊壽榮、阮永是、阮秦、黎尚、户部陳福佳、知簿潘千福、參謀吴有祐、留守阮登昭、段文科、太監黎文悦、隊長胡文盃、阮文利、阮文謙、阮文得，從軍二百餘人，乙巳

四月至望閣城。暹王問失利之狀，帝曰：「王念鄰好，以兵相助，柰兵暴將驕，所以致敗。」暹王怒曰：「狗徒智於室，而愚於市。西山從此弱暹何？」即欲斬曾、霜。

帝解之曰：「二將固罪，天意或有所待。且寬二將之誅。」暹王乃請帝暫留其國。

帝以西山方强，機未可乘，駐蹕於龍邱，遣人回士硃奉迎慈駕及宮眷詣行在。

初，帝自暹回，奉國母及宮眷居笠溪，及復如暹，遣吳公貴奉移士硃。

貴，龍川人，歷官該奇，爲人誠樸，有强力。帝幸富國，貴奉傳國寶隨後相失。駕回柴棍，貴自龍湖奉寶來獻，嗣奉護駕國母。國母念帝違邦，暹回不進，公貴曰：「臣奉命護侍遲誤，臣罪。」即率妻子，奉慈駕及宮眷，從林路行，聞林中人聲，貴緣木以望，見暹衆相聚捉人。公貴大驚，即棄其妻子，急奉慈駕及宮眷，取路疾走。至大海口，得一小舟，乃奉駛往士硃，至是仍奉護如龍邱。

帝請安畢，問貴頗知賊情否？貴言：「賊惠返回歸仁，留賊都尉鄧文鎮守嘉定，屯堡羅列，將卒喧鬨，岳軍恐難撼摇。請且檄召諸將與文匀到來，候圖機密，否則朝夕暹庭彼亦難爲我計。」已而文匀將所部六百人，拜謁行在，諸將士亦各取路繼至。帝命分往屯田，以供軍餉。繼命阮登昭與黎尚、阮秦乘兵船十艘，潛回龍川偵賊。至大同暹國海岸，適楊公澄船至。公澄自魚角之敗，爲賊所獲，聞帝駐蹕望閣城，乘間率所屬阮文仁及戰船三艘，望洋駛去，與黎尚、阮秦相遇。

尚謂澄曰：「今上委我散居海島，以爲偵暹，計將安出？」澄曰：「當乘賊疏防，夜襲龍川，以爲屯柵。首唱義聲，招集散逸，以爲後圖。另當稟候規措。」遂相合兵，襲攻龍川賊堡，獲賊平戎直，駐兵翁田，使阮文仁與宋文姜獻俘行在。

帝曰：「龍川乃嘉定要地，賊所必争。且翁田地居海瀕，無水陸之便，我軍駐此，賊至，何以應之？」即命文仁馳報諸將，移船海島，以圖後舉。文仁未至，賊太保參已自柴棍提兵掩擊，黎尚、阮秦俱陣亡。公澄復爲賊獲，登昭掠得小舟回暹，以聞。帝曰：「諸將不知兵法，故有此敗。」

參既獲澄，數以叛賊之罪。澄曰：「降汝詐也，去汝義也。吾主在，吾無降汝之理。」參殺之，澄大罵賊岳而死。參聞於岳，岳曰：「人言『勝爲王，敗爲賊』，我戰輒勝，南人何多賊我？敗將而猶罵言。殺之，是。」後人讀澄傳，有聯云：「軍國事罵得成，張睢陽早挈常山九郡與圖獻唐天子；古今人嘯不住，呼延灼曾爲水泊數年頭領戰宋將軍。」

文仁偵知其詳，以言於帝，帝爲悼惜不已。適暹王差人請帝會籌邊事。時緬甸三路兵侵暹柴諾，暹王將親禦之，咨謀於帝。帝曰：「緬兵遠來，利在速戰。」暹王即進兵，帝親率從軍助戰。令黎文勻與阮文誠前進，以火嗔筒擊之。緬兵驚走，俘獲五百人及砲械無算。未幾，闍婆又來攻暹，暹王請帝助兵。帝命黎文勻率水兵與暹二王討平之。暹王由是服帝兵謀及勻將才，欲羈留御駕與諸將臣在暹，以資其力。勻察知其意，乃曰：「龍來蝦室，曾作雷雨以顯神威。今反爲所弄耶！」密請預圖歸計。

帝遣黄進景、阮文閑、武彝巍、張福顯等率兵往扛坎山，造十號戰船。又差謀士間回嘉定，招募義勇，取路潛往歸仁，採探賊勢，詳悉報知。適聞西山阮文惠引兵攻取富春舊京。正是：奔虞帝子謀綸邑，亂漢公孫占蜀都。

【校勘記】

〔一〕「我做兀朮」，「朮」字原作「求」，今據文意改。



第十回　回宗國一將獻謀　耀神威三軍奏凱

却説：富春京乃我朝根本之地，前爲鄭兵所犯，黄五福留鎮，福死，裴世達代鎮。達還，范吴俅爵造郡公繼爲守將。西山累欲窺覦，伏而未動。適范吴俅使其屬阮孚如潛往偵賊，孚如與阮有整相善，爲整具言順化可取狀。整言於岳，岳使其弟惠節制水步諸軍，婿阮武文任爲左軍，整爲右軍，弟吕率水軍繼發，進逼富春。副將黄廷體出城拒戰，與其子二人及裨將武佐堅石河河黄人，造士。死陣。督視阮仲瑺清漳忠勤人，進士。死亂軍中。俅面縛降，西山殺之，據有順化之地。整欲乘機滅鄭，爲惠陳謀，惠留其兄吕守富春，自與整分兵水步，直抵昇龍。鄭將步兵黄馮基、水兵丁錫壤潰走，鄭主端南王親禦於龍津，敗，奔山西，爲社民阮莊賺送於賊，道中自刭而死〔一〕。

整教惠以扶黎爲名。時黎顯宗病彌留，惠强請設朝，具將版籍以獻。黎帝封惠爲威國公，妻以公主玉忻。黎帝陟方，惠擁立太孫維祁爲嗣。岳聞惠已定北河，疑其叛已，引兵倍道，馳往黎城，挈惠及將士以歸。事聞望閣，諸將言：「西山奄有南國，我朝現無寸土爲資。皇長子西行，未挈兵來，何以

光復舊物？」正商議間，范文仁、阮文廉與陳文學奉表文回言：「皇長子以乙巳年西曆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春至小西印度，會大西國法蘭西內有變，棲於封啤嘜哆城。文仁告多禄求援於紅毛英吉（二）利，多禄以紅毛桀黠，不如筆須稽葡萄牙柔順，乃謀爲書求助於筆須稽。今夏，小西具船艘，送皇長子如大西，仁等駛回奏知。」帝諭曰：「近委希坡儒國西班牙人耶姑悲麻怒咴百多禄之黨航海如呂宋北清廣州南馬路吉求助兵，途遇西賊兵船，爲所殺。予爲戒心，今得書信，喜吾兒安吉。」且慰良臣爲國苦衷，令仁與文廉留侍。陳文學又從洋船去。既而筆須稽遣其將安尊磊齎國書來，言已備兵船五十六艘，在孤亞城，又以禮物遺暹，請迎帝入其國，暹王意甚不悦。帝諭之還，令户部陳福佳搭瑪瑶船如孤亞城答慰。

福佳與尊磊既行，侍臣奏言：「西援無功，南臣有助。舊將宋監軍福淡至。」福淡自蒲堤之敗，潛回富春，熟知賊勢，聞乘輿在暹，與侍講阮都、該奇宋福玉、該薄阮文贍泛海從之，會大風，漂入緬甸。緬人與暹世讎，疑暹細作，搆執月餘。清人有寓緬甸者，頗識字，淡以筆談，清人爲之言，得放如暹，詣謁行在。

帝問西山現情，淡言：「賊岳自昇龍南還，封阮惠爲北平王，鎮守富春，引回歸仁，索所掠鄭府貨寶，惠拒不與，惠欲并廣南地，岳亦不許。惠乃聲岳罪惡，驅兵直擣歸仁城，圍之。岳堅壁自守，其黨鄧文鎮留參督陳秀守嘉定，自提兵赴援，至富安，爲惠所虜。岳於城上呼惠慟哭，始解兵講和。而兄弟仇讎，內各相備。現今嘉定單弱，機會想亦可乘。」黎文匀言：「邊和人阮文義、阮文雪起義討賊，賊參督陳孝廉殺雪而走義。藩鎮人黎公鎮、范文慶與嘉定醫師杜福慎糾衆謀襲牛渚屯，盡爲賊阮秀所殺，軍勢恐非單虛。近該奇范文珠回探河仙，報言：『賊岳封弟呂爲東定王，主鎮嘉定，太保范文參輔之。』參，賊黨腹心，恐閑視他不得。」

淡言：「賊黨中，惟僞惠最黠，惠今據海雲以外，勢將兼并北河，不暇南窺。賊岳據廣義以南，地狹民淺，中央土非得時用事之主，行且休囚。呂在賊兄弟之間最劣，孤城無援，亦何能爲？參與秀縱均强項，可逼之使降。今奉乘輿留暹，將倚爲援，然暹人自甲辰敗衄之後，心畏西山如虎。近聞賊惠遣使結暹，不無別情，托暹非惟無益，久久恐將以寓公爲奇貨也。臣請條陳武備，籌畫軍機，護駕先回嘉定，規立國基，相時審勢，徐爲恢復之謀，則中興有望。」勻與諸將以淡言爲然，請帝即定回鑾之策。

却說：帝自再居暹龍邱養晦，荏苒三秋，嘗欲暹王助兵，阮文誠以爲資暹兵力，事成必有後憂。宗室會以爲暹爲西山所嚇，必不敢南。帝默運神機，未逢其適，因福淡言，乃與密計。先遣阮文誠、阮文謙回河仙偵賊，范文仁回竹嶼整備船艘以待。前水穎、該奇阮買辨禾苗，聲言往稼山中。該奇忠就丕雅伐棱寄稟暹王，請委人載禾秧往竹嶼耕稼，以供支餉。乃於在行諸船，裝載禾稼，乘夜留謝書於行在。奉國母及宮眷下船，駛出北喃海口，當丁未年秋七月丙寅日平明。

暹二王知之，乘輕舟疾追，不及而返。帝至竹嶼停泊，該奇忠遇暹商船，殺其人而掠其財，帝恐或挑暹釁，命斬送首級於暹。御舟進河仙，至古骨嶼，何喜文以兵船歸附。喜文，清四川白蓮教之黨，自稱天地會，掠閩粵間。帝在暹時，嘗使阮太元與阮文誠往諭降，喜文越海謁請效用。

帝慰遣之，至是以其屬梁文英、朱達權等委質爲臣。旨授喜文管巡海都營大將軍，英、權等各授副管營。至龍川，阮文張率所部兵船來歸。張，廣南醴陽人，才略出衆，初投賊爲掌奇。龍川之帝幸茶山，張躡其後，忽山中大樹無風自拔，路塞，張神之，引兵還守龍川，意欲歸順。帝自暹回，遣阮文敏報張，張遣其屬黃文點拜降，請回兵龍川，以圖進取。駕至，張率精兵三百餘人、戰船十五艘，拜迎道左。

旨授欽差掌奇，管前道水兵。以該奇吳公貴守龍川，而命張進攻賊於茶溫堡，破之。阮文義聞捷，將所部義兵迎謁，授爲掌奇，令還鎮邊討賊。御舟進抵芹蒢，義旗雲集。報至柴棍，僞東定王呂引避諒埠，築壘以居。賊太保參堅據柴棍，官軍累攻不下。因獲賊金蓮大船及告身一道，並賊護督理愛妾氏禄，福淡設計分弱僞兵。乃依告身印篆字樣，假作僞中央皇帝岳密書，言參是北平王惠之黨，驕横難馴，使呂設計殺之。仍令氏禄持以告參，參得書大驚，謀先事制呂，即詐豎白旗，率水兵直至諒埠。原我朝興兵以來，國讎未復，故旗號尚白。呂望見白旗，疑參已降，奔回歸仁。參復獨據柴棍。帝命諸將回兵虎洲，至巴槭江，賊調遣阮繼艷率戰船十餘艘降。帝納之，而遣胡文璘與阮進諒先回堅江收兵，俟駕至美湫相會。

璘既行，黎文勻奏言：「賊御尉阮文屯兵巴淶，列船江口，以禦我師。臣請潛入賊中，舉火亂賊，而大兵爲之外應。」帝命胡文盃、阮文治、張福教、阮文存等與之俱。盃，邊和平安人，兩次從駕望閣。有女侍清和潛邸，後爲佐天仁皇后。治，嘉定平陽人，富島、暹城，追隨勞苦。教，嘉定新隆人，數番海國，二度龍邱，重有勞績。存，真臘茶榮人，原掖庭奴，經扈駕望閣有功。

時各領命從勻潛至賊堡外，伏於橋下。日暮，賊卒數人出汲水，勻執問姓名及賊中口號，遂與胡文盃等以賊口號潛入。賊方夜飲，勻從堡中放火焚之，賊見火起，大驚繞亂，勻直前斬文。帝率大兵，奄至襲擊，收獲船艘械杖甚衆，乘勝進至美湫在定祥鎮前。賊太保參犯美湫，我師失利，阮登雲爲賊將青舍軍所獲。雲，少爲阮文惠養子，以善武名，長知西山所爲僭僞，佯以風瘖，率其屬潛出海島，謁行在降。帝授該奇，令率水兵攻參，兵敗，遁趨孔雀原。青舍出其不意，擒解參軍。

雲不屈而死，阮文誠與何喜文等十九人，跟駕不及，退泊昆侖島。帝遂駐蹕虎洲，收集將士三百餘

人，戰船二十餘，命招集茶榮、斌洳二處番民數千人，束補爲兵，號暹兵屯，令阮文存管之。又以安和、新東二村義民數百人，置爲武、拒二衛，著隨官軍進討。乃命胡文璘攻賊於橙江，賊都督阮文縉敗走，掌奇真、右校訓率所部降。帝以爲先鋒，更命阮文張、杜文祐爲後應，襲攻掌奇暹於美籠江。暹棄柵走，收獲賊船數十艘，兵威復振，進次美籠屬永清鎮。命宗室暉與黎文勻往巴忒簪埠招募鄉兵，進屯星埠，宗室會斂兵往趙埠爲應。賊太保參聞暹敗，悉衆來攻美籠，不克，會賊太尉阮文興自歸仁率艚船三十艘，與參并力拒戰。帝諭諸道按兵固守。未幾，興滿載糧粟而去，參勢孤，復退柴棍。御舟遂進茶津枚江，命黎文勻、宗室會分屯要害，以禦賊兵。蘇文兑潛往會龍、平鳳諸路，密探賊情，適報僞北平王惠遣其將再攻昇龍城。正是：　漢皇再起謀東洛，金寇重來取北京。

【校勘記】

〔一〕「自剄而死」，「剄」字原爲「頸」，據文意改。

〔二〕「英吉利」，「吉」字原訛作「古」，下文注吕宋爲「馬路吉」，即馬六甲處亦同，今并改正。

卷之三

第十一回　張武軍克復嘉定　運廟算逼降范参

却説：僞北平王惠既敗鄭，欲假手北入誅整，潛師西歸。整尾其後，惠留整與阮文睿守義安，而使武招遠屯河中，武文任屯洞海，以爲犄角之勢。私囑文任察整動息，整不之知，糾合鄉勇，陰有争據義安之志。會黎諸臣復立鄭槰爲晏都王，昭統帝孤立，乃召整自衛。整將兵出，走鄭槰而輔黎帝，多以金帛結睿，約以謀去招遠而拒僞惠，畫灑江爲界。武文任探知其謀，馳書告變，惠使拿睿，則已回歸仁了。乃命吳文楚、潘文璘領兵出義安，從任節制，驅兵取整。整遣其屬黎通、阮泰與其子阮有攸往禦，俱爲所敗。整挈妻子奔京北，昭統帝亦率宫眷過河。任遣部將阮文和追整，戰於三層山，整爲所獲，檻送昇龍。任數其罪，支解之。黎帝避居保禄山中，任以黎崇讓公維禬監國，具事以聞於惠，惠使任守昇龍，吳文楚副之。報至枚江行在，宋福淡奏言：「西山雖取北河，禾刀木未果遽落，竊料黎皇必請援於清，天兵若過關來，北平也恐不能遽平北。國朝雖羈旅之餘，恩澤淪浹，軍民樂從，此回必復嘉定。中央岳僻伏歸仁，必不敢怒螳臂以抗龍車也。」即請大軍進次廻渦。廻渦屬安江永安，前江後江兩派交會，羣溪争流，其水盤桓。

帝時駐蹕其間，未下屯札，賊太保參瞰其無備，潛兵來攻。帝命諸將會築土堡，阮文張、蘇文兑屯堡

右，黃文慶、宋福玩屯堡左，與賊對壘，連日苦戰，賊始引退。小差隊長報稱：潘文趙上謁。趙，永隆保安人，勇敢善戰，賊寇嘉定，趙糾集義勇從征；御駕如暹，趙以母老不克從，潛居鄉里。常率衆攻賊，賊執其母置之軍中，以招趙，乃降；賊釋其母，而使趙坐船後柁。一日巡江，趙佯失脚落水，忽鰐魚浮出，衆驚曰：「鰐食趙矣。」捨而去，趙因得脫。聞帝將自暹還，與鄉人張進寶再糾義勇，俟應王師。

駕回廻渦，趙與進寶引所部詣謁。帝授趙總兵該奇，隸宗室暉；寶督戰該奇，隸宗室會。宗室暉請派往星埠，報守將荷文禄，慎守屯堡，毋爲窮寇所乘。報稱禄與賊戰於岑埠已死，帝即命該奇阮廷得進屯岑埠。得，義安真禄人，驍勇習兵，聞帝回鑾，南入嘉定，謁於龍川。旨授該奇，隸宗室暉，嘗屯美籠茶津，有戰功。帝以岑埠孤兵，特令與賊相拒。黎文勻守星埠堡，宗室暉守趙埠堡爲應。暉請鄭子泩鎮河仙，范文仁守龍川，星速進道，以防賊攻。

帝諭諸將各領命去。宋福淡請遣張福教召武性於孔雀原。性，邊和福安人，徙家平陽，東山屬將武閑之弟，閑以叛誅，性因管閑餘黨。聞新和人武文諒俠氣，率建和人阮文孝、莫文蘇、平陽人陳文信來會。諒豪俠不羈，父忠豐於財，西山入寇，苦於抄掠，魚鹽狼藉，賊取不盡，輒糞其餘。諒怒語忠曰：「西山狗視我，願舉義兵殺此賊，以洩其恨。」遂散家財，陰結豪傑。性既抵會，兵日益衆，乃推性爲首，起義於芙園。性以孔雀原田土沃饒，且多邱阜溝壑，穀粟多而地利險，堪爲攻守之資，乃移屯其處，有衆萬餘。分立五支五校，自稱爲總戎，號建和。道兵賊過輒掩殺之，賊相誡曰：「嘉定三雄，武性其一，合杜清仁、朱文接爲三雄，不可犯也。」去年，帝自暹回，至鰲洲，遣阮德川先往諭意。性奉命，諸將攻賊於巴淶，賊退走柯昏，性迎擊之，三戰皆捷。帝聞而壯之，宣旨往召，性乃率衆來歸。

帝授先鋒營欽差總戎掌奇，妻以長公主玉瑜，其屬諒、孝、蘇、信各授該奇，隨駕進次八仙。時賊掌奇耀屯鎮定，都督縉屯炭籠。帝命宗室暉與黎文勻攻鎮定，獲耀，進炭籠，獲縉。捷聞，帝以宗室暉與宋福淡管轄鎮定兵民諸事，宗室會管後軍，黎文勻管前軍，阮文仁爲神策衛掌奇，隸宗室會，阮文誠爲中軍營該奇，隸黎文勻。分撥既清，適何喜文率兵船詣謁。帝乃進次三埠，會議進取柴棍。留阮文張屯守美湫，與鎮定步兵相接，使宗室會與先鋒武性率步兵，圍賊督戰黎文明於伍橋堡，以鐵燈籠焚其柵，賊兵驚潰，俘獲無算。

帝欲乘勝長驅，鎮邊軍報阮文義大破賊兵於鹿野，即遣留守段文科往，募集舊軍與義兵合，專制鎮邊一道，仍督大兵進儀江。賊太保參列柵自調遣市至穹榕拒之，武性將兵繞出習陣野之南，直入牛渚，以截其後。諸將分道夾攻，賊衆潰散，參收拾船艘，欲從芹蓧海口遁去。帝命黎文勻調撥諸道兵邀之，參退巴忒，我師進克柴棍此復嘉定第四次，時戊申八月丁酉日，當黎昭統帝既去昇龍之次年也。

却說：昭統帝自保祿潛往海陽山南，糾合義旅，爲吳文楚所破。於梧桐駕海入清華，復微服回京北之鳳眼。遣文臣陳名案、黎維亶奉書如清，至太平，始知太后初奔高平，與督鎮阮輝宿由斗奧隘奔清；通書龍憑營，求兩廣總督孫士毅提兵赴援。毅爲之請，清乾隆帝遣毅調兩廣、雲貴兵，分兩路來援。亶與案回報昭統帝，潛往關上迎接。毅大兵臨境，檄諭：「有能生獲僞惠，許爲首功。」時吳文楚留鎮昇龍，聞報，議退三疊，據險以守，乃密報諸鎮潛兵以歸。毅兵直抵昇龍，擇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封昭統帝爲安南國王。黎文武諸臣請毅進討僞惠，毅不從，傳令諸軍下寨休息，訂以開正初六出師。楚在三疊，令阮又雪馳書告急。僞北平謀正位號，以繫人心，乃築壇屏山之南，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自立爲帝，改元光

中。即日舉兵至義安，分順、廣舊兵爲前後左右四營，增揀義安新兵爲中軍，得勝兵共十餘萬，分爲五道，鼓噪長驅。

己酉春正月初五日，戰於玉洄，清師抵敵不住，死傷甚多。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滇州太守岑宜棟死之。士毅單騎北走，昭統帝從之，奔清。惠驅兵入城，遂并安南之地，以清捷報知其兄僞岳。時岳勢日窮蹙，忌惠猖狂，將不利於己。聞范參敗，欲舉兵援，又恐爲惠所襲。參日盼岳救不至，乃相度巴忒地勢，列營屯兵。那巴忒江距永清鎮南百十七里，鎮夷道守所在其地北，虎洲峙其東南三十六里，至巴忒海門江口西行，經艚場至月江三岐。北岐至斧頭江；西北岐經波瞥、柴光至堅江道大港；西岐經罷澈市，至鷺頸江三岐；南岐出永清海門。西岐至龍川道，無甚地險，姑暫駐軍。

即於沿江兩岸築土堡，列戰船，爲死守計。帝諭諸將曰：「參保巴忒，意欲乘風駕海，奔回歸仁，此賊不可使之漏網，更貽後患。」乃命阮文張巡哨海口，與諸將分屯以截走路。宗室會管永鎮，用心防緝。宋福淡行兵部，注意機權。何喜文越歸仁，歷順化，出北河，打探賊情，並往廉州招諭齊桅海匪。宋福珠如暹羅通報捷信，且言僞參不日即降。既而參率水兵驟出海口，伺便放洋。帝命前軍黎文勻、後軍宗室會、先鋒武性會兵攻之。該奇阮文敏、杜文祐督戰船先與之戰，戰不數合，斬賊都督阮雄祐，執三軍司命旗，麾軍疾戰，賊砲擊如雨，祐與敏俱陣没。敏，廣平麗水人，祐，承天香茶人，俱追隨羈靮，有望閣功。

帝爲軫惜，即命性與會、勻麾兵直進，戰於虎洲。賊衆潰亂，參復退巴忒自守。帝命黎文勻將步兵襲其後，而令水軍面前挑戰，參堅守不出。

帝自將征之。參部將有青舍者，原帝舊臣，以柴棍之敗降賊，參以爲腹心，使屯兵於外，與我將後支

緡對壘相拒。青舍與緡有舊，日常出堡相見，謂緡曰：「我昔爲南主臣，今爲西山將，事勢至此，奈何？」緡曰：「卿降賊不得已也。賊今爲網中魚，卿不早圖，何面目見主上乎？」青舍曰：「我罪重，恐不爲主上所容。」緡曰：「天地父母，何所不容？轉禍爲福，反掌間耳。」青舍曰：「卿能爲我請命，願以堡獻，無勞將士之力。」緡以事聞，帝許之。緡即以報青舍。明日駕幸緡堡，青舍入見，伏地請罪。帝慰撫之，使先回堡，令緡提大兵隨之，至堡門直擁而入，賊衆大亂。參走檑欓，阮文張與黎文勻追擊，破之。參走會龍，潛退鷺頸江，謀固守以待援軍。

賊參督陳秀、指揮阮準將水兵自美湫海口來援，帝親督兵船攻之。準敗死，秀以其屬降。參聞大驚。或勸之降，參曰：「束身歸朝降臣，成何體面？」曰：「然則隨身有短刀乎？」曰：「我非芳炳，安用短兵？」計窮援絶，亦詣軍門降。帝赦之，即散其步卒，令隸諸軍。於是嘉定悉平，駕回柴棍。會陳文學自孤亞城回到土硃，帝遣學西往，具以事諭百多禄及小西鎮目，趣令發兵。又命宗室會督軍進拔芹苴屯，黎文勻將兵出守婆地道。會與勻既行，諜報：亡臣阮黄德自暹回謁。正是：復許戎功賡魯頌，去曹大節美關公。

第十二回 强國勢嘉定建京 褻兵威黎匀伏法

却說：阮黃德自仝宣之戰與標下五百人爲賊所獲，僞北平王惠愛其勇，收用之。德在惠軍，思歸未得其便。一夜夢中大聲罵辱賊惠，惠以囈語不之罪，又多與珠寶以厚結其心，德終不悦。惠北攻昇龍而還，留德從阮文睿鎮守義安。睿本岳將，不樂爲惠用，德乃紿睿從山路潛回歸仁與岳合。睿率所部五千，潛道而南，令德引親隨兵五百前導。德行旬餘，令人謝睿曰：「士各爲其主，德之不忘南朝，猶將軍之不忘西山也。且舊主真主，天命有歸，將軍如欲棄暗投明，可與我往。」睿怒德賣己，欲就計殺之，立馳令箭，誘德且停與面談，以決向背。德知其意，恐遲則爲所襲，即乘夜取別道，由樂丸轉萬象。途間紆曲，軍士絕糧，至採木葉爲食。諸蠻部聞德名，多給以餱糧，得達暹國。至則帝已回鑾，暹王欲留之，德備述艱難尋主之狀，暹王禮而遣之。

既至嘉定，謁帝於金璋寺。帝慰勞久之，授中營監軍，管中支將士。乃會諸將，面議攻守之宜。宗室暉與宋福淡奏言：「我朝退保柴棍，十餘年間，經四失守，蓋兵衛寡而戰無勝陣，地險失而守無堅城

故也。然漢無新室，不興光武於舂陵；唐無胡兒，不起肅宗於靈武。今上收復故宇，卜諸天心，則芹海之風順，牛渚之河清，顯有徵應。驗之人事，則民間財粟之積，樂於供輸；賊黨兵將之降，同其趨附，戰可使勝。然臣熟思，未有萬全之策，現屯新開，舊堡卑狹，人險無秦金城，天險無蜀劍閣，賊舉南來之兵，焚城有患，塹里無資，臨時何以爲守？請且分遣諸將進屯諸營，而築嘉定府城，以固根本。守備既堅，然後調撥兵糧，以圖征進。」

帝善其言，命宗室暉督辦城務〔一〕。諜報：皇長子景歸自西洋。初，景如西求援，逾二年始至大西法蘭西，西國王路易第十六路易或作魯意，或作吸依，蓋譯音之轉。約以助兵，適因七月十四日之變，終莫能助。多禄乃謀大西武員住印度名吧呢唦、多突率兵船二艘艚龍、艚鳳，從多禄護送皇長子還配當西曆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麻勒，適陳文學自小西回，與之俱，至昆侖以事聞。

帝命張福律先往迎接，尋命宗室會將兵船，出芹蔭海口接回。陳文學別坐洋船，遭風漂入呂宋。景既回朝，帝以景跋涉海國，往返六年，均多禄保護之功，授多禄達命調制戰艚水步，援兵監牧上師。呢唦、多突願留爲臣，帝賜之姓名。呢唦爲阮文勝，多突爲阮文震。並授該隊，使管龍飛、鳳飛二號大船。既乃命張文交守藩鎮，阮文道守鎮邊，阮德譜守鎮定，黃進清守永鎮，鄭公柄守河仙。又命阮文誠與何喜文守魚角堡，以防西師之由海程來者。陳文學自呂宋回，帝令率西洋通言與烏離爲番譯西洋言語文字，及製造火車、震地雷、兵器等項。又命標度嘉定新城土分及諸條路，爲圖以進。於是宗室暉督率將士，以庚戌二月朔起築嘉定土城。城開八門，門準八卦，南乾元離明，北坤厚坎險，東震亨艮止，西巽順兑悦。前建太廟以奉列聖，後建寢殿以奉國母，中爲行宮，左儲積庫，右製造局，周廬布列，以居宿衛親

兵。庭竪三層旗臺，上爲望斗八角座，日挂旗，夜張燈，以號令諸軍。城外鑿濠，濠上架橋，衢巷舖市，行列次第。三月工竣，謂之嘉定京而落之。

帝以國事尚多草創，乃留意經畫，立占候司，置公同署，設使館，建醫院，定租稅，申法禁，明官制，正朝儀，選法兵額以時舉行。阮文仁、阮黄德、武文諒、阮都、黄秀鍾分閱諸營，校定民籍。丁三取一，揀其精壯，束爲御營兵，餘補各支。諸軍招募義兵，有能束成奇衛隊者，各授以官，而以其兵屬之。該奇以上得自立標屬，官籍其數，餉給與揀兵同。有發，各率其屬以從。又立舟師廠，海道船、戰船、梨船、朱船、烏船，水戰之具，延袤三里。規措先後，皆宋福淡所議定。淡又進言：「僞光中受清册封，或狡思啓疆，以圖一統。請飭前軍勻緊把屯守。」

却說：光中惠既破清兵，留其將吴文楚鎮守北城，引兵南還。會兩廣新督福康安移書講和，惠遺之金幣，求爲玉成。遣其侄阮光顯叩關遞貢，並請入覲，以邀封典。清帝封惠爲安南國王，惠以其甥范公治狀貌類己，冒名赴闕謝恩，清帝賜賚甚厚。惠既顯，藐視南朝。報入嘉定，福淡以言於帝，詔諭黎文勻防備光中僞兵。勻在畧地屯，建言：「嘉定新京未固，賊若乘風而來，恐上道荒蠻，背後煽動，請屯步兵於光化，置舟師於興福，以備不虞。俟北風晚候，賊不敢遠離巢穴，另出一將，提兵直抵平順、平康，設立屯札，募民爲兵，聯絡策應，賊來必無能爲。」

帝以時未可，諭令徐圖，尋召還。勻請進取平順，乃命勻董領水步兵六千人前進，先鋒武性、副先鋒阮文誠率所部先後之。勻陛辭，帝諭曰：「此行止救平順一府生靈免於塗炭，切勿乘勝長驅，深入重地，以傷威取侮。」因賜戎衣備給軍次。既發，性與勻分屯潘里，誠屯旭簪。賊都督陶文虎來戰，性、誠左

右策應，虎敗走。勻以捷聞，自言己功。性語其屬，斥爲憑風折笋者流。進取延慶，令誠前發，性趨三瀆爲後應。誠曰：「延慶唾手可定，但去柴棍稍遠，賊擧大兵而來，彼衆我寡，無乃刮肉以投虎耶？」勻乃令誠屯梅市，性屯潘里，而自引兵屯潘郎，以窺延慶。誠飛語上聞，諭曰：「新復府縣，寸土尺民，要宜固守，若輕動，能保其必勝乎？」詔留勻按守，而召誠與性還。會賊都督胡文緒、參贊徐文琇攻勻於枚娘堡，勻兵寡不敵，部將阮郡、阮文姜俱陣亡（郡，永隆保安人。姜，永隆永平人，常從駕望閣，有征伐功。）士卒多死傷者。誠聞勻敗，勸性回救，性不顧而去。誠曰：「賊到家，婦人且戰，況軍將耶？何袍澤之情乃爾！」即獨返兵援勻。報聞，諭勻堅壁以待援兵。勻與誠守潘里堡，賊悉衆圍之，勻表請益兵。

帝命武性與阮黃德、阮文張赴援。勻聞援至，開壘出戰，内外夾攻，賊乃遁，勻進兵藍壘。諭令諸將班師，勻回守興福。適真臘昭錘卞言於暹王，謂我方治兵鑄砲，謀欲圖暹。暹王惑之，將擧兵來侵。帝以暹人素重勻，召還，議處暹釁。勻自以僨軍，恥爲武性所鄙，遲回，不即就道。表言：「曩者平順賊退，應援官兵多肆擄掠，請派人按治，以肅軍令。」蓋欲暗算武性也。

帝時恨勻不還，命修國書，遣阮文閑、阮進諒如暹，辨寢其事。因覽勻表，譴之曰：「事往何必按治？更滋煩擾。且朝廷方有内顧，不此之慮，何彼之圖？」勻懼罪，遂稱病。帝命該奇阮文利代管。久之，病未愈，又分其軍爲前中後三支。阮文性管後支，屯仝門；阮文利管前支，屯娑地。（性，邊和隆城人，初從朱文接應義，爲總戎該奇，從接入望閣。及還，隸黎文勻，再從如暹。駕還嘉定，隨攻西賊，自美寵至柴棍凡十餘戰，未嘗少挫。利，定祥建和人，初與性從黎文勻扈駕暹城，及還，累從征伐有功，歷官統戎該奇。時利與性承管勻軍，各往屯守。）乃命馮文月管中支，屯興福，兼視勻病。勻愈，自興福還，下勻廷議，羣臣勻當法應死(二)。帝以勻追隨

望閣，備嘗艱險，及還嘉定，戰功最多，不忍遽寘之辟。命奪其官，俟立功贖罪，因而用之。匀不學無術，聞命憤愧，便仰藥死。帝怒且惜，幸其第哭之，慟而鞭其棺一百，將弁莫不畏服。

帝御將嚴明，而重嘆匀之臣道不終者。匀所掌前軍，兵額既分，又無首將，乃命後軍掌奇宗室會掌前軍，先鋒營掌奇武性掌後軍。中軍營該奇阮文誠掌先鋒，後軍營副將阮文書爲前軍副將，先鋒營長支莫文蘇爲後軍副將，中軍營該奇阮文性爲先鋒副將。排布既清，方欲議攻賊巢，適報公主玉瑄自富春使人以機密事報。正是：

平賊神機推建武，殲仇密計邁湖陽。

【校勘記】

〔一〕「命宗室暉督辦城務」，「辦」字原文爲「辨」，現據文意改。

〔二〕「匀當法應死」，原文爲「當匀法應死」，據文意改。

第十三回　施耐海南兵奏功　富春城北平踐夢

却說：玉瑄公主，武王第十二女，嫁掌奇阮文統。甲午之變，統既没，主避居雲楊，削髮爲尼。僞光中惠犯列聖山陵，主令其婿阮德濬潛往金玉、定門、居正各社，暗囑居民隨方保護。居正社人阮玉暄潛奉居正陵，安於浄處。帝還嘉定，主令親信人名善搭商船奏其事，並録《懷南曲》以進。部陽處士黄光，善國音，撰《懷南曲》，首述列聖開拓艱難，仁恩浹洽，末則歸罪權臣，切齒僞賊，辭甚悲壯。帝令以其曲播之軍中，聞者至有下淚。帝乃差人密將諭旨及空頭敕，潛回雲楊，令主招諭忠義良民及僞賊黨，使之歸順。隨事繕旨差旨傳給之，俟大軍回日詣軍效用。因諭諸將曰：「西山勢强，未可制他死命，然年歲不征，無乃與賊以暇。不若歲因風候，水兵從芹蒢進，步兵從平順進，得一州則城一州，拔一縣則屯一縣，嘉定之藩蔽堅，則西山之勢力憊矣！」諸將奏言：「人心思漢，白水重興；人心思唐，靈武再造。現今順化之人，每南風至，則人懷舊主；嘉定之民，每恩詔下，則争納軍需。西洋商船，輸賣鎗砲，暹國兵將，助討上道。僞岳西山之日，光中强暴風雨，勢不終朝。我朝兵甲日精，將士感激，請且

試師施耐而破其屯，有他勝也。不勝，另作良圖。」

施耐，古稱時富門，屬蓬縣。南茶塢門，北津關門，時富山、泡猧山遥列左右，歸仁防海要處。西山派兵按守，以禦鹿野南來之兵。諸將時欲破之，以開歸仁洋路，宋福淡請從其言。詔令武彝巍督造黄龍、赤雁、青雀、白燕、玄鶴五號大船，吴公貴與參論黎廷廉往古擅、赤藍諸道，精揀丁壯補軍。阮黄德與贊理昭協媝地屯將阮文利按守媝地。德仍尋便進攻庯諧，昭與屯將利率兵往林陽、鯊潭，嚴備要害。阮文仁協仝門守將阮文性董築仝門堡。阮文善前管龍川、堅江二道，協河仙守將鄭公柄防截海程，又修國書報暹，言：「僞光中惠將舉步兵，先攻上道諸蠻，進破南榮，轉攻柴棍前面。今計：南朝以大兵攻歸仁，暹王以重兵攻義安，賊守義安，則暹兵攻其前，南兵攻其後。賊守富春，則暹兵撓其後，南兵撓其前。」書成，遣阮文瑞與阮進諒奉使如暹，命左軍宗室暉、後軍武性、中營監軍宋福淡守嘉定，阮德誠率堅威支兵守仝争、船澳。德誠，平陽人，投軍補番茹隊，隸宗室裕，率排刀隊與賊戰，爲所獲，遂浼僞職。後效順，升總戎該奇；招集義勇，從軍討賊，屢立戰功。帝令按屯諸道以防不虞。

乃諭阮文誠率戰船五十艘爲先鋒。帝發儀江，阮文張扈從，既出芹蔭，試駛新造號船於海外。會南風盛發，乘順直抵延澳，獲賊遊船，訊知賊船在施耐海口無備，即令阮文誠率范文仁督鳳船，阮文張率阮德川督龍船先入，武曰寶管火砲，率鵬一船協陳登龍與阮文謙諸軍繼進。德川，承天富榮人，以勇略從軍，疊石、河仙有護駕功。帝幸望閣，以誤殺暹商，恐爲所詰，留居瀝羌。駕回，川與阮文謙往平順覘賊，及收油布税。曰寶，清華貴縣人，嘗諭降東山餘黨。帝幸望閣，不克從，遁居三岐江。尋從武性攻賊於孔雀原。帝克復嘉定，補寶小差。登龍，廣南延福人，魁瑋有强力，年十九投軍。駕如望閣，病不克從，嘗爲賊獲，以佯痟得免。駕還嘉定，遷龍肅直。文謙，承天豐田人，從父入嘉定投

軍。定王幸龍川，謙隱村里。帝攝國政，著謙從征。仝宣之戰，謙爲賊獲，駕自暹還，謙逃賊，從黎文悦謁帝，復從如暹。

時諸將與范文仁從阮文誠、阮文張進攻施耐海屯。賊都督成、指揮性猝聞兵至，潰走，我軍縱火，燒賊水寨，獲其戰船甚多。阮文誠與阮文張欲乘勝進攻歸仁，帝以我兵新集，不利疾征，命班師而還。阮黄德奏稱：「進攻庯諸，賊將空壘而去，請進取潘里。」帝以平順民饑，無所因糧，令撤兵還。準升阮文誠爲管先鋒營，領西洋船與所獲齊梔船，以圖征進。築新堡於美湫，屯重兵於興福。改差阮德誠移守新洲道，兼管雄勝、戰差二道，兼飭河仙守將防緝闍婆匪醜。適阮進諒與阮文瑞自暹還，遇闍婆匪於榔嶼，與之戰，斬匪三十餘，馘俘二丁，獲船一艘以獻。且言暹王請探西山現情。帝令諒送闍俘於暹，西事另報。

却説阮進諒既領命如暹，帝欲詳質光中事勢與北河動静如何，便議攻取良策，面諭文武諸臣曰：「光中受封於清，黎故臣有無唱義？」宋福淡奏言：「黎文武諸臣多從出帝奔清，北河豪傑非不思黎，動恐爲僞惠所害，無敢誰何？惟有黎維祇者，黎皇之弟，據宣光、高平；依土酋儂福縉、黄文桐，連結萬象、鎮寧、鄭皐、歸合，謀破義安。惠使鎮將阮光耀、都督阮文琬，率精兵五千從義安上路擊之，克鎮寧，滅鄭皐，歸合、萬象國長棄城而走。光耀長驅至暹羅界，斬其帥左潘容、右潘超，還師保樂。維祇與福縉、文桐勢力不支，俱爲所害，事在光中未受清封之前。」帝曰：「義舉也！雖敗，足爲黎家起色。」問：「惠有無梗，請於清如何？」淡言：「惠滅維祇，遣使如清獻捷，因請於高平之平水關、諒山之油村隘，開市通商，復請於内地之南寧府設立牙行，清畏惠之强，均從所請。」帝曰：「僞惠國政亦有端緒何如？」淡言：「惠既得志於清，以帝制自居，立黎氏玉忻爲北宫皇后，嫡子阮光纘爲太子。以義安在國之中，於麒麟山上築土城，起樓殿，號爲中都。分鎮治，定官名，攢造丁田簿籍，立信令牌，捕漏籍民，政令煩

苛，殘虐無道。」帝曰：「然則西山何日可平？」淡言：「仁則雖弱易强，暴則雖强易弱。夫差非强乎，何以不敵越王？少康非弱乎，何以卒誅寒浞？」正商議間，密差隊長奏言：「阮廷得在北河委該隊權回奏賊情。」諭導之入。帝問西事如何，權奏稱：「僞光中以九月二十九日死。」帝顧福淡問：「僞惠縱横若干年？」淡言：「惠以丙午年稱王，戊申年稱帝。今壬子年畢命，凡七年。」帝問：「惠緣何暴死？」權奏稱：「惠將起兵侵清，遘疾不果。疾中晚坐，忽眩暈，見白頭翁自空中來，著白衣，持鐵棒，罵惠曰：『爾之祖父，生居王土，世爲王民，爾安得無禮犯至陵寢！』以鐵棒擊其顙，惠昏倒，良久乃醒。以其事語中書陳文紀，且言：『富春神京，吾子恐不能久留。』乃召義安鎮守阮光耀回議遷都，議未定而病日增，憂悶而死。」

帝舉手加額，謝先王神靈，乃問僞嗣如何處分。權言：「僞太子光纘年十二，襲僞位，葬惠香江之南僞號世祖武皇帝，改元景盛，以弟光垂爲康公，節制北邊水步諸營；光盤爲宣公，領清華督鎮；舅裴得宣爲太師，督視内外諸機務；太尉范公興同掌軍國重事；中書奉政陳文紀行中書機密務；少傅阮光耀、護駕阮文訓、内侯阮文賜、司隸黎忠鎮義安；大司寇武文勇、大司會阮文用、少保阮文名、大司馬吴文楚、刑部尚書黎春林、巡檢朱玉琬、節度阮公雪同鎮北城。」

帝問：「纘能君乎？」權言：「纘徒事嬉遊，國事決於得宣，私第恣行威福，中外臣民，無不怨宣而弱纘者。」帝問：「阮廷得現在何處？」權言：「得現在山南、京北諸地，方招諭豪傑，不日帶有義士歸朝。」

帝命召宗室暉會商西事。暉，宗室昱第二子，有將略，善用兵，險難追隨，累著功伐，與宗室會齊名。

時臥病重，不克面君而卒，近臣以聞。

帝爲悼惜久之，且以不及生獲僞惠爲恨。即令冠書報暹。該隊權奏言：「舊臣陳興達航海來歸。」興達，香茶縣人，故河仙記録陳桂第七子，醇厚有器識，初官翰林，鄭兵既取富春，乘輿南幸不克從，潛入廣南隱居授徒，將南入，爲賊所獲。帝正王位於嘉定，其女爲宫嬪，篤生皇四子，是爲順天高皇后達在賊中，屢瀕於死，僞官有素相善者，救解得免。乃與其弟德乘間南投，謁帝言曰：「天相南朝，使僞惠亟受冥誅。闇槩無援，機會可乘，宜先征僞岳，取路進富春。」帝從其請，召宋福淡會議西征。正是：天滅僞朝難永世，人扶宗國易逢機。

第十四回　皇長子東宮開府　歸仁城大將會圍

却説：帝將親征歸仁，召福淡令陳調遣之宜。福淡奏言：「賊子光纘雖弱，猛將猶多，老泰德被兵，勢必相救。我朝兵勢未甚張皇，恐難一舉即滅。夫兵家上策莫如自治，今宜申飭各營留守，總峙軍糧，諸軍將校，調習武藝，在我兵强糧足，方可出征。且太子國之儲貳，居則監國，行則撫軍，所以繫人心，維國本。請且先定國儲，擇一二大臣爲之輔，使之上代國母晨昏，下鎮嘉定民庶，内顧無憂，然後御駕親征，想也未晚。」

時皇長子景年十四，英睿夙成。帝從大臣之請，奏知國母，命有司擇日備禮，祭告郊廟，册立景爲太子，頒東宫之印。時癸丑三月甲寅日也。敕文曰：「父之有子，猶天之有元，一元成其大，而天道乃昌。宗之有支，如潢之有派，上派致其深，而潢流益遠。」曰：「雖歲華方在弱齡，事之可否，略同衆智。然艱險曾經無恙，天之曆服，必在爾躬。」曰：「乃心乃德，對耀彩於前星；斯世斯民，沐恩波於少海。」景既拜命，福淡又言：「國家多事之秋，當使太子知兵。帝啓甘戰，伯禽費征，從家學來也。」

帝乃授景元帥，領左軍營，營置神武、神威、神勇、神算、神略五衛，開帥府，置僚屬，以文武大臣禮部一、副將一，幫辦府務。小事由大臣處分，大事關白帥府裁決，以習政事。

帝諭福淡曰：「東宮年少，欲得賢師傅輔之。」福淡請置太學堂，設輔導督學、翰林侍學，日以朝夕集太學堂，講説經史。凡東宮言動，侍學悉書之，月一進覽，以觀德業進益。

帝令昭議施行，福淡進吳從周可充東宮輔導，鄭懷德、黎光定可充東宮侍講。從周，平定符吉人，客寓嘉定，從平陽隱士武長纘遊。長纘經學蘊藉，立志高潔，遭僞西之亂，隱居授徒。中興初，帝駐蹕嘉定，嘗召見，嘉其高尚，賜號「嘉定處士崇德武先生」。從周遊其門，學行純正，有氣節。初授翰林，尋升制誥，累遷禮部參知，出爲鎮邊記録。懷德，清福建人。祖會，清初留髮南投，客鎮邊。父慶捐納爲該收，歷遷該隊。德篤志好學，從母遷居藩鎮，師事長纘。光定，承天富榮人。父策爲陀蓬源守禦。定少孤家貧，穎悟嗜學，與平順阮香客平陽，詣長纘請業。與懷德、吳仁靜相友善，立平陽詩社，四方文學多與過從。帝復嘉定，旨開鄉科，定與懷德應舉，並授翰林院制誥。尋並出爲田畯，循行諸縣，勸課農桑。德風度沈整，議論常持大體；定才識通敏，練達政事，福淡所雅重，以言於帝。

帝令懷德與光定侍講東宮，吳從周現在鎮邊，另著揀代。於是宗室會率諸將言：「東宮既立，而西賊未除，所當一刷仇恥。請命范文仁爲左軍副將，令與監軍宋福淡輔東宮，留鎮嘉定。臣願與武性、阮文誠扈駕親征，分道收復歸仁旁縣，以披其勢。臣料泰德勢孤，不死於天兵，將去地府作魔賊耳。」

却説：帝自嘉定建京以來，每思龍丘霜雪，玉屏山陵，日夜焦勞。嘗恐光武之頭髮白，昭烈之髀肉生，而新室真帝，蜀都郡偏王，洛陽素服之師，欲決一陣，因宗室會言，奏知慈宮，留景鎮撫嘉定。會議出軍，授掌前軍宗室會欽差平西大將軍；掌後軍武性欽差驂乘平西大將軍；掌先鋒阮文誠欽差平西前

將軍；掌奇管中支阮黄德欽差掌右軍營平西副將軍，隸宗室會調撥；中營監軍阮文張督徵四營租；户部潘千福與參知阮德晊督漕給軍；該奇武彝巍管内水中水營；該奇阮德譆率效義支，往廣義招集六道義兵屯茶曲、肅威；該奇阮文利仍屯興福道及庯針。屬蠻各册。僞都督阮公泰，富安同春人，管僞忠勇道，詣軍效用，仍授欽差都督，令招募舊軍，立爲效忠支，從阮文誠調遣，進屯石津、沙籠諸路。藩鎮該簿阮子珠與刑部阮公議體察水步諸營，禁戢擄掠。分派停當，以首夏興師。宗室會與阮文誠、阮黄德各率步兵，進破賊都督胡文緒於潘里，緒從參蘆上道竄去，收復平順。

帝以管建武支阮文性留守，武彝巍與阮文張率諸道水軍抵雲峯。武性兵繼至，夾擊賊兵。賊指揮智奔歸仁，收復平康。乘勝直抵春臺屬富安，攻賊都督胡文恬於羅台堡。恬走，收復富安。

帝令中軍副中水營阮文仁行留守，仍凖仁率兵民詣行在聽調。該隊武文諒與前支校尉阮文得攻拔花芃堡，收復延慶。阮文張與武彝巍扈御舟進次施耐海口。武性攻施耐堡，拔之，追破賊兵於新會橋。性軍平盛，賊岳使其子寶出城拒戰，性擊走之，寶退屯自土山至郁山，以拒我師。宗室會步兵從河芽、虬動分兩路來。

帝密諭會於富貴岡督軍斬木，佯爲進兵之路，以疑賊，而與阮文誠夜度岐山，會、性襲擊賊後，賊出不意，兵象潰亂。司寇武文勇、都督陶文虎遁走，我軍拔土山堡。黎文悦與武文諒進攻郁山堡，拔之，收獲砲械無算。寶退回歸仁，岳怒光纘不救，謂寶曰：「兄弟之交四海，何忍無情？」寶對曰：「父子之兵一心，庶求有濟。」岳頷之曰：「吾且堅守，看南兵奈我何！」即令閉城以守。宗室會與阮文誠等進屯三塔山，岳使其將都督斗、參贊秀屯兵庫山堡，憑高發砲，我兵不能前。帝欲募人使入賊中行計。有陳

公憲者，廣義人，年前應義，將取道歸期，爲賊所破。今詣軍，請自夜趨乾陽，潛入賊堡，隨機内應。帝壯而遣之，復命阮德川獨至堡前，呼賊兵，語之曰：「今王師已克新會橋，至三塔山，爾主收兵入城，大兵四面攻圍，歸仁不日且下。爾等爲斗孤守，自取屠戮乎？」賊兵聞言，不復發砲。

帝命阮文張以黎明時督大兵繼進，公憲於賊中衝擊，賊亂，開壘門降。賊參贊秀與都督斗退奔，遂克庫山堡。於是武性與宗室會諸道步兵進薄歸仁城外，列栅圍之。駕幸藍橋，阮文誠自福厚屯來謁，賊伺隙襲福厚屯，誠回兵擊之，斬賊數百馘，遂移兵與大軍合攻歸仁。張福律管肅直、班直兵船二十餘艘，進菜芹，攻奪賊船七艘，乘勝直抵大壓海口，焚其水寨。帝令阮文張進坊買，遏賊水援，自董舟師進安裕海口。張與阮文仁、阮德譜分三道攻賴陽板場，燒燬賊船甚多。又連破賊兵於美懿、津闗諸海口，賊徒潰散。

帝諭令阮文仁與武文諒、阮龍還軍富安，築羅台堡，建倉貯粟，以備軍需。召陳公憲，授總戎該奇，賜之腰牌，令回廣義招募士兵七百人，補爲右支，留屯衛江。帝諭諸將宜乘機急攻賊城，時諸將圍逼歸仁，日數挑戰，僞岳堅壁不出，宗室會正欲請謀於帝，富春諜子報稱：僞岳援兵且至。正是：射猫幾奮揚弓武，諺語。迎象遑思踐墓憂。

第十五回　籍歸仁西山改册　援延慶東宮還兵

却説：我師久圍歸仁，岳勢窮蹙，馳書富春告急。僞景盛纘遣其將大尉范公興、護駕阮文訓、司隸黎忠、司馬吴文楚率步兵萬七千，象八十四，統領鄧文真率舟師三十餘艘，分五道入援。報至行在，帝命阮文誠移師石津禦之，興等別從沙籠遶出我兵後，誠退保賴陽，與興遇，五戰均卻之。而興利速戰，誠慮不支，從陸道趨施耐，與水師合。廣義道兵掌奇陳玉緒與賊戰死於茶曲江。阮德譜退屯弓肱嶺。陳公憲與賊司馬吴文楚戰敗，奔施耐軍。

於是宗室會奏言：「賊興軍勢甚盛，請且遣將嚴備新復城堡，而退師以避其鋒；俟賊釁可乘，然後驅兵再戰。」帝諭諸將曰：「歸仁城堅，勢難即下，姑聽退師，然後要徐徐而行，過無擄掠。如賊躡我後，即以後軍爲前，且戰且却，不要勝，但全軍爲上。」師還富安，議者言賊追兵且至，阮文誠曰：「歸仁、順化外親内仇，名雖爲援，實則相圖，岳自救不暇，何暇追人？」

帝乃令宗室會守富安以防賊侵，而自退軍。會築平康堡，又築土城於芽莊，名延慶城，留阮文誠鎮

守之。以後水營該奇阮湍行平康留守。諸將或言：「我軍過平順者，多被順城藩王佐殺掠，此賊不除，恐增西臂。」初，明王滅占，置順城鎮，封繼寠子爲順城藩王，給京兵護衛。復以潘里、潘郎以西之地，爲平順府，置官管治。餘屬繼寠子所部。繼寠子卒，該奇佐嗣爲藩王。適西山入寇，佐盡將傳國寶器以降。

帝復嘉定，佐竊據蠻崗，抗拒官軍，其酋長阮文豪、阮文振不肯從佐面西，率所部二百人，詣軍效用，隸前軍營。

帝以諸將言，即令阮文豪導軍進討，擒佐誅之。乃命諸將班師。御舟出洋，大風起，禮部參知阮德晊、屬内該奇劉文忠從船覆没。晊，平定符吉人，從征有功。忠，嘉定平陽人，有望閣功。帝命水軍起陸而還。賊將阮公興等以我師既退，即入歸仁城。岳以金銀各一盤犒師，令其子寶致辭曰：「不腆敝器，寡父以酬勞頓。」興曰：「須全城犒我王師。」乃籍府庫，收甲兵，而據其城。岳恚曰：「纘不念伯父耶？丐汝援我，而逼吾城，能終汝之身，不爲南兵所有，老伯死亦甘心。興，汝隨燭啖燼，南兵當碎汝尸。」意將拒興，而支持無人，勢無可奈，嘔血而死。時癸丑秋九月日也。岳以甲午年起兵，丙申年稱西山王，戊戌年稱中央帝，是年斃命，慫恿凡二十年。

興以事報纘，纘喜曰：「先父志滅歸仁，以成一統，今遂所望，當令禮臣備禮告知。」乃與其舅裴得宣議封岳子寶爲孝公，割符離一縣與爲食邑，號曰「小朝」，令參議裴得宙輔寶而陰制之。其母激寶曰：「開拓土宇，皆汝父功，今食一邑，與其受辱，無寧死。」寶遂與纘不睦。

阮文誠在延慶探知其事，語所屬曰：「國家洪福，賊兄繼受天誅，胥小鴑雛，寶不寶，纘不纘，興等朋姦，不免爲人魚肉，行請吾君快快出師，早除國賊，以報吾父死陣之讎。」即乃差人奏聞。

却說：帝覽誠奏，諭宋福淡曰：「誠銳意討賊，赤心可嘉，但大軍初還，未便驟動。延慶之地，四顧戰場，生靈塗炭已極，吾令東宮鎮之，卿勉爲輔。」乃召阮文誠還。命太子景往鎮延慶，宋福淡與范文仁、宋曰福并百多禄輔之。臨行諭曰：「我備嘗辛苦，始有此尺寸之地，汝宜加心慰撫，調度得宜，使百姓知朝廷用兵意在安集，則人樂爲用，而西山可除。汝情爲父子，義爲君臣，功勸罪懲，自有法在。」東宮拜命而去。

帝命掌奇阮文賜率本兵爲前遊，從東宮差撥。該隊阮文謙與石城屯將阮龍率所部還延慶城，從東宮調度。武文諒與留守阮文仁、該奇阮德誠守富安。召宗室會還。會請去順城王號，改爲順城鎮。命阮文豪爲正鎮，阮文振副之，管藩僚及諸蠻册，歲輸租稅，隸平順營。清華上道統領何功泰奉表輸款，帝厚賜遣之，令招集義勇以應王師。

東宮表言：「延慶軍需不繼。」帝命阮文誠督艚往給。既乃使探僞景盛纘動息如何。時纘使其將阮光耀水兵入芽莊海口，阮文與步兵至平康，護駕阮文訓、點檢陳日結引兵招掠富安。留守阮文仁移兵羅槃上道。適宋福淡將兵循行，至蘇蝦，聞賊來侵，移文於仁曰：「君等所率之衆，不過三千，賊兵之來，數逾四萬，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仁以衆寡弗敵，乃與武文諒、莫文蘇、阮德誠引退潘郎。會有旨令仁率其屬護漕延慶，并從東宮調遣。仁趨延慶，賊追之；東宮令陳文信以兵迎戰，敗賊於清溪。賊悉衆來攻，信兵稍却，賊進薄延慶城，環三面圍之。東宮與文諒攖城固守，而令莫文蘇屯三瀆，阮文仁屯龍岡，阮龍屯上道，以遏賊兵，通我援路。

帝聞報，令阮黃德與阮太元、阮公議留鎮嘉定，阮文張往代阮文誠管戰船，預備討賊。張福律管神

策、班直左右選鋒前三衛先進平順。戶部陳德寬、參知阮文美協阮奇計督漕於塞概海口以給軍。計，廣平麗水人，初從朱文接爲該合，遷正營勾稽，與記録吴有祐徵收别納各項税，以裕國用。陞戶部右參知，與正卿潘千福典財賦。時東征西討，軍費甚廣，應手裕如。帝嘉其幹，令主延慶軍餉。既乃親董中軍繼發。命宗室會節制前水營屯羅茸灣，武彝巍管中水營，從海道進，以甲寅夏四月日進征。張福律遇賊船於椅那，攻破之，奪潘郎庫糧；進兵渚州，再攻富安，弋獲賊遊船一艘。時賊累日攻延慶城不克拔，聞大兵至，驚潰奔北。即以宗室會爲先鋒，武性爲後襲，而率中軍追賊至春臺，攻賊都督僉，大破之。阮文誠管上道，將軍阮龍、左支武文諒與平順守將阮文性率左軍營、並神策六衛兵，從東宮攻賊於河芽、柿野、主山三堡。我軍該奇阮廷欄嘉定福録人陣歿。俘賊二千餘人。賊都督阮文緡遁走。東宮復回新柿堡候駕。誠管諸衛兵，設守羅台，阮文仁領戰船爲前導，與阮文張攻賊統領阮文真、董理阮文慎於安裕海口，收獲賊餉船十餘艘，乘勝進兵廣義大古壘海口。阮廷得率所管三百人追阮文慎，戰於三座山破之。陳登龍被賊砲傷足，裹瘡力戰，俘賊兵八百餘人。陳公憲率雄武軍，從阮文張攻賊都虞阮文甲於富登庫，盡獲其糧船。前軍副將阮文書爲賊砲擊中而死。書，定祥建豐人，初募義勇從宗室會討賊，經守堅屯道與屯敲洲防禦巴忒有功，時歿於陣。帝命録其功，另候贈典。宗室會進破礁磯、梅鄉諸堡，收獲杖械頗多。武性破賊於會安市，進攻施耐海屯。諸將欲乘勝直進歸仁，百多禄略知天文，奏請退師，以免風患。

帝令舟師退泊淋澳。翌日颶風[一]，賊船沉覆太半，而我師船艦無損，賊以爲有神助，遂各按險固守。我兵未可猝破，乃還師延慶，修屯積餉，爲備賊計。帝欲命官留鎮，而難其人，武性請自當。

帝命東宮率所部兵先還，以武性留守延慶，復命上道該奇阮文願同春縣人按守石城，武文諒與阮龍按守富安，張福律與阮文張按守楮州，於是御駕凱回新京。道中，宋福淡病卒。福淡崎嶇遲、緬，遠效忠款，嘉定反旆居首功，帷幄機略，多所建明；其輔東宮監軍務，號令嚴肅，不避親貴，帝每倚之爲重，至是道亡。後人有聯挽云：「君相信之深，海邦山國，千萬里崎嶇，靡不去，招不來，完節枚德議、白允朝以上；天何奪之速，財政兵機，六七年籌畫，戰則勝，守則回，論功武彝巍、朱文接其間。」

帝聞淡訃，命歸殯於嘉定，厚葬之。既乃論戰鬥功，升賞諸將，阮廷得奏言：「北河鄧陳常可備亞卿之缺。」正是：真人應運無難易，志士從君有死生

【校勘記】

〔一〕「翌日」，原文爲「翊日」，據文意改。

第十六回　圍延慶武性請師　焚庫山阮耀走陣

却說：鄧陳常，山南彰德縣人，黎朝參從鄧廷訓之後，中黎末生徒，遭亂晦迹，志遠尋君。我朝阮廷得奉旨密往北河招諭豪傑，常與青威富衍人阮伯釧等航海而南，至延慶，揖見東宮，東宮厚賜行賮遣之，至芹蒢，廷得使人先奉常表以進。

帝覽而奇之，促令入見，問以北河事勢，常條對稱旨。延慶之役，從軍籌畫，及還，帝以廷得言，升吏部右參知。常與廷得進言：「賊今見挫，勢必再來，延慶爲梗，請飭武性預畫兵機。」時性鎮延慶僅數月餘，操練士卒，治器械，修亭堡，嚴爲攻守之備，以待賊兵。既而諜報賊將阮光耀兵至富安。初，僞景盛纘諭其將光耀曰：「南朝一舉，連取泰德四城平順、平廣、富安、延慶，事由伯父勢孤，致此微削。今歸仁已隸全圖，若不收復延慶，闍槃孤危，必爲南朝所有。將軍宜再往攻延慶，毋使武性獨擅雄名。」即令光耀以甲寅冬十一月日起兵，司隸黎忠副之，進犯富安。我朝守將阮龍、武文諒探耀勢大，退屯平康，欲入延慶城護守。武性飛書遣還嘉定以聞。

帝以海程風候未便出征，諭曰：「賊兵遠來，利在速戰，卿當堅守，以逸待勞。」並賜將士寒服。性傳令軍中嚴防，不與賊戰。耀見前途無阻，進侵平康。性復馳奏告急，帝諭曰：「賊來意在延慶，今城中糧儲戰備應手裕如，彼善攻，我善守，要勿輕動。」乃命阮文誠發兵三千，往守平順。誠辭曰：「賊兵衆將悍，平順又四戰之地，非假臣兵五千不可。」阮黄德曰：「精兵三千，可以横行天下，蕞爾平順，守亦何難？」

帝即命德爲調撥，而誠屬之，將步兵直進潘郎，遥爲延慶城聲應。報入耀軍，耀即悉衆圍延慶，使黎忠侵榆萊，以截平順援路。德爲所阻不能進，退軍庯諧，尋以兵餉不繼引去。誠亦退還麻離。庯諧在順潘驛上路，順潘即潘沏之地，經順幽、順林二驛至麻離。麻離傍山際海，頗便屯兵，誠時還軍過潘沏有詩云：

薄海沿崖挂戰鋒，王師停駐整戎容。征塵點出山頭白，竈火吹來水面紅。
瓦解伺他崩潰勢，風來遲我削平功。庸才未學呼風計，癡坐周郎虎帳中。

及退麻離，口占云：「風匝山腰傳砲響，濤翻海角助鼙聲。」對景生情，有切齒西山之意。適黄德兵至，曰：「將軍賦詩，將以退虜耶？」遂相合兵，退守娶地。誠謂德曰：「此名娶地，虎將軍今乃平白地，公作一婆君，前何語大話？」德笑曰：「然則公是皤然一翁否？敵衆我寡，姑退以驕賊鋒。」報聞，帝怒其怯，逮德與誠還，命廷鞫之。誠辨退兵有狀，詔免其罪，而奪其軍，令從前軍宗室會效力。耀偵知援兵既退，引兵奪花芃堡，謂其屬曰：「人稱嘉定三雄：清仁立心不仁，朱接用兵不接，武性果武耶？吾誓與他死生，看他雄也不雄！」即分兵遏絶延慶城中汲道。性令前遊、前戟、中戟三衛兵戰賊，賊肉搏登城，城上砲擊，死傷甚衆。賊於城外築高壘逼之，性乘間襲擊，擒賊都督定。賊怒定被擒，攻之益急。城中

鹽少，將士艱食，爭言曰：「今食無鹽，且移軍向鹽户邨行劫如何？」參謀某誡之曰：「劫乃挾刃而去，非義。不聞龍駕幸昆侖時，海鹹爲醴，虎將奔暹羅時，木葉爲鳥？駿乘天植忠義，安知延慶城中不散空鹽以惠戰士？」性密窺軍情，得其狀，以忠義激之，士樂爲用，出力死戰，賊不能克。性募城中敢死者，乘夜潰圍，馳報嘉定。有執戟隊長阮文公應募潛出，奉表請師。

帝問知城中事體，悦曰：「性爲將，古人何加？是誠國家之幸。」即馳諭性，使按兵不動，以待援師。召鄧陳常諭曰：「予在暹，時夢至帝所，帝謂：『汝南中主乎？行取爾頭。』是何吉兆？」常言：「主是古卿夫之稱，王則君天下之號。黎皇在上，本朝臣黎，北人故稱爲主。今黎既亡，而帝錫之夢，主去點頭爲王。臣料今後王師戰勝攻守，非復偏伯之初，延慶被圍，請且驅兵逐耀，乘勝還都，以應天意。」

帝乃加常爲欽差贊理兵務，仍命宗室會先率所屬兵進屯娶地。會言：「真臘匿印前爲闍娶所攻，走依於暹，請且會暹送他還國，以表我朝字小之仁。」

帝遣該奇阮文瑞率兵如暹，護送印匿，俾王其國。暹令昭垂下守北，尋奔。

帝又從暹請，準割巴忒之地畀印，乃遣阮文仁、阮文閉以延慶兵從上道討賊，以分耀勢。太監黎文悦奏請募兵五百人，立爲耀武衛。帝許之，以悦爲衛尉，令隸神策軍。會議赴援延慶。

却説：帝將親征光耀，會議出師，阮德川言：「賊耀多詐，請且嚴備嘉定地頭，免他乘虛爲要。」帝命東宫景留鎮嘉定，以范文仁、蘇文兑、阮都、阮太元、潘千福、阮公議輔之。乃令阮龍出上道，從間路直下露溪、清泉，爲延慶城犄角。陳福褔與阮文得往延慶招買民間粟米，爲清野計。召阮文張於楮州，令管中水、前水、後水三營將士，從中軍調撥。阮德川、武彝巍、宋曰福、武文諒、阮文性、黎文悦與宗室會

從。乙卯夏四月朔進發，宗室會督諸道步兵先進庯諧，屯於吹㑲，武文諒進守艱難嶺。武性聞援兵至，乃率將士夜開城門，焚攻賊寨，自仕林至花芃橋，分兵據其地，設堡以拒。黎忠進犯庯諧，會擊走之，又連破於壘江。忠退涸江，武文諒率富安上道人武文楚糾集蠻兵，奄攻賊堡，斬賊都督鳳。

帝親董舟師進至平順之椅那澳，適賊都督阮文仕自延澳來，帝命宋曰福以水兵迎戰，破之，斬文仕，沈其船一艘，收獲賊船七艘。阮廷得領班直選鋒右五衛兵，與賊戰於臘場堡，斬賊都督嘉。兵部進於陣，御舟進虬動，賊都督黎名豐據窰爐堡。

帝命阮文得與阮廷得攻之，豐有忠兵護守，堡得不拔。帝即改差黎文悦與阮德川將兵攻之。悦謂德川曰：「堡小而固，下之最難。今計分兵二道，我攻堡後，使自爲戰；公掘堡前，以壞其壘。壘壞，鼓噪而入，蔑不破矣。」即率耀武三隊兵，渡江急攻堡後，賊果悉衆以禦。德川率雄武衛兵疾趨堡前，掘其壘，驅兵而入，賊忠兵潰，豐走。

帝幸觀其堡，悦與德川請受矯制之罪。帝曰：「臨陣制勝，功在必録。仍要進兵急攻光耀，早解延慶之圍，方顯將略。」諜報：黎忠謀退潘郎。

帝遣阮文得與效忠支阮公泰暗渡潘郎江，設堡防截。得攻奪枚娘庫，駐軍經營市。賊忠來攻，得進屯三瀆。衛尉段景居自老冷山進攻賊於氏儀江，陣歿。景居，定祥建登人，有望閣功。帝以景居孤軍致敗，即令諸將會同進討。張福律時屯楮州，帝遣阮文得引兵從福律調撥。賊兵攙入沱演，武彝巍率兵船進薄岑嶼，協同福律攻賊於富安，賊不能進。武文諒代守楮州，請以水師先取歸仁。帝諭曰：「捨近圖遠，非計之得。」乃遣諒仍還艱難嶺備禦。宗室會請益兵襲擊黎忠，帝諭曰：「卿所請亦制勝之宜，但破耀

則忠自潰，毋須益兵。」時耀久圍延慶，又屯重兵於庫山魚腸江，軍勢甚固。

帝欲召會計下庫山。會進良江，忠連日鏖戰，均爲會所敗。忠走油林，會又敗之。忠走延慶，與耀兵合，會進據欖舘。帝令諜探庫山路徑，適有賊遊兵阮名儒降，請爲嚮道。帝遣該奇阮玉滿領肅直兵三百人，乘夜暗渡魚腸江，士卒皆裸衣爬上庫山，舉火焚賊寨。帝料賊必遁，分兵截其歸路，自將大兵繼至，喊聲大震，風猛火烈，賊兵自相踐踏。光耀退走，使其屬團練講率兵三千，據磐石江以拒我軍。阮文得自楮洲引兵截擊賊兵於局劇山，中賊砲死之。得，邊和福正人，嘗從駕望閣，累有戰功。

帝聞報，準該奇阮德誠代管得所部軍，令與武文諒隨阮德川等兵躡攻賊後，大破之於磐石江，俘獲將卒及其象馬器械不可勝數。光耀爲我軍所挫，又聞賊太師裴得宣爲武文勇所殺，語黎忠曰：「主德不剛，大臣相殺，内變不定，何以禦人？」即與忠奔還歸仁。

帝幸延慶，勞武性曰：「耀亦勍敵，卿獨能完此城，疾風勁草，予心汝嘉。」賞錢一萬緡。留宗室會鎮延慶，阮龍守平康，尊壽榮守㕑諧及潘沏、渭泥。武性禦賊艱勞，且現攖病，許回嘉定將息。於是諸將扈駕凱還，宴勞將士，升武性郡公爵。宗室會奏請揀置平康、延慶鄉兵立爲平山、平和、平城、平水三十六隊，隊置該隊隊長，各以土人克領。

帝以益兵備敵，合行事宜，可其奏。阮文雲又請招募義兵，以備差派。正是：破賊神威連奏凱，歸朝將子重宣勞。

卷之四

第十七回　降將昭備陳賊釁　宗室昇請册太妃

却說：雲，阮文張次子，嘗奉密詔諭降賊都督菊，又從破滅范參於美清。帝征歸仁，雲乘别船，遭風飄泊堧海岸，爲賊所執。乘間潛回，招募義兵，請立爲振鋒衛。帝許之，授爲衛尉。既乃命禮部録中興以來及延慶之役陣亡病故諸功臣。立顯忠祠於嘉定，旌忠祠於延慶河羅山。

帝思國運艱難，諸臣委身殉國，欲一舉殄滅西山。諭武性選可探富春及招諭賊將以披其勢。適賊參贊徐文昭以私姦岳妾，懼罪而逃，由富安潛詣嘉定投降。帝諭曰：「賊舅宣緣何爲賊臣勇所殺？」昭對曰：「僞光纘疏狂，以國事委宣處置，生殺予奪，盡在其手。賊奉政阮文紀有罪，宣坐以徙〔一〕，配之美川驛。勇現調撥北城，宣恐或倚外兵與他爲梗，使其黨吴文楚代鎮而召勇回。勇至美川，紀語勇曰：『太師擅作威福，將不利於社稷，若不早圖，後悔何及？』勇密與范公興、阮文訓謀，聲言往南野祭旗，乘夜率黨圖得宣於禪林寺宣以寺爲居第。是夜，宣偶以事宿纘府中，勇環府索之，纘慮，袒宣不得，執以送勇，勇下之獄。矯詔令節制垂械楚送富春，又使阮文訓以兵圍歸仁，捕宣子裴得宙解回富春，並宣黨董理

振，御史彰等十餘人，織成反狀，盡溺殺之，纘不能制。延慶之役，光耀狼狽而歸，雖天威不敵，亦内難嚇他，不然，死到膺機，恐他未退。」

帝問：「耀歸，有無與勇作梗？」昭對曰：「勇以耀與得宣有姻誼，恐耀爲妻黨報仇，委公與以兵迎耀，調停其事。阮文訓守歸仁，聞耀還，先來謝罪，耀不之問。師至安舊，屯香江之南岸。勇與内侯賜軍北岸，挾光纘之命以拒。光纘不知所爲，使人往來慰諭和解之，耀始率左右見纘，與勇講和。」

帝問：「今歸仁守將是訓否？」昭對曰：「耀以訓是勇親信人，請纘召還，而以黎忠代守，是與今延慶守將爲對頭人。現兹僞朝諸將，朋黨仇讐，勢必内潰，臣故棄暗投明，以圖尺寸。請且進討歸仁，拔取其城，以通進兵旱路，則富春舊都可指日取。」

帝頷之，授昭選鋒前衛副衛尉，隸宋曰福。昭對曰：「臣在賊中，聞宗室會智勇兼全，願賜隸會。」帝曰：「且供汝職，另有後命。」乃召宗室會還，令閲軍政。復授阮黄德爲欽差掌右軍營平西將軍，率所部兵往鎮延慶，莫文蘇副之，鄧陳常爲協鎮。黄德言於帝曰：「臣聞閣匪謀擾河仙。」

帝諭曰：「汝往延慶，勉守封疆，蠻匪宣驕，另派勦辦。」適堅江道守將奏言：「閣娶海匪糾船十七艘，竊發於河仙富國島洋分，肆行劫掠，爲海程梗。」帝命阮德川率舟師討之。川分三道襲擊，獲其船艘砲械及其渠夥八十餘人而還。川獻閣俘，奏曰：「臣聞諜言巴撫蠻叛，請效微勞。」時巴撫野江蠻酋長全扶噌嗎糾衆旅拒。

帝命前支阮公泰、調撥阮繼艶、衛尉阮文雲將兵討之，著川休息，阮公泰等大破噌嗎於庯針。噌嗎遁走，焚其寨柵而還。

帝命順城藩僚招撫蠻民還集如故。尋以征討連年，將士勞頓，暫許休兵，仍各以時調習。於是阮文誠、阮文張、宋曰福、黎文悦、阮文謙、阮太元、陳福萃、黎光定及該奇、該隊、知簿、參論等以戎務稍暇，相與賭博，鬥雞、鬥魚，勝負以千百計。宗室會謂阮文誠曰：「將軍亦從賭博路上行耶？」誠曰：「古之人有以賭墅敗苻秦，飲博卻契丹；本朝鄭玖以花枝藝拓地河仙，賭博亦何負於天下？」會曰：「然則介雞構季孫之隙，矢魚進哀伯之譏，將軍亦奚取乎雞與魚而鬥其捷？」誠曰：「檄雞何以鳴唐文？罩魚何以譜周雅？」性時在坐，言曰：「郊壘卿夫之辱，今不下歸仁，延慶恐難保，將軍何在功名場作遊戲話？」遂相率請帝進取歸仁。宗室昇止之曰：「三綱，軍政之大事，有大於討歸仁者，何不奏請施行，以明孝教之道〔二〕。」

却説：宗室昇，武王第十八子，於帝爲叔行，定王南幸，昇以年幼不克從，爲賊所執。僞統領阮真欲妻以女，力爲救解，得免拘禁。因托漁釣，伺便而南。一日釣江，見一男子浮尸，被以己衣服，托爲釣溺，賊以爲真，收瘞之，遂得遁去。聞帝親征歸仁，乃與宗室廉僦船泛海，潛詣雲峯軍次。帝見昇至，且喜且悲，執其手曰：「運遭多難，親戚暌違，今日相見，豈非先王餘慶！」即加爲國叔掌奇郡公，嘗與之諮議國事。性與宗室會素所敬重，當日以昇所言問「何事重？」昇曰：「王上自正王位，今十七年。前議崇奉興祖廟祀，雖尊國母，未晉王妃美號。蓋龍邱、富國事多從權。今輿圖恢復，將還安邑舊都，寶誥尊崇，未答有仍厚德，上心想必未安」。即率會與武性及文武大臣進言於帝。

原我國母，姓阮氏，承天明靈安遊人，演國公阮福忠之女。初侍興祖邸第，生子三。長，東海郡王晪，前殉龍川之難；季，通化郡王㬇，近陷疊石之戰。帝是其中子。甲午之變，國母晦迹安遊；帝爲

元帥時，使人迎至嘉定，尊爲國母。西山入寇，乘輿播遷，國母及宫眷駐富國島。御舟幸昆侖，遇大風飄颺海外，七日，駛回富國島。帝備述海中辛苦狀，國母嘆曰：「山風海醴，天相可知，吾兒勿以艱難自阻。」帝拜領教。

帝如暹求援，國母及宫眷移駐土硃。帝以暹兵還，與賊戰，失利。帝復如暹，駐蹕龍邱，使人奉迎慈駕及宫眷赴行在。帝自暹回，至河仙，命武彝巍、范文仁護慈駕及宫眷留富國島。

帝既克復嘉定，遣阮文仁迎還，建後殿奉居。帝在艱難中侍養慈宫，愛敬備至，國母嘗以志殲國讎相勖。帝每日謀還都，庶憑九廟之靈，以孚慈望。適國叔以爲言，即奏知國母，備禮謁告郊廟。乃親率羣臣奉金寶金册，尊爲王太妃。册文略曰：「漢文繼統，正薄后之徽名；宋祖開基，尊杜妃之殊號。曰事皇考於潛龍之日，舜妻宫闕自雍熙；保沖人於虎闞之秋，堯母門庭遺慶善。功德如斯，罔極推崇，敢曰或遑曰：乾之承，坤之貞，明德著太任、太姒；日之升，月之恒，丕休垂文子、文孫。」國母既受尊册，帝率文武羣臣拜賀，布告所在臣民，時丙辰年冬十月日也。

既而國叔昇與宗室會、武性請帝選閱軍將，爲進討計。帝幸鎮定營，巡察沙的、龍湖諸地方。既還，乃大閱諸軍於習陣野。象軍演象，舟師試舟。復置平順鄉兵，立順義、順和、順德、順安、順水四十三隊，隸平順營。差内院曾光盧往柔佛國通好。柔佛，南洋島中小國，在龍牙西，息力南，與彭亨丁機宜相近，疆域僅數百里餘。英吉利以爲海國四達之區，墾闢土地，招集商民，海船輻輳。光盧往贄其國大酋，和買鋼彈硇硝以充兵用。武性請先平巴撫蠻，然後進征歸仁。正是：顯親孝大優虞舜，攘盜功高媲李唐。

【校勘記】

〔一〕「坐以徙」，原文爲「坐以徒」，據文意改。

〔二〕「孝教之道」，原文爲「教孝之道」，據上下文意改。



第十八回　征歸仁南軍重耀武　鎮延慶東宮再出藩

却説：巴撫叛蠻噌嗎餘黨全扶何、桑芒麻收衆復叛，去年冬，順城正鎮阮文豪以事飛報。帝經命豪與副鎮阮文振率僚屬軍民分屯設守，並圖山路險易及可出賊後者以聞。又命左支潘進黄、該奇劉進評隨機分兵，預爲進討之計。適武性以爲言，帝諭令進兵。黄、評兵至巴撫，豪與文振各以兵會，何、麻潰竄。帝申諭諸蠻安集如故，既乃密差該隊權、該隊會等往探歸仁兵勢與賊耀擁兵現屯何處。報稱：賊耀與阮文訓、武文勇、阮文名爲僞景盛四柱大臣。人言光耀威權太重，將有異圖。纘收耀兵權，許以本職奉朝侍。耀疑懼，稱病不朝，率其手下數百人，日夜持兵自衛。黎忠現守歸仁，將卒厚集。

帝顧武性，諭曰：「卿料歸仁可即下否？」武性對曰：「分鋭以逆其來，晉以敝楚；亟戰以疲其力，吴以入郢。今賊勢外强中乾，天戈所揮，縱未即取歸仁，賊纘也必耗兵損將。」帝是其言，大會諸將，商議西征。命宗室會留鎮嘉定，阮文仁管知漕運，與會參辨機務。武性與阮文誠管將步兵先發，阮廷得率所管兵隨誠節制。帝親董舟師，東宫景扈駕，阮文張調撥五水營爲水先鋒，以丁巳夏五月朔出征。諜

報賊據富安，誠即與武性率步兵進，與賊戰於會安堡。賊都督黎文孝走羅台，黎忠益兵攻會安堡，誠擊破之，又連敗都督孝於羅台。阮文張攻賊都督添於仙洲，添敗走，賊都督性拒戰於淡水，張又破之，獲賊船六艘。御舟進次虬動，阮黃德自延慶率兵隨駕。御舟進次施耐海口。報入富春，僞景盛纘遣阮文訓悉師以拒，起復阮光耀守埮海口，遥爲聲應。

時我師諸道，因獲勝狀，多有容縱士卒，擅入民家擄掠財物。帝諭諸將曰：「吊伐之舉，務在安戢；仁義之師，要嚴紀律。」即頒軍戒於諸營：「水道不得泊入津渡，如帆櫓弊壞，須詳所管官驗實，方許停留修補。步道不得徑入民家，當於近林麓處採取薪草，不得要索於民。」由是王師所至，民慰傒蘇。

帝命諸營分道徑趨歸仁，諜報：阮文訓自富春以重兵來守歸仁，勢未可拔。帝命阮黃德與阮文誠留，攻賊於富安，牌召武性迅往大占海口，攻賊後背。阮公泰引兵屯三台山，便趨板津，與兵部阮德譜、副將阮文卞扼賊歸路。乃親率舟師百餘艘，直進沱瀼門。沱瀼屬廣南，原翰門，尋山聯峙門前，在大占、俱低二海口中間，海防關要之處。時歸仁兵象先已悉集海門，賊阮文訓見御道兵來，即時迎戰。該奇阮文定陣殁定，安江安川人，有望閣功。

報聞，帝命潘文趙管班直、後堅威、武威三衛兵，前進攻賊。賊斂兵退，陳公憲追至朱買海口，獲賊冠軍道，獻俘行在。帝命阮文謙率兵登陸，夜銜枚薄賊壘攻之。復率屬將陳登龍協與洋人烏離爲造火攻杉板船十五艘，選戰心軍，乘夜縱火，燒賊船艦。阮文張乘勝進破賊於富嘉岡。武性率兵船越海，進攻賊都督阮文伍及海匪於洋外，收獲戰船三十艘；入大占海口，與東宮兵合，擊走賊兵，進屯河中。廣南。阮文雲屯海雲關。武伯梃屯富霑市。阮德川將兵分屯，自站野至俱低，以遏賊兵相援。賊都督黎文

清、黎宗質率兵從歸仁來，武性迎戰，賊兵象多傷死。又渡兵美溪，擊賊都督阮文甲，破之。阮文訓乃與黎宗質等收兵拒守，官軍累攻不克，尋以餉船阻風不至。

帝論諸將班師而還。既抵嘉定，復授阮文誠爲欽差掌先鋒營平西前將軍，留鎮延慶，鄧陳常協贊機務。召阮黄德還。黄德請以武元諒爲招討使，令往北城招諭豪傑。諒，黎舊臣，官勾稽，初詣嘉定，充奉侍納言，有氣節。帝以德言使之北。又命補軍伍、修屯堡、買火藥、造戰船，預爲攻取之備。密差該隊月報稱：賊小朝寶襲歸仁城，使其臣遞上降表。

却説：賊小朝寶前爲光纘削奪，又爲歸仁守將裴得宙、阮文訓、黎忠相繼脅制，心甚不平，謀欲拒纘，未逢其機。沱瀼之戰，帝使諭寶曰：「今我兵進取廣南，次取歸仁，汝欲雪爾父讎，宜招集舊軍，俟兵臨城下，殺黎忠以迎王師，帶罪立功，在此一舉，毋以父罪及子見疑。」寶自得諭，陰有歸順之意。適賊耀在富春與諸將不睦，忠自以耀黨，欲爲尋仇，即率部曲引還，留淵清侯輔寶。寶因淵清侯而據其城，使其都督段文葛、阮文紹據富安市，上表請降。帝令阮文誠督諸將提兵接應，至富安，僞光纘已遣兵圍其城，擒寶歸，酖殺之，令司武陳名俊守歸仁。誠以事聞，詔令誠姑撤兵回鎮延慶。葛奔延慶投降，誠以聞，準仍授大都督管顯武支，從誠討賊。誠在延慶，有齊桅海匪負海爲梗，誠設計擒之，海道以帖。誠欲通使於清，以間西山，與鄧陳常疏言：「清人自有事北河，爲西山所挫，能不懷忿貽慚？姑俟可乘之釁。近患海匪，曾檄西山查緝，他等之閑忽，清必移怒他。但山川險阻，若再動兵，恐難卒勝，故未決師期。我兵自沱瀼奏凱以來，海匪烏船，俘獲甚衆。請以匪船數艘爲獻疑之謀，臨庭面覲，折辨是非。一則提起西山内帝外臣，投彼所忌，以構其隙。二則探問黎皇消息，俱與力請援師。若他逡巡，我義激之

而不能動，亦顯我名節，而揚能憂之聲。」又薦吳仁靜學術優長，可充爲使。靜之先廣東人，南投嘉定。静有才學，工於詩，與黎光定、鄭懷德相友，時爲翰林侍學，準遷兵部右參加知；使奉國書，搭商船如廣東，探問黎皇聲息。仁靜既行，諭召宗室會密商兵機。會時攖病重，卒於新京。帝以其爲國宗臣，且險難追隨，興兵征伐，有大勞績，贈「輔國元功」。

諭武性曰：「誰可代會掌我前軍？」性以阮文誠對。即改誠爲欽差掌前軍，加先鋒營副將。阮文性管先鋒營，欲即召回嘉定，便隨征討，而難其代。國叔昇曰：「延慶重地，非親信大帥不可委。東宮國儲，將士悦服，可再出延慶，以壯藩翰。」東宮自開府以來，博涉經史，好聞讜言，輔導吳從周隨事規正，多有補益。初鎮延慶，福淡啓言，頗知兵要。賊輿犯城，能遣將分屯以禦賊衝。繼鎮嘉定，内撫百姓，外調軍需，防禦之方大有條緒，爲兵民所安。

帝欲投之艱巨，以鍊其才，因國叔言，即命東宮往鎮延慶，以百多祿與宋曰福從。東宮既抵延慶，誠與先鋒性、贊理常回嘉定城。帝命誠操練所管兵，以備差撥。尋命左屯副將黄白纘督運糧船於延慶，俟充軍需。纘，香茶人，從定王南狩，招募義勇；從杜清仁收復柴棍，攻破茶榮；復從宗室裕攻賊於雷巃，追至錦潭；從武性解平順圍，攻賊於三座山，略地至廣義；今承督漕船，仍留延慶候差。

既乃議以軍捷報遲。適暹爲緬甸所攻，請師於我，帝命阮黄德與阮文張、阮廷得率舟師萬人往援。至昆侖，聞緬甸已退，黄德奉國書如暹修好。張與廷得引兵還，將入致命於帝，途遇阮文仁與一朝士將入朝門，張問：「何員？從何處來？」仁曰：「此原翰林鄧德超，自富春來。」問：「來何幹？」曰：「渠志平戎，我故引他上謁。」正是：北狄防邊殊曲沃，西戎獻策異方平。

第十九回　討歸仁三番揚武　走僞勇兩將獻城

却説：德超，平定蓬山人，年十六領鄉薦，定王朝官翰林；鄭人來侵，避居龍湖教授，常賦張良椎、蘇武節，與自比管、樂諸作以見志。鄭官陳阮璧招之不至，僞光中朝徵欲官之，超義不臣賊。帝聞其名，令召之，路梗不達。至是搭商船南入，因阮文仁進見，獻平西方略。帝嘉納之，授中營參謀，令與諸將會議西征。適阮文瑞自暹回謁。瑞，廣南延福人，初從駕聖閣，及還，隨軍討賊，三使暹，兩管清洲道，近從保護阮文閑如暹戎務。暹王賜瑞通行上道關，文瑞還以奏。

帝授欽差上道大將軍，諭之曰：「兵不厭詐，汝至萬象，宜聲言暹兵與我由上道取義安，令賊驚懾，不敢括北河兵入援，則歸仁可破。」乃令與典軍劉福祥，參謀阮懷珠、阮文藴，參軍黎文春，率衆從軍。暹將昭丕雅、肥森沿山路自尋芁經區慷至幽奔，招諭蠻酋，使各動兵至圓禛城。諭萬象國王昭印，使發兵爲助。瑞在圓禛城，委阮懷珠、阮文藴往諭鎮寧、清義諸蠻册，所至無不從命。瑞遣黎文春還報。

帝命阮文畯往清華上道，諭正統領何功泰招集義勇起兵，爲官軍應。乃命皇二子曦鎮嘉定，升阮文仁爲掌奇兼户部事，協刑部阮子珠陪贊機務（珠，廣義平山人，初洩僞太常，後詣軍降，授參謀。嘗從征歸仁，體察水步諸軍，尋留平順，訪察官吏冗濫，以積勞升刑部，特命與仁輔鎮鎖鑰。）。諭之曰：「我今遠征，不能日奉慈宫温情，卿等宜與吾兒代我三日一請安，以慰慈念；嘉定京重地，須善爲調度，撫戢兵民，以稱所委。」又命阮廷得爲左軍副將，與右軍副將阮公泰往延慶從東宫調撥。命平西前將軍阮文誠率諸道步兵前發，鄧陳常協贊軍務，户部參知鄭懷德、永鎮留守阮文盛管運步兵軍糧。帝率舟師，著平西驂乘大將軍武性督諸將扈駕。枚德議管差船五十餘艘，護漕糧餉於虬動暫庫。平康留守阮湍徵平康、延慶二府鄉兵防守要害。（議，香茶人，翰林枚德淑之子，行檢且知禮，嘗從駕如暹。帝還嘉定，率戰船從張福律討賊，遷後屯正統。湍，慶和福田人，以望閣功授該奇，從保護阮文閑攻破閣匪。）

湍與德議既欽命往，準以己未夏首出師。阮文誠率步兵進攻賊於安美堡，賊參督胡文恬降，收復富安，進次三塔山。黎文悦將舟師至淡水，燉賊糧庫，斬其將團練講，傳首虬動。御舟進施耐海口。阮子珠與陳登祐分管船艘，漕虬動糧米給軍。陳文擢自賊中詣謁行在，奏陳方略。（擢，廣南濰川人，先朝功臣陳文俊之子，初從東宫暘，爲賊所執，洩僞侍郎，至是詣軍。）詔聽候參軍幕。東宫奏言：「百多禄病死軍中。」多禄以嘗護東宫西行，又預參戎幕，自恃功勞，恣志驕傲；陳大律嘗疏其罪，請借上方劍斬其頭，帝諭以「東征西討，愚詐可使置之。」至是東宫以訃聞。帝贈「悲柔郡公」，歸葬嘉定。

既乃差武性與阮黄德提兵登陸，屯富中，與阮文誠合兵，攻賊於柿野，賊少尉阮進翠敗走，獲象十三

匹；進至新安橋，斬賊都督阮寶衛尉，宗室震死於陣震，宗室罳之子，征伐功勞。

帝慮諸將或多陷賊陣，令神策軍監軍管五屯將士，范文仁率黄曰纘引兵分屯淡水、沙籠，遏賊步戰。阮文張與阮文謙巡防廣義洋外。張至津關，攻賊巡檢陳日結，燒賊沙黄、緡溪、美懿、沙奇、菜芹五堡。帝聞諜報，即命枚德議、阮德譜、武曰寶從黎文悦進屯津關。又命陳公憲率前遊兵，攻賊於沙圻。張進寶率所部兵攻賊於鰐潭，均破之。阮文利軍緡溪，賊内侯黎文利來攻，利以火車大砲擊殺賊兵甚衆，賊退保大古壘。阮文誠軍三塔，賊兵來攻，我前支兵稍却。阮德川在陣後分兵上道，直冲賊陣，賊飛彈中其額，川裹瘡復擊，大破賊兵，獲象二十餘匹。

帝差賞勞德川及其將校，錢緡有差。人或謂德川曰：「人言好官不過多錢。吾看錢字，金帶兩戈，將軍其無國爭乎？」川以語阮文謙，謙曰：「榮君之賞，偏我獨無。」率所部進賊敗兵於美懿海口。帝令諭謙須持重，毋爲海匪所乘。諜言：海匪陰助西山爲海道梗。帝令水營奮翼衛宋福樑擊之，樑破齊桅匪黨。統兵樊文才於金蓬海口獲其戰船三十餘艘。

初西山招納齊桅渠目，授以統兵，清人責捕，輒爲遮蔽，欲藉他水技以抗我師，至是爲福樑所挫。帝命以海俘飛報武性軍，使之諭知賊將，以慑其氣。武性奏言：「賊大都督黎質請降。」

却説：質，平定符離人，從僞爲都督，隸司隸黎忠，臨陣最善戰，我諸將與之鬥，數爲所挫。忠愛其才，妻以女。質知賊勢内潰，每勸忠降，忠猶豫不決。小朝之變，僞光纘疑忠預謀，收殺之。復捕質急，質取其僕貌肖己者酖之，佯爲自死，潛隱茶同山中。質友與賊總管黎文清善，爲言於清：「質有將才，何不引爲一臂之助？」清令引質入見，留之帳中，使管兵。質陰有效順之意，適我兵出征，遂率所部一百餘

人，訪武性軍降，願爲朝廷出力。帝令隸武性差遣，又令諸將進攻歸仁。

時賊太府黎文應爲歸仁城首將，以我兵勢大，使總管黎文清、兵部阮太樸與少尉阮進翠居守，先自出城，謀往西山上，收運軍糧，爲犄角計。黎質得其狀，以告武性，性即進兵萍市，遣阮德川管左道，黎質管右道，而自管中道，邀擊應於椅到，俘其兵六千人，象五十餘匹。應僅以身逃。於是諸道軍營，齊抵歸仁。賊巡檢阮良逆戰，武性盡虜其衆，進薄賊城。性軍城東北，誠軍城西南。賊攻東北，性出勁兵擊破之。賊攻西南，誠出奇兵橫截之。誠復移屯福厚逼賊，賊陣城外者，徑犯福厚。誠分進夾擊，斬獲百餘級，乘勝渡兵陶爐江，攻賊優曇堡，拔之。黎文清勢窮，閉城死守以待援兵。僞光纘聞敗，遣其大將阮光耀、武文勇以兵船赴援。

軍諜以聞，帝命黎文悦進兵沙籠、茶釘，宋曰福進兵平堤、弓肱，東宮管左軍，副將將右軍，副將泰進兵吹蔑、土山三道分屯，以阻賊援。武彝巍兼管五營兵船，按守金蓬海口。帝親董大兵進次津關，便命差撥。光耀、文勇兵至廣義，聞我兵先據津關〔二〕，棄船陸進，擁兵數萬，捲地而來。帝慮我軍少，密使中使馳諭黎文悦、宋曰福稍却，以避其鋒。悦與曰福對言：「臣二人在，賊不足憂，請各分路堵截。」既而耀與官軍拒，勇暗引兵，從壻谷間道直下石津，謀襲津關。夜渡小溪，有一鹿逸挺於前，賊前道兵見之，連呼：「鹿！鹿！」賊衆倉卒誤譟爲「鹿野兵！鹿野兵！」遂相亂走，陷坑谷中。曰福知賊夜驚，自將兵數百乘之，賊大潰，追斬甚衆，收獲榔包帽及器械無算。勇收集敗軍，走回廣義。後人有咏史詩云：

天未龍舟返舊京，先教鹿野赫王靈。司徒夜褫三軍魄，壻谷神驅一道兵。
鰐豈無心扶海駕，牛曾有意衛江行。寶輿早悟熙朝福，何事歸仁苦戰爭。

福以捷聞，帝諭福送俘於性以示賊，城中見之氣奪。帝即命性急攻城，而使降臣段文葛遣賊兵部樸姊氏訓賫敕旨入城諭降。

樸初奉僞命往鎮歸仁，玉瑄公主使其婿阮德濬諭樸歸降，有「蒯徹時不再來」之語。樸欲南投，適得諭旨，即以孤城援絶，諭告總管清。清自以僞景盛聽黎應之譖，枉殺黎忠，復聽胡公曜言，殺少傅阮文訓，心懷疑貳，恐不自保，因太樸言，即與修表乞降。詔令范登興與吏部陳文擢前往僞城宣諭。興，嘉定新和人，吏部阮保智門生，通敏嗜學，國家體要、禮樂職掌及兵書曆法無不習而通。中興初三場中格，官歷奮武衛參論；從征富安，參謀帷幄，保智請於朝，準升吏部參知。我慈裕皇太后是公長女。公時在軍，帝令與文擢往歸仁城慰諭僞將歸降。

並報阮文誠知會。誠現按守石津，右軍、先鋒二營並從調撥。阮光耀率衆來戰，誠與相持，五日不能決。帝聞，進兵石津。耀訪知勇敗，不敢戀戰，乃斂兵退。於是諸將扈駕進歸仁城，僞將校及降軍數萬人，相率歸順，詔補束各衛支效力。令禮部吴從周、參謀鄧德超揀點符吉、符離、蓬山三縣兵丁，置御林軍五屯，屯置五支，支置衛尉爲管率，屯置都統制爲統領。令潘進黄領中屯，降臣黎質、徐文昭、段文葛、阮文發充領左右前後四屯。

時兵將衆多，帝慮糧餉不給，命阮久亨與范如登等徵歸仁峙米。該奇范文礽遍行追遠縣一二屬田租未輸賊者，依例徵收。又差阮奇計與鄭懷德運大羅庫糧移貯城内，以備給發。既而阮文誠表請進取富春。帝以問武性，性言：「歸仁雖下，順化尚有全力，機未可乘。」力寢其事。帝乃會諸將議鎮守平定之宜，正是：

經營漸復艱難業，籌畫猶煩守禦謀。

【校勘記】

〔一〕「聞我兵先據津關」，「聞」，原文作「開」，據文意改。



第二十回　圍平定賊將分屯　援武性王師連捷

却説：歸仁原隷廣南，物産之盛，兵力之强，爲諸鎮最。西山倚爲巢穴，經二十六年始克收復。詔改爲平定城，其城内屏延慶，外捍賊兵，鎮守最難其人。

帝思朝臣惟武性持重可倚，命性管所部兵將並御林軍，潘進黄、段文葛、黎質所管左中前三屯，及阮文存所管暹兵屯，留鎮平定，禮部吴從周協鎮，刑部阮懷瓊陪贊軍務，衛尉阮文盛爲留守，該奇阮文祥爲該簿，奉議佐爲記録，均隨武性莅事。劉進和守平康，范進浚守富安，武文璘守平順，阮文性守延慶，鄧陳常協鎮。阮文張按守施耐海口，俟大軍回，著退虬匭，合與延慶守將提防海盗，如武性有所調撥，緊即應命。性與從周請録平定義士，以勵人心。帝敕平定諸府縣轄：「自經亂後，諸有不肯浼僞，爲朝廷唱義而爲所害者，所在備列姓貫事狀，著從周核實，準列祀典，以慰忠魂。子孫隨材録用，田産爲賊霸占，並聽給還。」於是命東宫督諸將士及新降將卒隨駕凱還。

僞光纘聞報，諭其臣陳文紀曰：「歸仁是我朝興王之地，今不能守，富春屏翰何以克固？」即自舉

大兵來至茶曲，促諸將出師。陳日結言：「今九月風色不便，請姑還師。」乃留阮光耀、武文勇守廣南，阮文甲守茶曲而還。

諜者以報，平定守臣從周謂武性曰：「甲臨陣便擊鼙鼓，所謂甲於內亂者，茶曲可襲而取。耀、勇志吞吾城，恐不肯冷回者，驂乘請且防他。」性曰：「邊將嚴防，軍法爲正，我思石津勇兵不戰自潰，賊黨必內相傾。」既而勇以埒谷之行爲宋曰福所乘，恐纘見罪，求耀爲隱其事，耀因與勇結爲死友。陳文紀與胡公曜、陳日結素惡耀，以「歸仁失守，耀頓兵無功」爲辭，矯詔令勇執殺之。勇以書示耀，耀即與勇引兵回富春，列柵香江南岸，聲言誅君側之賊。

纘遣人召之，耀不受命。紀歸罪結、曜，結逃，纘執曜送之，耀始與勇解兵入覲。纘諭以「卿等爲國柱石，宜同心戮力，以除外患，不必懷疑。」耀等泣謝，請復將兵入取歸仁。且言：「吾二臣此行，不復歸仁，誓不反兵。」各面辭君而出。耀與勇謀曰：「諸將無敢與武性敵者，今性獨守孤城，進退無援，我以步兵攻歸仁，君以水兵塞施耐，嘉定援阻，取性必矣。」遂相率勁兵數萬，戰船百餘，勇水軍入施耐，耀步兵侵石津，時己未冬十二月日也。

報至平定，武性謂從周曰：「賊鋒方鋭，未可與戰。」乃令後軍副將阮文卞斂兵入城。武曰寶管四面城門鎗砲，阮進暄與黃公慶撤掴山、武溪二堡屯兵，回城居守。又遣黎質率所管兵先回嘉定調遣，且以賊情奏聞。質既去，賊薄城下挑戰，性堅壁不動。耀謂勇曰：「性不戰，欲持久以老我師，吾必圍死他，以雪頓兵之恥。」乃於城外築長壘，以步兵圍之數重。勇以水兵列屯堡，又以定國大船二艘及諸戰船橫截施耐海口，作水長城。而於海口之左雁洲、右三座山設兩堡，憑高放射，以防南兵。

報聞，諸將言「光耀兵大，駸乘勢孤，請速援。」帝曰：「平定儲積足支一年，今東北風急，水程不利，未可出征。」即令馳諭武性曰：「將軍前守延慶，賊耀惡戰，不能下城，足知將略。今宜激勵將弁，嚴備城守，且防閑降將，免漏軍情。來春風順，另舉大兵相援。」乃令武彝巍修造戰船，并飭附近平順諸營巡緝界首。諜報：降將胡文恬叛，聚衆於富安上道。

帝命留守范進浚分兵禦截，兼報武性知防。時降將都督治在平定城，率所屬二十餘人，從沙籠山路遁去，性使人追獲，斬以狗衆。事聞，諸將奏言：「范參昔降而復謀叛，已正刑誅。想降臣嗣各知戒，今復反覆，以有耀兵臨城。請即申明軍政，及早援師，不然恐平定降臣將出城投賊。」乃詔改東神策五屯爲五營，以宋曰福、潘文琦爲中營正副都統制，黎文悦、宗室暲、潘文趙、枚德議爲左右前後都統制，黄曰纘、陳文信、阮文厚、尊壽榮副之，阮德川爲神策軍知象政都統制，范文仁仍管五營將士，預備從戎。又以大軍出征，嘉定守兵稀少，令諸營所在，增設斥候，以防姦細。

適鎮邊守臣阮德講奏言：「屬蠻煽叛，請加兵誅。」却説：鎮邊屬蠻武芹車、武芹蓉二册蠻酋糾衆掠武越册，安撫椅棱遺屋牙、蛇骨請兵。帝遣將討平之。椅棱收集蠻屬，請仍歲修職貢。洵雷、范孕、同涯、安昆諸册，亦請歲輸税額，帝準所請。乃召諸將會議出師，令管密差阮登豐擇可馳報武性者，使之預備攻賊。

時賊圍城已四月餘，城中多平定人，均賊親黨，謀叛出城。降將武文事、阮伯豐率其黨内叛，夜開城北門投賊。性遣裨將吴文楚扼門，其叛先出者已四百餘人，存在城中不敢動。性慮其反覆，盡誅之，令人告急。帝即詔留東宫鎮嘉定，阮文仁權領左軍副將，兼管四營公堂，留輔東宫，調度兵餉。刑部阮子

珠協贊機務。授阮文瑞欽差上道平西將軍，往會萬象兵，下攻義安，以牽制富春援兵。

清華上道正統領何功泰與土目阮廷巳使人奉表，請率兵從阮文瑞討賊，劉進和亦請以平康轄兵從征，帝均允之。乃遣阮德川兵象陸進。帝親董舟師繼發，時庚申春三月日也。報入耀屯，耀使其黨大都督陶公簡與都督俊、參鎮恬列兵自富安以外凡九十餘屯，勢甚張大。德川至延慶聞之，以賊衆我寡，未可驟進，乃駐兵幔幔，疏請暫退潘里，俟水師至，然後齊進。帝諭德川且留延慶待命。御舟進抵虬動，召諸將會議，皆請棄平定攻富春。鄧陳常以爲：「今我水兵乘順風突來，彼必不敢戰，當退守施耐。我若直擣富春，彼必水師擬其後，則進有堅城，退有强敵，此危道也。」

命陳常與延慶守將阮文性進兵富安，阮文性奏遣枚進萬以兵屯三嶺。阮文張表言：「富安是賊必爭之地，得失不足爲憂喜，若增派重兵策應，延慶防備單虛，請先固根本，俟探明賊情，然後進攻未晚。」

帝以賊曳落河甚多，議欲徵兵真臘，適東宮差人奏言：「臘君匿螉印遣高羅歆森將兵象詣嘉定，請從征。暹羅遣丕雅、肥伐獻粟三十車。」帝令以粟充軍餉，兵赴軍次候勦。乃申諭水步諸營：有擒斬賊首將，正管封公爵，副管以下加一銜，賞錢萬緡；擒斬賊屬將，賞如例。將士踴躍從命。御舟進次磧澳，命阮文誠調撥諸軍自春臺澳富安界首，別名月夜門。登陸，由富安上道進，著阮德川與阮文性、鄧陳常隸誠節制。諸將既領命去，義安道兵諜報：「阮文瑞遣劉福祥、阮文蘊等以上道土兵攻破賊都統阮名樂於布屯、駙馬阮文治於藍屯。」帝準以事諭阮文誠知辨，誠即進兵與賊都督俊遇，戰於赤土、青岐，大破之，拔會安堡。俊走據隘石岡，誠遣尊壽榮守會安堡。黎質管前道兵至隘石岡，賊依山放炮，質傷飛彈，左軍稍却。誠令阮德川繼進，自與鄧陳常抵藝野。賊跨江而陣，誠越隘石岡擊走賊兵，追至魚骨山，連

破之。賊退保羅台，誠留阮文性屯堰支，分兵兩道，從徑路踰嶺而進，襲攻賊堡。賊走，文性邀擊，獲賊都督簡並戰象一匹，拔羅台堡。

捷聞，帝諭誠曰：「將軍與賊交攻，三戰三捷，雖未盡取彼凶，亦爲全勝。然賊爲我所挫，勢必益兵以報前恨，卿可與諸將臨機制變，以立奇勳。」乃賜誠御牌五面，令凡差人馳報兵事，執此爲信。

誠蒙旨諭，即會諸將進兵。德川謂誠曰：「耀賊，梟將，故能久困驂乘，將軍幸無易敵。」時耀怒都督簡爲誠所擒，嚴責都督俊及諸將，嗣宜劇戰，以退南兵，而自圍城益力。武性在城中，聞援兵屢捷，亦開城南門，與賊大戰於三塔山，燒燬賊壘；日暮收兵，入城拒守。軍諜以聞，帝諭侍臣曰：「性能力保孤城，以老勍敵，可蓋武閑前愆。」即命范文仁、阮黃德等護隨御舟，進次虬蒙澳。正是：虎臣兵武無强陣，龍駕臨戎有勝猷。

第二十一回　平賊壘進屯雲山　用火攻大破施耐

却説：虬蒙澳在富安、歸仁夾界，僞岳常造大船，爲海口著淺，不能駛出，留置這船俟用。時御船將進攻施耐，方至卓泳、浪碌，密差該隊月奏言：「勇屯堅固，難於急攻。」因伊澳開通，詔權駐軍，范文仁與宋曰福、枚德議分管兵船衛駕；武彝巍管神策中營後營各衛，守錯澳，爲御營策應。阮黄德督神策前營潘文趙、右營宗室暲進虬蒙山屯札。召降臣徐文昭，令從黄德調遣。昭以與宋曰福不和，率御林右屯叛歸於賊。帝諭阮文誠緊防賊昭；適賊兵入雲山江，詔阮文張進攻。張督陳公憲率前遊支兵擊走之。賊司馬定屯兵花安，謀襲虬蒙，詔黎文悦由虬蒙山路進討。悦破定兵，俘獲其衆。

帝令枚德議管前營、右營各二衛，從黄德進屯花安。誠聞悦破賊，即欲進兵〔一〕，以阮文性病，奏令尊壽榮代領其軍，留守羅臺；自將兵出姥嶺，進河芽。賊據香山以拒，誠擊卻之。賊退守主山横壘，誠進軍柿野，分兵六道，鼓噪薄城，賊戰益力，神武衛阮文奉，神略衛枚文寶俱陣殁。會左軍屯兵多去降賊，誠恐漏師，回兵柿野，增設屯堡於河芽、香山，與賊拒守。時賊耀與司寇定謀與御道兵孤注一擲。軍

謀以報，帝命阮德川分象軍爲二，半隸阮文誠，半川自領，與悦兵會。川以兵分勢弱，請仍留柿野，而命左軍營悉赴虬蒙，以杜後患。阮文誠亦恐賊乘虛，疏請留以禦賊。

帝諭曰：「柿野險峻，非用象之地。蕷野至雲山市，地勢平坦，利於象戰。」著川即選雄象歷戰陣者管赴虬蒙。若左營軍，俟真臘兵來，別有處置。川既奉命赴隸黎悦，適宋福玩引歆森番兵五千人、象十餘匹至柿野，帝命從誠調撥，召黎質率左營軍詣隨御營候派。誠乃謀攻主山，先掘坎於賊堡側，暗置火藥，爲地雷計。及與賊對陣，放火雷震，賊壘圮壞二丈餘。賊入堡固守，攻之不下，衛尉阮公仲爲賊炮擊陣歿。仲，安江安川人，常從東宮守蘇蝦，後從誠討賊有功。

帝聞軍報，諭誠宜即謀破賊兵。密差該隊超報稱：賊都督黎文興管僞餉船百五十艘，泊提夷海口。帝命阮文張督屬將阮文謙等迅往邀擊，興棄船遁，盡獲其糧。帝令以賊糧給充誠軍。誠慮賊堡堅不能拔，日以蠻子嚮導，探得西南間路可襲賊後，圖其地形以進，表請益兵會戰。帝即命宋曰福、黎文悦、阮德川、黎質各率所部兵，兼領前軍右軍將士進柿野，從誠節制。誠留悦與黎質按守柿野，自引兵踰渤溪山，走二百餘里，冒雨而進，從灯寨遶出賊背，放火燒柵。前面悦乘勝夾擊，破之，賊退保棋原。誠遣宋曰福、阮龍管左道，黎悦、潘文趙管右道，而自督大兵與阮德川兵嚮中道而進(二)，三道夾攻，斬賊都督歡於陣，都督阮德秋降。進兵長野，宋曰福別道攻賊於安象山，連拔四堡。又與枚德議率陳公賴鱗進襲攻。賴之先，清華瑞原人，黎功臣陳榴之後。從家永清、魚角、巴淶、美籠、蓬楓，屯戰艱勞，著有功績。

時德議與賴協曰福兵，攻拔涯潭、山茶諸堡，於是自勵石山至花安、花禄，賊均棄堡夜遁。我兵進屯雲山，誠委員奏捷行在。

却說：帝時進幸葛篤，勘察地勢，令點算軍糧，慮不繼給，而嘉定漕運阻風未即至，乃命鄭懷德往富安，范如登往平康，吴應往平順，督徵諸蠻税給軍。阮文性自富安詣謁。帝命率所屬兵及左衛黄劍三隊回守羅臺禦賊。誠捷報至，帝以賊壘踏平，兵絡繹相接，均誠調撥之功，乃命阮黄德與諸道步兵，咸聽誠調遣。諭令進兵，並報武性防備夾攻。性聞賊軍屢敗，夜開城門攻賊，賊耀又益兵圍城，我軍日與相持，而水陸不接，圍久未解。潘文趙進言：「兵不可宿，請與賊一戰，以決贏輸。」帝因令范玉藴詣軍宣慰將士，并諭誠宜乘機進討，以解平定將士之苦。鄧陳常寄奏曰：「步兵力倦，而賊方鋭意步戰，掩擊之計，難以數用。賊前備則後寡，請急擊破水兵。」帝命駕舟洋外，望見水屯甚固，嘆曰：「天未欲滅西山耶？何爲困我良將？」回虬蒙，召諸將議以登陸攻耀。鄧德超奏言：「水兵陸進，空船在此，賊聞必來争奪。且水戰乃我所長，今夏天多南風，請製造火料，載以杉板，乘昏夜募惡戰者潛入汛口，佔得上風，攻之必克。」帝從其計，令諸軍準備火攻。問：「諸將誰可使？」宋曰福請行。帝以事密報誠，且令分兵夜襲賊寨，使賊專意陸拒，以便大兵水攻。誠以告阮德川，會川病。帝令管小差隊阮紀齎人参賜之，川語紀曰：「主上欲爲火攻計，曰福請行。福雖勇而失於輕動，悦勇而有謀，若使之往，事必有濟。」紀回以聞，帝即召悦緊詣御營候差。賊聞悦帶所屬兵去，徑犯神衛堡，川擊破之。悦至入謁。帝問賊情，悦面陳攻破僞勇之策，請密差該隊祥往探水屯動静。報稱僞勇兵將安逸，海口疏防。悦欲乘其無備，帝許便宜調度，即令阮文張、宋福樑將水兵前進，悦與武彝巍繼進。又令諭知武性當於其夜，乘便攻賊。乃命諸軍曰：「將士報國，正在今日，存則富貴與同，没則恩典不替。」諸將莫不以死自效。

彝巍與悦不和，悦以中水營敞燈擲於帝前，託言彝巍不修軍器，請先斬彝巍，然後出戰。帝慰解之，

乃領命去。阮文張遣陳公憲率兵夜渡礁磯，獲賊都司阮文度，訊得賊口號，引奏行營。帝即頒憲龍牌虎劍，乃從張差遣。張與福樑督陳登龍及諸衛兵，乘梨船十八艘，扮作夜巡軍，掉過賊船攻之。至三座廟，斬賊都督茶，連燒賊船。黎文悦與武彝巍魚串而進，僞勇據山堡拒戰，砲彈雨集，彝巍坐海導船頭，督兵先入，爲砲所擊落水。彝巍，先朝舊臣，追隨羈靮，凡製造船艘，主示規式；有事征伐，則率兵以從。五水號爲得力，彝巍功居多。野史咏巍有云：「五營樓櫓重外城，萬頃波濤一陣中。雄慨欲凌黎左將，戰心争赴阮先鋒。」

時巍既落彈赴海，悦即身先督戰，自寅至午，該奇黄文定、陳文道，衛尉阮文祐永隆新明人及諸將士死傷幾六百餘人。御舟住珊瑚泳，三令小差諭悦稍退，以避賊鋒。悦請死戰，以救先鋒之兵，對小差言：「有入無出。」麾軍急進，至酉時方入海口。順風縱火，煙焰障天，僞勇大敗，語所屬曰：「西船有艘，南兵一炬，悦可謂能軍。然吾嫌其短於智，當經理平定之時，先據施耐，則吾水軍至無來路；攻破海屯之日，先扼富中，則吾敗軍走無去路。不是之圖而殺人以逞，其捷豈非天哉？」乃走富中。賊統領誠據定國大船拒戰，悦將火燈籠各揷船頭，押打僞船燒之，誠投水死，我軍奪得施耐屯，時辛酉正月十六日也。野史有詩曰：「闔槃此地別雄藩，尸耐何年渡海門。金鼓喧闐三座廟，波濤激烈有艘屯。一杯左將軍前淚，半掉中營陣後魂。無敵餘威傳水國，誰教邊寇恣鯨吞。」

悦既敗賊水師，馹人奏捷。帝御瑞鳳大船進泊施耐，詔令飛報阮文誠并武性隨勢攻擊。誠聞勇退富中，令鄧陳常督前面十三屯兵馬與賊拒守，即與阮黄德、阮德川進攻富中，斬賊都督阮核，獲其戰象二及器械無算。武性在城中，望知火攻，亦開東門出攻賊。武曰寶率火車砲，擊死賊兵甚衆，賊兵辟易，進燒賊寨里許。阮文孝中飛彈，爲賊所執，耀問城中事體，孝言：「城中軍餉尚支半年，性軍令嚴明，不可

動。」耀曰：「吾欲招降武性何如？」孝曰：「性是一等英雄，諒他忠烈，有死無降。」正商論間，僞勇收集殘卒走來，正是：

爪揚熊虎幾難敵，臂怒螳螂莫逞雄。

【校勘記】

〔一〕「即欲進兵」，原文作「欲即進兵」，據文意改。

〔二〕「嚮中道而進」，「嚮」，原文爲「象」，據文意改。

第二十二回　前軍誠薦破賊兵　中營張連復故地

却說：武文勇既失水師，走見僞耀，耀問軍狀，勇言：「吾不意海鰍水戰，而兼赤壁火攻，剛剛一萬士卒，脱回十之二三。今將水我乎？定國也無船。陸我乎？堷谷也無兵。將軍且安處我。」耀曰：「我西山未有以水技勝者，鄭人之衄南兵，蓋專以陸。吾益君兵，且勉爲桑榆之計，毋再出醜。今南朝乘勝以取富春，則吾儕俘矣。」乃相與謀增築土壘土山，對射城中，堅豎屯栅，逼圍城而拒我軍。

阮文誠遣諜以奏御營。時帝駐軍施耐，以攻破勇屯馳諭嘉定，將合諸道兵進攻賊耀。誠奏言：「耀、勇合兵圍城，軍勢厚集；我兵自尊壽𤇾卒於羅臺，枚德議卒於花安，將士疾疫頗衆，且節次臨陣，將校士卒多有死傷，請且按籍徵塡，以壯兵勢。」帝召諸將會議益兵，差前支黄憲慶與兵部阮德譜往揀富安、平康民爲兵，因命宋福珠還徵嘉定兵。諭曰：「予自龍川反旆，爾黎庶奔走服勤，一兵一財，以至造船鑄砲，取用於民。天啓中興，施耐之捷，賊船片板無遺，乘機轉戰，直抵富春。正在今日，更念諸道兵士歸集雖衆，而倚爲手足爪牙，不如爾嘉定之勇而義。」其議調兵一萬，由鎮臣阮文仁揀交左軍副將阮公

泰管領。初，仁輔東宮留鎮嘉定，請募外籍民置鎮城兵五支，及四營雄鎮兵各一支，又以諸新增屯田寨兵悉補爲興武軍五校，以待徵發。適承詔命，即點檢兵馬由阮公泰管詣軍次。及抵施耐，帝即命泰引五校兵迅就雲山從誠節制。又以軍需最急，諭嘉定水師：「凡海運以先至爲功，兼飭四營給民，縣每六百人護運餉船，補缺員，備屯守，分戰象，揀兵器。」既乃馳諭阮文誠相機進討。誠以乾陽衝要，奏遣宋曰福率所屬兵進屯其地，阮文雲別屯芳菲，遥爲曰福聲應。賊將徐文昭分道掩擊福屯，衛尉陳文衢戰没於政禄市。福督兵進至石谷，遇伏，衛尉阮文智被擒，黄福寶、黄文賜俱没陣上。衢，平定綏福人。寶，承天廣田人。賜，定祥建和人。均有望閣功，征伐勞績。福怒甚，曰：「伏以人從犬，昭不識伏之不可爲人，而害吾虎旅耶？」即具表請罪。帝釋令從誠效力。誠在雲山，與賊對壘，賊兵常來犯堡，誠遣黎質擊走之。賊都督胡文恬率其衆五百人，據安美堡，誠令阮德川與宋曰福分道進擊，恬敗走。誠欲襲破勇屯，諜報：「勇據魚橋堡，築壘自葉岡至木溪，又自老梧橋至花橋野，列陣以守。」誠以事聞，帝令誠分兵三道，與御道水兵夾擊，大破之。勇復争花安山，誠驅兵殺退，即分調諸將左右並進，遇賊輒戰，拔老勉山堡。賊退守平盛野，尋又列堡於東江、新會。帝命黎悦進攻，俘賊都督阮伯豊，築新會堡，與雲山兵合。晝懸旗，夜舉火，以便御道接應。

帝諭誠曰：「賊恬左右僞耀，宜計掃除，以剪其黨。」誠密報富安守臣，設計防截。恬復進犯富安，誠請命阮龍爲正統率，劉進和爲副統率，管中軍震武、安武二支，平康營慶武支，並平順、富安二營兵，分屯守備。恬犯安美堡，我軍退守春臺海口。恬潛下淋澳，燒火鋒臺，龍退走。和提兵捍戰，爲賊所執，死之。和，邊和隆城人，以軍功累升該奇，守平康。駕援平定，願從征，與范登興護遞糧船於虬蒙。帝命率所管兵隸誠，辦糧守堡，

積有軍勢，至是勢孤陷陣。

帝命黄憲慶代領龍所部兵，從黎質進討賊恬，械龍詣行在治其罪。誠與阮黄德等爲之請，帝乃赦龍而促攻恬。恬既守春臺，扼據要害，欲阻我餉道。質進破恬於會安，獲其黨都司阮遶，餉道乃通。質初歸降，遇賊輒殊死戰，因逆臣昭叛，左屯將校多逃，質内不自安，惶懼請辨。帝諭之曰：「卿能誠信事我，臨陣奮不顧身，誠可嘉獎。其部曲有情急思鄉而逃避者，我亦不以爲意。」質聞命感奮，故所向有功。帝以質破賊恬，欲即乘機攻耀。誠請遣將防截富春援兵，隨便進攻廣義、廣南，以嚮僞耀軍勢。適報東宫以疹痘薨於嘉定。却說皇太子景自正位東宫纔八年，嘗守嘉定，又累從軍，威德著於中外，震主承祧，帝所心屬。年二十有八，生子美堂、美垂。帝聞其薨，爲之震悼，詔阮文仁與阮子珠行留鎮事，協與禮部董理其喪。既而阮文仁奏稱：「萬象遣使前來，嘉定遞上貢品，請引赴行在。」初，萬象國王昭印往朝於暹，謁帝望閣，約以還國舉兵相助，後以不肯貢西山，爲光中所破，鋭志報仇。

帝既攻復歸仁，遣阮文瑞諭印，印爲發兵，從上道官兵攻破義安賊屯。帝賜書褒獎，至是來貢。帝厚款其使，賜印琦璃鳥鎗並鉛錫各項，諭仍動兵聲攻賊屯，以牽制廣南援兵。乃召中營阮文張令往廣義、廣南討賊，選鋒衛潘文德、奮翼衛宋福樑、順武衛王文學、管龍飛船阮文勝、鳳飛船阮文震、鵬飛船黎文棱屬焉。諭張曰：「此二處久苦西山虐焰，民不聊生，卿奉命徂征，宜申明軍政，禁戢虜掠，以收衆心。」張進至廣義大古壘海口，攻破茶曲庫，燒其儲積。賊都督俊棄堡走，乘勝直至廣南大壓海口，攻破板津堡，收獲戰象二十七匹。遂進大占海口，攻賊於會安、富霑等處，並破之。賊大都督阮文春與鎮守少尉文進體據羅爪堡，張督兵掩擊，春與進體敗走，收獲大砲八十餘輛，乃屯兵按守其地。

據聞，帝降旨嘉奬，遣宋曰福督戰船三十餘艘，兵一千餘人往副之。范文仁管號船三艘，並龍飛、鳳飛號船將士，進沱瀼海口，與張策應。又命刑部參知陳文擢往協同張管知兵民船糧事務。報入富春。僞光纘召其臣陳文紀商議攻退南兵之策，紀言：「現今義安爲萬象、鎮寧所擾，清華外鎮土司，各起義勇，以應南朝；西洋道長驅扇道徒，所在蜂起。其在廣治、廣平以北諸鎮兵將，只合防遏地方，不應別調；朝中健鬥將校與勇悍兵丁盡在歸仁，亦爲南兵所截，勢難摘回。臣聞羅山處士阮浹月澳社人。是黎朝鄉貢，嘗宰清漳，因亂，棄官歸隱。有學術，請且聘他，詢以國事。」纘以厚幣徵浹，浹語人曰：「雙魚水淺，山名，屬義安海門。阮氏還鄉。舊主山河，不久終爲舊主所有。」入言於纘曰：「國事不可爲矣。君王且遷永都義安，庶幾可緩。」光纘猶豫不能決。文紀勸纘遣駙馬阮文治屯重兵於捍門山，堧口、澄河各設堡柵，爲捍門聲應，仍飭大都督阮文春與少尉體再收兵隊，進攻阮文張，取還二廣，設立兵屯，以應耀、勇。

諜得其狀，以告阮文張，張分兵嚴備以待。既而都督春與少尉體率其黨犯羅爪堡，春受文紀密語，欲以文戰退張，飛馬喚張出壘打話。張立壘上，謂春曰：「五制奇將，不知死已到項後耶？何終事僞朝，橫挑吾堡？」春曰：「中營忘我西山耶？虎符金帶，誰則眉目汝於醴陽人者。黎貭之降，主恩已絶；中營之降，君好未忘。雖用才之時，使貪使詐，南朝則然。士大冠裳，不應等諸土梗。君曾面阮黃德耶？勢窮降我，終復千里尋君。蓋一日臣僕，終身綱常，德也羞殺同降之胡尚書仝矣。君今縱樑棟南朝，春也死不敢服。參贊徐文昭、都督胡文恬始雖屈其身於南人，卒亦全其節於西主，是固善補過者。君宜還我廣義、廣南之地，帶兵歸朝，吾當保其無罪。」張怒切齒笑曰：「吾陣上不用饒舌，請與君再做

轟烈一場，看我軍令。」即與宋曰福縱兵掩擊，追至水蒲、羅帶等處，連破走之。張乃屯兵於富霑、金蓮，依長江爲險，馳報范文仁，派探雲關，斷賊歸路。

捷聞，帝以廣南是賊衆往來之路，令張據險積糧，爲持久計。又頒空頭敕一百，凡有效順歸降、才能可使者，填寫官銜給之，使隨征勳。有阮文纘者，廣義平山人，浼僞大都督，管廣義六道兵。帝嘗諭纘隨事建功，纘遂有向明志。僞耀圍平定，遣纘捍城東門，纘潛回廣義，率所部曲詣軍降，帝授爲廣義留守。催集六道兵從阮文張分屯要害，纘拜命去。巡海軍報稱：齊桅海匪有遊船逍遥施耐洋外。帝命宋福樑管内直、宿海二衛邀擊，獲其僞渠東海王莫觀扶，統兵梁文庚、樊文才。

帝令諜報阮文誠，誠與諸將奏言：「步兵日與賊攻，賊弩力持久，勢難卒解重圍。耀志得城，請密諭武性冒圍而出，以空城餌耀，而扼其援路糧船，且聲言由廣南進取富春，使耀分兵相援，我以勁兵中絶之，則耀可破，此亦欲取姑予之一策。」帝召諸將會議平賊之宜。正是：攻敵神威虔東鉞，運籌將略巧乘機。

卷之五

第二十三回　復富春僞朝纘奔北　陷平定郡公性殉南

却説：帝駐施耐御營，思欲救出武性以進富春，召諸將議定良策，諸將奏言：「賊之精兵猛將盡在平定，富春必空虛，舍堅攻瑕，兵法所尚。」阮文誠聞諸將奏議，請準定進軍。帝以城中糧盡，勢不能守，軫念被圍將士，不忍捨去，諭曰：「寧失城，無失我良將。」鄧陳常使人密告黎文悦：「除非攻富春，别無善策。」悦言於帝曰：「兵貴神速，謀尚果斷，今久頓平定，則師老而無功。進取富春，則平定不攻而自解。象棋棄車，此亦一法。」鄧德超奏言：「富春地形，臣所熟悉，請分兵船二道，一攻思容，一攻坱海。光纘懦弱，而駙馬治托蔭賊裡，有何戰守方略？臣料此行定可以全取勝。」帝諭曰：「所議允協事機，念自武性歸朝，國勢增重，今爲予委身守城，而國人遇之，諒諸臣亦所不安。」乃令人齎書泅水潛入城，使性潰圍出與大兵合。

性得密書，以賊壘堅未可破，若潰圍出，死傷必多，潛表奏達御營，請置平定度外，乘機直取富春，亦一好機會，且言：「以富春抵臣一命，於臣足矣。」帝嘆息久之，乃密定進兵計。先令以事馳諭阮文仁，

嚴防嘉定屬營，以戒不虞。平順、延慶巡緝界首，務遏賊兵滋蔓。留阮文誠調撥諸步兵，與賊相持。諭之曰：「成敗利鈍，在此一舉。平定以南，卿其當之。耀、勇雖非卿敵，然衆寡勢殊，卿宜謹慎，以保全功。」召阮德川詣行在，諭曰：「誠能謀，可當一面，然好矜伐，多失偏裨心，留卿匡救其失，以濟國事。」乃賜御用戎衣一領，使從誠討賊。又命阮黄德管兵領船，留守施耐屯，緊防海梗中諸營軍政，頒擒賊賞格。以四月二十五日庚午，親董舟師進發。發之夜，於獨山舉火爲號，令雲山軍次及平定城中知之。性見火，即開城出戰，殺賊將數人。賊耀補兵圍之，令其黨攻雙橋，謀襲獨山。誠分道潛援，偃旗息鼓，賊疑伏引去。壬申，御舟進大占海口，陳文擢進謁。帝諭曰：「有能爲我阻耀援兵旬日間，則我取富春可以萬全。」擢奏請：「分委一支兵屯碧簪、茶里，防截要路。一支由俱低海口循江北岸，防截雲關下道。一支進魯東，防截雲關中道。則僞兵不能前，必由牢教上道而來。此道無人迹，林木叢雜難行，一月之間，可阻賊兵來援。」帝命依議施行，復令擢與宋曰福仍鎮廣南。遂進翰泳，分差范文仁與阮文張率兵船由埉海口前進，黎文悦與黎質率大兵由思容海口前進。五月丙子朔，大兵入思容。駙馬治與大都督陳文謝、潘文策據捍門山，即龜山，改名靈茶山。又於港口竪木栅以拒我師。御舟進次美庵海口，命悦與質率兵船攻之，賊憑高放砲，自辰至酉，我軍多死傷。悦與質謀曰：「此賊據險，不可争鋒，非襲後不可克。」乃夜率兵負戰船二十餘艘，越沙岸入河中海兒，賊以爲援至，不之備。我師分兵拔木栅而前，前後夾攻，賊衆潰走。追至澄河，俘治及都督策，降其衆五百人。

帝時御瑞龍大船停朱買泳，令駛探阮文張已未破埉海口，有無僞兵，攻禦如何？諜報：「張與范文仁由別道入埉海，斷賊草龍三條，督兵船直入，擊走賊兵，耑候御道兵船進攻。」帝命諸軍齊進。報入

富春，僞景盛光纘悉衆拒戰。大兵乘勝而前，獲光纘之弟光春、光奠，賊將望風奔潰。其徒多順化人，交相語曰：「吾民積苦虐政幾三十年，今舊主來矣，猶從賊子作賊徒耶？」某奇、某術、某城兵、某鎮兵各各倒戈迎降。環近民庶，奔走歡呼曰：「賊纘去去，吾今不帶信令牌。」纘見民情離叛，無兵可交，怒曰：「諺言：『薄則民，不仁則兵。』果然矣。」勢不能支，先攜寶貝棄城北走。

初三日戊寅，御舟直進富春城前江津次，諸將迎接進城。按：春京以定王九年甲午爲鄭兵所奪，後十二年丙午西山占據，又十六年辛酉王師恢復。野臣讀史時有詩云：「富春此地奠南京，堅邑何年起北平？且看龍舟今返國，不勞虎旅昔攻城。冠裳喜復威儀睹，牛酒歡同父老迎。指日炎郊恢舊業，清高山水拜香屏。」

帝既入城，遍視宮闕，收獲清朝所賜僞西印敕及僞印十二顆，僞册三十副。帝命封府庫以充軍需，禁擾掠以安民堵。乃御龍閣，耆舊臣民相率拜賀。有安舊社民捉解光纘之弟光緒，諭姑檻之。即差黎質率步兵追光纘，阮文張率舟師進瀘江，截纘走路。張至北布政州，纘已北去，降賊卒二千餘人，獲纘弟光靖以獻。質至南布政州，追纘不及，還獻所獲僞印二。諸將或劾質追賊不力，帝諭曰：「我兵來，光纘倍道奔竄，不二日已過瀘江，張乘風飽帆猶不及，況質步兵？諸將要只急防賊耀。」乃命范文仁守埉海口，龍武、信威二衛守海雲關，潘文趙守左澤源。埉海口，古稱腰門，後改順安屬富榮縣界。南思容門，北越海門，沿春江下洲朝山津轉春江中洲春楊津，抵富春城前江，歷朝置防兵，且習水師於此。海雲山在富榮縣下臨海際，上插雲端，乃廣德、廣南交界，歷朝設立關隘，稱爲「天下第一雄關」。左澤源在富春城前江左，歷朝置巡步兵，與右澤源相爲策應，乃上道行兵關要之處。帝以僞耀若援光纘，水師必由埉海，旱路必由雲關，行間則不能越過左澤源，著差諸將分管精兵往截。

諜報：耀援兵從山隘且至。帝命黎文悦與黎質將兵邀擊。先是，耀聞帝攻富春，使僞都督張福鳳、

司寇定率兵五千回援。至雲關爲我防兵所截，由山路行，又爲蠻民所誑。迂道絶糧，及左澤源，悦兵適至，鳳詣軍降，定走下高堆戰敗，走死蠻中。擒其黨黎文慈，餘衆悉降。捷聞，詔悦與質會宋曰福入援平定。

却説：宋曰福時鎮廣南，知帝既克舊京，檄報阮文誠知捷。誠與諸將會表，委員馳賀，且言賊耀使僞都督阮文坤、參督胡文序率勁兵屯茶曲，意欲取回廣義，以拒王師步援。帝命黎文悦、黎質與廣南守將宋曰福各領兵協同阮文誠會攻賊耀。悦初與誠相善，誠年長，早爲將，臨陣遲重不驟進。悦起偏裨，勇敢善戰，數立大功，常以辭氣凌誠。棋原之戰，誠於象棧上攜壺自酌，因酌送悦，悦不肯飲，誠强之曰：「天寒，飲可增氣。」悦曰：「吾目無强陣，何用酒焉？」由是不和。帝知其情，戒悦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汝宜與誠平心協力，以奏膚公。」復令諭誠整備兵馬以待。因差宗室曎、陳登龍送所獲光纘之弟光春、光㒷、光緒、光靖及駙馬治於雲山軍次示賊，使之奪氣；復由誠軍轉送嘉定，著榜週知。帝以西山惠犯諸山陵，痛恨之。既復舊京，令掘僞惠與僞岳墳墓，搗棄骸骨野外，而幽其頭於獄室。既乃頒悦號筒戰鼓，以令諸軍，促令進道。悦至清霑市廣南，遇賊都督陳文安，戰破擒之。

比至廣義界首，諜報鎮將武性：「協鎮吳從周殉節於平定城。」城被圍日久，性隨方捍禦，大小數十餘戰，未嘗少挫。屬將阮文奉安江永安人、潘文盛嘉定平陽人、段文葛安山人、黃公誠符吉人、阮文發符吉人、范文寬邊和隆城人、杜文璘定祥建興人及衆長校張文璘、杜文顯俱定祥建和人等均病死圍中。知簿潘文漢之妻阮氏好，奉性密表潛達御營，途爲賊獲，拷訊無所言，投江而死。或勸棄城出，性曰：「我奉守城，當與城存亡。委城偷生，何面目見主上？」糧盡，殺象馬以食。或又勸以潰圍，性見士盡饑色，欲殊戰以出，

潛約誠夜進兵富貴岡接應。約定，性點將吏，亡一副衛尉，密語從周曰：「機泄矣。」不果出。乃令諸軍取乾柴還，積八角樓前，置火藥其上，語諸將曰：「死藥，賊猶見其面，吾不忍與賊見，我死火。」乃飛書示耀曰：「將軍死綏，吾志已決。城中軍將無罪，不可加害。」次早從周就問計，性指八角樓曰：「此吾計也。」因謂從周曰：「我爲主將，義不與賊俱生，公文臣，敵人必不見害，宜圖自全。」周笑曰：「忠愛一道，文武何擇？將軍能爲國死難，周獨不能爲臣死忠乎？」歸具朝服，望拜春京，口占曰：

經歲彈丸地，孤身矢石場。忠君無別策，樽酒有砒霜。

遂仰藥。時五月二十五日也。性撫然曰：「吳公先我一著矣。」即親臨視，爲之殮葬。

既乃具朝服望闕拜，端坐樓上，大會將士，謂之曰：「自我奉命留守此城，賊舉傾國之力，四面攻圍，二年於兹矣，實賴諸將同心，故能嬰城拒敵。今糧盡力竭，守既不可，戰亦無益，吾死矣，毋爲諸將苦也。」將士伏地大哭，性麾退之。取坐邊雙機鳥鎗，授留守阮文盛曰：「汝持此語耀，我以官軍爲寄。」乃命副將阮文下舉火，下哭而走。性方吃煙，以爐著火藥，屬將阮進暄從外來，性問：「汝來何幹？」暄曰：「吾願執鞭從公地下。」語未訖，焰起自焚，暄亦投火林死。則間從周一日，而後富春既捷之二十四日也。

性保孤城，絆强賊，使富春空虛，天戈一指，克復神京，實中興第一功。野史有詩嘆云：「山自傾西水走東，冠裳孰竟死懷公明命封性爲懷國公。十年閫外霜花白，八角樓前火樹紅。將校有心争義烈，頑渠無計浼英雄。堂堂大節堪千古，施耐何人占首功？」又有絶句贊暄云：

效守孤城幾歷年，丹心争似使君賢。西渠皝落龍江渡，悔不當時早執鞭。

耀聞性既殉節，引兵入城，以禮葬之。城中將士降或不降，耀不之害。蓋性忠誠所感，有以起賊良心也。

誠以事聞，帝悼哭不已，謂羣臣曰：「性與從周如此完節，雖古之張巡、許遠亦無以過。」敕嘉定鎮臣優給其家。問侍臣范玉蘊曰：「從周有子乎？」對曰：「有遠侄從晃養爲嗣。」帝曰：「宜厚此子，以報忠臣。」問：「暄何人？履歷若何？」對曰：「暄，廣義彰義人，浼僞衛尉，後效順，率子弟從軍，還應義道欽差統兵該奇，嘗從黎文悦屯沙籠，今從驂乘以死。」帝嘉之，令廣義營臣照例外厚恤。既復，飛飭誠與黎文悦攻賊，以抒平定城臣之憤。時耀既據城，分屯要害，以拒官軍。悦與黎質進至茶曲，擊破都督坤等兵，俘獲甚衆。坤退守津闗，耀益兵與坤，設堡備守，自悉衆攻雲山屯。正是：徇國臣忠輕萬死，殲仇主義證三軍。

第二十四回　鎮洞海阮文張禦賊　渡瀘江僞寶輿敗軍

却説：阮文誠在雲山屯，分撥諸將，伺便攻賊。適賊耀引兵來攻，而遣其屬督築雲梯橫壘，以絶施耐餉道。誠遣黄曰纘督兵象攻之，賊多死傷，竟日不成壘而去。耀復使胡文恬竊據富安，誠奏請阮黄德、阮德川攻富安，以逼三嶺，而悉撤步兵，由水道還富春，以圖進討。帝諭之曰：「耀、勇之兵，不過二萬，我兵水步已迫近地頭，彼勢分力乏，安能專攻一面？卿宜緊守屯堡，内外夾攻，以取全勝。至如富安賊黨，我另派兵會勦。」乃命宋福樑爲奮翼營都統制，將兵船往攻賊恬。

耀聞我兵入援，率兵至津關以拒。誠偵賊無備，襲攻賊堡，自郁山至營江連破二十餘堡。我軍阮文孝前爲賊虜，賊使率本分兵爲後襲奇兵，孝與其屬范文理奔歸我軍。阮文存率暹兵屯七百餘人，與前屯副統黎文念、後軍該奇武曰寶、阮文功、武文歡、梁文富、張文聲、阮進泰、黄忠傑、何文恬、吴文清等各率所屬自賊中來歸。帝令補束隊伍，隸誠調遣。誠令黎文念與黄曰纘、阮文性進米津攻胡文恬，適宋福樑兵船至，與合，攻恬於芻館、麗淵、羅臺，破之。恬遁去，富安始寧。捷至富春，帝授誠欽差掌前軍營平西

大將軍，爵郡公。誠辭以賊黨未除，不敢受賞。帝諭曰：「卿管南道，以攻賊燿，與阮文張管北道，以攻光纘，功各相等。經授張欽差掌中軍營平西大將軍，爵郡公矣，卿其毋辭。」

初，張追纘不及而還，帝命率所部兵進守洞海堡屬廣平，協同吏參范如登管知廣平兵民錢糧事務。蓋張進取二廣，扈帝克復舊都，故升賞示歡勸。張在洞海，探知賊董理阮文慎鎮守河中，衆多離叛，疏請進討河中。帝令檢點兵馬，直進義安，會上道兵，掃清醜虜。又遣阮繼潤爲副調撥，與宗室晃往從張節制。

先是，萬象獲光纘誘鎮寧書，遣我上道該隊宋福琬還獻。帝令劉福祥從甘露道致書萬象，會我參軍黎文春病死，祥領其軍，與昭印刻期兵下義安，爲清華義兵策應。何功泰在清華上道使人奉表密言軍事，帝諭泰率所部襲清華，以應萬象，因並諭張知辨。

張承命準備攻賊。賊犯横山、洊市。張遣潤管諸衛兵七千餘，水陸並進，戒令凡遇敵勿驟進，須水步相接方可進攻。潤至洊市，賊退，潤與宗室晃追至神投山屬河静。賊伏險邀擊，潤頓兵不進，晃孤軍戰死於陣，潤軍没於賊太半。張得報，驚曰：「晃，宗室晛之子，征伐功勞，而爲潤所誤，又何調撥得人？」即提水兵直進瀘江，分設屯守。事聞，帝以潤不用將命，致害尊臣，令張按法誅之。因諭即探上道兵有無攻破義安。

時上道兵劉福祥率所領五支兵，與萬象國將破雅區哺將蠻兵四千餘人，分下香山、羅山，攻賊於三義關，破之，收獲船砲甚衆。復與賊都督阮現戰於清漳六年城城在千仞山邊，黎太祖駐此六年，以拒明人，故名月澳隱士。詩有云：「六年弓劍英雄事」即此。，現敗死，義安震動。賊焚數縣民家爲清野計，祥與萬象兵糧不給，引還。張偵其狀，飛語上聞。帝令張留屬將黄文點按守清河堡，而撤兵回洞海，修築長壘自兜鍪山至沙

嘴江，爲守備計。既乃以阮文雲爲中軍中屯都統制，陳公憲爲後屯都統制，兼管五屯參軍事。召鄧陳常於平定，劉福祥於義安，準並從張戎務。張疏言：「北河蠢動，徯望王師，而義安賊衆不滿三千，請差兵象船艘與臣水步並進，以拓疆土，繫人心。且歸仁賊黨以義安爲表裏，義安既失，則耀、勇寒心，歸仁唾手可定。」緣北河有吴德俊者，京北東岸人，初南投爲左屯參軍，近以北河勢有可乘，請往諭各處豪目，討賊立功。帝授河北招討使遣之。俊與阮廷校等糾集義兵數千人攻汴山屬玉山縣，收賊糧船二十餘艘，俘參督性、參督冷及兵三百人。遣人報捷，帝令駐兵汴山，扼賊咽喉之地，以待王師。因諭張曰：「北河事雖可乘，今雨後陸路進兵，需餉良難，卿宜量撥兵船爲汴山聲應，而步兵則據横山以縻絆賊徒，使各道應義，易於進取。」

時廣平雨潦，鎮寧壘多圮壞。帝令張役諸軍修築，張言：「鎮寧廣漠，防備多岐，臣親兵無幾，若待敵人深入，内防外禦，理勢兩難；請派奮翼兵船前往灥江設守，水步相依，則洞海、鎮寧一路可保萬全。」帝乃命宋福樑管兵船，與鄧陳常率所部勝威、毅威二衛及樂從軍義勇團按守灥江，一切軍機聽張節制。樑因風阻召還，諭常回守清河堡，爲張屯衛翼。張與范如登請募里和舊長舵各隊，立爲和海隊，以備海道差派。帝許之，敕令整備巡防，以固邊圉。諜報：僞光纘將督賊兵入寇。張請增派官兵防禦山路，遏賊奇兵。帝命阮文仁率所管兼領後軍各衛，進屯站營，復差往偵光纘動息，且與賊耀有無暗通消息。

却説賊耀在平定城，令其黨都督坤與參督緒進禦黎悦道兵，而密飛書於纘，進窺廣平，以相犄角。差人與賊都督阮文春善，具告以事。

春，廣義彰義人，爲賊左弼道大都督，管五制奇，有機略，自爲阮文張所敗，僞光纘薄遇之，光纘奔北，欲托黎悦以降，適得耀軍事，即自詣悦報知。悦詰之曰：「君無乃舌戰中營阮文張耶？諒君義事西山，必非真降。」春曰：「吾語阮文張乃弦上箭耳。今西山將亡，英雄擇主而事，吾故浼君投南。」悦以事聞，帝準令春隸悦差撥，悦乃委宋曰福率先鋒兵逆擊坤、緒。福素惡平定人堅心從賊，曰：「我克平定，必刈草無遺。」遂渡津關。坤與緒不戰而退，福乘勝進蝠谷。將校以谷名「蝠」不祥，止之曰：「兵少輕進，奈遇賊何？」言未竟，賊將徐文昭伏兵猝起，福拒戰不敵，爲昭所執。昭語所屬曰：「吾降南時，承命副福，福以降賊罵我；夫降賊多矣，而獨我辱耶！天幸見俘，請以一劍行賊事。」悦聞之，謂黎質曰：「宋公貴縣世臣，追隨羈靮，累著勳勞，然勇而無謀，故卒爲昭所害。昭最反覆人，寧其身爲怙終之賊，而不忍一罵之仇。大丈夫都權勢時，毋輕罵人以府怨也。」既乃與質督軍力戰，擒坤與緒，降其兵三千餘，進屯清好，築壘自美懿海口上連山谷，與徐文昭相拒。

帝聞狀，恨福之短，而嘉悦之轉敗爲攻，賜悦與質並郡公爵。以陳公賴爲中營都統制，代領曰福所管軍，隸屯清好。馳諭阮文張嚴備河北，不容與賊耀通。會密差該隊權自河北回奏賊情，帝問僞光纘出奔事體若何，祥對曰：「光纘爲我軍所破，與其弟太宰光紹、元帥光卿、司馬賜、都督儔等乘馬望洞海壘日夜奔馳，端午日渡瀘江，徑入義安鎮城，居數日，復乘驛赴清華，飛報其弟光垂以兵來迎；月下旬抵北城，居光垂府第。」帝問：「北城嗣有災祥如何？」對曰：「光纘既居昇龍，連旬積雨，庭前水深尺餘，忽水落地陷，深廣各數尺許，義安三層樓亦無故自倒，北人謂之不祥。」帝問：「光纘有作爲如何？」對曰：「纘與其弟垂謀改元寶興，下詔引咎，升授官吏，鎮撫軍民，甃方澤於西湖，築圜丘於椰市，臨國子，

課學生；遣阮登隨如清乞援，清逐登隨回，今則欲舉兵南來也。」帝問：「渠謀寇我，排撥若何？」對曰：「纘遣其弟光垂打點兵馬，先就義安鎮屯札，留其弟光紹、光卿守北城，親督四鎮兵與清義兵三萬，自將而南。賊耀妻裴氏春亦率手下五千人以從，現駐河中，其黨丁公雪與總管超進屯法偈諸路，兵勢甚盛。」

帝勞祥使退，侍臣奏言：「阮文張有密表至。」表言：「賊兵漸逼瀘江，鄧陳常權退洞海，耑候大駕親征。」帝召諸將會籌兵機，傳諭阮文誠與黎文悦曰：「光纘憤兵，一鼓可破，賊耀竊據平定，不可使之滋蔓。雲山軍次委汝誠調度，清好軍次委汝悦調度，宜協心規措，攻守得宜，以寬予南顧之憂。」乃命國叔昇留守京城，緊令諸將扈駕進征，時辛酉十二月日也。

駕至洞海駐蹕，分設屯守，以備賊兵。召阮文張候問戰守機宜，張奏曰：「賊今深入，我當堅壁以守，候海程風順，臣願大率水師襲擊賊船，直入瀘江，橫截賊步兵歸路，則彼片甲不還矣。」帝令分撥諸軍以待攻擊。除日，僞光纘悉衆渡瀘江，壬戌春正月朔，纘遣其弟光垂與總管超犯鎮寧壘，司隸雪、都督堅犯兜鍪山，少尉騰、都督力結齊桅匪船百餘艘，列水陣於日麗海外。日麗即古柴門，北安島海，南每錐壘，壘之西有住牙、河渠民居，李明道間，征占城，駐蹕住牙勞軍，陳簡定擒明僞官范世矜於此，黎聖宗御製詩有曰：「沙寒地老斜陽岸，霜凜風飛宿草墟。龍御久傳仙李迹，鯨封猶記後陳書。」帝命張調撥水兵出洋禦賊，范文仁、鄧陳常分道拒戰。賊薄鎮寧壘，我軍肅直兵出門堞炮擊之，殺賊千數，賊復悉衆薄兜鍪，蟻附而登，我軍以大砲轟擊，及巨石擲下，賊死甚衆。

光纘欲即退師，裴氏春執控固請，自乘象驅衆死戰，自旦至晡，未肯退。會張水軍乘東北風衝擊賊

船於洋外，大破之，奪其船二十餘艘。報入續軍，賊步兵聞之驚潰。光纘奔東皐，急渡瀘江以走，從者十之一二。都督堅降，尚書直、都督謨、參督玩、少宰元被俘。船糧在瀘江五十艘，及其象馬砲械悉爲宋福樑與阮文雲、黄文點所獲。光垂從山道間行旬餘，始遇光纘於義安城，尾而北。

是役也，纘捲地而來，一敗塗地，王師聲勢大振，帝幸清河驛，人民争持牛酒以獻。帝令申諭：「廣平以南，凡西賊殘卒散歸鄉里者，聽其安業，毋得驚擾。」乃命阮文張仍守洞海，宋福樑、鄧陳常守瀘江，黄文點升中軍副將，守洊海。將議班師，諸將請乘機北伐。帝曰：「北河地遠，勢難即攻，今賊黨惟僞耀與勇最黠，該等未除，豈可輕進？姑俟平定城下，然後進取河北。」御駕凱還京師。鄧陳常奏言：「吴德俊率兵船自汴山越海回瀘江。」帝令從常戎務，復諭阮文誠與黎文悦會攻平定。正是：越報吴仇重奏凱，唐攻蔡賊四經年。

第二十五回　破賊兵克復平定　經國政改元嘉隆

却說：賊耀與武文勇在平定城，揀丁壯，繕甲兵，堅屯堡，峙資糧，與僞寶興遥爲聲應。寶興既敗，帝以耀勢孤，送所獲賊尚書直、都督謨等至阮文誠軍，使之示賊。且諭誠宜密定軍機，與黎文悦會攻平定。

初，誠既蒙封爵，與阮德川定計攻賊，適賊耀使其黨犯山茶，襲我花安諸堡，渡營江，攻我獨山諸屯，誠敕諸將勒兵縱擊，賊敗，走壁爐紙。誠遣德川引兵繞出爐紙堡後，自率兵攻拔老撫賊壘，徑趨爐紙江，與德川會攻，破賊數十餘堡。賊司隸縉僅以身免。謀報僞勇，勇怒誠惡戰，曰：「誠不思平順退兵時事耶？何屢衄我？」立將救兵至，據灰窑堡，分軍築土壘，自塔改至碰山，設守備以截官軍。誠擊破勇，進山潮江，遣别將張進寶别道擊賊都督和軍。和敗，誠麾軍進攻塔改，連拔賊堡自土山至富中二十餘所。

賊都督艷詣軍降，誠問賊情，艷言：「賊中密窺南軍歉糧，大戰一陣，由平定進富春，迎回光纘，爲南朝梗。」時我軍久與賊戰而平定歲饑，嘉定漕船阻風不至，誠慮軍糧不給，驛奏春京。

帝命阮克紹管坐鳳飛、鵬飛二大船，漕糧八千五百方給之。黎文悅亦發漕兵餉一萬五千方繼至。賊黨徐文昭謀奪其糧不克，乃犯美懿堡，悅令屬將鄭玉智出戰，而自率精兵夾擊，賊昭大敗。報入耀軍，耀令諸屯分截要害。我兩道兵未得相接，至是承命會攻。誠與德川進兵祈山，連拔七堡。耀率兵象迎戰川軍，黃曰纘引卻，前軍別將胡文惠義安東城人戰死。誠聞川兵不利，率兵從山後進，擊破耀兵。賊軍乏食，耀潛使軍越牙參山，掠富安。誠偵知其謀，曰：「舉子且有奪米學，無怪賊將劫糧爲口食計。」即出奇兵躡擊走之。馳報黎文悅曰：「賊米盡矣，勢將散，請約急攻平定城。」悅時與賊戰，俘賊都督朱有美，遣屬將阮文撰與賊都督長戰於勞山。撰與悅同縣，官威武衛，嘗從宋曰福進兵廣南，擊賊都督春於旃檀，越廣義攻拔茶曲屯，復渡津關，從潘文趙謩賊。近從清好軍，悅令戰賊勞山。撰進軍仝株、賴陽，連敗賊兵。捷奏富春，會阮懷瓊自賊中還。瓊，定祥建和人，以三場中格遷虎威衛參論，累從征伐，升刑部左參知。隨駕征歸仁，克其城，帝令從武性留鎮，城陷被執，義不浼賊，潛逃回京。帝問知城臣死節事，嘆曰：「死去真忠臣，生還亦義士。」勞苦者久之。因論賊情，帝欲益兵攻賊，以速報功；命范文仁領後軍諸衛，與後營正管黎文桂領水軍往協悅兵。會誠勦賊，誠自破賊富安，復督將士攻賊，連下二十餘堡。別差阮廷得渡兵營江，破賊於祈山，進至榔園，築堡固守，以斷祈山、郁阜賊屯爲二。

諜報，賊將武文勇悉衆拒戰，誠分兵迎之，斬賊都督曠、都督辰於陣，都督示降。誠築長栅於榔園，絕賊餉道。悅聞誠據，與黎質進石津，攻破賊昭，連拔賊堡十餘，乘勝率步兵由碧雞山進堅下堡，遣屬將潘文趙督水兵由淡水進津關海口。馳報誠軍，誠與悅會修軍狀，略言：「臣誠兵堡榔園，臣悅兵堡堅

下，兩道提防，賊勢窮蹙，請敕諸營分兵扼要，以防賊兵奔逸。」帝慮城陷，諸將或縱兵殺掠，諭曰：「臨陣之際，凡俘獲將士，勿可濫殺。平定自構兵以來，殘弊日甚，宜禁戢三軍，毋得虜掠。」諭至軍次，誠報黎文悅曰：「今賊耀勢衰，無須苦戰，試下招降書，看他如何回答。」悅復曰：「賊耀爲武驂乘所陶鑄，必不肯降，然文誥之詞，軍事亦所不廢。」誠乃致書於耀曰：「將軍提數萬之兵，犯我平定，閱今二年不休，足知將略。然熟思西山事勢，恐萬難全，富春一戰，猛虎離山，瀘江再來，黔驢窮技。今則遨遊詩酒，無國計兵謀，而且龍城千萬里而遥，誰爲策應？夫隨世立功，士夫所以通變；投明棄暗，君子所以顯身。吾主愛惜人才，親讎無間。中營阮郡公張，後軍黎郡公質，固西臣也，待之誠而效以功，諒將軍素所聞知。且將軍盡將猛將精兵，調就平定，使神京空虛，王師不勞再戰，將軍實陰有大功於我南朝也。將軍今日改轅而南，僕與黎都統請爲之駕。」耀看其書，沈吟良久。武文勇曰：「吾嘗學詩矣！我心則降。」耀曰：「君不讀書耶？我不顧行遁。」徐文昭曰：「請聞少傅尊教。」耀曰：「阮文張與黎質降南，時正危急，楚材晉用，賴以成功，故深所倚信。君不聞南主還都事乎？毀我先陵，戮尸而梟其首，所俘西山子姓渠帥，處以凌遲重辟，蓋龍川居正之讎（定王屯在龍川，僞惠擒之。興祖陵在居正，僞惠犯之。），宜得重報，不敢南朝疵瑕。中書陳文紀、都督黎名豐、黎文利委身從南，黎文悅表進其才，阮文誠與阮德川諫止，後恐爲西間，誅之。吾與武司徒，西朝四柱臣也，背弱主而面强君，誰心腹我？今當挈衆，歸輔吾君，經理河北，畫黎朝故疆，或保偏安之勢。」阮元甲曰：「吾嘗筮《易》，如少傅言，則《遁》而《亨》也。請簡勁兵，從上道轉哀牢，潛回義安。顧《禮》言『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如遇南兵防截，請歌虞殯而行。」黎文興曰：「春秋列國相爭，多用胥遁。」耀乃與武文勇率其黨徐文昭、阮文甲、黎文興、阮文縉、阮文點等八十餘人，

勁兵三千人，雄象八十六匹，棄城夜遁。

誠得諜報，檄諸將追之，至則已從林徑去，乃收其降衆三千餘人，而保其城。耀以己未年十二月日攻城，至壬戌年三月日退兵，共二十八個月，攻戰艱勞，我軍始復平定。後海陽協鎮吴侶讀史有絕句云：「權度由來失重輕，歸仁何似富春京？ 筌蹄自墮南朝術，以十三宣易一城。」「期收故壤運龍韜，晙削無辜作戰艚。浮海經年成甚事，五更燒盡萬家膏。」「戰艦千艘出海門，登壇低却韓王孫。强鄰不比君能脅，休怪將軍匹馬奔。」

誠既走耀，即以捷聞。帝命廣德留守阮公和將兵按守廣南，復移書於暹羅、萬象，各於界首屯兵，截賊去路。留誠仍管前軍營，鎮守平定。以枚進惠爲留守，阮廷謙爲該簿，吴潮高爲記録，各隨鎮將誠撫集居民，鈐制餘黨，詔諸將班師。

却說：諸將會兵平定城，承詔各率所部回朝，范文仁、阮德川與黎文悦、黎質入見。帝賜之冠服金錢，以示慰勞。悦引所俘賊都督陳大舊等候謁。帝問：「賊耀餘黨尚衆，何故不戰而走？」對曰：「耀所以拔寨遁去，但求偷生，非別有計。」帝然之，準赦其罪。

時俘賊將甚衆，帝不忍誅，令降將黎廷正監管之。正嘗獻北河十三道承宣版圖，帝因問以北河用兵難易之勢，正言：「北人苦賊虐政，渴望王師。纘兵敗之後，勢無能爲。願假兵船百艘，必生擒寶興致於闕下。」帝獨其誠，使管諸俘，復改神策軍肅直衛爲肅直營，給新降軍將以充之。加阮文謙爲都統制，諭令悉心慰撫，以安羣情。乃議差使如暹報捷。

初暹知帝既克舊京，遣屋牙茶知率兵五千從上道與萬象兵合，攻賊於羅南，破之，遣解所獲將卒象械來獻。帝賜書褒美，因辭於暹羅粟五百車，又諭真臘出粟一千車，以資軍用。真臘屋牙目摱部兵二百

餘人，在軍病疫，帝放之還，因賜高羅歆森銀錢，使率所管兵回國。仍諭萬象遣將與上道兵分擾義安，以肆西兵。

帝以用兵之要，人心爲先，而地利在所必據，即幸堧海口，閲戰船。耀水軍於思容、大占諸海口，乃幸廣平觀洞海壘，命中軍營阮文張嚴兵增守瀶江，管中水營宋福樑修理船艘，後水營陶文良、左水營黎文桂、右水營阮公俄、前水營阮文政各演習水戰於堧海口。吏部陳文擢與户部阮奇計檢閲糧儲器械之數。右軍營阮黄德閲海導船於施耐，並揀平定戰象，以備征勦。

帝將大舉平西，因與羣臣議曰：「北河是黎故國，我列聖南服肇基，用黎正朔。頃以西山僭竊，我積意用兵，惟志復讎而已。今僞渠北竄，若舉兵北伐罪人所斯得之後，於黎如何？」禮部正卿鄧德超與陳文擢進曰：「黎自昭皇奔清，一去不返，北河之地，已爲西山所有；今我滅西山，奄有其地，是取於西，非取於黎，事平自有處置。惟吊伐之舉，貴乎有名，應順之師先於革正。今我北伐而猶用黎年號，恐北人謂我藉以扶黎爲辭，莫若正位改元，聲大義於天下，則得國爲正。」帝令文武大臣會同覆議，羣臣表言：「主上志圖恢復，間關二十餘年，削平僭亂，王師所至，人皆嚮從。乃猶襲黎景興舊號，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願主上以光祖尊之烈爲重，盡子孫之念爲孝，早正尊位，下詔改元，以孚臣民推戴之忱，衍廟社無疆之業。」帝諭曰：「故疆雖復，國賊未除，登尊之事，未可驟議。惟王者易姓受命，義貴更新，改定年號爲是。」於是羣臣請設壇安寧之野，合祀天地，以建元告。次日祗告列聖之靈，建元嘉隆，大赦國内，時壬戌夏五月庚午朔也。

詔略曰：

春秋大一統，所以明正始之義。我先太王肇基南服，神傳聖繼，二百餘年。頃者西山唱亂，黎祚告終，我播越偏方，深以廟社生民爲念，臥薪嘗膽，思大輯寧。庚子初，在嘉定城爲將士推戴，已正王位。惟舊京未復，猶因舊號。今仰皇天眷佑，列聖垂休〔一〕，收復故疆，光回舊物，在庭文武百執交章，勸我即正改元，我念餘孽未除，海宇未一，豈可遽登尊位？惟襲既往之元，布更新之命，非所以明示法度，其允建元之請，改元嘉隆，以一統紀，新視聽。

詔下，遠近莫不欣悦。阮文誠在平定，遥奉表賀，又別疏言：「聖主誅暴除亂，必爲可繼可久之治。今自平定至布政，九府一州，雖設公堂官，而未置兵衛營。臣但司民政，猝有警急，必待朝廷別調兵來，臨機應猝，恐有不敏。玆將有事北征，請命諸營各置精兵守衛，又於大閫以大臣鎮之，兼領他營，使臂指相資，緩急有備，庶無内顧之憂。」帝善其言，準令延慶、平康、富安、平定、廣義、奠盤、升華、肇豐、廣平各置兵衛，著營臣管領，以備擒防，候差撥。誠又請以潘文仁爲盤石、歸化二源守禦，分設屯堡，捍禦惡蠻。

嘉定鎮臣阮文仁奏稱：「前徵嘉定屯田寨兵及鎮城兵，從軍日久，請許回城休息，候充衛兵。」帝即厚賜遣之。因諭仁令罷嘉定峙納田租、峙買軍需諸例（年每先輸税租，而後除其徵，謂之「峙納」。民每先買物需，而後給其直，謂之「峙買」），以舒民急。既乃議贈平定城殉義諸忠臣，又録從援平定陣亡病故諸功臣，凡五百餘人，贈其官爵，賜之國祭。又議頒賞水步諸軍，賜黃金一千兩，白金一萬兩，錢三萬緡。升阮文仁、阮黃德、范文仁爵並郡公。授神策軍左營都統制黎文悦欽差掌左軍營平西將軍，潘文德副之。改御林軍左屯爲後軍。授黎質欽差掌後軍營平西將軍，武廷緣副之。改舊左軍爲振武軍，阮文仁掌之，副以黎進參。改舊後軍爲神武軍，范文仁掌之，副以陳光泰。（光泰，不知何所人。進參，永隆新明人，初從軍隸宗室

暉，歷官中支正長支。廷緣，平定符吉人，御林左屯統制武廷佳族親，浼僞都督，與廷佳效順，歷升御林左屯統制，累有征伐功勞。文德，平定蓬山人，勇敢善戰，初浼僞，後詣軍效順，以戰功歷官選鋒副衛尉。諭各調習兵馬，預備從征，餘有功狀，武自都統制，文自部正卿，各賜升秩有差。又差阮文存率所部暹兵回守鎮江斜温堡，兼保茶榮、斌沏二府，隸永鎮營。黄永募嘉定外籍民，立清洲隊，巡哨諸海口。阮文盛、武春理守金蓮、安裕諸海口。巡海都營統兵黄忠仝管黄龍、青雀、赤雁諸大船，漕運嘉定錢粟、鋼錫各項輸於京。分撥停當，乃議遣使如清通好。正是：

建元既降覃恩詔，事大宜歌遣使詩。

【校勘記】

〔一〕「列聖垂休」，原文爲「列聖承垂休」，今據文意改。

第二十六回　定北征軍發清河堡　破西將駕駐義安城

却説：我朝初鎮順、廣，猶臣事黎。明王時，遣黄時、與徹等如廣東求封，康熙帝詔議其事，清臣以爲廣南國雄視一方，占、臘均爲所并，其後必大，惟安南猶有黎在，未可别封，事遂寢。嗣有咨移於清，未稱國號，而農耐威聲，久聞中國。

帝既收復嘉定，欲通好大清，以間西山，經委潘正仲齎國書方物，搭商船投遞兩廣。船至虎門，遭風覆没。尋遣吴仁静如廣東，探問黎皇，協乞援兵，至則昭統帝已薨於燕京。仁静復回。歸仁之捷，該隊阮祐定乘海導船，遭風泊入廣東洋分，清帝命給糧服遣還。

帝克春京，議以國情移書兩廣。遣清商趙大仕行，仕還奏清國事體，帝諭羣臣曰：「我邦雖舊，其命維新。復讎大義，清人尚未曉得。曩者我師風難，清人厚賜遣還，未有答復。今所獲僞印，乃清敕封，所俘海匪，乃清逋寇。可先遣使送還，而以北伐之事告知。俟大定後，另尋邦交故事。」乃以鄭懷德爲户部尚書，充如清正使。兵部參知吴仁静、刑部參知黄玉藴充副使，齎國書品物並清人錫封僞西册印，及

齊桅海匪莫觀扶、梁文庚、樊文才等，乘白燕、玄鶴二船，由廣東虎門關投遞，憑總督覺羅、吉慶以事轉達。懷德拜表辭行，帝命大閱水步諸軍，諭曰：「用兵要在安集，前頒軍政各條，經嚴禁戢，今朕親督將士，直進北河，勦除西賊，所當申明軍令，以肅戎行。凡官軍有能擒斬賊渠，如前檄文賞格。賊黨投降或生獲，宜先訊知虛實解候，不得擅補本標，致誤軍事。大兵以火爲號，宜於林藪間曠之地發火，若妄燒民家，有干軍憲。府庫圖籍，不得燒掠。倘有收獲賊文書，事屬關要，即由統將進覽，量加給賞。大兵行要神速，有病不堪，聽扒沿途民護遞，餘毋攙擾。大兵停駐，宜昭圖次屯札，不得擅入民家。何道軍糧不給，聽權取民糧量發[一]，仍留派迹待後照除。地方豪目有投忱效用，均由統將轉奏，隨事差遣，不得擅給文憑。召募兵糧動致滋弊，或社民有陳乞招安，察實給憑，以免騷擾。諸軍所到地方，不得抄掠財產，姦犯婦女。在行將士，尚各凜遵。」又令飛諭河北軍民，略言：「春秋之義，莫大於復讎。王者之師，必先於誅亂。慨自西山煽變，順化以北，久罹荼毒。朕今勵志殲仇，惟以伐暴吊民爲念。曾已申嚴軍令，使之秋毫無犯。猶恐竊字之徒，驅脅平民，肆行非法，特頒六條。豪目有能攻破賊屯及徼捕賊黨者，量功行賞。有心向順，詣軍應義者，隨才録用。人民有能擒獲賊纘，授官一品，給田一百畝，屬兵一百人。獲纘弟，官二品，田五十畝，兵五十人。獲郡公渠帥，官三品，田三十畝，兵三十人。斬獲賞，如之容貯及引去，覺出以軍憲論。順廣人皆朝廷赤子，爲西賊迫脅，驅之北往或竄何處，所在各宜留養，引就軍前投納，量加獎賞。若追怨丙午年在富春城賊徒殺戮之慘，而擅自殺傷，及隱匿不解，俱從重治。錢糧典籍，有能收貯謹守，事定獻納，必有重賞，若敢燒掠，必干軍憲。無賴棍徒，扮作軍色，擅入民家抄掠，聽所在民社捕解，或勢力不敷，就軍陳訴，即令擒捕究治。地方豪目，有能以城情虛實赴訴行轅，必有獎賞，若不以實告，反容隱賊黨者，以軍法從事。嗣凡軍民，胥相報告，用命有厚賞，違命有顯戮。」

河北聞諭，豪目皆言：「西山取城，人飲濁水香江濁；南朝還都，地報清流香江清。西山行兵，巧計掩襲；南朝報讎，義理明白。而且聖神傳繼，與盜賊崛起不同；恩澤浹洽，與法術把持有異。英傑擇

君而事，無昧所從。」由是人情踴躍，翹望官軍，閭里或爲之語云：「拜彼天兮，速許南風。令我主兮，直帆出攻。」

招討使何功泰飛語上聞，帝命廣德、廣治、廣平諸營守臣修理行宮廣德，上安驛、美川驛。廣治，上舍驛、安樂驛、高舍驛、上立驛。廣平，扶宗驛、右舍驛、洞海驛、安老驛、清河驛、安禄驛，共十二行宮。及橋樑道路，以備駕巡。掌中軍營平西大將軍阮文張與掌水營宋福樑、正統兼五屯參軍陳公憲操演水兵，另候征勦。掌左軍營平西將軍黎文悦，掌後軍營平西將軍黎質，管神武軍范文仁領步兵前發清河堡，閑習戰陣，耑候啓程。户部參知阮有同先運糧米於清河，預備給軍。國叔宗室昇與肅直營都統制阮文謙、刑部左參知阮登祐留守京城祐，平順禾多人，從戎官該奇，帝以其有學，改翰林制誥，歷升刑參。時督漕清河徵還，與謙留守。。加陳文信爲都統制，管肅直侍中十衛扈駕。五月庚寅，車駕發京師，皇四子從。

却說：皇四子即我聖祖仁皇帝，聖母第二妃陳氏順天高皇后以辛亥夏四月丁卯日生於嘉定活禄村，年三歲。帝令元妃宋氏承天高皇后收養，命黎文悦寫契，藏諸宫中。自是皇四子入侍大内，爲皇后子。及皇長子景、皇二子曦、皇三子晙相繼薨逝，皇四子以次當立。時年十二，帝欲使習知兵民政要，故令候駕從征。壬辰，駕至安樂行宫廣平，神武軍有犯軍令，該簿陳文恂陳文和之子劾其事，帝召副將陳光泰，責以不能禁戢，痛鞭示懲。於是諸軍肅隊而行，罔敢違犯。乙未，駕至洞海行宫，命廣平守臣宗室晅分兵屯諸要路，宋福樑先行偵賊虛實，回報扈軍。丙申，至清河行宫，命分諸將。鄧陳常率本標暗從上道襲横山，爲奇兵以擬義安賊背。阮文張調撥水兵從海道襲賊水屯，以擣賊腹。黎文悦與黎質調撥步兵從中道直進，以衝賊面。阮德川率象軍由源頭渡瀘江以備差遣。神策參軍阮致和與現布政留守阮有同檢督

漕船，繼給軍餉。諭凡軍捷馳報御營，便命進駕。

時賊董理阮文慎鎮守義安，聞大駕親征，自督水步諸將分道屯禦。既而阮文張水兵抵洊海口，破賊海屯。賊都督阮文五、阮文六走竄，張進河中營克之。黎文悦步兵遏横山，與賊戰於抾營。明威正衛尉阮光攬冒陣戰死，大軍乘之攬，清華貴縣人，直抵大奈，賊走永營義安鎮莅。

捷聞，帝督諸軍渡瀘江進發。六月庚子朔，駕至河中營駐蹕河中屬奇華縣，黎朝留屯鎮城。，命左馬小侯諸隊先往修理前路。驛舍水軍報：阮文張入會統海門會統門，在丹崖社海分，亦名丹崖，有兩山卓立海中，（名以雙魚山）門大而深，由此門入可達永營。，攻賊羣木堡，大敗之，獲其船砲糧械甚衆。步軍報：悦與黎質進青龍江，奪麒麟倉，獲僞岳之子麟，進克永營，賊協鎮阮霑自縊。少尉鄧文騰，水軍統領阮文岱與鎮臣阮文慎走仙里演州府城，悦乘勝直抵仙里，慎與騰、岱走清華，賊都督意降，我軍克義安。吴侶時有讀史詩云：「平西將士渡明靈，驩愛山河爲震驚。失陣已聞俘賊子，截流猶且役民丁。握籌執政先輸國，畫餅將軍再棄城。何處層樓空往迹，可憐僞武費經營。」

帝聞報，促駕進行，癸卯，至義安城駐蹕。閲船艘，揀軍實，檢糧儲，度里路。數日之間，庶務就緒，賊都督陶文虎率雄象七匹降。帝令牌報前路軍進取清華，召上道贊理鄧陳常回詣行宫，候議兵事。命副將潘進黄代領上道兵象，聲應步軍，并探僞耀行走蹤迹。

先是，耀與武文勇自平定攜黨奔竄，所過諸蠻册有捍禦者，力攻而過。數月之間，糧盡兵散，至歸合下香山，聞義安既破，遂過清漳，渡青龍江，將取路潛回北城。猝與我左營副統武允文、前屯正統黎德定遇，將卒疲病不能戰。耀與其黨徐文昭、阮文甲、黎文興、阮文緡等就擒，收其雄象七十六匹，解納行在。

帝命交黎文悦鎖禁，仍令上道兵及諸所在緝拿僞勇務獲。陳常自上道轉回，獻所俘僞光中之子七及賊都督阮文六、阮文五。帝命誅之，兼飭平定城臣知捷，以快軍心。

帝問常與阮德川曰：「今賊將中，看無人面，勢必不能敵我諸將。大軍此行，定取河北，未審僞光纘能死或降與走如何？」德川奏曰：「光纘見事遲，且爲人無氣，辨一死難，降而我讎未答，懼不免誅，料他惟逃策爲上。然鄭晏都能逃，以有麟洋、建川爲之左右；黎昭統能逃，以有黎亶、陳案爲之先後；他無世臣，無戚族，無護衛士，無忠義民，炎甸江山，均無容足之地，計必先走京北，間道如清，仍恐行間不免阮莊之厄。」鄧陳常奏：「請密飭前道軍，係到山南，上即派别將往截北道，纘當就俘。」

帝令飛報黎文悦知辨，準陳常留鎮義安，又以軍中餽餉之運水陸兩難，令陳常姑從辛酉年例，徵丁田關津物産諸税，以充軍需。車駕將發永營，諜報慈駕已至春京。

初，帝建後殿於嘉城、定城，以奉國母，後每自將討賊，克捷輒奉書馳白。既復歸仁，道路無梗，即命黄曰纘、陳大律、鄭玉智、宗室廉往嘉定奉迎。至是慈駕及諸宫眷抵京，國叔昇率百官迎接，遣内馬副隊黎文鄧詣奏行在。帝大欣慰，遣使請安。軍諜報稱：前道兵已克楊舍。正是：風迎慈幰開皇路，電擊軍營奏武功。

【校勘記】

〔一〕「聽權取民糧量發」，「聽」字原文爲「咱」，爲越南漢字俗體，今改回。下同。

第二十七回　滅賊黨僞主纘就俘　設治官前軍誠受鎮

却説：楊舍是清華内莅所，賊弟僞宣公光盤留鎮，司馬阮文用、阮文賜屯禦官軍，董理慎、少尉騰、統領岱輔盤留守。黎文悅步兵驟至，文用、文賜退據三疊山在宋山界首，爲清華内鎮重關。山峙四圍，路行其中，左右顧視，形如覆盆。垂盡處兩壁屹立，中道一路往來，俗傳孔路禪師筍口。吳午峯詩有云：「魚箭天控九真關」即此。，光盤與董理慎爲步兵所獲，少尉騰、統領岱降。悅乘勝進三疊，文用、文賜奔山南上，悅克清華外，賊都督才降。

馳報捷奏聞。癸丑，駕至清華内，歷觀山川形勢，委員詣省天尊山陵，召布衛鄉老，問知黎朝故事，因問：「顯尊嫡派有與？承祀何人？」鄉老奏言：「有黎維祶是維祇長子，保樂之戰，祇爲僞光中所殺，維祶潛隱何處，近未之聞。」帝喟然曰：「平吳功德，雲仍乃爾衰微，朕當爲延其祀。」正浩嘆間，諜報僞勇爲午舍民所俘。既而范玉璞、范玉瑞等解將武文勇及其黨胡文恬、阮文點奉納，帝令送交前道軍並與僞耀鎖禁。小侯隊長奏言：「何功泰率所部上謁。」詔侍者入泰，帝問：「招討使宋山丁達表年前請回清義山南招募義勇，竢應王師，今何没見消息？」泰言：「表至北城，糾合義勇，遇賊力戰已死。」帝

問：「參贊萬寧武伯梃前往招諭北河，何無來音？」泰言：「梃回義安，已爲賊害。」帝問：「招討使東城武元諒爲僞垂所殺，妻黄氏欣願領密旨，再往北探賊情，去何不返？」奏言：「民招募豪目事泄，僞光垂拿獲，不屈而死。」

帝令禮臣議加贈典，賜之祀田，復諭泰曰：「賊山南上下鎮將，敢敵吾兵與否？」泰言：「師行勢如破竹，孰敢攖鋒？」帝乃準泰隨軍候調。召阮德川，賜之郡公爵，令鎮内清華。御駕進程，陳文信督軍前導。水軍報阮文張兵船直抵山南下渭潢江津，海匪統兵楊七元、吴三仝登陸拒戰，張麾兵夾擊擒之，賊都督阮文壽舉城降。帝即飛飭聽張權留守城，宋福樑與陳公憲率所管兵船前進珥河大江爲步兵應。

步兵驛奏：「黎文悦進克珠球。」帝令駕進清華外鎮，牌報前道步兵仍駐珠球，著黎文悦飛騎轉回御營，候陳軍事。悦回領密諭機宜，復轉軍次，即與范文仁、黎質號召屬將言曰：「都督武職，臨陣當志馬革裹尸。我朝施耐奏捷以來，降僞都督與走僞都督共若干人。西山有都督底官辱漢金革，諸將行軍，勉作真都督，以稱上心。」遂分步軍爲三：一支由青廉轉應和進慈廉，爲左翼；一支由南昌轉金洞進嘉林，爲右翼；一支由中道進纓橋、塢門，爲鑾駕清道。三道兵排列，擂鼓而行，環道人民争先觀看。只見一道兵轉南昌行，軍仗鮮明，象棚上坐一大將，容貌温雅，曰：「此智將，必范文仁。」一道兵轉青廉行，軍容齊整，象棚上坐一大將，顔色威嚴，曰：「此勇將，必黎宗質。」一道兵由平陸官路行，隊伍分行，象馬交驟，仗中一員大將，騎象指麾，形體短小，曰：「此人帶煞，疑於無陽，當是左軍黎文悦。」「步將如此，海軍可知，吾儕小人，當於道上結彩焚香，以迎新主。」

帝時駐外清華，令掌奇吴文楚權領鎮守，駕由山南下進珠球，賊都督和、協鎮信降，諭問：「僞纘有

無防截何道？」和言：「賊主勢窮將竄，前途無阻。」帝命副將阮廷得留鎮山南上，傳令三軍啓程。軍諜報稱：「阮文撰拔赤藤庫，張福鳳克玄邱堡，三道齊進，已克昇龍。」帝問：「已未俘獲僞纘君臣？」軍諜奏稱：「官軍未到大羅城四五十里，僞纘與其弟光垂、光維、光紹，司馬阮文用、阮文賜，都督秀，謀欲率兵相抗，光垂以將士無戰心，扶光纘先棄城走。官軍抵城，纘已渡珥河北去多時。」帝即令飛馬報左軍悦，刻急分撥大兵追拿光纘。俄而前軍報稱已獲光纘。

緣纘走過昌江，夜宿壽昌寺，村民劫之，從兵盡散。光垂縊，秀與其妻亦自縊。光纘爲鳳眼村民名褸簷所獲，光紹、光維、文用、文賜别路奔竄，亦均被擒。適我追兵猝到，檻送北城，岩候獻駕。

庚申，駕進昇龍，黎文悦與諸將奉迎乘輿入城。時當清嘉慶七年，而我高皇用兵已二十五年，始克成功云。

却説：北河自己酉年黎皇奔清，僞光中據有其國，至辛酉年僞寶興竄昇龍、壬戌滅，父子竊國十有四年。暴政虐條，人心厭亂，故王師所臨，兵不血刃。旬月之間，得鎮十四，府十七，縣一百五十七，州四十。北河處士吴僙有咏史詩云：「十三宣鎮此江山，飛渡雄兵指顧間。帆檝影聯瀘珥窄，旌旗色炯斗牛寒。倒戈僞將離心易，銜璧降君忍淚難。帝伯幾回殊影響，輿朝宗社奠重關。」

時帝既進城，諸將扶帝登旗臺，觀望山川形勢，久之。黎文悦與范文仁請帝御敬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諸道管佐，以次獻俘。北城四輔及上游諸鎮，降或逃竄，次第底平。惟諒山賊守臣未肯歸降，宣興、太原諸土酋，猶懷觀望。帝令都統制黎文豐率先鋒兵巡略諒山，賊鎮守黄文金、協鎮張文錬以城降。帝令禮部修文誥騰諭藩酋，開示禍福。宣、興、太原三鎮土酋，儂福廉、麻世固、世澤、世而、丁公、旺公、貞

公，兼阮廣照、阮克張、潘伯、奉琴、因元、黎金工，相繼朝見。帝乃宣諭西山僞官，聽其出首。又論北河豪目有懷忠憤，不受賊黨驅策，避聚山林。今逆賊既除，車書共道，宜各解散義兵，投納軍器，由所在地官表聞，隨才録用。諭下，遠近聞知，諸僞臣文武官吏各詣行宫投首。豪目黎惟達率部曲四百人，具將軍械納於清華内督鎮阮德川以聞。準達赴候行在，部曲許回安業。既乃以北河大定，布告中外，略曰：「朕自克復京城，賊徒北走，二百年疆界，山限風移；十三省承宣，水深火熱。討罪安民，正不容緩。月前十七日，水步發京師。二十一日，大駕啓行。六月十二日，水兵進渭潢。十七日，步兵抵昇龍。二十一日，大駕進城。賊都督虎、意、才、和、信，少尉騰、統領岱降，都督五、董理慎、僞岳之子麟、僞惠之子七與僞宣公光盤獲。僞主光纘及其弟大宰光維、元帥光紹，臣司馬用、司馬賜並爲京北民捉獲。僞康公光垂與協鎮霑、都督秀縊。賊少傅耀、司徒勇與其黨胡文恬、徐文昭、阮文甲、黎文興、阮文縉、阮文點，前自平定逃回，均於清義界首被擒。賊黨悉平，大勳用集。」所在聞誥，鼓舞太平。尋以平西事移報南關，總督遣使如暹羅及萬象、真臘告捷。大會諸將，議置治官，鎮每鎮守一，協鎮一，參協一。

命武臣統制、掌奇、該奇，文臣參軍、僉事、翰林、侍書，分理鎮務。阮廷得前鎮山南上，著阮克寬協鎮，阮公員參協。吴文楚前鎮清華外，著黎文弼協鎮，阮名燦參協。吴文語鎮守京北，陳公憲鎮守海陽，張福鳳鎮守山西，黎廷正鎮守諒山，黎文念鎮守太原，阮文堅鎮守興化，阮有道鎮守廣安，黎文進鎮守高平，武文忠鎮守宣光。段大慎、吴德俊、黎得秦、吴文宛、阮德滋、蔡文元、阮曰機、黎文正、黄仲慕均協鎮。阮文璜、阮公功、陳國高、黎明暉、黄文堂、阮世忠、阮文金、阮文儀、武廷進均參協。山南下權鎮阮文張，清華内權鎮阮德川，聽詣昇龍。陳公賴代鎮山南，宗室障代鎮清華，阮文讜、武允文均協鎮，阮登基、黎

曰義均參協。

昇龍爲北城重地，武功初定，民物一新，非重臣不能鎮。帝以前軍平西大將軍誠郡公功高知書，且識治體，可鎮全城，以制羣動，乃命右軍平西將軍郡公阮黄德代鎮平定，兼領富安、廣義二營。加阮文孝爲右軍副將，從鎮公務。升管先鋒營阮文性爲掌營，行延慶按鎮，兼管平康、平順，凡關緊戎務，内從嘉定，外從歸仁，相爲策應。諭嘉定守臣阮文仁嚴飭四營守將，巡緝地方，以固南邊保障。召阮文誠緊詣昇龍，命爲北城總鎮，賜之敕印，内外十三鎮均聽節制。凡黜陟官吏，處決詞訟，事得便宜。誠奏稱：「北城事繁，請設户兵刑三曹，分理城務。」帝從其言。召鄧陳常於義安，升黄曰纘爲都統制代領鎮守，阮懷瓊爲協鎮，阮春淑爲參協。常既至，準授兵部正卿，阮文禮嘉定平陽人，辛亥試中格，補翰林。爲參知，户部阮允謙爲正卿。允謙，承天香茶人，贈吏部阮允統之弟，宋福淡舉爲翰林侍學。時爲平定該簿，召詣北城，令掌户部，兼領工曹。

阮廷慶爲參知，刑部范如登爲正卿。如登，原廣南人，父徙嘉定。登爲人有器識，歷從戎還，文甲參謀，以積勞升刑部左參知，與阮文仁清理永鎮滯獄。從征歸仁，賊以城降，登隨武性管詞章，收發糧餉。尋往平康蠻册督辦軍需，轉吏部參知，復往洞海與阮文張鎮廣平。時從駕北城，令掌刑部。

阮文蘊爲參知，準從鎮將莅事，授阮嘉吉爲勤政殿學士。嘉吉，北寧文江人，故黎進士。淹僞歸仁督學，與僞總管清、尚書樸歸順，準升學士。辨北城詞章。

奉天府今懷德輔隸北城，置按撫、宣撫使各一，命掌奇阮伯釧爲按撫使釧初南投，官授衛尉，歷從行陣，與賊戰，爲賊砲所中，折左臂。參軍黎文明爲宣撫使。諸鎮府縣，清義與山南、海陽、山西、京北府置管府一、知府

一，縣置知縣一，以該奇、參軍與故黎鄉貢及北河士子上封事中選者補之。廣安、諒山、太原、興化、宣光、高平與清義之土府縣州，仍以土官管領。諒山自南關至油村隘屬文淵州接夾内地，使部往來由南關，解送人犯由油村。黎舊置左右守隘二號，諒山鎮臣請以舊守隘阮廷銘、阮廷珅爲之，準授銘爲正首號，守南關，珅爲副首號，守油村。隘官吏遵旨奉職清楚。諜報：齊桅海匪，擾掠萬寧，乞兵捕勦。正是：

冲霄健翮高飛鳳，翻海狂波强吼鯨。

第二十八回　修文事追定祀典　謹武備分揀額兵

却説：齊桅海匪張亞禄僞稱統兵，嘗臂西賊，抗拒官軍。日麗之敗，潛竄萬寧洋外，肆行抄掠。廣安鎮臣以聞，帝命宋福樑與阮文雲率舟師討之。兵至雲屯海口，遇匪船十五艘，擊破之，斬匪渠鄭七及黨夥甚衆，俘亞禄等十餘人。帝以風水晩候，詔撤兵還，著沿海諸地方嚴加防備。令廣安送俘欽州，又命北城鎮臣械送俘匪楊七元、吴三仝等於清，因移書兩廣總督，問以邦交事宜。遣吏部僉事黎正路、兵部僉事陳明義候命南關。

既乃論社民捕賊功，京北民獲僞主纘，賞田三百畝。清華民獲僞臣勇，賞田三十畝。各復其身，諭水步諸軍賞之錢二萬五千緡，放諸營衛病兵回京休息，沿途諸地方給賜日程口糧。

帝思攻戰艱勞，軍士之力，而臨陣機宜，盡忠報國，則在將臣，詔諭曰：「己未庚申間，積歲用兵，將士從朕於富安、平定，或孤守城而殉節，或臨堅陣以捐軀，一腔義氣，可對神明，倥偬之秋，未遑旌表。今戎衣大定，四海永清，崇德報功，此爲首務。」其令二營立廟祀之。平定建廟二，一在平定城中八角樓前，

祀武性、吴從周，及城内陣亡病故，贈掌奇至該奇凡二百六十八人；一在施耐獨山，祀武彝巍、宋曰福，及諸廣義至施耐陣亡病故，追贈掌奇至該隊凡六百十九人。富安建廟於虬蒙、巋嶼，祀枚德議、尊壽榮，及諸柿市至富安陣亡病故，追贈掌奇至該隊凡五百二十六人。置祀田，定祭典，命留京大臣權建太廟於皇城之左，俟回鑾日，祗告武成。勑嘉定鎮臣曰：「嘉定是中興之地，經建廟宇，以奉列聖嗣。」凡一切典禮，準鎮臣代行。

天尊山陵在宋山縣，是本朝發福之地，詔揀貴鄉民三十人，奉直陵廟，上伴總民充屬隸服事。孔聖廟在昇龍城外西南，黎祖廟在昇龍城中西北，帝皆親謁行禮。命禮臣設壇祭山川之神，召宣、太藩臣，訪求黎後維祄。祄時潛隱太原，依土酋麻世固，聞命詣謁。

帝準封爲延祀公，給祀田一萬畝，祀民一千人，詔曰：「王者建國，推崇先代之後。黎氏自開國至中興，前後二十五君，中間雖屬綴旒，猶爲共主。西山僭干，廟宇堙廢。今朕肅將天威，混一區宇，思崇典禮，以存黎緒。維祄顯宗嫡派，而不能守國，奔播於清。爾父維祇，能於顛沛之餘，以身殉國，猶爲黎後有人，特封爾爲廷祀公，世襲爵位，奉守黎廟祀事。尚其虔修禮節，以保同庥。」

又給鄭族祀田五百畝，令鄭楈監其祀，詔言：「爾鄭先祖，本是姻戚，中間南北分疆，並屬往事。自黎祚告終，鄭祀久廢，朕思瓜葛之親，準爾監守鄭祀。」黎後各支與鄭族二百四十七人，兵徭身稅並免。黎朝功臣子孫爲西山所夷，下同編户，命録故黎開國功臣三十三人，中興功臣一十五人，列爲考功第一第二，準賜後裔各一人饒廕，以弘報功之典。於是故黎舊臣阮維洽、黎維亶等相繼朝謁。洽，附翊進士，官黎侍郎；亶，安豐進士，官黎督同。帝準以洽爲侍中直學士，亶爲金華殿直學士。進士青威黎輝瑨、

望瀛吴遲、彰德阮廷賜爲太和殿學士。清漳阮瓃爲金華殿學士。永順武廷梓、慈廉阮輝儻爲勤政殿學士。唐安范適與良才鄉貢武楨官黎參知。爲侍中學士。

諸學士既拜命，日候清問，因議科舉法，諭曰：「科目坦途，誠不可闕，必須教育成材，然後鄉試會試，可次第舉行。」乃置北城諸鎮督學，以諸新學士臣充領。奉天阮廷賜、京北黎輝瑨、山西吴遲、海陽武廷梓、山南上阮瓃、山南下阮儻既又議封北河土酋官爵。清華上道統領何功泰糾集土目應義有功，賜郡公爵。宣光、興化、太原諸土酋儂福廉、麻世固爲宣慰大使，侯爵。餘爲宣慰使、招討使、防禦同知、防禦僉事，量賜侯伯有差。於是黎朝舊臣及藩酋等相率上表勸進。

却説：帝自進駕昇龍，分鎮治，明政刑，論功命賞，凡北城合行事宜，漸各就緒，黎族、鄭族與黎文武舊臣及諸藩酋表請早晉尊位。帝諭曰：「歷代帝王，稱號不同，而君國子民，其義則一。朕初在嘉定，先正王位以繫人心。逮收復舊京，下詔改元，亦足以明正始。今元惡就擒，戎功耆定，諸臣交章勸進，推戴之情誠爲諄切。且我國自趙武以至丁、黎、李、陳，世稱帝號，簡册可徵。第國家締造伊始，瘡痍未起，疾苦未蘇，澆風瀉俗，未盡丕變，虐政弊端，未盡釐革，一切民情國計，籌盡方殿，若遽偃然自處，非朕意也。」乃令文武諸臣條上時事。

嘉定鎮臣阮文仁上封事，請行賑貸蠲雜税。帝以西山虐政，民瘼未蘇，而武功大定之初，需用尤廣，勢難一概蠲除。海陽、至靈殘弊爲甚，免租税一年。義安清華外免夏徵，諸有流民，租庸盡免。諒山免關津税。餘諸産税，歲分四季例輸。内外諸鎮無雕弊實情，正供依例。關津潭礦諸税，量徵半年税錢，以充國用。官吏徵收，每百緡以其一爲寓禄錢，例外芺蒥錢、給憑錢西山舊例並禁。又命户部製方升碗新

式，收支糧粟，俾得均平。阮文誠奏請揀北城兵。初西山揀兵，既照丁籍，[illegible]　　　，每有徵發，輒復盡驅爲兵，民多苦之。

帝命誠與諸鎮臣議定其制，準阮文張、黎文悦、黎質、阮德川、鄧陳常分揀京北、山西、海陽、山南上下、清華外諸鎮，照甲寅常行簿，七丁取一，補中前左後四軍及神武軍，與奮翼營諸奇隊。范文仁揀義安、清華内諸鎮，五丁取一，補神策軍諸營衛。以軍士從征有功勞者，量授官職，使率新揀兵。宣光、興化、太原、諒山、高平、廣安六鎮，準令鎮官揀點十丁取一，置爲土兵諸奇隊，以土目分管，各從鎮官差派。奉天府爲昇龍附郭，雜役繁多，免揀。

又定北城鎮給兵丁禁例九條。揀兵宜擇多丁强富，毋得仰使僑寓孤窮。操揀兵丁，須圖陣精熟，部伍整齊。前後社民私課及豪富子弟營求換給，以致朝補暮換，兵不精練，嗣凡充伍，毋得換易。兵逃傕責不獲，即以父子兄弟充填，無則別擇。逃兵拿獲，初次責笞三十，黜爲火頭，再犯處決。逃兵回貫，爲人發告，逃兵與社長并按軍法。所告是隊内人，除免兵徭，終其身別令社人擇替。若別人告覺，責收逃兵鄉貫里役錢五十緡充償。兵丁前爲西賊揀補，間有投降，及官軍擒獲，現充軍伍者，各聽回貫應選，照數批除。其已蒙朱示爲該隊隊長，不在此例。新填兵丁，社民備給人每布槖一，重布戎衣一，腰褲一，及縫錢五陌，納在城臣，隨便製給。新兵已有糧餉，社民附養月錢一緡，歲給黑布巾一，黑布單衣二，布褲二。民社有公田土，照給口分，例外私點田糧及洲土者禁。新揀兵應伍，所管官科斂營私有罪。諭之曰：「衛國不可無兵，古人寓兵於農，所以保民。朕求古爲師，兵民之政，深所注意。昨議揀兵，分立軍支校隊，隨所換戍，蓋使之服習水土，保其家鄉。因念西山取兵無制，而管領擾弊多端，小民欺詐成風，苟求濟事，朕駕北城，已丁寧訓飭，猶慮愚民頑風未革，動及刑威，不教而殺，在所不忍。茲增定禁條，當各懲戒。」

又頒諸軍營禁令五條，議置鎮及府縣吏役。山南上下、海陽、京北、山西均漢民，謂內五鎮，鎮設左丞、右丞二司，司設勾稽、該合、首合各一，屬司二十二人。府設題吏一，通吏十，縣設題吏一，通吏八，皂隸各五十人。義安、清華內外諸鎮如之宣光、興化、高平、太原、諒山、廣安，儂土雜居，謂外六鎮，鎮設左右二丞司，該合、首合各一，屬司十三人。整頓一番，事有定制。乃命自昇龍至義安各建沿途行宮。山南，河洄驛、富阮驛、洞靈驛、求珠驛、安富驛。清平，福庵驛、館貂驛。清華，屏和驛、楨山驛、泰來驛、蓮舍驛、科場驛。義安，瓊華驛、香靄驛、西壘驛、金溪驛、勇決驛、度遼驛、丹制驛、右溪驛、有樂驛、球營驛、神投驛。共二十三行宮。著陳文能率戰船解僞光纘及諸俘賊回京。

暹羅遣使來賀，真臘遣屋牙書、盆牙滅來獻方物，帝派官往答其禮。萬象遣使奉國書賀捷，且請鎮寧之地。這鎮寧即古蠻盆，黎洪德親征，置爲鎮寧府，隸義安統金山、清渭、景淳、光榮、明廣、光瑯、忠順七縣。接萬象界，黎朝維襘占據三十餘年，險要足恃。帝以萬象有助兵上道之功，準從所請，著義安鎮臣割以畀之。興化鎮目奏稱：「南掌國王昭温猛自雲南回，請詣昇龍拜謁。」正是：龍興始創唐朝業，鹿走遑分鄭國憂。

卷之六

第二十九回　定邦交欽受中朝册封　晉尊位追崇先帝徽號

却說：南掌別名牢龍，俗稱老撾家。温猛乃其國王昭楓之子。楓死，猛年二歲，楓兄慈乍據有其國。猛稍長，疑慈乍害己，内投雲南，訴於清，清帝賜之敕印。猛招蠻兵攻慈乍，至芒弭，爲慈乍所敗，遁往芒緍、芒慮間。後懷敕印寓昭晉州，聞我既定北河，因興化鎮目詣謁行在，奏請援兵回國。

帝以天下初定，未遑處置，復令歸寓昭晉以俟。時北河舊臣表請建都昇龍，詔下廷議，南圻文武諸臣奏言：「本朝肇基順化二百餘年，今上龍興，奄有全越，正猶湯以七十里之亳邑，肇域四海，文以一百里之岐山，肇造區夏。祖尊故地，險要全關。昇龍雖歷代故都，然殘破之餘，旺氣消歇。且以今形勢言之，地無重險之固，居僅一偏之安，事出不虞，勢難遥制。請且駕還富春，先壯宸極，而於南之嘉定，北之昇龍建二大閫，鎮以重臣，使之大小相維，緩急可恃，則邊方無外顧之憂，而神京有内重之勢。」復相具表以進。帝諭曰：「所言允協予意，準議回鑾。」命武曰寶揀擇標屬，分管諸城鎗砲。黄文點升中軍副將，張進寶仍前軍副將，阮廷得管神策衛，阮文瑞升掌奇衛瑞，原上道將軍，以擅回嘉定，降該隊，守清洲道。，各領所

部支衛兵卒留戍北城。升陳大律掌奇律，籍永隆，官制誥，改武職，有征伐功。，代阮廷得領山南上鎮守。召總鎮阮文誠，諭曰：「北城之事悉以委卿。」誠拜領命。乃令范文仁、阮文張、阮德川、黎文悦、黎質率諸屬將扈駕，秋九月凱還。鄧德超製《回鑾九曲歌》，令清義歌工行奏御前侑駕。既抵京師，命禮臣蠲吉，大告武成，獻俘太廟。僞主纘與僞弟光盤及僞臣耀、勇等盡法懲治。改西山邑曰安西邑，以識武功。

朝臣或有言曰：「光中雖得罪於本朝，然亦英雄之主。觀其以棘矜起兵，而取富春易於瞱郡。躬將以駕昇龍，則戕鄭主；驅兵以誅阮整，則走黎皇。摧大清援北之師，玉洄戰而吴人挫刃；破萬象扶南之旅，鄭皐滅而牢長焚巢。稱王稱帝，人莫誰何。若武若文，臣胥畏服。占天文者有衆星朝南之懼，考地鉗者有入帝中國之憂。使非天警驕恣，而空中之雷三奪其唬；神厭淫亂，而夢中之棒再擊其頭。將三層之樓，可作永都之勝；雙魚之山，不來淺水之讖矣。光纘以孱弱之資，襲崇高之位。委其國於姦舅，而不能有爲，失其馭於權臣，而弗克自立。歸仁圍而施耐撤其重屯，澄河戰而春京亡其僭座。東皐之奔，衄賊鋒於瀘水；壽昌之刼，鎖囚檻於濃山。不以自己之鴆孝公者裁其身，而以其父之尸鵬忠者罹其酷。古有江東犬子，河北豚兒，當不如是之無恥。」黎質曰：「西事休題，今國朝新創，京城未稱雅觀，宜議營築。」於是奏請大發軍士營建京城。

帝命黎質與范文仁、阮文謙等董其役。黎文悦奏言：「前約將士以克復京師，立即放回休息。今京城既復，北河既定，或轉戍城鎮，或留築京城，連年積歲，未有還期，如朝廷信令何？」帝諭曰：「根本重地，必須一勞，乃期久逸。」悦固執不可。會廣義、石壁蠻擾邊，命悦提兵進討。悦軍既發，詔諸將議請封於清。召黎光定於嘉定，升兵部尚書充正使，禮部右參知黎正路、勤政殿學士阮嘉吉爲甲乙副使，如

清請封，且言：「我朝奄有安南越裳之地，請改安南舊號，稱越南國。」

時我前部使臣鄭懷德奉清帝命，準其取路前往廣西進京。適黎光定使部由南關發程，清帝詔令懷德仍留桂省俟發。癸亥四月，兩部使臣自廣西開船抵湖北漢陽縣漢江口起陸，歷萬里長城，逾古北口，八月，至滿洲之熱河行在拜觀。清帝嘉悦，準稱國號越南。命廣西按察使齊布森來錫封，著我使部同錫封使，由南關回國。廣西太平府王正堂以事咨移北城鎮臣阮文誠知會，誠馳驛奏聞。帝將幸昇龍，令往石壁軍次，召黎文悦回京聽候。悦時既破惡蠻，按兵茶曲，承命引還。詔與范文仁、阮文謙從國叔昇留守京城。阮文張、阮德川、黎質等率軍扈從。

秋九月，大駕北巡，至清華，令阮德川領步兵先赴北城。鎮臣阮文誠報稱：「海匪抄掠廣安。」時齊桅匪黨烏石二掠廣安白藤，侵入海陽古法。事聞行在，帝命阮文張與黎質領水兵前往，與海陽鎮臣陳公憲、北城守將阮廷得、兵部正卿鄧陳常督兵會勦。匪船不支，望洋東走。張以捷聞。時御駕已抵昇龍，即命阮文誠經略海陽、廣安，規措戎務。相形勢，設莅堡，著阮文張權領城務。飛諭諒山鎮臣，準備頓使儀物。鎮臣黎廷正奏稱：「清使漸抵南關。」帝命張進寶與兵部鄧陳常、參知阮文禮充關上候迎命使。范如登與副將陳光義、參知黎曰義往京北界首，刑部左參知阮登祐與都統制潘進黃往嘉橘公館，都統制潘文趙與户部阮允謙、參知阮廷德往珥河津次，各備接使禮儀。既而齊布森抵城，我二部使臣亦至復命。帝令宗室暻護款布森，蠲吉行宣封禮。鄭懷德充通譯使，阮文誠充受敕使，范文仁自京蒙召赴城充受印使。

嘉隆三年甲子春正月，邦交禮成，齊布森北歸。詔阮文誠擇可使者，誠以黎伯品對。品，嘉定平陽

人，翰林制誥黎伯評之子，起家國子監侍學，遷翰林，出爲鎮定記録。時現廣南該簿，爲人博涉文史，有專對之能。帝以誠聲題，準升刑部右參知，充如清正使，與甲乙副使陳明義、阮登第兼遞謝恩、進貢二禮。伯品既出關，帝諭阮文誠以經理鎮務，要使盜息民安。乃命范文仁、阮文張、阮德川、黎質等扈回京師。

却說：大駕回至清華，帝率從官謁拜天尊山陵，命鎮臣督造原廟，以崇肇迹初基。至義安，渡瀘江，帝喟然嘆曰：「壯哉山河！天限南北。」北爲北布政，屬義安。南爲南布政，屬廣平。阮德川奏稱：「昔我賢王，進破鄭兵。今我御駕，進滅西山。雖威嚴有赫，亦瀆神效靈，望賜懷柔之典。」帝命設壇諭祭而行。抵京，國叔昇扈帝謁長樂宮，乃議修理山陵，規造郊廟，營建宮殿，砌築皇城。黎文悦、黎質與范文仁、阮文謙、阮文張諸大臣分董其役。尋命諸臣分揀南兵，平順、延慶、富安、平定三丁取一，補五軍五保及水軍象軍。廣義補六道奇兵。廣南補神策五營水軍各衛。廣德、廣治、廣平補侍中十衛並侍内各衛。廣定四營八丁取一，補邊雄、藩平、定威、永保各奇，留戍城鎮，以壯藩翰。出阮文張爲嘉定總督。召阮文仁來京，令會文班參考條例。仁言於國叔昇與廷臣文武百官，上表勸進再三。帝俯狥輿情，奏知王太后，命禮臣備禮祇告郊廟，即皇帝位。時嘉隆五年丙寅春三月日，當清嘉慶十一年也。

帝既晉尊御正殿，受百官朝賀，議尊列聖徽號。諭曰：「敬尊愛親，孝所以爲大。報功崇德，禮所以爲厚。朕受命於危難之間，頓而復起，維天維祖宗實篤光眷於朕，故能再造社稷，恢拓封疆。追思列先王積德累仁，二百年勤施，於朕食報。而廟禮未加其盛，興言孝思，何以對越？」其令文武臣僚議上列先聖王、列先王妃尊號廟號。羣臣議上，靖王爲肇祖靖皇帝，廟號肇祖，陵名長原。妃阮氏爲

靖皇后。陵與肇祖合葬。仙王爲太祖裕皇帝，廟號太祖，陵名長基。妃阮氏爲裕皇后，陵名永基。佛王爲孝文皇帝，廟號熙尊，陵名長衍。妃阮氏爲孝文皇后，陵名永衍。昭王爲孝昭皇帝，廟號神尊，陵名長延。妃段氏爲孝昭皇后，陵名永延。賢王爲孝哲皇帝，廟號太宗，陵名長興。妃朱氏爲孝哲皇后，陵名永興。次妃宋氏爲孝哲皇后，陵名光興。義王爲孝義皇帝，廟號英宗，陵名長茂。妃宋氏爲孝義皇后，陵名永茂。明王爲孝明皇帝，廟號顯宗，陵名長清。妃宋氏爲孝明皇后，陵名永清。寧王爲孝寧皇帝，廟號肅宗，陵名長豐。妃張氏爲孝寧皇后，陵名永豐。武王爲孝武皇帝，廟號世宗，陵名長泰。妃張氏爲孝武皇后，陵名永泰。定王爲孝定皇帝，廟號睿宗，陵名長紹。封武王世子昊爲宣王，立祠於龍湖。新政王爲穆王，建山墳於龍湖，合祀宣王園廟。議上皇考尊號，羣臣表言：

生成之謂罔極，故孝重顯揚。愛慤之謂不忘，故禮先論譔。惟我皇考，啓聖發祥，在九重爲至親，於四海爲獨尊。雖潛陽未顯，雷聲積於淵嘿，而德厚流光，豐水裕其燕貽。無憂惟文，爲子以武，故子有天下。尊歸於父，誠宜視列祖而製鴻名，聯九廟而崇別號，庶幾上慰靈爽，仰瀉孝思。」

帝準廷議，奉尊興祖爲孝康皇帝，廟號興祖，陵名基聖。命鄧德超纂輯天南世系，起自肇祖至於睿宗，又上追澄國公，以明肇祖之所自。後紀孝康帝，以明帝躬之所自。上下二百餘年，凡世次功業，至誕辰忌辰，陵寢方向，準各備載，以示後人。

又奉金册金寶尊王太后爲皇太后：

册文略曰：「孝莫先於立愛，禮莫大於尊親。王太后化式庭闈，利施社稷，福貽子姓，澤被臣民，積功累仁，以有今日。臣惟發育之功，與天無極，恭上尊號爲皇太后。名惟德稱，長侔兩曜之

輝；福自天申，益衍九如之壽。」

命謙郡公范文仁與户部阮奇計奉册寶，封王后宋氏爲皇后。

册文略曰：「純坤之體，配乎乾元。王化之始，基於内治。王后宋氏司朕壼職，曩在播越。朕念后焦勞於外，后勤相於内。夷險備嘗，甘旨盡孝，珩瑀之懿，式範庭闈，《關雎》之風，化成天下。朕念后位於内，與朕同治宫中之職，必本諸朝，晉封爲皇后。后其勖修内政，祇勤於德，每思義而有光，克篤其慶，永承庥於無斁。」

諸大禮告成，追贈太后祖福兼爵郡公，父福忠爵綿國公，立祠於富春，名毓德祠。后高祖宋福德侯爵，曾祖宋福揚、祖宋福誠爵並郡公，父宋福匡爵國公，立祠於富春，名宋公祠。命禮部設壇賜祭陣亡將士，追贈從難中興諸功臣祖父母，一品三代，二品二代，三品一代。準在京師建立開國從難中興三等功臣廟宇。定功載，置祀田，歲以春秋享祭，登秩百神。宣詔覃恩，大赦天下，在朝紳胄及諸鎮臣相率朝賀，奉表謝恩。阮文誠在北河上表陳謝，並具重修昇龍城事以聞。正是：平南事業光前代，鎮北都城廣勝朝。

第三十回 北河故疆訂版圖 南圻邊地重經畫

却説：昇龍自李朝建都始名，陳黎相因，歲久頹圮。西山因其門闕旋而城之，制度大率簡陋。我朝都於富春，是城爲北河巨鎮，阮文誠欲壯大其城以備巡幸，乃與副將及在城文武議請營築。甲子秋末城成，復析舊三端門與東之東華、南之大興二門，取其磚石，按東西南北方位營起五門。乙丑秋工竣，具事題奏，欽旨賜名昇隆，誠勒諸石而銘之曰：

相維龍肚，形勝斯在。傘圓是維，富良爲帶。歷代有作，宅斯塽塏。雲物遞遷，山河不改。赫赫明命，用眷我王。義旅西平，天聲北揚。六飛進蹕，觀風省方。乃命臣誠，職此封疆。遥伏宸畫，修厥城役。載量事期，重新矩矱。五闞峩峩，百堞奕奕。皇威静鎮，王度增廓。保障之雄，永奠交封。蕩平遵路，輻輳同風。城以名顯，地以德隆。濃山珥水，長銘聖功。

既乃摺奏遞覽。會諒山土酋莫粲常糾黨竊發，僞號景春。協鎮黎維亶發兵擒獲，檻送北城，誠奏誅之。詔誠入覲，候質北河經理之宜。原北河是南國故疆。義安古越裳國，府九：德光府統縣六，天禄、真禄、羅

山、香山、清漳、宜春。演州府統縣二：東城、瓊瑠。英山府統縣二：興元、南塘。河華府統縣二：石河、奇華。茶麟府統縣四：新山、襄陽、永慶、富寧。葵州府統縣二：中山、翠雲。玉麻府管鄭皐州，臨安府管歸合州。布政別爲一州。又鎮寧府七縣，已畀萬象，源委見上隸之。明命改河華爲河清府，統奇英、石河，增置錦川一縣隸之。改德光爲德壽府，統羅山、香山、宜春、天禄，增置甘吉、甘門、甘靈三縣隸之。設爲河静省，屬於義安英山府，增置梁山縣，隸以清漳、真禄，後又取還鎮寧府。南界廣平，北達清華，哀牢在其西，大海處其東，山高水深(一)，風土重厚，號爲南州勝地。清華古象郡地，隸府四。紹天府統縣八：瑞原、永禄、東山、雷陽、安定、錦水、石城、廣地。河中府統縣四：弘化、豐禄、峩山、宋山。静嘉府統縣三：農貢、玉山、廣昌。清都府統縣一：壽春，州三：開椰、良政、岑洲。滄海在其東，哀牢夾其西，南界義安，北接清平，山奇水秀，旺氣鍾英，是黎朝本原之地。

清平舊爲清華外，原屬清華，隸府二。長安府統縣三：嘉遠、安謨、安慶。天關府統縣三：奉化、安華、樂土。南界三疊山，北接山南下。

山南下古貉龍國，隸府五。天長府統縣四：南真、膠水、美禄、上元。義興府統縣四：大安、望瀛後改豐盈、天本、懿安。太平府統縣四：瑞英、瓊瑰、附翼、東關。先興府統縣四：興仁、延河、神溪、青關。建昌府統縣三：舒池、武仙、真定。南接清平，北夾南上，東畔臨海，西界沿山。山南上隸府四。常信府統縣三：青池、上福、富川。應天府統縣四：青威、彰德、山明、懷安。里仁府統縣五：南昌、青廉、金榜、維先、平陸。快州府統縣五：東安、金洞、天施、芙蓉、仙侣。東南接海陽，南下西北接京北山西。明命以屬奉天府之壽昌、永順二縣，與屬山西鎮之慈廉一縣置懷德府，并常信、應天、里仁所管十二縣，設爲河内省，統以寧平，置真寧縣隸之。天長四縣又置錢海縣與摘先興府之青關縣隸之。建昌三縣並太平、義興二府所管八縣，設爲南定省。以屬山南上之快州府所管五縣與屬山南下之先興府所管三縣，設爲興安省，統於南定。

山西古文郎國，隸府六。國威府統縣五：慈廉、安山、丹鳳、美良、石室。永祥府統縣五：安朗、安樂、白鶴、立石、扶寧。臨洮府統縣五：山圍、青波、夏華、華溪、三農。端雄府統縣五：東關、西關、山陽、登道、三陽。廣威府統縣四：先豊、明義、不拔、福壽。南界清華，北接太原，京北在其東，宣興處其西。

海陽古交阯郡，隸府四。平江府統縣三：唐豪、唐安、錦江。寧江府統縣四：嘉祿、四岐、青沔、永賴。南策府統縣四：青河、青林、先明、至靈。荆門府統縣七：宜陽、沔山、東潮、安老、金城、安陽、水棠。南夾山南，北接廣安，東臨大海，西接京北。京北古武寧部隸府四。慈山府統縣五：東岸、桂陽、武江、仙遊、安豐。北河府統縣四：越安、天富、金華、協和。諒江府統縣六：鳳眼、右隴、安勇、安生、保祿、陸岸。順安府統縣五：嘉林、良才、超類、文江、嘉平。南夾山南，北界太原，西連山西，東接諒山。該五鎮爲昇龍城直隸。

廣安古交阯郡，隸府一：海東；縣四：橫蒲、堯封、安興、新平；州三：萬寧、雲屯、永安。東臨大海，西達重山，南界海陽，北接雲南。

興化古文郎國，隸府三。興化府統縣三：鎮安、安立、文振；州二：文盤、水尾。嘉興府統縣一：青州；州三：枚越、符華。西安府統州十：萊州、倫州、潭州、瓊崖、昭晉、合淝、綏阜、黃岩、醴泉、嵩陵。東連山西，西界雲南，北夾宣光，南接清華。

宣光古駱龍國，隸府一：安州；縣一：福安；州五：枚陽、陸安、大蠻、渭川、保樂。西夾雲南，東界山西，北連太原，南接興化。

太原古甌駱國，隸府二。富平府統縣六：平泉、普安、洞喜、大慈、司農、文郎；州二：定化、武崖。通化府統縣一：感化；州一：白通。南接山西，北界京北，西連宣光，東夾諒山。高平舊屬太原，隸州四：石林、廣淵、上琅、下

琅。在鎮城之西，與宣光、山西夾界。

諒山古駱龍地，隸府一：長慶；州七：七泉、文關、脱朗、禄平、安博、文淵、温州。南夾廣安，北夾隘關，京北接其西，高平連其東。該六鎮爲昇龍城外屏。奉天府管永順、壽昌二縣。隸昇隆城。誠鎮昇隆，北河均所統領，嘗稽辦興化疆事，奏請移咨清督詳核。昭晉、萊州及賴猛、刺猛、丁猛、校猛、蚌猛、弄猛疆界故事，祈委員會同，經畫地界。

帝以未遑邊務，寢其事，至是回京陛見。後以内外十一鎮，及諸府州縣地圖一百六十四本進覽，且言：「本朝拓地廣於前黎，請飭文臣會修輿志，以示一統。」

却説：國朝既復富春，西臣黎廷正獻十三道承宣版圖，關中險塞之處，天下郡縣之衆，帝經閲過，近差官度四至官路及諸鎮通路，經交兵部黎光定檢修《大越輿地志》。光定奏言：「南圻邊地，沿革所繇，與形勝所在，前志未明，乞飭鎮臣，緝究遞部，得使就編。」初，帝嘗閲諸營地圖，以肇豐府香茶、富榮、廣田置廣德營，是神京所在之地。明命改廣德爲承天，分三縣爲六：香茶、香水、富榮、富禄、廣田、豐田。肇豐府登昌、海陵二縣與廣平府明靈一縣置廣治營。廣平府豐禄、麗水二縣與布政内、外二州置廣平營，謂北直隸。北夾義安，南界廣義，東海際西牢、象山蠻。升華府濰川、醴陽、河東三縣，與奠盤府延福、和榮二縣仍爲廣南營。思義府彰義、平山、慕華三縣仍爲廣義營，謂南直隸。北夾廣治，南夾平定，東西與平治同。平定營升爲平定鎮，府仍歸仁，管綏遠、符離、蓬山三縣，北接廣義，南界富安，西控山蠻，東臨大海。明命分綏遠爲綏遠、綏福二縣，設安仁府，分符離爲符吉、符美二縣，與蓬山縣，設懷仁府，統以富安。富安營升爲富安鎮，府置綏安，管同春、綏和二縣，北接平定，南界平和，東西與平定同。平康府改爲寧和府，管廣福、新定二

縣。延慶府管福田、華洲、永昌三縣，置爲平和鎮。北接富安，南界平順，西東與富安同。明命改平和爲慶和，并福田、華洲二縣爲福田一縣，統於平順。平順營升爲平順鎮，置咸順府，管安福、禾多二縣，以順城鎮隸之。北接平和，南界邊和，東西與平和同。明命改順城鎮爲寧順府，分設綏定、綏豐二縣，仍隸平順省。

廣德四營與平定是古占城地，爲我肇祖出鎮初基。富安與平和、平順亦占城地，爲我列聖開地新界。嘉定城兼理藩鎮營，改爲藩安鎮鎮轄。新平縣升爲府，府轄平陽、新隆、福禄、順安四總，升爲四縣。北接邊和，南界定祥，西夾高綿山蠻，東際海。明命摘取定祥之建和縣，盛會、盛睦、和樂、和同四總設新和縣，隸藩安省，仍以新和與福禄、順安等縣，設新安府。平陽、新隆二縣，仍爲新平府，尋改藩安鎮爲嘉定省，統以邊和鎮邊營改爲邊和鎮鎮轄。福隆縣升爲府，府轄福正、平安、隆城、福安四總，升爲四縣。北接平順，南界藩安，東臨海際，西夾山蠻。永鎮營改爲永清鎮後避陵號，改爲永隆。鎮轄。定遠州改爲府，府轄永平、永安、永定、新安四總，升爲四縣，隸以威遠屯明命分威遠屯爲遵義、茶榮二縣，設樂化府，隸之永隆。。東北接定祥，南接朱篤，西接高綿，東南臨海。明命以定祥統永隆。鎮定營改爲定祥鎮鎮轄。建安縣升爲府，府轄建登、建興、建和三總，升爲三縣。北接藩安，南界永清，東西與藩安同。河仙鎮原轄五十餘社村耨屬，置爲河仙縣。「仙」後改「洲」。龍川、堅江二道改爲二縣，設安邊府管之安邊後改開邊。南接朱篤，北夾高綿，西界暹羅，東南傍海。朱篤屯與後江所墾荒地設立邑里，號爲朱篤新疆。東北接永清，南接河仙，西界高綿。明命改朱篤屯爲安江省，以定遠府之永安、永定二縣置爲新城府。後江之東，朱篤屯原立社村，與摘永、定縣二總爲東川縣。後江之西，摘取永安縣四總爲西川縣。這二縣設綏邊府，統以河仙。

嘉定五營是真臘地，歷朝開拓，帝中興根本所由。境土饒沃，人物繁昌，爲南邊重鎮，一番經畫，疆

界星羅。光定時修地志，自京師以南極於河仙，北至於諒山，凡山川之險易，里路之遠近，疆域之界限，江河之源委，及橋樑市店風物土産，無不備載。

表進其書，略曰：「我南越爲國，自涇貉迄丁、李、陳、黎千餘載，天書猶限於橫山。我先聖建都，惟占臘與歸懷順廣數四州，地域尚分於灄水。曰：肆上蒼之孚佑本朝，由東浦而嗣興南服。幅員合此疆彼界，爲一家，爲一人。聲教通北徼南陲，有其民，有其地。版章孔厚，經理尤詳。曰：以所載類兩漢風俗，通名其編曰《一統輿地志》。土宇疆域之廣，起自嘉定，至於諒山。道路里數之詳，始於都城，達於邊郡。曰：紙上雄州巨鎮，旋星森拱於宸居。眼前繡水錦山，直矢昭回於砥道。曰：備觀覽於本朝本國，四方知王道之蕩平；示艱難於文子文孫，萬代覩聖功之開拓。」

帝覽而悦之，改授光定吏部，尋思阮文張遠鎮嘉定日久，準許還京。復出阮文仁爲嘉定鎮守。正是：霧列雄州隆保障，霓懸旌節重英能。

【校勘記】

〔一〕「山高水深」，原文爲「山高水高深」，據文意改。

第三十一回　北鎮誠安居靖地方　後軍質經略平山寇

却説：阮文張以嘉隆四年入鎮嘉定，安民戢暴，積有邊功。帝軫其宣力封疆，欲許回供京職，而難其代。廷臣奏言：「阮文仁前鎮嘉定，經五年餘，治兵勸農，克修民政，至於邊情吏弊，尤所諳詳。可再自京師出以憂國。」乃以仁總鎮嘉定，兼領平順、河仙二鎮機務。令鄭懷德協總鎮，著阮文孝權領平定。徵阮黃德還，令與黎質督築廣南至平和諸官路。

黃德進言：「臣聞人言北河蠢有異謀，請飭阮文誠巡緝地方，制於未動。」緣北河大定之初，揀兵徵税，重於平時。近築龍城及修理諸鎮，徭役浩繁，兼以官吏滋擾百端，民不堪命，閭里爲之語曰：「我心相渴，笠子雞毛，官事加重，三似西朝。」清平土匪阮廷價因結上道土酋騷擾清華，誠檄報鎮臣陳公賴言：「部民行强，恐辜守土。」即以事飛奏。帝差掌奇黎福興按守河中堡，黄曰纘管侍内勝威九隊，復往義安代公賴領鎮。著公賴率兵進討。賴襲破賊巢，價與羣盜潰散。旨令挍營守將阮文撰管龍武衛兵，移戍清平，以防餘黨。於是黎後黎團、鄭後鄭檑，因清平之變，招誘彰德鄧陳超、山音郭必叔與山南下武

廷卿、武廷六，驅羣不逞之徒，起兵爲亂。南上、平陸、懷安、金榜、南下、南真、天長、義興與海陽、廣安、京北、山西，處處蜂起。誠譯其事以聞，帝怒誠馭民無狀，姑聽隨方勦辦，以安邊民。誠遣屬將分往京北、山西，協與鎮臣各攻所轄匪徒。山南鎮臣阮廷得率所部益以北城鎮兵，往勦三縣。正統黎公理與衛尉張公覽率南下鎮兵巡勦南真、大長、義興等轄。清華鎮臣宗室璋與衛尉范文春進攻山音。前軍副將張進寶與海陽鎮臣陳公憲率城兵並廣安守將分道追捕匪黨。官兵進勦，大小凡三十六戰，匪渠各竄奔山林，黨夥擒或投首，餘均逃散。

張公覽與天長管府鄧文貞、知府阮亮，南上協鎮阮克寬與快州管府黎德繼，俱戰死陣上。初，羣盜多假尊黎爲名，以惑愚民，誠令陳宥作《點迷曲》曉之。民間有作《訴屈曲》，歸之冗吏致盜。誠令所在地方官廣行開諭，人情始安。誠册上諸將功狀。帝賞錢二萬緡，仍諭誠蹤迹賊渠到案，以絶亂荄。何功泰奏請委人出境，探捕郭必叔、鄭檽等。

帝欲另諭萬象陰緝，不之許。適萬象國王昭印之子阿砮遣使來貢，並送我逃兵三十人還。帝諭侍臣曰：「萬象既輸歲貢，又送逃兵，足見誠款。倘土匪黎團、鄭檽來投，彼必縛獻。萬象是我上道藩屏，宜加褒奬，以期後功。」北城刑曹范如登回朝，疏言：「北河去京師稍遠，德化未孚，疾苦未達，願以時巡幸，廉防民情，興利除害，俾知聖朝一視同仁，無間内外，自然樂於歸向，不生異心。」

又請給北城揀兵糧田，以厚養兵。帝嘉納之，著升刑部尚書，令復還莅。登出北城。阮文誠適丁母憂，請解鎮務，扶櫬歸葬。帝準誠請，著副將張進寶權領北城事務。黎文悦奏言：「北河盜賊滋起，事必有因，請差黎質經略北河，詳察官吏阿枉不平之狀，彙案候裁，以清亂本。」會參論阮文載告質與黎文

悦陰謀逆狀。原黎文悦治軍嚴切，將吏莫敢仰視，勳舊諸臣亦嚴憚之，質自以新附，事悦甚謹，凡行兵機略，立朝議論，數與悦商議。

阮文載是左軍標屬，苦悦鷙悍，因軍事爲悦所責，告悦設立堡庫，陰使人往北城諭豪傑，又嘗與黎質往來密語，疑有反謀。下刑部鞫問，載坐誣。帝曰：「載言似有緣故，須窮究以絶後疑。」復命廷臣鞫問，載果辭塞，論死。帝乃令質與阮黄德出鎮北城。時張進寶在北城，會齊桅海匪寇白藤，寶攻破之。復遣裴文泰擊走匪夥於先明摭江。

事聞，帝以北河事繁，寶難獨理，出阮黄德爲北城總鎮，加范如登爲參協，而以黎質爲協總鎮，諭之曰：「北城重鎮，宜加心鎮撫，禦衆牧民，以稱朕意。」因召鄧陳常回京。

却說：陳常自北河入覲，帝準留京奉職。常與部臣言：「北河土渠，常倚齊桅外援，以率制城兵。齊桅素憚阮中軍張，宜奏請差張與宋福樑提兵出征。海梗既除，土匪自懾不敢動。」張時臥病在京，部臣未及保舉而卒。帝以張屢建大功，又能慎守法度，賜之錢緡，命副將黄文點與參知吴仁静治其喪。既而嘉定鎮臣阮文仁奏言：「匿螉禛報言暹兵志圖高綿，請賜方略。」初，真臘國王匿印之子匿禛襲位，按：太宗時臘主匿螉禛爲宗室燕所□〔一〕，今匿印之子，亦名禛。蓋蠻人有名無姓，凡王之子孫皆稱匿螉，名則命以美字，雖祖孫同名，亦不諱避。遣其臣屋牙奔瀝來請封。帝準改國名高綿，鑄國印，令吴仁静與陳公檀奉敕印往羅碧、板城，封匿禛爲國王。禛弟匿原投暹，暹王以原爲臘二王，原弟俺爲三王，禛不肯從。暹使丕雅、隆茫等下兵北尋奔，匿禛懼，報嘉定。仁聞於帝，帝召羣臣會議暹、臘事宜。阮文誠與黎文悦以爲暹與我結好，兵端一開，利害不細，請檄邊帥一人巡邊，覘其虛實，然後隨機處置。

帝善其議，飛諭仁率兵行邊，著張進寶署理總鎮印務，黎文豐督神策左營兵入戍嘉定。既而暹兵進據羅碧，禎奔新州，挈眷内投。仁使阮文瑞率兵護回嘉定，具事奏知。詔仁厚給錢米，居之藩邸。鄭懷德言於仁曰：「藩王事繇，另候規措，鄉科届期，宜奏請開嘉定場，以孚士望。」仁表言：「開科取士，國朝成規。前科只試河北人才，亦以嘉定經兵燹餘，筆硯荒廢；今海宇清平，學者得成其業。天詔一聞，正多士承休之日，請置南圻試場，以廣取才恩典。」

初，嘉隆六年丁卯，詔開鄉試，仍前黎義安、清華、山南、京北、海陽山、山西六場，場官外場設提調監試，内場設監考初覆。試法：第一場經傳制義各一題。第二場詔表制各一道。第三場唐律詩一首，八韻體賦一篇。第四場策問一道。各按期出榜。前場中方入次場，中三場爲生徒，四場爲鄉貢，賜冠服，鹿鳴宴，準每六年一試。是年癸酉，例復設科，帝與阮文誠議科舉事，正欲增設試場，因文仁言，準於京師置廣德場廣平、廣治、廣南、廣義、平定、富安、平和合試，南圻置嘉定場藩安、邊和、永清、定祥、河仙、平順合試，試以七月，義安、清華仍各一場清平合試清華，試以三月，山南、海陽并爲山南一場廣安合試，山西、京北并爲昇隆一場。太原、諒山、宣光、興化、高平與山西、京北、奉天合試，試以十月。

令既具，準交阮文仁與廣德守臣各於鎮城外設立場所各一，並飭北河鎮臣阮黄德通咨各鎮知遵。黎質謂黄德曰：「熙朝修飭平規，以文衡求天下士，然人亦何擇於文哉？重其氣節，武卒可檄弄臣；取其智謀，門將可緯王國。儒生多欲少剛，而以之臨民莅政，不幾閣束吾武臣耶！請且奏格其事。」黄德止之曰：「場屋只論文章，雖非古制，人才必聚，科目多出名卿。況朝歌驅車，代州張巘，書生豈無武略出人？吾與將軍叨司鎖鑰，苟潢池有弄兵，而龔水衡莫施功於渤海；緑林多落草，而高太尉徒貽誚

於東京。恐從容裘帶者，將長短我鎗劍也。今北河餘匪，想多礙冠妨步底人，一旦乘虛抵隙，動我征鼙，將何復命朝廷哉！」既而清華守臣宗室暲飛報：「鄧陳超再聚黨爲亂。」超初爲阮文誠所破，與黎團、鄭榛相失，各潛躲山峒間；聞黃德新莅，而副以黎質，謂郭必叔曰：「今建節吾北者，乃仝宣降魔耶？南臣而降西，復騙西壻而歸南。參駕吾北者，乃茶仝死鬼耶？西臣而降南，復躡南壻而驅西。天下反覆，殆若而人，安能制吾死命？」乃同必叔謀與丁世隊、阮廷價、武廷六等叫聚數千餘人，屯於敬老屬美良縣，乘間剽掠，鬧動北河。

質知賊黨稱兵，始服黃德先見之智，自請發兵捕之。黃德飛報於朝，詔諭質勦撫隨宜，要藏厥事。質既出軍，遣該隊吳文進等爲前遊。軍至燕毛，遇超伏兵，進先走，質斬以徇。復遣山南下鎮守阮文春進兵式穀擊破之。超與必叔收衆走聚山音，抄掠宋山、奉化，謀襲天關。宗室暲與義安守臣鄭玉智分兵守要，以待質兵會勦。必叔謂超曰：「兵少無糧，奈何？」超曰：「北河人必多思黎朝鄭主之恩，豪傑亦未盡忘，吾以義動，即制挺而兵，仰屋而食，亦可驚亂全關。倘勢力不敷，吾其退避山林，別圖他策。」俄而質至清平，超引軍四散。質屯兵枚圍，招集土目，宣示朝廷威德，令諸軍據要害，設屯堡，嚴爲之備。又增設芝泥堡以扼匪黨往來之路。遂馳捷聞，帝以質無頓兵之勞，而賊望風以遁，賜詔慰勞，準質專鎮北城。召阮黃德來京，恭候皇太后寧陵大禮。正是：功就除凶欽勒石，秋悽長樂慟聞鐘。

【校勘記】

〔一〕「太宗時膢主匿蝓禛爲宗室燕所□」，此處缺一字。

第三十二回　謹邊防經理石壁　排鄭難保護高綿

却説：皇太后以嘉隆十年辛未秋九月己丑崩，壽七十有四，奉安梓宫於長壽宫，議奉尊謚爲孝康皇后。册文曰：「《易》稱成物，《詩》美生民，惟厚德體於至元，故徽音垂諸永世。欽惟大行皇太后，慈仁得乎天性，弘大配乎坤儀，艱難居貞，勵相仁考；近遭國步，暨臣於艱，躬健順之儀型，勖憂勤之機略，俾臣得以再造邦家，一統海宇。自非惠訓，曷克臻此。美成之化，洽於羣方，大壽之年，逾宇七衮，遽棄天下之養，上爲帝鄉之遊。謂天蓋高，欲酬恩而罔極；如地之載，宜述德於無疆。謹率羣臣，請命尊廟，恭上金册，尊爲『懿静惠恭安貞慈獻孝康皇后』。伏惟懋昭靈爽，光受大名，陟配禰宫，萃歆萬禩。」乃命營陵於定門山。黎光定充山陵使，陵成，奉名瑞聖陵，以阮文誠與范文仁、阮黄德充山陵總護正副使，黎文悦與阮文謙充扶輦使，陳公賴充守護京城，阮德川提督兵象左右扈從。壬申夏四月癸丑，寧陵禮成，乃改授阮文誠欽差掌中軍，留領京職，阮黄德欽差掌前軍，仍出北城。改神武軍爲右軍，授范文仁欽差掌右軍兼監神策軍。著左軍黎文悦復往廣義，經理石壁惡蠻。

那石壁屬廣義，山石峭立如壁，蠻獠巢穴其中，數爲邊患。國初籍其民，置中堅、前堅、左堅、右堅、後堅、内堅六道奇兵，分番屯守，民賴以寧。

定王時，惡蠻逆命，以該簿陳福成調遣六道將士兵民及歸仁、富安兵討平之。西山僭據春京，累番爲梗，帝既還都，留意邊務，令廣義營臣阮文纘因舊兵額補束隊伍，以備蠻寇。

嘉隆初，騷擾邊氓，悦經與右軍副將阮文孝進破於紫溪、饒水。大駕北巡，惡蠻煽動，悦承命進攻，蠻人逃遁。悦收兵還，惡蠻復背叛如初。帝命悦率兵進討，營臣阮文纘管五堅兵從悦戎務。諭曰：「兵非佳器，惡蠻爲患，遂及於兵。今將士踰涉險阻，易生疾病，可隨機招討，以寧民居。縱不得已而戰，亦當先以狀奏，不可急攻。」悦兵至東陽，蠻酋率服。悦令招諭荒蠻，各安其業。疏聞，詔令張福鳳管各奇兵，留守廣義，防禦惡蠻，召悦還軍。

帝念平蠻之役，閲月勞苦，頒賞將士及降酋錢緡有差。時有副管奇黎國輝刻剥蠻民，惡蠻復相率擾邊，帝仍命悦率兵討之，著平定權留守阮文孝從悦戎務。諭曰：「惡蠻屢動，不得不討，然道路險峻，未易猝破，要善爲區處，以服其心，不戰屈人，爲策之善。」悦既至，密遣衛尉慈與副衛尉讓詐爲僞西餘黨，潛入蠻柵與之居，因問其狀，蠻人與慈言：「他無反意，但苦黎國輝苛索不已，故相謀反，以求偷生。」慈以告悦，悦執國輝，詰得實狀，坐以軍法，奏斬之，蠻衆多降。

捷至京，帝召悦還，著與侍中都統制阮文謙、禮部尚書鄧德超留守京城。駕幸廣南，令范文仁與陳文擢、黎光定先往受人民控單閲奏，以悉幽隱。

帝駐蹕廣南，召廣義營臣張福鳳候問惡蠻現情，鳳言：「蠻人憑險爲梗，官軍至則逃散，去復叫聚，

較與廣德之甘露蠻、順城之巴撫蠻頑梗爲甚。且地勢廣漠，營兵防截不敷，不一措置，恐難永保戢寧。」帝命悦仍往廣義捕務；惡蠻素懾悦威鋒，聞至輒遁。悦欲相度險要，廣爲防備之計，奏言：「六奇兵防禦多岐，難制蠻獠。請以平山、彰義、慕華三縣沿邊諸社村隨地聯絡，設爲二十七鄰，鄰置一堡或二堡，堡設該都副鄰管之，協與六道奇兵分屯按禦。」帝以悦熟悉邊情，準其隨便措置，因召阮文誠面諭制馭邊陲之術。

却説：阮文誠時充國史總裁，嘗條兵事，一請置農兵以備徵發，二請束從兵以閑操練；又進《武備志書》，適承清問，誠因上封事六條，其六請制版鄰國，以靖邊塵。帝諭曰：「高綿匿禛倚我爲援，而我與暹結義，今將如何處置？令禛復國，而無啓隙於暹？」

時匿禛寓嘉定城，辭與鎮臣阮文仁乞兵歸國，仁譯獻其書。帝以問誠，誠請先馳國書責以大義。初，暹王昭六書是佛王之子，以高綿輔臣高羅歆、茫茶知卞經受暹封，爲禛所殺，意欲攻禛，因遣丕雅、肥伐來獻方物，且言匿禛擅殺罪狀。帝令誠折之曰：「羅歆、知卞陰謀背逆，禛以國君誅之，亦猶疆臣誅不法之吏，何可見罪？況暹封錫無章，釀成禍釁，豈可專責匿禛？」肥伐辭屈，至是因禛請兵。帝令誠以書責暹，暹人自知理曲，致書謝云：「此來本欲爲禛兄弟講和，禛不自知，棄國而去，暹兵封府庫，修城堡，以待其歸。今禛内投嘉定，憑仗寵靈，處置機宜，惟朝廷所制。」帝令答書，約以會兵歸禛。又送暹書諭禛曰：「王歸國，非暹人意，所以要暹必會，乃朕欲王與暹不失和氣。儻暹人失信，構起釁端，則其曲在暹，朕自有算。」既欲簡定大將，引兵前往，會納匿禛。即召阮文仁回京，命黎文悦出領嘉定總鎮，張進寶爲副總鎮，吴仁静爲協總鎮，升阮文春爲左軍副將。遣督清義神策之軍與北城五軍象軍三千餘人，

從悅留戍。

悅既至，暹亦遣使丕雅、魔訶阿默前抵嘉定，悅驛之來京。詔悅與仁静大發舟師一萬三千餘人，送匿禛回國，魔訶阿默率其使部以從，時嘉隆十二年春二月日也。

師至龍澳，暹將丕雅、肥差甫連沓等詣轅門拜詔書，匿禛遂入羅碧城，悅令其臣高羅森以兵五百衛之。先是，暹王以我師遠涉，兵必不多，外爲和好，内則繕修戰具，陰欲乘虛襲之。及悅至，聲勢震薄，暹人慴不敢動。悅明號令，禁擄掠，臘民賴以安堵。暹兵駐龍澳久不還，約歸匿禛之弟匿原又不果，悅具狀言：「暹人欲得真臘，必以匿原爲奇貨。我欲屏蔽嘉定，必以匿禛爲藩臣。我之納禛，暹人不利多矣。暹王未必無異圖，藩王未必無後憂。今我兵久駐，則老師而費財，引還則藩王單弱而無備；且羅碧城陋不可以守，請城南榮以居藩王，城盧淹以宿輜重。城既成，然後留兵保護其國，而大兵撤回嘉定，徐觀其動，則勞逸形異，而得算在我。」

帝然之，命悅以水師據蛇能江，步兵屯諸要地，而飛書責暹。暹乃退兵北尋奔，令原爲昆弟言，以謝匿禛，尋引兵去。我軍築南榮、盧淹二城，城内建安邊臺，臺上建柔遠堂，以爲藩王望拜之所。匿禛畏暹，請官保護；悅馳驛聞，詔悅班師，還嘉定經理城務，留阮文瑞以兵一千按守南榮城，升陳公檀兵部左參知，協同保護。匿禛獻象八十四，悅以藩國再造，倉庫尚虛，請出庫銀還其直，詔報可。文瑞在高綿，事多專決，匿禛疑懼。事聞，召公卿議，阮文誠以爲：「真臘爲我屬國，累世珙球，今其國微弱，朝廷命保護之，誠義舉也。然保護之設，以固其存，非以監其國，請令瑞等别駐羅碧，令藩王得以有爲，則人心自安。」帝然其策，諭保護官嗣凡國事聽國王處分，惟章疏公文始詳閲參酌，以合事體。著黎文悅飛報

文瑞欽遵。悦奏委阮文春督築朱篤堡以嚴邊防，帝許以之。尋命阮文誠護駕進幸廣南，因議海防事。令誠董築奠海、安海二臺，又以誠言設寶貨局於北城，以張文銘爲大使，令北城副總鎮黎質董監其事。質與總鎮阮黄德疏言：「陳公憲鎮海陽，政有卓異之效，乞賜奬録。」正是：存邢偉烈優齊伯，治蜀能聲媲宋賢。

第三十三回　清和殿儲位凝禧　武公署重臣對獄

却說：陳公憲鎮海陽，適轄下颶風，民饑，憲立賑濟堂於鎮門，貧民就食，計口給之，全活甚衆，被害甚者，貸之秧粟，秋成完納。永賴、四岐二縣近海，鹹水溢，難於耕稼，憲督民築塞東橘、内丹、涇瀰諸溪口，又設堰外障海水，得夏田八千餘畝。民多便之，號陳公堰。

帝得其狀，賜詔褒奬。會清華盜起，鎮守陳公賴發兵捕之。盜走上道，何功泰緝捕，俘獲三十人餘。帝嘉其功，遣阮佑儀齎金帛賜之。因飭嘉定城臣黎文悦考覈屬鎮官吏，以清郡治。

時張福教鎮河仙，整軍寨，招流民，設學舍，墾荒田，經畫街市，區處漢人、清人、臘人、闍人，使以類聚，河仙復爲南陲一大都會。悦奏其事，帝嘉之，使悦移會福教。悦聞皇后喪，表請入臨，帝以城務尚多，優詔不許。

初，我承天高皇后在播越時，奉皇太后，嘗備艱險，常親自紡績，手裁戎衣服，以給軍士。又嘗隨軍，舟行遇賊，帝督軍力戰，后亦援桴鼓之，士卒争奮，卒敗賊。帝如暹時，賜金鎰爲信。天下既定，從容呈

進。帝曰：「艱難信金，當留以示子孫，近晉王后。」吴位奉撰敕文，略言：

暨遭《屯》運，樂得《坤》朋，艱關湯旆武旄，共朕八九世。先王之雠耻，迢遞蜀城秦棧，隨朕三十年。鄰國之風塵，坎坷愈篤，堅貞婉娩，夙閑世德。助孝思於長樂，親調御膳之珍甘；分苦節於會稽，自織同袍之絺綌。永巷脱簪，多資補袞，明庭望燎，屢贊求衣。朕思九廟之蒸嘗，香禋同懷於履露；朕念六軍之勞苦，翠娥共蹙於聞鼙。飽殷憂而淵塞秉心，遵晦養而和柔著德。當熊衛漢，不愧馮姬；走馬興周，有光姜女。

帝謂所言無矯辭。年五十有四，以嘉隆十三年甲戌春二月乙未崩，安梓宫於坤元殿。

帝命廷臣議晉尊謚，遣欽差掌右軍兼監神策軍謙郡公范文仁、禮部尚書興讓侯范登興捧金册金寶，晉謚爲「簡恭齊孝翼正順元皇后」。陳登龍充山陵使，奉建壽陵於定門社授山，用古合葬之制，名天授陵。阮文誠與阮文仁充山陵總護正副使，阮德川充扶輦使。副都統制阮文智、侍中右統制張福鄧充守護京城。乙亥春三月壬寅，葬天授陵玄宫之右。乙巳，安神主於皇仁殿，皇四子奉主祀事。

時帝在位春秋高，儲嗣未定，朝問阮文誠曰：「孫旦尚幼，諸子中誰可立者？」對曰：「嫡孫承重，禮之正也。今陛下欲别擇，知子莫若父，非臣所敢預知。」既而會朝臣於其家，言曰：「皇孫旦當立，吾當奏請立之。」鄭懷德阻之曰：「此朝廷大事，必須斷自聖心，若私圖别策，貪天之功，則其罪大。」誠乃止。後每以建儲爲請，帝默然，及遇皇后喪，羣臣或請以皇孫旦奉饋奠。帝諭之曰：「皇四子爲皇后子，有契在，皇后以信金賜皇四子，固將子之，宜令主祀。國家大計，不可概泥家人禮。」阮文誠以祝文稱謂爲難，帝曰：「子承父命，以祭其母，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議乃定。

后喪既禫，帝令召黎文悦回候，册立皇太子大禮。初，悦自嘉定蒙召回京，適廣義惡蠻擾邊，鎮守潘進黄與戰不利；帝命阮文併管左保衛兵，阮文宣管右保衛兵，從悦進勦。軍至，蠻人遁去，悦築沿邊長壘，以六奇兵戍守，名平蠻道。捷聞，召回。悦知帝意屬皇四子，因奏言：「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皇四子當立。」皇四子時年二十六，鄧德超爲之輔導，養正聖功，多所裨益；賢明仁孝，夙孚聞聽，大臣心欲之。

帝命禮部備禮祭告郊廟，令吏部參知范光澈充捧詔官，户部尚書阮廷德充宣詔官，以嘉隆十五年夏六月十一日立皇四子爲皇太子，居之清和殿。以阮懷瓊充輔導官，命凡軍國大事必先關白太子處决，然後奏御。暹羅、高蠻遣使來賀，憑嘉定權鎮臣張進寶奏聞，寶題其事，因請派員出管鎮務。帝以阮黄德爲嘉定總鎮。黄德近自北城請假還，因病現留平定調養，聞命即行，尋復奏言：「臣忝不木，處繁劇之地，事多委積，不堪猶辨，請擇人副之。」詔令鄭懷德復自吏部再出嘉定，爲協總鎮。懷德辭行，部臣奏稱：「北城鎮臣黎質疏彈鄧陳常不法事。」

却説：陳常與黎質素有隙，質升郡公，常語人曰：「質而郡公，吾輩當十郡公。」質授平西將軍，常曰：「質而平西，誰平質？」質聞而銜之。及鎮北城，聞常前在城修開神敕，隱匿黄五福南侵之罪，混列祀典。又以所親姦開爲福神，禮部參知阮嘉吉扶同冒給封敕，遂以事發。常上疏請罪，下廷議。阮文誠以爲，常固有罪，然以功準過，則有八議在。帝以誠左袒罪人，賜詔責罰。廷議陳常罪當革，嘉吉罪當死。參辨刑部事務黎伯品言：「常與吉同罪異罰，非刑也，俱問死。」帝曰：「品當是，常與吉坐斬監候。」帝軫常有效義功，開釋其罪，留居於京。質又疏言：「常多抑占潭池，隱没丁田税例，請逮治，復當死罪。」常在獄縱酒妄言，作《王孫賦》，以韓信自況，語涉怨望，廷審以爲可誅。常坐絞，籍其家。阮嘉吉

削籍爲民。吉語人曰：「常欺君法當死，吾罪爲常所誤，憑君之恩，得全首領，銜環結草，或他待生。」可憐阮文誠遭子不孝，重以大臣嗾怨，法難萬全。

誠子詮癸酉科舉人，好以詩文交通賓客，聞清華人阮文奎、阮德潤有文名，作詩使門下阮張效往招之，詩有曰：「此回若得山中宰，佐我經綸轉化機。」詞涉悖逆，效出以示阮佑儀，儀嗾效以告黎文悦。悦與誠積不相協，遂以詮逆詞獻。帝以事狀未顯，置之而還其詞。效執爲左券，屢向詮求厚賄，復邀誠於道，牽其衣，索以償賂。誠不得已，執詮與效送廣德獄，自趨於朝。以事聞，下廷臣鞫問。詮與效言無確證。帝以誠於國有大功，準其按班朝侍，復命釋詮寧家。廣治記録阮維和素銜誠，因入覲，乃袖彈書劾誠，略言：「詮潛謀不軌，事機洩露，誠不能詣闕待罪，而朝衣朝冠，倖倖立於朝廷之上，如體統何？況誠舉陳宥匪人，而匿其强姦人妻之罪，陰結朋黨，罔上行私，營建母墳，踰制犯分，律以臣道，罪莫大焉。陛下若哀其有功，亦付之公議，以法正之，然後以恩全之，則國法伸而姦臣知所懼。」章下，誠均辨焉。時有事南郊，部臣言誠不當預。帝曰：「誠爲重臣，其子縱有悖逆，事在暗昧，豈可聽一偏之説，遽疏勳舊之臣？」仍令預分獻。

一日罷朝。帝入内，及門，誠牽帝衣止之，泣訴曰：「臣少長追隨，以至今日，自本無罪，今乃爲所構陷，陛下忍視衆人殺臣，不少垂解究乎？」阮德川大聲曰：「卿罪無罪，自有公議，朝廷之上，安得無禮！」叱之退，自是禁誠朝參。帝謂侍臣曰：「詮無逆心，何詩之悖？」武楨是詮業師，意欲袒詮，奏言：「此詩固鄙悖，然其中有『幽谷生香千里遠』之句，『香』字當作上草下東包門的字，因避國諱，改作『香』，似非真心悖逆。」帝怒其朋黨，褫楨職下之獄，因命黎文悦鞫詮，一訊果服。誠惶恐請罪。

帝以表示羣臣，范登興奏言：「誠語隱躍，欲以小智欺朝廷，請罪似非真心，羣臣請下誠獄。」帝曰：「誠固有罪，然待大臣之禮，亦宜有以處之。」遂命收誠印綬，遣歸私第。命阮文仁兼署誠所掌中軍印務。案上，羣臣言誠父子法當死。

吏部參知陳文恂以詮案是黎文悦所使，語悦曰：「中軍左軍同功一體之人，中軍今日如此，公他日何？」悦意解，恂乃疏言：「誠不能教子罪輕，維和劾大臣罪大。」帝曰：「是鉗人口也，非朋黨耶。」乃令廷臣覆議。會黎嗣廷嗣公維禞謀反，北城臣查擬獄成送京，復命刑部鞫問。維禞乃言：「詮致書教之反。」刑部以聞，廷臣請均逮治。

帝命捕誠及衆子，拘之侍中軍舍，廷臣會鞫誠於武公署，問誠：「反乎？」曰：「無。」問：「預知乎？」曰：「無。」對獄而出，歸軍舍，語侍中統制黄公理曰：「獄成矣。君使臣以死，臣不死非忠也。」就寢良久，仰藥而死時年六十。

俄而軍吏得誠遺表，黄公理以進。表有曰：「朝鍛夕鍊，織成臣父子極惡，叩訴無由，有死而已。」帝持表哭之慟，顧謂范登興曰：「誠死，葬以何禮？」對曰：「以庶人。」帝命中軍該隊一人兵三十人治其喪，賜錢五百緡，給還冠服，加賜宋錦三枝，布帛各十疋，衆子在禁者悉釋之。詮案成，坐誅。升阮維和刑部右參知，獎其敢劾阮文誠也。

帝嘗諭侍臣曰：「阮文誠從朕艱難，有大勳勞，朕不能保全，是朕德薄也。」侍臣因請議定望閣廕例。帝兩次如暹，凡扈從諸臣，官銜上均冠以「望閣」二字，以表其勞。又修望閣功，自宗室暉以下三百餘人，其後附而功業彪炳，如阮文張、何喜文方得與列。掌奇以上厚加俸例一倍，正衛正支以下分爲三

項，優給錢米。陣亡病故諸臣，定爲五等，量給墓夫，妻子量給錢米，亦準五等之列。至是定廕授品級，一輕車都尉（秩從二品），二驍騎都尉（秩從三品），三騎都尉（秩從四品），四飛騎尉（秩從五品），五恩騎尉（秩從六品），六奉恩尉（秩從七品），七承恩尉（秩從八品），凡七等，以功大小爲差。議上，帝令準議施行。永清鎮臣以劉福祥臟案奏聞，嘉定總鎮阮黃德請罷祥保護，改差阮文春權戍高綿。正是：

獎勞既定周功載，扶弱猶勤鄭戍兵。

第三十四回　平土匪大將行邊　建山陵嗣皇襄禮

却説：阮文瑞保護高綿，已經三載，帝軫其勞，召來京。升劉福祥統制，令往高綿給保護銅印，以重其權；賜錢五十緡，聽募立屬差一隊以從。仍出阮文瑞爲永清鎮守。會福祥前在永清與該簿阮得秦、記録阮伯保因公科斂贓至數萬，事發，阮文瑞以聞。帝令嘉定城臣按治，著阮文春權掌保護高綿國印。文瑞董浚東川港成，賜名瑞河，以表勞績。授文瑞欽差統制，再出保護高綿，陳文恂協同戎務。許阮文春回鎮永清，董築戰差、新洲諸堡。阮文瑞奏稱：「匿禛晚年事多姑息，政歸藩僚，不樂保護。」

帝召文瑞回鎮永清，令與統制管威遠屯。阮文存右軍御尉，阮文宣率兵民會濬永清河。召阮文春回京，候問高綿事體，春對曰：「匿禛懦弱，政在昭鍾，今昭鍾未得其人，屋牙不能統攝，故致相猜。請令藩王擇一人爲昭鍾俾，事有統紀，則其國自定。」帝然之。

既而黎文悦疏請別簡京官出鎮義安，因令阮文春出鎮義安鎮守。時義安與清華二鎮歲饑，流民多聚爲盜，所在官不能制。清平天關土匪又多嘯聚，山音土酋郭必叔等亦負固，累招不出。帝令黎文悦經

理清義等處地方，以副都統阮文智、衛尉宗室暉隸從捕務，參知阮伯品參理軍機，參陪阮佑儀究辨詞翰，凡一切擒制，機宜調度； 軍情民瘼，有利可興，有害可除，與夫官吏貪墨，小民冤屈，小事並聽隨宜處斷，大事然後奏聞。 諭悦曰：「清華乃國家之湯沐邑，義安亦朕之股肱郡，此行要在平定安集，歸命者待以不死，效順者勸之用休，務期勞來直匡，以歸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

悦至義安，宣示朝廷威德，問民疾苦，羣盜聞風潰散，或詣軍門投首，或爲官軍擒戮，境内肅然。 悦上言：「義安之民，雕耗爲甚，究所以致此，其端有二： 官無撫治之才，吏肆貪殘之虐。 民之爲盜，是乃其所，請別簡鎮臣以綏輯之。 蠲租已責，停止工役，則民自安。」帝從之。 令阮文春出鎮義安，黎伯品權領協鎮，詔蠲義安是年租稅，及上年逋負，凡在鎮不急工役，一切並罷。 悦宣示詔文，民情大悦。 留春在鎮理務，原鎮守陳文能從悦進兵清華，傳檄鎮道諸府縣，凡盜賊逋逃並聽首免。 又使阮文奎、阮德潤等持書曉諭上道諸土酋，示以禍福，使之歸降。

悦在鎮按兵不動，鎮守陳公賴不能禁戢，部屬索取民財，爲民所控，悦劾之，詔逮京獄。 悦令所在官條民利病，奏聞，帝以悦能體勤恤至意，諭令：「清華清平自戊寅以前田租物産逋欠，一切蠲免； 流民還復者，並免租庸兵徭三年。」詔下，積年逋犯，十百爲羣，亦各束械投降，不煩官兵勦捕。 北城諸轄軍民及罪犯，亦有聞風自來投首效用者。

上道土酋阮廷價、郭必叔、丁世隊等聞檄到，惶恐竄伏，先遣其子功等就軍降服，悦戒之曰：「歸告汝父，不能戰即來。 不然，吾旦夕且至。」功等還報，必叔等乃各率其妻子素服拜降。 悦疏言：「山巒惡地，人迹罕到，逋逃者以此爲歸。 欲大舉勦除，則官軍所至，彼均亡匿； 欲戍守其地，則山溪嵐隆，不可

久留，故歷朝以傖荒賜隔。今天威震疊，彼自束身歸命，請因其革面，綏之以德，使革其心。又降匪諸名均願效用贖罪，請命分隸屬軍，差撥戎務。有功則録之，稔惡則誅之，亦權宜制馭之一術。」

帝覽表稱善，令赦廷價等罪，詔曰：「爾等久違聲教，本宜膺懲，念爾蠻醜不即董威，寬爾自新，俾陶並育。近命大臣經略，專爲撫集黎元，似爾小酋，初非是問。今既悔罪投降，情亦可恕，特準洗雪前過，勉圖後善，以保有終。」復授廷價爲防禦使，必叔爲防禦同知，世隊等九人爲防禦僉事，賞給衣錢有差。於是羣盜止息，民居乃安。岑佪州十峒舊屬萬象，聞悦經略，其蠻酋肥齒于歆亦詣軍，納款求內附。悦以事聞，帝準列爲貢蠻。會嘉定協總鎮鄭懷德奏稱：「總鎮阮黃德病終。」

却說：黃德以嘉隆十五年入鎮嘉定，政令嚴明，盜賊屏息。帝方倚重南藩，及聞其喪，諭侍臣曰：「黃德不肯降賊，崎嶇萬險，從朕於艱，高出尋常遠甚。近爲朕莅三大鬮，德業勳望堪銘旂常。」厚賜錦緞錢緡，又命定祥鎮臣諭祭。因遣阮文仁復領嘉定總鎮務。

初，帝欲大發高綿軍民開濬朱篤河道，阮文仁以爲浚河之役，工程重大，今藩國之民初附，若土木頻興，恐將驚動，事或難成。帝以問阮德川，川請從仁議。因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請令諸城營鎮以正月七日操演象陣各三日，以閑武備。」川時管象政，故奏及之。帝準所請，尋以清義事平，召黎文悦來京貼候。悦既回朝，帝適不豫，召范登興，令草遺詔，命黎文悦兼監神策軍五營，與登興同受顧命。既而駕崩於中和殿。

帝以壬午年（清乾隆二十七年，黎景興二十三年。）生，甲午從睿宗南幸，戊戌攝國政，庚子正王位，辛酉還舊都，壬戌大定宇內，丙寅晉位皇帝，通計在位四十年，（王位二十六年，帝位一十四年。）壽五十有八。

帝時上賓，親勳國叔昇，貴戚陳興達、胡文盃，勳舊范文仁、阮文謙先已次第終事。阮文仁在嘉定，

質在昇隆，於是黎文悦、范登輿與阮德川率文武百官備禮告廟，以庚辰正月朔旦翊皇太子即位，改元明命，是爲聖祖仁皇帝。

聖祖既晉尊，率羣臣議上皇考尊謚：「開天弘道，立紀垂統，聖文神武，峻德豐功，至仁大孝高皇帝」，廟號世祖。

黎質、阮文仁表請入臨，優詔留質於北城，著鄭懷德權領嘉定鎮務，許仁回候，準與廷臣經紀喪事。召清華協鎮阮春淑充山陵使，尋飭北城户曹阮祥雲與副總鎮黎文豐幫辦城務。準黎質來京，令與黎文悦充山陵總護使，阮文仁與阮德川充扶輦使，張進寶提督步兵扈從，張福鄧守護京城。著禮部蠲吉，奉寧天授陵，命吏部右參知吴位奉撰《神功聖德碑》，文曰：

嘉隆十三年甲戌，敕建天授山陵，其右奉皇妣高皇后寶衣之藏，左則壽陵也。異隧而同塋，蓋取乾坤合德之義。越十八年己卯十二月十九日丁未陟方，遺詔臣嗣皇帝位，臣諒陰翼室，躬執通喪袒襲之禮，一遵治命，極錦繡之美，無珠玉之飾。至於經紀大事，雖殫四海之富，而未敢以爲泰也。今年庚辰四月辛丑，山陵禮成，對松楸之鬱鬱，顧山河之綢繆，仰惟聖德神功，顯揚恢拓，窮高極厚，參天兩地。而黄巓靡金石之質，華勛嗇喬松之紀，真遊縹緲，攀號莫逮。惟有述前徽，鋪景鑠，詔來世而垂無窮，庶乎瀉罔極之悲，伸不匱之孝。

恭惟我太祖嘉裕皇帝，肇基王迹，列聖相承，垂三百載。墉而未茨，樸而未丹。肆上蒼監於有德，篤生我皇考世祖高皇帝，稟睿聰之質，濟英雄之志，妙齡遘閔，圖存於亡，誓三矢以殲仇，奮一戎以定亂。方其翠華南狩，皇路險傾，順逆雖殊，寡罪非敵。間關百戰，乍輸乍贏；輾轉一隅，旋失

旋得。乃通質浪沙，棲光望閣。玄豹隱乎濛霧，神龍蟄乎濬淵，而執羈僕臣，每懷晉社，覩儀父老，日望漢官。則又糾合忠良，旋歸師再駕，投醪均惠，負石先勞。賊狐裘之蒙戎，而三軍同澤；經麥飯之倉卒，而百折不挫。蓋其仁足以被物，孝足以感神，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暴，人謀既臧，天助者順。新平江有浹旬之清流，芹滁海有崇朝之甘水，神武徵應，不一而足。三靈叶眷，六坎成夷，故能邁油雲，躍沉川，駸駸乎有不可禦之勢。天聲所至，廷鋤颷馳，覆彼鴟巢，盡取其轂，殲不共之讎虜，補既紊之穹圖。既爽舊邦，遂恢全越，功成治定，振古有光。遡自甲午至壬戌，歷年二十有九。北抵諒山，南極河仙，闢地二十有七。逮夫潤澤洪業，躬致隆平，禮樂刑政之施，典章法度之備，長壽承歡，因親教愛，坤元起化，由家及國。通西北之鄰，而友邦之好永固；恤黎鄭之後，而勝國之祀不廢。其用兵之久，明效之大，守成之盡善盡美，殆非簡册所能殫述。

嗚呼！盛哉。我皇考之功若德表，表在人，如日月之不可掩。臣奉纂其大略，勒爲《聖德神功碑》，示文子文孫，世世仰瞻，咸知締造之不易，思負荷之維艱，於以憑藉持循，庶答揚我皇考之光，訓而衍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業。時明命元年七月丙辰也。謹稽首拜手而爲之銘曰：

於穆維天，敷佑下民。於皇維聖，極溺亨屯。紫色蠅聲，豈命之運？帝謂聖人，用殄厥愠。王師所至，如雷如霆，罪人既得，大告武成。一十八年，凝圖保治，功德兼隆，終始全美。聖人違世，典則尚貽；羹牆在夢，鈞石興思。顧瞻景山，緬想豐水，敬勒崇鴻，永昭來裔。保之享之，有煒其光，奠我皇越，與天無疆。

文上，聖祖嘉悦，命鐫碑豎尊陵前。既乃差吴位與黄隆焕奉使如清告哀，且求封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8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392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SS号=12774213
DX号=000007658097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097&d=70B7A87C23D628F2B06537E9EDF7312A&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